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上]

(28)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二十八卷

上册

目 录

第 一 部 分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之间的书信

(1852年1月—1855年12月)

1 8 5 2 年

1 恩格斯致马克思(1月6日)	5
2 马克思致恩格斯(1月20日)	7
3 恩格斯致马克思(1月22日)	8
4 马克思致恩格斯(1月24日)	11
5 恩格斯致马克思(1月28日)	13
6 恩格斯致马克思(1月29日)	14
7 恩格斯致马克思(2月2日)	15
8 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4日)	16
9 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6日)	20
10 恩格斯致马克思(2月17日)	21
11 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18日)	23
12 恩格斯致马克思(2月19日)	24
13 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23日)	25
14 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27日)	28
15 恩格斯致马克思(3月2日)	31

16 马克思致恩格斯(3月3日)	34
17 恩格斯致马克思(3月18日)	36
18 马克思致恩格斯(3月30日)	40
19 恩格斯致马克思(4月1日)	43
20 马克思致恩格斯(4月5日)	45
21 马克思致恩格斯(4月14日)	47
22 恩格斯致马克思(4月20日)	47
23 马克思致恩格斯(4月24日)	50
24 恩格斯致马克思(4月25日)	51
25 恩格斯致马克思(4月27日)	53
26 恩格斯致马克思(4月29日)	55
27 马克思致恩格斯(4月30日)	56
28 恩格斯致马克思(5月1日)	60
29 恩格斯致马克思(5月4日)	61
30 马克思致恩格斯(5月6日)	63
31 恩格斯致马克思(5月7日)	66
32 马克思致恩格斯(5月13日)	69
33 恩格斯致马克思(5月19日)	69
34 恩格斯致马克思(5月21日)	71
35 恩格斯致马克思(5月22日)	71
36 马克思致恩格斯(5月22日)	73
37 恩格斯致马克思(5月24日)	74
38 恩格斯致马克思(6月30日)	75
39 马克思致恩格斯(7月3日)	76
40 恩格斯致马克思(7月6日)	80

41 马克思致恩格斯(7月13日)	82
42 恩格斯致马克思(7月15日)	85
43 马克思致恩格斯(7月20日)	88
44 恩格斯致马克思(7月22日)	90
45 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2日)	91
46 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5日)	92
47 恩格斯致马克思(8月6日)	93
48 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8日)	95
49 恩格斯致马克思(8月9日)	101
50 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10日)	102
51 恩格斯致马克思(8月16日)	106
52 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19日)	108
53 恩格斯致马克思(8月24日)	113
54 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27日)	116
55 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30日)	117
56 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2日)	122
57 恩格斯致马克思(9月7日)	124
58 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8日)	126
59 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9日)	128
60 恩格斯致马克思(9月14日)	130
61 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18日)	131
62 恩格斯致马克思(9月20日)	133
63 恩格斯致马克思(9月23日)	135
64 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23日)	143
65 恩格斯致马克思(9月24日)	146

66 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28日)	148
67 恩格斯致马克思(10月1日左右)	151
68 恩格斯致马克思(10月4日)	152
69 恩格斯致马克思(10月10日)	155
70 马克思致恩格斯(10月12日)	156
71 恩格斯致马克思(10月14日)	157
72 恩格斯致马克思(10月18日)	158
73 马克思致恩格斯(10月20日)	160
74 恩格斯致马克思(10月22日)	160
75 马克思致恩格斯(10月25日)	161
76 马克思致恩格斯(10月26日)	163
77 恩格斯致马克思(10月27日)	164
78 马克思致恩格斯(10月27日)	166
79 马克思致恩格斯(10月28日)	167
80 恩格斯致马克思(10月28日)	175
81 恩格斯致马克思(10月28日)	176
82 恩格斯致马克思(10月31日)	178
83 马克思致恩格斯(11月2日)	183
84 马克思致恩格斯(11月4日)	185
85 恩格斯致马克思(11月5—6日)	186
86 马克思致恩格斯(11月10日)	191
87 马克思致恩格斯(11月16日)	196
88 马克思致恩格斯(11月19日)	197
89 恩格斯致马克思(11月27日)	198
90 恩格斯致马克思(11月29日)	200

91 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3日)	202
92 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14日)	205

1 8 5 3 年

93 恩格斯致马克思(1月11日)	207
94 马克思致恩格斯(1月21日)	208
95 马克思致恩格斯(1月29日)	210
96 恩格斯致马克思(2月11日)	214
97 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23日)	216
98 恩格斯致马克思(3月9日)	219
99 马克思致恩格斯(3月10日)	224
100 恩格斯致马克思(3月11日)	228
101 马克思致恩格斯(3月22—23日)	231
102 恩格斯致马克思(4月10日)	235
103 马克思致恩格斯(4月23日)	238
104 马克思致恩格斯(4月26日)	239
105 恩格斯致马克思(4月26日)	241
106 马克思致恩格斯(4月27日)	243
107 恩格斯致马克思(4月27日)	244
108 马克思致恩格斯(4月28日)	244
109 恩格斯致马克思(5月20日)	245
110 马克思致恩格斯(5月21日)	246
111 恩格斯致马克思(5月26日左右)	248
112 恩格斯致马克思(5月31日)	251
113 恩格斯致马克思(6月1日)	252

114 马克思致恩格斯(6月2日)	253
115 恩格斯致马克思(6月6日)	258
116 恩格斯致马克思(6月9日)	266
117 马克思致恩格斯(6月14日)	268
118 马克思致恩格斯(6月29日)	273
119 马克思致恩格斯(7月8日)	275
120 恩格斯致马克思(7月9日)	276
121 马克思致恩格斯(7月18日)	278
122 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18日)	279
123 恩格斯致马克思(8月24日)	281
124 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3日)	282
125 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7日)	287
126 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17日)	290
127 恩格斯致马克思(9月19日)	292
128 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28日)	293
129 恩格斯致马克思(9月29日)	296
130 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30日)	298
131 马克思致恩格斯(10月8日)	299
132 马克思致恩格斯(10月12日)	302
133 马克思致恩格斯(10月28日)	304
134 马克思致恩格斯(11月2日)	306
135 马克思致恩格斯(11月6日)	307
136 马克思致恩格斯(11月21日)	308
137 马克思致恩格斯(11月23日)	310
138 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2日)	311

139 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 12日左右)	313
140 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 14日)	314

1 8 5 4 年

141 马克思致恩格斯(1月 5日)	317
142 马克思致恩格斯(1月 10日)	318
143 马克思致恩格斯(1月 18日)	319
144 马克思致恩格斯(1月 25日)	321
145 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 9日)	324
146 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 15日)	325
147 马克思致恩格斯(3月 9日)	326
148 马克思致恩格斯(3月 11日左右)	328
149 马克思致恩格斯(3月 17日)	328
150 恩格斯致马克思(3月 23日)	329
151 马克思致恩格斯(3月 29日)	331
152 恩格斯致马克思(4月 3日)	334
153 马克思致恩格斯(4月 4日)	336
154 马克思致恩格斯(4月 19日)	339
155 恩格斯致马克思(4月 20日)	340
156 恩格斯致马克思(4月 21日左右)	342
157 马克思致恩格斯(4月 22日)	344
158 恩格斯致马克思(4月 24日左右)	348
159 马克思致恩格斯(4月 29日)	349
160 恩格斯致马克思(5月 1日)	350
161 马克思致恩格斯(5月 3日)	353

162 马克思致恩格斯(5月6日)	356
163 恩格斯致马克思(5月9日)	358
164 马克思致恩格斯(5月22日)	361
165 马克思致恩格斯(6月3日)	363
166 恩格斯致马克思(6月10日)	365
167 马克思致恩格斯(6月13日)	367
168 恩格斯致马克思(6月15日)	369
169 马克思致恩格斯(6月21日)	370
170 马克思致恩格斯(6月27日)	372
171 恩格斯致马克思(7月6日)	372
172 马克思致恩格斯(7月7日)	373
173 恩格斯致马克思(7月20日)	374
174 马克思致恩格斯(7月22日)	376
175 马克思致恩格斯(7月27日)	379
176 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8日)	385
177 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26日)	385
178 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2日)	387
179 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13日)	389
180 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22日)	391
181 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29日)	392
182 马克思致恩格斯(10月10日)	393
183 马克思致恩格斯(10月17日)	396
184 马克思致恩格斯(10月25日)	400
185 马克思致恩格斯(10月26日)	401
186 马克思致恩格斯(11月10日)	407

187 马克思致恩格斯(11月 22日)	408
188 马克思致恩格斯(11月 30日)	410
189 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 2日)	412
190 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 8日)	416
191 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 15日)	417

1 8 5 5 年

192 马克思致恩格斯(1月 12日)	419
193 马克思致恩格斯(1月 17日)	420
194 马克思致恩格斯(1月 19日)	421
195 马克思致恩格斯(1月 24日)	422
196 马克思致恩格斯(1月 30日)	423
197 马克思致恩格斯(1月 31日)	424
198 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 2日)	430
199 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 13日)	432
200 马克思致恩格斯(3月 3日)	434
201 马克思致恩格斯(3月 8日)	436
202 马克思致恩格斯(3月 16日)	438
203 马克思致恩格斯(3月 27日)	439
204 马克思致恩格斯(3月 30日)	440
205 马克思致恩格斯(4月 6日)	441
206 马克思致恩格斯(4月 12日)	441
207 马克思致恩格斯(4月 16日)	442
208 马克思致恩格斯(5月 16日)	443
209 马克思致恩格斯(5月 18日)	444

210 马克思致恩格斯(6月15日)	445
211 马克思致恩格斯(6月26日)	446
212 马克思致恩格斯(6月29日)	447
213 马克思致恩格斯(7月3日)	448
214 马克思致恩格斯(7月17日)	450
215 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7日)	452
216 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1日)	454
217 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6日)	456
218 马克思致恩格斯(9月11日)	458
219 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7日)	459
220 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11日)	461
221 恩格斯致马克思(12月12日)	462
222 马克思致恩格斯(12月14日)	464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书 信

1852年1月—1855年12月

第一 部 分

第 一 部 分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之间的书信

1852年1月—1855年12月

1852年

1852年

1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1月6日 [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希望你的病现在已经完全好了，也希望你的夫人不再为那个使你深深忧郁了两天的政变而生我的气了。¹无论如何，请你向她 and 孩子们转致我最衷心的问候。

我要为魏德迈写一篇文章²，随星期五开出的这班轮船寄去，希望能收到你为《论坛报》写的论当前问题的文章，我将马上把它翻译出来。的确，为这家报纸无需特别卖力。³巴纳姆在该报一些专栏中大显身手，而英文很糟糕。但它还是有某些优点，这同我们这一部分毫无关系。如果你能在星期四以前——即使是随第二次邮班——把文章寄到我这里，那你就能够在星期六开出的这班轮船之前，即随星期五的第二次邮班，及时收到译文。下星期将着手写

这里是一种嘲弄的说法，意思是：扰乱，破坏日常秩序。——编者注

论德国的文章,而且应该迅速写完。⁴

奥地利人模仿路易-拿破仑,立即废除自己的宪法,这种卑鄙行径实在很恶劣。⁵现在普鲁士也将很快开始一场大争吵,——毫无疑问,奥地利背叛和出卖了普鲁士,如果后者不也将宪法废除,那它很容易被俄奥法联盟所击溃。⁶

1851年,英国的棉纺织工业每星期消费三万两千包棉花,而1850年是两万九千包。全部多余的产品——甚至还要多得多——都运到东印度和中国去了;现在曼彻斯特几乎完全靠这两个市场的充斥和国内的贸易过活,因为运往大陆的很少。这是不能长期继续下去的。这里的情况紧张到了极点,例如,在空前丰收的情况下,棉花价格完全是由于估计有更大的销路而上涨不已,这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我今天收到维尔特从布莱得弗德寄来的一封短信——他打听给他写过信的那个怪人吕德尔斯。关于这头老驴是否参加过那里的阴谋以及参加的程度如何,你如能告诉我一点情况,我将非常高兴。而且将来这可能有用。此外这里再没有什么新闻了。我们的营业不景气,十分暗淡。

你的 弗·恩·

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2年1月20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我昨天刚下床，今天又开始写东西。

皮佩尔怀着他那种最初十分钟的热情，自告奋勇要为我办理期票贴现，因为我不能出门，也不能按计划去查普曼那里。他在第二天晚上把钱带给了我，但是却说要把期票寄给你，好让期票在曼彻斯特贴现。我和我的妻子向他解释说，我们知道你是不能办这件事的。但是他的信已经写好了，而且对我相当明确地表示，似乎我出于某种不便明说的动机给他制造困难，因此只好随他的便，让他见鬼去，我相信你会把这张纸条寄回给他。现在他把这一事实告诉我，表明他根本不是那么着急，只不过是摆一下架子罢了。这件事所以使我不愉快，是因为你会认为我办事轻率。

法国的情况好极了。我希望美丽的法国不要过于马虎地读完这个学校，而应该进行较长时间的学习。我认为，早几个月或迟几个月，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已经有了和平的拿破仑，路易决不会模仿路易-菲力浦。而以后会怎样呢？

你知道 ,科伦人⁷并没有被提交陪审法庭 ,借口是这个案件十分困难 ,必须重新开始侦查。

马迪耶刚才来过这里 ,他用一种最庸俗的方式向我证明 ,说法国人能轻而易举地占领伦敦 ,五小时内就能在英国的所有海岸登陆。这些可怜虫太可怜了 ,只好默不作声地听他们胡说八道。

请快来信。

你的 卡·马·

生意如何？

3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1月22日 [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附上给《论坛报》的第七篇文章。第八篇等等明天晚上可以写好 ,今天我要为魏德迈写出点东西。我为魏德迈首先选定了关于英国的文章⁸ ,因为我不能决定去看德国报纸和写关于德国的东西。你能不能劝鲁普斯 (我想他已经恢复了健康)写点“国内新闻”⁹之类的东西？维尔特将在下星期为魏德迈写一点东西 ,这个星期不行。我希望后天在这里看到他 ,也许过一两个星期他会去伦敦 ,因为他又象火燎屁股一样坐不住了。

弗·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七篇。——编者注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昨天“太平洋号”从纽约到达这里,我明天可能收到魏德迈答应寄来的杂志,——但是我并不指望这个,因为他可能等定期的英国邮船。不过他应该少寄一点,五十本太多了,并且可能要花一大笔钱,而我们应当把所有这些东西寄给谁呢?我想看一下,要花多少钱,如果他万一不能通过包裹代办所较便宜地办这件事,那末十本就足够了,因为他不能指望欧洲的订户;可能在伦敦有几户,在汉堡有几户。为此也需要一个代办所,而它是会亏本的。

希望你现在马上把给《论坛报》写的文章寄一篇给我翻译。

琼斯给我来信约稿。我将尽力而为,已经答应他了。¹⁰然而我的用于钻研的空闲时间接连不断被占用,这是很糟糕的。我必须设法加以安排,骗一下办事处。琼斯来信谈到哈尼对他干的卑鄙勾当¹¹,以及骗了他十五英镑的事情;他说你能够把此事较详细地告诉我。这是怎么一回事?他当然很忙,句子写得不连贯,还用了些惊叹号。

至于皮佩尔在期票上耍的把戏,我自然十分清楚全部投机勾当;这个花花公子大概已经察觉到,如果他要从我的腰包里骗去八英镑,必须对我更厉害些。因为我很清楚他1月2日的财政状况,所以我嘲笑他假装没有钱,警告他提防奸诈的、不可靠的伦敦证券经纪人,向他说明这张期票毕竟应当尽快地寄出,最后建议他通过魏德迈去办理期票的贴现——那时它又要落到你的手里,而且在接到支付通知时(通知仍然会寄给你或者我),就完全有理由来同这家新商号办理新的贴现业务。我欠皮佩尔两英镑,他也想要,但是这笔钱我答应2月初才还他。

威武的路易-拿破仑必定发动战争,这象白昼一样明显,如果他能同俄国达成协议,他大概会向英国挑衅。这有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法国人自信他们五小时内就能占领伦敦和英国,这种妄想毫不可怕。目前他们确实能够办到的,就是用两万人最多三万人进行突然的海盗式袭击,但是这种袭击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取得多大的成功。布莱顿是唯一受严重威胁的城市;南安普顿等城市位于很深的海湾内,只有涨潮时和只有由当地的领港员领港才能开进这些海湾,这种地势比一切防御工事都更利于守卫。法国陆战队能够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破坏乌里治;但是,即使这样,他们也必须极力避免向伦敦推进。如果整个大陆要共同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进犯,那末英国人至少一年前就会知道,而英国为了对付任何进攻作好防御工作,只要六个月就足够了。目前的警报是故意夸大了,辉格党正在竭力助长这一点。如果英国人召回十二艘战列舰和蒸汽舰,再装备十二艘处于半准备状态停在港内的各种舰只,如果他们把自己的陆军增加两万五千人,组织用米涅式步枪装备的志愿兵猎兵营,再加上一些民军,并且把志愿兵骑兵略加训练,那末他们暂时便没有危险了。但是这种警报是非常有益的,政府确实非常忽略了这件事,现在这种情况即将结束;这样,如果发生什么事,英国人已经作好准备,能击退任何登陆的尝试,并立即进行报复。

一般来说,我认为路易-拿破仑发动战争只有两种可能性:(1)对奥地利即对整个神圣同盟开战,或者,(2)对普鲁士开战,如果俄国和奥地利容许的话。但是,后一种情况很难说,而他是否敢于向神圣同盟挑衅,也很成问题;无论英国还是神圣同盟都不会把皮蒙特、瑞士和比利时让给他。事情竟紊乱到这种地步,以致最终

将由纯粹的偶然事件来决定。

在国内事务方面,发展得多么妙啊!谋害已经成为日常的现象,而且手段越来越高明。但愿那位仍然装成正人君子的莫尔尼先生终于下台,但愿这个高贵者 没收奥尔良王室的财产!¹²

为布朗基政府打基础,谁也比不上这头蠢驴。

你的 弗·恩·

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2年1月24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我只写几行,因为刚刚收到贝尔姆巴赫从科伦寄来的信,我希望你明天就能收到它。你现在必须:(1)把《给泰晤士报编辑》那封关于科伦案件的信给我寄来,并附上几句话,我将把这几句话放在犯罪构成的前面;(2)用你自己的名义给《每日新闻》写一封同样的信,虽然犯罪构成本身即声明本身要用“普鲁士人”或诸如此类的署名。我认为给《泰晤士报》的信署名“博士”,而给《每日新闻》的信署名“曼彻斯特商人”较妥,就是说,刊登的机会要多些。对人的称呼要用他们的头衔:贝克尔博士、毕尔格尔斯博士(!)、丹尼尔斯博士、克莱因博士、雅科比博士、奥托(德国科学界著名的化学家)

勒泽尔和诺特荣克。科伦检察院是极其胆小的。此外,根据新的纪律法,法官也已经不再是“终身的”了,或者至多只是名义上的“终身”。

你为德纳写的文章好极了。

你从这里走后,我给可怜的魏德迈自然只能寄去一篇文章¹³。这次痔疮对我的折磨比法国革命还厉害。我要设法在下星期写出点东西。我的“臀部的”情况还不允许我去图书馆。

没收奥尔良王室偷来的和讨来的财产!富尔德下台!培尔西尼!妙极了!一切顺利。¹⁴

英国资产者从1688年起就按传统硬把贵族集团置于行政权的首位¹⁵,而在这种特殊的贵族集团统治之下,陆军、海军、殖民部门、筑城工程事业以及整个行政管理腐败的程度,是令人吃惊的。在英国人大肆吹嘘之后,当自由派在科苏特的庇护下发出叫嚣之后,以及在博览会期间高唱了世界主义的、博爱主义的和商业上的和平赞歌之后¹⁶,一句话,在资产阶级自吹自擂的这个时期之后,令人高兴的是,现在这些恶棍发现,在丹麦王国里不是“有点”腐败,而是“全部”腐败了。此外,这些先生们也过分漫不经心地观看大陆上的斗争了。

祝好。

你的 卡·马·

附上的两封信,至少克路斯的信,请尽快寄回来。

弗·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七篇。——编者注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第一幕第四场。——编者注

5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1月28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附上给《泰晤士报》的信。你在信上只需加上这样几句：“尊敬的先生，我相信把附上的信里所谈到的可耻事实公布出来，将多少有助于说明大陆上的事态。我保证这些事实确凿可靠”，等等。姓名和地址。

我给《每日新闻》的信，今天晚上交第二次邮班发出，如果你也马上把这封信寄出，那末两封信就会差不多同时到达两个编辑部，并在星期五的报上登出来。¹⁷但是这封信要在切林- 罗斯投邮，因为信在小邮局里压得太久。

克路斯的信和贝尔姆巴赫的信寄还给你。你星期六的信上的火漆印又被弄得乱七八糟，现在附上。这是怎么一回事？

我给《每日新闻》的信只署名：德国商人。

请快来信。

你的 弗·恩·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给 泰晤士报 编辑的信》。——编者注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6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1月29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没有人可以信赖，一切都得自己干，真叫人不愉快。由于我们的伙计的愚蠢，我给《每日新闻》的信昨天没有发出去；现在太晚了。因此，我只好把它搁下，看一看明天或者星期六的《泰晤士报》是否刊登了你的信。如果没有登，就立即把这封信发出去。现在有一个想法：弗莱里格拉特对《每日新闻》不是一个合适的人物吗？如果他给那里写信，我就可以写信给《新闻周报》和《太阳报》试一试。我们两人已经在《每日新闻》那里碰过一次钉子了。

附上给德纳的下一篇文章。也许可以从结束波兰问题的地方把文章分成两部分，但是最好还是作为一个整篇。如果你把它分开，你仍然可以把两部分交同一艘轮船寄出，因为从明天起一星期没有轮船。现在我力求尽快往前赶，譬如说，每星期写两篇文章，以便把这个问题写完。总共将有十五六篇。

我没有收到魏德迈的杂志，也没有收到他的信。这使我感到奇怪。我今天晚上再为他写一篇文章。

法国人是真正的蠢驴。马迪耶为一件商业上的事情向我求教。

弗·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八篇和第九篇。——编者注
《革命》杂志。——编者注

弗·恩格斯《英国——II》。——编者注

因为我的妹夫 恰好在这里 ,他懂得其中全部奥妙 ,所以我向马迪耶提了一些非常有用的意见和建议。现在这头畜生听信一个对这种事一窍不通的恶棍胡说八道 ,来信说 ,他要按另一种最外行的方式来办这件事 ,我必须给他的伙伴(一个我从未见过面的人)而不是给他从我的妹夫(幸亏现在他在大陆)那里弄来介绍信 !你记得 ,马迪耶给我们介绍过一个到曼彻斯特来的印花布工。这个家伙到了我这里 ;我尽了很大的力量帮助他 ,做了我力所能及的一切 ,非常尊敬他 ,结果这头畜生突然溜走了 ,连他发生了什么事我都不知道 ,真没有见过这样的人 !

你的 弗·恩·

7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2月2日 [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

你是否记得有个托尔高(普鲁士萨克森)的流亡者李希特尔 ? 是个鞍匠和裱糊工 ,以前在伦敦呆过。我记得在伦敦见过 ,高个子、黄头发 ,流亡者的派头 ,他突然来到我这里 ,似乎是从巴门回来 ,据他说 ,他没有证件在那里工作过一个时期 ,并带来许纳拜恩等人的问候 ,等等。关于他 ,除了曾见过他这一点 ,我什么也想不起了。我们的流亡者名册 ,以及普芬德或林格斯的好记性 ,无论如何能提供

一些关于他的比较详细的情况。我有点怀疑这个家伙是维利希集团 18 的一员。如果是这样,我将立即把他赶走。这个人在这里已经找到工作了。

关于科伦案件,我在《泰晤士报》上至今什么都没有看到。你的回信一到,如果需要,我就马上写信给《每日新闻》。美国轮船已经到达,但使我很惊奇的是,至少到目前为止,既未接到魏德迈的信,也没有收到他的杂志。也许明天会来。

你的 弗·恩·

告诉皮佩尔,我最近几天就给他寄去那两英镑,因为新的月份开始了。

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2年 2月4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 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维尔特今天早晨动身去荷兰了。他在那里将去哪里,我不知道,可能连维尔特自己也不知道。他对自己的境遇总是非常不满,至于我们的境遇,在他看来不称心的只是,我们必须呆在伦敦,而

见本卷第 13 页。——编者注

《革命》杂志。——编者注

原稿为：“1851年”。——编者注

不是呆在西班牙的加迪斯、萨拉哥沙或某个其他该死的地方。因为自从他再次在约克郡居住以来,他就说他的最美好的时光是在西班牙度过的。他强调他忍受不了英国的气候,因此他认为荷兰的气候大概最舒适。我们祝他一路平安,看他是不是信守自己的诺言,是不是想着魏德迈。

上星期四,即几乎一个星期以前,我把《给编辑的信》寄给《泰晤士报》了。看来,这家曾经把针对波拿巴的论战当作自己职业的报纸,现在认为有必要宽恕普鲁士了。因此,你必须同《每日新闻》接洽。如果这也失败了(我相信不会失败),那末还有《旁观者》。这大概是有把握的。

昨天乔·朱·哈尼给我寄来了他的重新出版的、篇幅略有增加的《人民之友》第一期。¹⁹但愿他是为此而离开世界八个月,并藏身到愁闷的苏格兰去了!不过,为了使你尝到这个甘美果实的味道,一句话就足够了:

“不变的、普遍的、永恒的正义被宣布为最高原则,这项原则将同时是我们的指路明灯,我们的行动准则,以及试金石等等。”²⁰

够啦!不过哈尼给了波拿巴足够的惩罚,他把波拿巴叫做“私生子路易”。

我不知道,这个“过去的亲爱者”把他的小报寄给我是否为了博得我们的同情,或者他由于对我们的恶感而成了一个比我们所能想象的还要庸俗的民主主义者。不过,除了庸俗和“不变的正义”,还有职业蛊惑者的卑鄙伎俩。他借助空谈家马西,即“自由精神”,来反对琼斯,这个马西是城堡街缝纫工人协会的书记,一个

讽刺地暗指《自由精神》(《Spirit of Freedom》),该报的编辑是马西。——编者注

向经营这家铺子的牧师阿谀奉承的人,是所有被大陆吐出来的渺小的大人物的传令官,诬蔑琼斯的诽谤者,一个女骗子(使他确信她是个慧眼)的丈夫。哈尼通过这个马西来散布对各协会特别是对联合会的辩护,这种辩护恐怕会延续许多期。²¹而罗多芒特 - 哈尼曾亲自对琼斯说过,他实际上是赞同琼斯对这些协会的看法的。同时,他预告要发表《科苏特在美国受到的接待和旅行》一文²²,虽然他在给琼斯的一封信里把科苏特叫做骗子。这些讲“最高原则”的先生们就是这样。我不知道,这些原则如果不是为自己的利益而给别人规定的规则,那又是什么。哈尼一个时期引退了,而让脾气暴躁的琼斯去败坏声望,以便使他自食其果。但是,如果说他可能使琼斯受到损害,他本人也将毫无所得。这个家伙作为著作家已经彻底完蛋,而且正象在约翰街听过他演说²³的鲁普斯 对我说的那样,他作为演说家,而首先是作为人,也彻底完蛋了。让这种人民运动见鬼去罢,特别是,如果运动是和平的话。在这种宪章派鼓动中,奥康瑙尔疯了(你在报上看到了他最近在法庭上的吵闹吗?),哈尼庸俗化了,琼斯破产了。这就是参加人民运动的人们的生命的最终结局。

昨天“班迪亚上校”来我这里。在谈话中他讲到,科苏特在伦敦向聚集在他周围的匈牙利流亡者们讲了这样一段话:“我将关心你们大家,但是我要求你们大家对我忠诚、忠实和顺从。我不是蠢才,对那些同我的对手一起搞阴谋反对我的人,我不会养活他们。我要求每个人无条件地表态。”这就是这个谦逊的科苏特背地里讲的话。其次,我从班迪亚那里了解到,瑟美列、卡季米尔·鲍蒂扬尼和

阿里欧斯托的诗《疯狂的罗兰》中的主人公。——编者注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佩尔采尔(将军)要来伦敦,组织一个反科苏特的对抗委员会。最后,这整个阴谋的领导者是马志尼先生。他用科苏特做自己的传话筒,并且在自己的小房间里多少把自己打扮成马基雅弗利。这位先生手里牵着线,但是却不知道,他所驱使跳跃的那些傀儡只是他自己想象中的英雄,而别人谁也不这样看。例如,他写信给科苏特,要他同金克尔建立亲密的关系。据说他本人不能做这件事,因为他要负责同另一部分重要的德国人士联系。看来科苏特真同金克尔建立了友好关系,而金克尔在他的每封信中都谈到他的可尊敬的、他的杰出的、他的“不亚于他的”朋友科苏特。科苏特也自以为,他一方面依仗着德国的独裁者金克尔,另一方面依仗着意大利的独裁者马志尼,背后还肯定有法国的独裁者赖德律这个盟友。可怜虫堕落得太深了。

一个叫马索耳的法国人访问了我。他曾经一度为拉梅耐的《改革报》撰稿。在这以前,他是穆罕默德·阿利从高卢聘请的文化传播者之一。²⁴现在他是法国人当中还能遇到的少数几个才智卓绝的人物之一。他认为,萨宗诺夫在巴黎的逗留(不过这个人现在应该离开巴黎了)完全是靠一张很硬的假护照和同某些在上层社会有势力的交际花的关系。马索耳是会合你心意的。

此外,我见到公民瓦耳埃尔(巴尔贝斯的老拥护者和街垒军官)、比昂基和萨巴蒂埃。后者很聪明,但一般来说不超过中等水平。

德朗克听说是在萨瓦。

班迪亚向我推荐瑟美列和佩尔采尔为魏德迈撰稿。关于匈牙利问题(军事或其他),应当要求这些先生们主要阐明哪几点呢?当然他们不得用他们自己的名义写东西,因为我们不愿意把自己同

任何集团混同起来。但是佩尔采尔至少是一个好的共和主义者,而且知道的事情很多。

劳驾——可不要忘了——把《论坛报》给我寄来。弗莱里格拉特的朋友约翰逊想看关于德国的文章。鲁普斯想为魏德迈写一篇驳科苏特的文章。

至于商业情况,简直使我莫名其妙。时而好似危机临头,西蒂区一片萧条,时而一切又好转上升。我知道,所有这一切都防止不了崩溃。而为了观察当前的动态,现时伦敦不是一个合适的地方。

祝好。

你的 卡·马·

火漆印问题非常可疑。请把今天这一个我仔细检查过的火漆印寄还给我。

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2年2月6日星期五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我刚刚接到你的文章。

我只给你写几行,因为时间很紧迫,去美国的邮件就要寄走,

弗·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编者注

弗·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十篇。——编者注

我只有在这以后才能外出打听关于“李希特尔”的情况。

如果现在你能将这两英镑邮汇给我,我将非常高兴。下星期我可以收到一些钱,那时我将用你的名义把这两英镑交给皮佩尔。但是对我来说,下星期初能有这两英镑,是很重要的,而对他却无关紧要,因为他暂时还富裕。

你的 卡·马·

10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2月17日 [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我回信这样简短,你会生我的气,但是真见鬼,大量的工作和商务简直弄得我头昏脑胀。情况是这样:(1)查理去德国了,他不但把自己的全部工作,而且把大量有关年终结账的工作都留给我了;(2)去年结算的结果,我的老头受到纯亏损,虽然这对他也非常有益,但是却给我带来了干不完的事情、计算和工作,等等;(3)欧门家族的一个人宣布了废除合同,与此有关的勾心斗角和信件来往你是可以想象到的。一句话:今天晚上我要在办事处坐到八

见本卷第15—16页。——编者注

有理·勒兹根。——编者注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哥特弗利德·欧门。——编者注

点,然后也不能给你较详细地写信,却要给我的老头写一封信,而且在夜里十二点以前把信送到邮局;明天晚上我必须为琼斯写点东西²⁵,后天我要设法为《论坛报》写一篇文章。现在晚上七、八点以前休想有什么空闲时间,而最令人讨厌的是,我现在必须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放在这该死的生意上,否则这里一切都会弄糟,我的老头会停止给我薪水。

两英镑你大概已经收到了。即使我找不到时间来详细答复你最近的来信,也请立即告诉我你的近况。

从今天的《每日新闻》来看,路易-拿破仑几乎要把卡斯巴尔·豪泽尔的尸体挖出来,并通过他的姨母斯蒂凡尼来宣布自己是巴登王位的继承人。这对载勒尔公民来说是重要新闻,现在他马上就要走运了。你们不能促使卡斯巴尔·豪泽尔的伟大历史学家²⁶上书路易-拿破仑,并把他关于这一事件的重要资料献给路易-拿破仑吗?可以利用这一点大干一场。

你的 弗·恩·

魏德迈丝毫没有消息,这是怎么一回事?如果明天早晨“北极号”不带来信,我就不给他写文章了。一定发生什么事情了。据我所知,他自1月5日以来没有来过信,至少我是什么也没有听到。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组文章中的一篇。——编者注

1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2年]2月18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星期六我将详细地写封信给你。今天只写几行。

我还没有接到家中答应给我的钱,因此不能把你那两英镑转给皮佩尔,但是我对他说了,我接到了你的一封短信,你在信中说将把给他的钱寄给我。我希望这个星期就能把钱付给他。

如果你的时间有限,那你与其为琼斯写文章,不如为德纳写文章。你从附上的魏德迈的信中更可以看出,不使这组文章间断是多么重要。现在必须在《论坛报》上加倍攻击法兰克福左派,特别是当你谈到“三月同盟”的时候。²⁷今天我把鲍威尔的书²⁸给你寄去作参考,这本书里至少有些事实。

我再次请你立即把那些《论坛报》给我寄来,因为约翰逊是我十分困难时——我经常濒临困境——唯一可以求助的英国人。这次你可不要忘记这件事。

你的文章⁸魏德迈一篇也没有收到,这是怎么一回事?你必须查询一下。

你的 卡·马·

12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2月19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尽管我做了最大的努力——因为我今天早晨才接到你的信——,但是到现在,晚上十一点,还没有写完给德纳的文章。鲍威尔的书收到了——来得非常及时。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都可以到下星期二那班轮船开出之前收到给德纳的两篇文章。请你帮忙把附上的给魏德迈的信立即发出去,因为你的信能寄到他那里,而我的则寄不到。这是一件奇怪的事。好象有两三封给我的老头的信也没有寄到。真有点莫名其妙。

请你告诉琼斯或写信给他,说我将为他下星期出版的一期写点东西。天晓得怎么回事,这么多的事情一下子推到我身上,弄得我什么都不能干。不过星期六和星期天我将闭门不出,希望能写出一点东西来。

为什么这个该死的魏德迈不把西蒙的文章²⁹寄来,使我们能亲自看一下呢?我们最好用一篇尖刻的反驳文章向德纳表明,他要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组文章中的一篇。——编者注

布·鲍威尔《法兰克福议会的灭亡》。——编者注

见本卷第491—492页。——编者注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指即将出版的一期《寄语人民》杂志。——编者注

刊登反对我们的文章是不会有什麼结果的。

你的 弗·恩·

请把你给魏德迈写信时用的地址准确地告诉我。

1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2年]2月23日 [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我必须再一次提醒你寄《论坛报》，因为约翰逊每天催我。如果你从魏德迈那里收到什麼资料，也请寄给我。你手里的魏德迈的地址是完全正确的。

顺便提一下，据普芬德说，施特劳宾人³⁰李希特尔是维利希的亲信。

厄·琼斯大登广告来宣扬你的通讯，当然没有提你的名字。他是由于哈尼的竞争而不得不采取这种市场叫卖方式的；天晓得哈尼从哪里弄到了钱，搞了些大广告车在西蒂区游行，上面写着：“请看《人民之友》！”他的报纸在所有社会主义者的商店里都陈列出售。

西蒙先生自我吹嘘的那号《论坛报》，我将找来给你寄去。真是拙劣的小学生！他还总是署名“特利尔的西蒙”。这家伙还不能下

见本卷第20、23页。——编者注

弗·恩格斯《去年十二月法国无产者相对消极的真正原因》。——编者注

决心放弃高贵的议会称号。载勒尔曾经看过译载这篇臭东西的《州报》。你知道,从他的叙述中是从来什么也搞不清楚的。我从他那里得出以下几点:特利尔的路德维希·西蒙以瑞士流亡者的名义出面说话,他认为“鼓动者”(卢格及其同伙借以掩盖他们空虚的隐遁生活的名称)和“流亡者”³¹之间的大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是目前欧洲的紧急问题,他从“阿尔卑斯山的高峰”俯视一切。谈到这里——同时还把维利希当作非常重要的人物来引用,并且列举对这个英雄的成就的广泛反应——,西蒙把话题转到伦敦的第三个危险的政党,即以恩格斯和马克思为首领的“钦赐一切的政党”。说什么我们想用暴力把“自由”钦赐给人民。我们是比俄国皇帝还要坏的暴君。我们第一个以“讥讽而轻蔑的态度”对待“普选权”,等等。我们用我们的“钦赐欲”早已把一切都败坏了。可怜的家伙!难道普鲁士皇帝、三月同盟、帝国摄政福格特都是我们钦赐给德国人的吗?³²我们要钦赐他一脚。波拿巴甚至什么也没有教会这些蠢驴。他们仍然相信“普选权”,而且一心一意地进行着可怜的计算,他们应如何再一次把他们的卑鄙人物钦赐给德国人民。当人们听到这些家伙无休止地老调重弹时,真会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是真正的畜生,是顽固的蠢驴。这个好虚荣的小流氓是怎样混进《论坛报》的,我十分清楚。大概公民弗吕贝尔是介绍人。他老早就同德纳有联系。

附上莱茵哈特的信,信中有非常妙的流言。

罗素以一种可笑的方式下台了。³³我只是希望得比执政。在这个短短的议会开会期间你已经看到,曼彻斯特派³⁴在没有客观形势推动的时候,是多么可怜。我并不为此责怪他们。任何进一步争得的民主成就,例如无记名投票,当然都是他们仅仅在必要时对工

人所作的一种让步。

昨天我曾同一个刚刚从巴黎来的法国商人谈话。商业情况很糟。你知道这头蠢驴说什么?“波拿巴不如共和国。以前的商业情况要好些。”法国资产者经常要他们的政府对商业危机负责,这真是一种幸运。纽约的失业和伦敦的破产,大概也要归罪于波拿巴了。

还有一件关于波拿巴的非常有趣的(你在这里会感到尊敬的载勒尔的影响)事情。正象我写信告诉过你的那样,班迪亚同瑟美列和鲍蒂扬尼有联系。他是鲍蒂扬尼的代理人。他秘密地告诉我,说鲍蒂扬尼和查尔托雷斯基正在同波拿巴搞阴谋,差不多每天都同他见面。波拿巴希望,背着俄国和奥地利,在贵族流亡者中间给自己找到同盟者,并在波兰和匈牙利产生影响。此外,他向他们明确地说过,他将不顾尼古拉和其他一切,入侵比利时,也可能入侵巴登,而且就在最近。

艾韦贝克将他的大部头著作《德国和德国人》给我寄来十二本。有一本是给你的。这样的东西真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从太古讲起的历史部分是陈旧的小学教科书的复制品。至于他在现代史方面的成就,你从下面的事实就可以作出判断:弗·李斯特把自由贸易学说介绍到德国,而卢格把社会科学介绍到德国。黑格尔之所以不朽,是因为他使德国人明白了质、量等范畴(原话如此),而费尔巴哈则证明了,人的认识不能超出人的理性范围。彼得罗·杜扎尔(司徒卢威老婆的弟兄)是最伟大的德国自由战士之一,弗莱里格拉特由于给《新莱茵报》撰稿而出了名。此外,他的文风也令人

笑破肚子。例如,象约逊的战士由龙牙生长出来一样,日耳曼部落经常彼此殴斗。罗慕洛·奥古斯图路是个“温和可爱的少年”,而德国人三百年来已经习惯于听其邻人称他们是蠢货。

你看了马志尼的愚蠢而卑鄙的演说词吗?

你的 卡·马·

1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2年2月27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我发现上次忘了把莱茵哈特的信给你寄去了。给德纳写的文章已寄出,我要求他在伦敦给我指定一家银行,还没有得到他的答复。我的老太太虽有诺言,但仍无音信。给在德国的熟人们写的信,至今也没有收到一封回信。一个星期以来,我已达到非常愉快的地步:因为外衣进了当铺,我不能再出门,因为不让赊账,我不能再吃肉。所有这一切都算不了什么,不过我担心这种困境总有一天会弄得出丑。唯一的好消息是我们从内兄大臣的夫人那里得到的,说我妻子的非常结实的伯父得了病。如果这头畜生现在死

弗·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十一篇。——编者注

马克思的母亲罕丽达·马克思。——编者注

路易莎·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亨利希·格奥尔格·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了,那末我就可以摆脱困境。

今天我不能详谈,因为正忙于口授一篇给魏德迈的文章,并为他修改和邮寄其他的材料。

我在《奥格斯堡报》上看到(由于载勒尔的帮忙),施蒂纳先生出版了《反革命的历史》³⁵。他要证明,革命失败了,因为它是“神圣的”,而反革命胜利了,因为它持“利己主义的”态度。

2月25日,法国人举行了纪念二月革命的宴会,或者不如说是备有茶和火腿面包的无酒的聚会。我和我的妻子受到邀请。其他与会者付入场费一法郎。因为我不能去,也不想去,就让我的妻子同一个法国人去了。赖德律、皮阿、托雷、马丁·贝尔纳等人,一句话,发起这件事的整个洛兰集团都没有出席,因为他们觉得为了流亡者而收入场费太庸俗了。路·勃朗也写信谢绝了。出席的只是那些大部分自称为布朗基派的流亡者渣滓。但后来矮小虚伪的科西嘉人露面了,显然他是呆在附近的某个单独房间里,通过他的暗探确信赖德律及其同伙没有出席才露面的。这个身穿漂亮灰色燕尾服的人,尽管毫无才干和威望,却受到热烈鼓掌欢迎。他的演说(他一演说完就走掉了)使他的敌人惊叹不已。迷住了他们。征服了他们。而这个小子,这个社会主义的约翰尼·罗素是怎么说的呢?这里,在国外,人们对法国的异乎寻常的事件感到惊讶,而他却比任何时候都更坚信祖国会时来运转。为什么呢?他说,我要向你们讲一讲历史的发展等等。就是说,在所有的伟大军事家,例如弗里德里希大帝和拿破仑大帝的一生中,都有大胜利和大失败。

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五章。——编者注
《总汇报》。——编者注
勃朗。——编者注

那好,法国是一个军事国家。它有自己的兴盛和自己的灾难。这正是需要证明的。它想要做的,它总是能做到,1789年驱逐了封建主,1830年赶走了国王。1848年它想要推翻谁呢?可能你以为是资产阶级。绝对不是,是贫困,可恶的贫困。接着就是为贫困而簌簌流出社会主义的热泪。贫困并不是一种固定的和抓得住的东西,然而法兰西民族在新的革命中将战胜贫困,那时母亲们将不再亲手弄死自己腹中的胎儿,七岁的小女孩将不再“集结”在机器旁边,诸如此类的蠢话说了很多。同时他在自己的演说中慷慨地用了三个很俏皮的词。他称波拿巴是:(1)冒险家;(2)私生子;(3)模仿他伯父的猴子。最后这个新提法弄得与会者害了真正的舞蹈病。你对此有什么看法?这些癞蛤蟆³⁶真令人感到绝望。一般说来,他们的行径是讽刺短诗式的、真正戏剧性的艺术作品,这些家伙!我的上帝,勃朗先生的攻击使我想起马索耳曾经给我讲过的一件趣闻。波拿巴总是在夜里十二点以后,在一群被他召集在自己周围狂饮的“下流男女”中喝得酩酊大醉。这时候他就指天誓日,咒骂不休,而同他厮混的女士之一便为他辩护说:“他是个军人嘛!”

再见。

你的 卡·马克思

15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3月2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想必你已经收到昨天寄去的五英镑，半截是直接寄给你的，另外半截寄给鲁普斯。对不伦瑞克老头这个继承遗产的障碍物生病的消息，我表示祝贺，希望惨剧最终将发生。

根据奥格斯堡的《总汇报》看来，施蒂纳的《反动的历史》是一部毫无价值的文集，或者不如说，是一部由施蒂纳的读书笔记以及已发表和未发表的报刊文章汇集成的汇编，是“被抛弃的叶和花”，扯到了世界上的一切和其他某些事情；共两卷，在结尾地方大肆吹嘘，说第三卷将包含“原理和学说基础”。他自己的评注要达到“神圣”的水平还差得很远，倒不如说是供女子中学使用的。

特利尔的小西蒙想必在德纳那里大丢其脸了，他把如此滑稽可笑的荒唐东西加在我们身上，而德纳在我们的文章中却根本读不到这种东西。伤脑筋的是，德纳既不寄《论坛报》给我们，又不寄钱给你。我认为最好让魏德迈去对付他，魏德迈至少能寄《论坛报》给我们，同时能够亲自交涉解决钱的问题。德纳是给你指定伦敦的一家银行，或者是寄期票来，都是一样。我打算在南安普顿轮船开航之前写完的那篇文章没有赶上，因为我把它开航日期算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亨利希·格奥尔格·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错了一天;但是这篇文章,连同又一篇叙述到1848年底的文章,你将在星期五收到。接着就写普鲁士议院,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以后再谈1850—1851年普奥纠纷³⁷,最后是结论。一共可能还有六至八篇,总计有十七至二十篇文章。两个星期后查理又会回来了,那时我将有较多的时间。琼斯在这以前必须忍耐一下。

得比先生直截了当地声称,他将仿效詹·格莱安爵士,把可能出现的邦迪埃拉兄弟交给奥地利人及其同僚。³⁸因而又在大规模地进行信件检查。受害的将主要是马志尼和匈牙利人。对我们妨碍不大。

不过得比确实也无耻之极。“我特向你们声明,一有适当时机,我即将征收谷物税。何时征收,只能由我一人决定。如果你们下院多数派不想成为乱党,就不要打扰我,直到我的地位完全巩固,国家完全受托利党的控制,以致我能十分平静地把最近二十年的全部进步化为乌有。”³⁹可怜的下院啊!它现在得到的不是从前的处于相对少数的内阁,而是处于绝对的和永久的少数的内阁,甚至不得反对这个内阁。但这对胆小的自由贸易派来说,完全是活该。这些家伙打了一个胜仗,赢得了新的战略阵地,却忽略了占领和巩固它,忽略了享用胜利的果实,甚至连追击敌人都忽略了。现在他们不得不在原地再进行战斗。但是托利党的上台一下子就使这些家伙把问题看得十分清楚了。现在对工厂主来说,生命攸关的问题是议会改革,而且是这样一种议会改革,至少把纯粹的托利党人和辉格党人永远排除于政权之外,并保证企业主在内阁和议会中占多数。在这里这些绅士们又非常活跃起来了。目前反谷物法同盟⁴⁰正

弗·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十二篇和第十三篇。——编者注
查理·勒兹根。——编者注

在开会,讨论这个同盟是否应该重新建立起来。科布顿、布莱特、米尔纳·基卜生等人都在这里。他们大概至少会重新把组织的架子搭起来。但是,真正的热闹只有在事情弄到要解散议会的时候才会出现。解散议会一定会很快发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得比讲话很温和并抱有和解的愿望。

遗憾的是,商业危机和议会解散同时爆发的希望不大。这里商业仍然繁荣。来自美国的消息非常好。危机之所以能推迟和还能再推迟一个时候,是由于:(1)加利福尼亚——无论是到那里去做生意,或是大量黄金转入流通,或是往那里移民,总之,加利福尼亚给整个美国很大刺激;(2)1849年和1850年高昂的棉花价格对只是从1851年春天才开始迅速发展起来的棉纺织工业是一种束缚;(3)棉花价格一年半以来几乎暴跌百分之五十。1850年9月1日,棉花(中等棉)在新奥尔良的价格是 $13\frac{1}{2}$ 分=利物浦的 $7\frac{3}{4}$ 便士;现在中等棉在新奥尔良是 $7\frac{5}{8}$ 分=利物浦的 $4\frac{17}{8}$ 便士,而且有个时期是7分。这当然会使消费量大大增加。去年(1月和2月),这里棉纺织区每星期消耗二万九千包,而今年消耗三万三千包,而且这只是美国棉花,还不算苏拉特和埃及等地的棉花。——如果这样继续下去,今年英国就要消耗八亿到八亿五千万磅棉花;(4)对投机的普遍恐惧,而这种恐惧使人甚至连金矿和航运都不愿意认真经营。根据我所观察到的一切,我可以断言,再有六个月象现在这样加紧生产,商品就足以充斥全世界;此外,等到商品到达目的地和关于市场完全充斥的消息传来,以及到人们意识到所发生的事情而普遍感到恐慌这个中间阶段结束,大约还有四个月。这样,1852年11月至1853年2月这段时间是最可能爆发危机的时候。不过这一切只是推测而已,危机同样也可能在9月就发生。而这次

危机将是很可观的,因为从来没有过这样大量的各种商品投入市场,也从来没有过这样大量的生产资料。机器制造工人的愚蠢的罢工⁴¹一定会把危机至少推迟一个月;现在几乎完全不制造机器,而需要量却很大。希伯特和普拉特父子公司有几百起国内和国外的订货,当然他们一起订货也完不成。如果这种商业的风暴再突然落到得比先生的头上,那他就遭殃了!

尽管是普遍繁荣,但从最近的结算来看,我的老头赔了钱,这使他伤心得要死,他可能废除合同(即他同欧门家族的合伙合同)。那末这里的公司明年就要散伙了。在这里这些事情现在混乱到了极点,因此我有大量工作要做。

艾韦贝克的书不用给我寄来了。它不值六便士邮费。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你的 弗·恩·

1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2年]3月3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星期一我收到了五英镑,虽然鲁普斯是住在宽街3号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海·艾韦贝克《德国和德国人》。——编者注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而不是4号。今天我还收到了给德纳写的文章，写得非常成功。

你给《革命》和《论坛报》的邮件被拆开了。甚至没有动动手把它再封上。

你从附上的信中可以看到，我们同警察局之间的情况怎样。除了鲁普斯2月5日替我担任主席以及告密者把我们给《泰晤士报》的信同给丹尼尔斯夫人的回信弄混之外，事实全是伪造的。暗探是汉堡的“希尔施”，这个人在两个星期以前就被我们驱逐出同盟了。他是在德国被吸收的，因为我从来没有完全信任过他，所以也从来没有当他的面说过半句有危险的话。

琼斯就魏德迈驳斥海因岑的文章，交今天的邮班给魏德迈寄去一封正式信件，在信中对海因岑表示了极大的轻蔑，并且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给了他一顿教训。⁴²前天全国改革同盟⁴³召开了一个大会，至少有两千听众。琼斯恰当地批驳了休谟先生、华姆斯莱先生及其同伙，取得了一次真正的胜利。看来伦敦和曼彻斯特现在采取了这样的分工：在那里资产者较多地进行政治上的攻击，在这里则较多地进行商业上的攻击。

几天前，我得到了马志尼先生用意大利文写的宣言。他不顾一切地充当神圣的资产者，并痛骂“非神圣的”法国资产者。他把首倡作用从巴黎移往罗马。“唯物主义”和“利己主义”毁灭了法国。工人从资产者那里继承了这两种恶习。法国从1815年起不再是起首倡作用的国家了。现在意大利和匈牙利是神选的

弗·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十二篇。——编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给泰晤士报编辑的信》。——编者注
共产主义者同盟。——编者注

国家。

“马志尼先生”以隐士彼得的身分责备罪恶的法国人,同时却向那些自然是体现了“忠诚”和“信仰”的英国自由贸易派卑躬屈节。蠢货!

请把附上的信寄还给我。今天只写这么一点,因为正忙着往美国邮寄东西。

你的 卡·马克思

17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3月18日 [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现将侏儒的信寄还。目前我一个钱也没有,而且至少在这个月内弄不到两英镑;此外,他信上注的日期是5日,完全不知道钱是否还能寄到他的手里。再者,把钱寄给艾韦贝克总是个冒险事,这家伙能提出索还早已过时的天晓得是什么样的邮费老账,把钱全部或者大部分没收。根据所有这些理由,目前我不能帮助侏儒,加之我怀疑他是否能够从艾韦贝克先生那里一次勒索五苏以上的钱。既然矮子从日内瓦到了巴黎,他一定会来伦敦,虽然要吃些“苦头”;那时我们就知道他坚决要钱有什么用意了。

当矮子来的时候,你要费点劲去抑制他的好斗秉性,这种秉性必然由于他“长期吃苦头”而大为增强;打架和殴斗在这个国家里要花许多钱,不能允许他这样的人干这种事。最好是你把他托付给皮佩尔,皮佩尔可以教他学点政治经济学。你所谈到的关于马索耳的情况,非常有趣,如果他还在那里的话,我很想认识他一下。

你信中谈的关于琼斯的事情使我非常高兴,只是我现在时间少极了,否则我要多寄些文章给他。但是查理还没有从德国回来,并且,除了给《论坛报》写文章和给我的老头写每周报告以外,每星期还要按时给琼斯和魏德迈写文章,对于一个整天埋头干办事处的人来说,这未免太繁重了。何况我必须最终学完我的斯拉夫语。⁴⁴象过去那样从兴趣出发,我整整一年都毫无收获,但是因为已经开始学了,并且已经到了不能丢下的程度,所以现在我必须经常用一些时间来学习。最近两个星期我在努力啃俄语,现在差不多学完了语法,再用两三个月时间丰富必要的词汇,我就可以开始学另外的。我必须今年学完斯拉夫语,其实这些语言并不怎么难。除了这种学习引起我对语言学的兴趣之外,还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在下次大演出中,我们之中至少有一个人对那些恰好不久就会与之发生冲突的民族的语言、历史、文学以及社会制度的特点有所了解。说实在的,巴枯宁之所以捞到了一点东西,只是由于谁也不懂俄语。而这种把古代斯拉夫公社所有制变成共产主义和把俄罗斯农民描绘成天生的共产主义者的陈旧的泛斯拉夫主义的骗人鬼

见本卷第19页。——编者注

查理·勒兹根。——编者注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话,将会再次被十分广泛地传播。

此外,在老奥康瑙尔确实疯了以后,现在琼斯把所有的弦都拉紧是非常正确的。现在时机对他有利,如果公民嘿普嘿普乌拉再脱离出去,琼斯的成功就有保证了。就我所看到的一切来说,宪章派已经完全分崩离析,同时非常缺乏有能力的人材,以致他们或者是完全各奔东西,分裂成小集团,即实际上变成财政改革派⁴⁵的真正的尾巴,或者是由一个能干的人在完全新的基础上进行改组。琼斯走在完全正确的道路上,我们也可以大胆地说,如果没有我们的学说,他决不可能走上正确的道路,并且决不会发现:怎样才能一方面不仅保持工人对工业资产者的本能的阶级仇恨(这是宪章派改组的唯一可能的基础),而且还加强、发展这种仇恨,并把它当作进行教育宣传的基础;另一方面,站在进步的立场上来反对工人的反动欲望及其偏见。如果哈尼先生继续这样做下去,那他还会感到惊讶:支持他的那个狂热拥护者集团将很快把他踢开,就连他刊登在他的大便纸上的考斯丘什科及其他“爱国者”的照片也救不了他。

至于拿破仑,这个人不是在去法国时曾经对路·勃朗说过:“一旦我当了总统,我将实现你的理想”但是,人们看到,财政困难怎样促使路易·拿破仑这样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采取了国债利息变更条款⁴⁶这样典型的资产阶级的金融措施。小店主和小工厂主单单为这一笔一千八百万的节约而原谅他的二十项社会主义试验,《每日新闻》赞赏这项措施。人们关于这件事的议论再没有比《辩论日报》更愚蠢更卑鄙的了。完全是老一套:邮政改革=社会主

哈尼。——编者注

义！国债利息变更条款= 社会主义！自由贸易= 社会主义！我所担心的只是：拿破仑先生尽管在他的独特的社会主义措施中干得非常胆怯，并且在关于抵押的措施中也没有超出普鲁士资产阶级信用制度的范围，但终究将为形势所迫而把自己全部的社会主义狂想变成通常的资产阶级改良，那时就只有不可避免的财政困难才能拯救我们。《每日新闻》说得对，国债利息变更条款是一项极为和平的措施，此外，又是一个极为不祥的征兆，表明路易-拿破仑越发走上了资产阶级常理的道路。但是，难道什么时候能够借助常理来统治法国，难道为了把一个路易-拿破仑引向常理而需要一个如此复杂的局势！不管怎样，我觉得大陆的气氛不是非常革命的，虽然侏儒可能带来完全不同的消息。

我不相信得比会获得多数，虽然曼彻斯特（在这里，人们谈到谷物法⁴⁷时意见是一致的）是一个不好的观察所。但是我希望他能获得多数，那时就会出现象你所说的那种情况。附带提一下，他做得很笨，没有马上解散议会。他拖得越久，就越要冒选举同商业危机碰到一起的危险，那时他会得到一个由那些对他本人也是极其粗暴的狂热托利党人和受破产威胁的、坚决的、利欲熏心的曼彻斯特派所组成的议会；后者可能成为多数派，因而将成为决定性的因素。

我们这里的公司可能今年就要关门了。如果是这样，那末在清理业务时，我就首先会有更多的工夫，而不会经常忙于办事处的工作了。我的老头给我来信说，以后我可以有更好的差事。我估计他会同意我过去的计划：住在利物浦，在那里为他收购棉花。那就好极了，这样，在你结束《政治经济学》⁴⁸的准备工作以后，就带你的全家去那里住上六个月——我们将住在新布莱顿海滨，并且你还

可以节省一笔钱。我至少有津贴,这是很显然的。——遗憾,我今天没有工夫为《论坛报》写文章,但是因为最近星期三有一艘美国轮船要开出,你在星期一或者星期二能收到这德文章,在星期五的轮船开出前我再写一篇文章。

向大家问好。

你的 弗·恩·

这次你信上的火漆印头一回完好无损。

1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2年3月30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刚刚收到你的文章。你将随信接到一整包美国新闻,如果不是一部分东西需要抄下来给同盟盟员看,我早就寄给你了。

这里有许多新闻。哥特弗利德·基督-金克尔派出,或者确切点说,已经派出大学生叔尔茨和席梅尔普芬尼希,去到处鼓吹4月中要在伦敦召开一个有瑞士、巴黎、德国和比利时代表参加的会议,目的是保证革命公债⁴⁹,彻底调整这项基金的管理机构,并组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组文章中的一篇。——编者注
共产主义者同盟。——编者注

织 in partibus〔在国外〕的民主政府。但是你必须星期六以前把这包脏东西寄还给我。

科苏特在美国被瑟美列揭露,而且已经同他所背弃的伦敦委员会完全决裂,⁵⁰当他获悉这一时期民主派伙伴中间发生了怎样的分裂时,是会吃惊的。

正是那个已经当了两年 in partibus 的民主教会的教皇的马志尼先生,终于认为是发泄他对社会主义和法国的怨恨的时候了,于是在布鲁塞尔的《民族报》(这个报纸是他在赖德律的同意下用意大利基金的一万法郎收买的)上用法文发泄了。他在那里把十二月二日、占领罗马⁵¹,一句话,把全部反革命行动都归罪于社会主义者,并且用他那种傲慢的多米尼克派的口吻起劲地痛斥异教徒,教派,唯物主义,怀疑论,法国的巴比伦,就象他在伦敦讨好英国的自由资产者一样起劲。法国似乎已经失去了革命的首倡作用。民族之王已不再存在。现在坐第一把交椅的已是其他民族了,等等。一句话,这是有幸刊登在《祖国报》和《立宪主义者报》上的真正的革除教门令。这在法国人看来未免太过分了。这时,小个子路·勃朗看到了这里有使自己重新恢复名誉并出人头地的机会,便赶紧把卡贝、比埃尔·勒鲁、比昂基、纳多和瓦斯邦太(蒲鲁东主义者)集合起来。他们在《晨报》上用最粗暴的方式攻击了马志尼先生。他们答复的理论部分几乎与马志尼的攻击同样无力。至于有关他个人的那一部分——材料是马索耳供给勒鲁的——,毁灭了这个傲慢的上帝使者。

in partibus infidelium——直译是：“在异教的国家中”。天主教主教被任命为非基督教国家的纯粹有名无实的主教时,在其头衔上添有这种字样。——编者注

赖德律这方面为了不失去全部影响,认为自己必须退出欧洲中央委员会。他也在《民族报》上答复了对法国的攻击。这是一篇可怜的毫无逻辑的文章。他坚持“法国的革命首倡作用”,真妙!读起来实在恶心!据说赖德律现在打算去美国。

这样,一方面,白痴卢格失去了他的欧洲中央委员会;另一方面,金克尔(他在美国象狗一样对自己的竞争者科苏特摇尾乞怜)看到,普遍地“混合”,也就是在1848年以来就庸俗化了的“民主共和国”、“普选权”等空话的旗帜下融合所有的民主追求者的作法,并没有实现。这样,勇敢的维利希也将作为“共产主义者”同他们发生冲突。

同时英国政府用国家的经费每周大批地把法国的流亡者平民送往美国。可怜的小个子勃朗想用突然的总示威来反对马志尼,以便被确认为遭受迫害的教会的理所当然的领袖。为了阻止他的小阴谋,我将纵容马索耳去反对比埃尔·勒鲁。最后,为了彻底造成这场混乱,蒲鲁东要来这里。

伪善的费里克斯·皮阿这个艺术人(法国人用这个术语粉饰某个人的短处,粉饰他没有性格和智慧)把十二月事件写成一出传奇歌剧,由此你可以看出官方的大人物堕落得多么厉害。他找到了一个英国企业家,将同他一道在纽约等地上演这个丑剧:杀人、驱逐、流放等等场面。有什么能比利用自己国家的不幸来投机更卑鄙的呢?而这头蠢驴竟认为这种出卖法国灾难的娼妓行径是爱国行动。

因为阴谋成了这里的流亡政客的重大活动的最不可告人的秘

文字游戏:“混合”的原文是《Kpmfisopn》,“融合”的原文是《Fusion》,前者比后者多一个音节。——编者注

密,所以济格瓦特 - 金克尔也在大学生叔尔茨和隆格夫人的妹妹(据说很有钱)之间干起了拉皮条的勾当。

讨厌的只是,这些蠢驴由于吹牛和搞阴谋,经常给警察局提供新的材料,使我们在德国的朋友们处境恶化。

你的 卡·马·

19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4月1日 [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你的信今天早晨收到了,而且完好无损。看来新地址好。

关于流亡者的那些有趣的材料明天寄还,我要从中做些摘录。

看来小德朗克确实在巴黎被抓住了,否则会听到他的消息。《科伦日报》说,“马克思派”的一些人在D咖啡馆集会,这是真的吗?我不知道这些破烂可能出自什么地方。不管怎样,如果德朗克在咖啡馆的这些人当中公开露过面,那末对他是不能饶恕的。但是如果他还是自由的,并且可以同他通信,那末现在就必须尽一切办法帮助他来伦敦——他曾经被驱逐,所以这些家伙会由于他违反驱逐令而把他送往阿尔及利亚。因此,如果能打听到较详细的消息,我将设法弄到两英镑,把这个矮子弄到安全的地方。如果得到

关于他的什么消息,请给我来信。

我现在就回家去,给德纳再写一篇文章;如果文章能写完,将交第二次邮班寄给你。我上星期患了重感冒,现在还没有好,所以好几个晚上我什么也不能干。否则会写更多的东西。

请转告琼斯,他下星期能收到我的一点东西。遗憾的是,我给他写的所有文章都不象样,因为每篇文章都很短,划给它们的版面又有限,所以我经常忘记上星期写了些什么。此外我必须很快地和匆忙地写出来,完全没有时间去搜集和整理有关最近法国事件的材料。经常这样瞎诌是会使人败兴的。

如果我今天晚上不能写完给德纳的文章,那主要是因为我还得看一看1849年4月和3月的大部分《新莱茵报》,因为应该利用这个机会狠狠地痛斥法兰克福人。在这里单是一个鲍威尔不够用。

你的 弗·恩·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组文章中的一篇。——编者注

指恩格斯为《寄语人民》杂志写的《去年十二月法国无产者相对消极的真正原因》的第三章。——编者注

布·鲍威尔《法兰克福议会的灭亡》。——编者注

2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2年4月5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附上克路斯最近寄来的资料,这些资料务必在星期三(同盟开会的日子)以前寄还给我。

在你把德朗克的第一封信寄还给我的第二天,他从狱中给弗莱里格拉特写了一封信,这事我忘记告诉你了。弗莱里格拉特立即把这封信寄给拉萨尔,要他往巴黎给德朗克寄钱。大概这没有什么困难,因为拉萨尔可以拿这封信去向杜塞尔多夫的所有自由资产者求援。遗憾的是,据《祖国报》报道,在德朗克身上发现了暴露内情的信件。难道他愚蠢到这种地步,竟把他同糊涂的里昂人以及其他人的联系的证件带在身上?

正象我预料的那样,路易·勃朗打算利用反对马志尼的共同声明,以便建立新的“行动组织”,并挤到前头去充当革命政党的领袖。他甚至想拉我参加他的全体“法国”社会主义者的同盟,并约我见一次面。当然,我甚至没有赏给他一个回答,只是让中间人知道,我对这种纠缠感到惊讶。因为蒲鲁东要来这里,所以现在同我结成联盟对小个子来说正是时候。

共产主义者同盟。——编者注
看来是指赫斯。——编者注

德纳终于给我来信了,并按已经刊登的文章的篇数付给了我九英镑。同时由于目前总统选举占了报纸的所有的篇幅,他请我把其余部分压缩成五、六篇,并且在最后一篇中主要叙述革命的德国的前景。这提供了一个痛斥流亡者的极好机会,在最近的一封信里我将把我这方面的观点详细地告诉你。

瑟美列现在把他的分为三、四部分的关于“科苏特、戈尔盖和路德维希·鲍蒂扬尼”的手稿(德文)给我寄来了。魏德迈应该在美国把它出版⁵²,这对他来说是一件极好的事情,尤其是他或许能够由此为他的报纸弄到五百美元。

但是在德文原稿寄往美国以前,应该在英国这里将它译成英文,以便这本书用德文在美国出版以后,好为这里的读者出版单行本。你即使把给德纳写文章的事情搁一个时候,也未必有时间来干这个。因此,我应当把这份手稿交给琼斯。每印张译文要付一英镑。

我在这里认识了赛雷耳梅伊上校,他是一个很有教养的人。他在匈牙利参加过十四次会战。同时他又是一个出色的画家,他正在出版一部描写会战并附有插图的精致的书。他自己画画稿,由法国的第一流画家润色绘成。他答应给我一本。每本将值十英镑。这样,你的军事藏书里又可以多一本了。

你的 卡·马·

你看,金克尔的钦赐比路易·波拿巴还厉害。最初,他指定他

指用马克思的名字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恩格斯的一组文章《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编者注
《革命》。——编者注

的下院即保证人代表大会 53 的成员。后来,他对自己独特的创举害怕了,既不遵守指定的日期,又不遵守指定的地点,而是在只有七个人能够参加的日期和地点召开了会议。这七个人里有六个对他投了信任票。他同他们一起草拟了自己的宪法;他们任命他为美国的代表,他则规定他所组成的委员会对他们负责。

2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2年4月14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只写给你这两行,告诉你,小孩子今天一点一刻死去了。

你的 卡·马·

22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4月20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得知我为你的小女儿的担忧竟很快成了事实,使我很悲痛。但

愿你和你的家属能搬到比较卫生的地方、比较宽敞的住宅！

我很想寄些钱给你,但是我在伦敦⁵⁴花的钱比预计的要多得多,所以我自己在这里只能勉强维持到月底,而下个月我为还账和在德国订购的书籍一下子就得付出十二英镑。但如果稍有可能,我仍将设法在5月初为你弄一些钱。如果我早知道伦敦的情况,我会放弃这次实际上完全是多余的旅行,手头也会宽裕一些。

品得在这里,因为他在利物浦找不到事情。他想找工作或者当家庭教师,我当然要为他奔走。为了表示对他的好感,我开始向他学俄文。但是为了在这里能够介绍他,我必须更多地了解他,因为只有费很大的劲才能从他这样的人那里掏出点东西,所以我非常希望你来信谈一下你对他和他的特长的了解,以及你从哪里了解他的,等等。然而我认为,他那样孤僻,在这里不会找到好工作。

对目前的商业情况,特别是对东印度,有一点是不可忽略的。尽管三年来英国工业品向东印度的大量输出在不断地增长,而前些时候以来又从那里传来相当好的消息,存货逐渐卖完,而且售价较高。其原因不外是,在英国人新近征服的一些省份里,在信德、旁遮普等地,以前几乎只有地方手工业,现在这种手工业终于被英国的竞争所压倒,——这是因为这里的工厂主只是不久前才学会生产出适合这些市场的纺织品,或者是因为当地居民由于通常输出到印度的英国纺织品价格低廉而终于放弃了自己对本地纺织品的偏爱。1847年印度最近发生的一次危机以及由此而引起的英国商品在印度的大跌价可能大大助长了这种情况;老居利希早就证明说,甚至在他那个时代在英国人所征服的印度的那部分地

见本卷第517—518页。——编者注

区,还长期保留着自己特有的旧式手工生产⁵⁵。只有这一点才能说明,为什么前不久在加尔各答和孟买更加剧烈地重演了1847年的事件。等到最近收获的三百万包棉花上市,经加工,并将其大部分成品运往东印度,情况就会发生变化。现在棉纺织工业非常繁荣;尽管今年的棉花收成比1848—1849年增加了三十万包,而美国和这里的棉价仍在上涨;美国的工厂主比去年多购买了二十五万包(去年他们总共只用了四十一万八千包),这里的工厂主已经开始断言,即使收获三百万包棉花也满足不了他们的需要。到目前为止,与去年相比(按每年9月1日到来年4月7日计算),美国向英国多输出十七万四千包、向法国多输出五万六千包、向大陆其他国家多输出两万七千包。在这种繁荣情况下,当然很容易说明,为什么路易·拿破仑能这样顺当地策划他的没落帝国⁵⁶。到目前为止,1852年直接输入法国的棉花比1850年增加十一万包(三十万二千包比十九万二千包),即增加百分之三十三。

照一切常规来看,危机今年必定到来,情况大概也是这样。但是当人们考虑到东印度市场目前完全出乎意料的容量,考虑到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所造成的混乱,同时考虑到大部分原料价格低廉和引起工业产品降价,并考虑到没有任何大的投机活动,人们几乎会引起错觉,预言目前的繁荣时期将罕有地持续下去。不论怎样,这种情况可能持续到春天。但是,归根到底旧的常规在大约六个月的期间内仍然会起某种支配作用,这是肯定无疑的。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请尽快回信。

你的 弗·恩·

2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2年4月24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我上星期处境之糟，甚至是你想象不到的。在埋葬那天，各方面答应钱全没有收到，为了向这些英国的狗东西付埋葬费，我最后不得不跑到邻居法国人那里。同时非常不幸的是，又接到魏德迈的来信，从来信看，在美国的一切希望似乎也全都破灭了。克路斯（你下星期能收到他的信）那里现在比较有希望。虽然我是一个坚强的人，但是这种混账事情这一次却沉重地打击了我。

附上艾韦贝克这个狗东西的信，他从来不贴邮票，老是要刮走别人最后的十便士。同时还附上布·鲍威尔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的文章⁵⁷。你的文章在那里招来了种种肮脏的反应。你会对鲍威尔关于“军队”的发现感到好笑。如果你现在要寄给我为德纳写的文章，你可以等一等，多写几篇，那时我一次把它们寄出去。

捷列林格先生在纽约出版一种月刊或周刊，这头畜生亲自给我寄来了该刊的创刊号，——纯粹是四年级小学生写的荒唐东西。

海泽（《大胡蜂》的）现在是维利希的密友，两人坐一条板凳。这个家伙出了什么事吗？他们又在吹牛说，他们正策划在德国搞暴

指埋葬马克思的女儿弗兰贺斯卡·马克思。——编者注
弗·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编者注

动。

德朗克真是个傻瓜。我们在莱茵给他弄到四英镑,使他的胃口更大了;因此他到科布伦茨榨钱去了。这头蠢驴没有想到,他是在为反对科伦人提供新的材料。这个家伙实在是太不象话了。

顺便提一下,别忘了马上写这样两张纸条寄到伦敦:(1)委托李卜克内西到海恩那里取一英镑;(2)给海恩本人写一张小便条,简单地告诉“亲爱的朋友”说,听说他混得不错,现委托李卜克内西向他取一英镑。必须注意,不要造成任何敌意。

事情是这样。我们有一个熟人,一直寄宿在李卜克内西那里,昨天被房东赶了出去,而我们谁也拿不出一个便士给这个可怜虫,我就给李卜克内西写了一张便条,说你委托他到海恩那里取一英镑。看来海恩先生有点不相信,要李卜克内西先把你的信给他看一下。

请给我寄几张邮票来,因为我要给你寄一批东西。

你的 卡·马·

24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4月25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昨天晚上接到海恩的一张便条,我昨天已把这张便条连同对

它的答复一起给你寄去了。我想,这样一来海恩先生是会付钱的。

附上几张邮票,不久再多寄一些。同时把文件寄还给你。艾韦贝克的信同他的书完全相称。“帮助我反对李宾特罗普吧!我要在民主派面前揭露他是个伪君子 and 淫棍。”这个人完全老糊涂了。

朋友布鲁诺对神的认识没有提高,也没有变得聪明些。从柏林开动美国的报刊,以使用这种迂回的方式向惊惶的世界宣布,大陆的军队是用来维持国内秩序的,这真值得。布鲁诺先生仍然代表着黑格尔的非常停滞阶段的辩证法。这一发展阶段中的历史观的全部奥妙在于,用充分的热情和肤浅的分析对最平凡的老一套东西加以冗长的论证,然后把它们充作完全新的发现——研究工作的成果。如果谈的是早已过去的事情,所有这一切倒还可以容忍,但是如果用这种方式把直接的现实加以神秘化,那就太过分了,而且任何一头蠢驴都会发觉这里毫无内容。深奥的真理是:政府对革命来说是正确的,因为革命还没有成熟,而革命对政府来说也是正确的,因为革命虽然处于萌芽和未成熟的状态,但它实际上代表着未来的思想。这是黑格尔的老一套的俏皮话,甚至在美国也不能被认为是新东西!经常挂在嘴上的是“公民的”“意志消沉”、“不满情绪”和“漫不经心”,“在某些国家里,阶级同阶级作斗争,而在另一些国家里,民族同民族作斗争”。这种极端英明的词句实际上是布鲁诺从革命学来的全部东西。

捷列林格先生显然是当作流氓无产阶级的无家可归的流浪汉而被驱逐出法国的,甚至连参加十二月十日会⁵⁸都不够格。

海·艾韦贝克《德国和德国人》。——编者注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如果你不是准确地知道,德朗克是自愿去德国的,那末我认为很可能是这样:他过去曾经被驱逐出法国,这一次不是被随便送到哪一个国家而是被送到德国。可是这个蠢货已经顺利地溜到了拿骚。他为什么要去科布伦茨呢?那时他如去汉堡并从那里前往英国该有多好,在汉堡谁也不认识他,而且他会遇见维尔特和施特龙,也就会弄到钱。但是,显然是对钱的欲望把他从拿骚吸引到离得很近的科布伦茨去了,如果他溜到了那里,他一定会去科伦。不过,科伦人好在已经通过了检察院的审讯,否则德朗克的被捕又会提供借口对他们再进行一次六个月的审讯。他很快就会被送往科伦,可能会迫使他作为证人出席陪审法庭。这次他是咎由自取。如果他需要钱,他完全可以在法兰克福弄到,或是设法让拉萨尔把钱给他寄到某处;但是他不,这个矮子硬是要去科布伦茨,而那里每一个宪兵和街上的每一只狗都认识他。眼下他会倒大霉。

你的 弗·恩·

25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4月27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附上魏德迈寄来的比较不错的消息。我暂时把你的文章⁵⁹留在这里,为的是:(1)把它通看一遍;(2)或许以后把它译成英文,如

被捕并在科伦受审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编者注

果删掉某些只有德国人才懂的辞藻,那很容易翻译。

《科伦日报》刊登了以叛国罪通缉莫泽斯·赫斯的命令。如果不是因为在老爷子德朗克那里发现了关于他们的“重要的”日内瓦事件的愚蠢的文件,我甘愿受绞刑。这真值得!不过莫泽斯又将成为殉道者,这会大大地美化他的“没有虚度的闲暇”。可能很快会把德朗克送往伦敦,难道我们永远也摆脱不了这个蠢才!无论如何,所有这一切对科伦的可怜虫来说是非常不利的,为拖延对他们的审判提供了新的借口,如果他们真的被提交陪审法庭,我们总会听到消息。

弗莱里格拉特给我来信,要求写一封给我妹夫的介绍信——今天我把这封信寄给他了;他总是希望无论如何能找到一个职位。

向你的夫人和孩子们致最衷心的问候。

你的 弗·恩·

昨天晚上关于民军法案的表决⁶⁰好极了。如果上帝再赐给几次这样的表决,那末新的选举将推迟到9月或10月。辉格党人是自作自受,财政改革派⁴⁵也是一样!我看琼斯仍然想要立即着手出版自己的报纸。哈尼在《星报》问题上的作法是卑鄙的,但是好在琼斯没有弄到这个陈腐的、威信扫地的、日益堕落的报纸。⁶¹让哈尼把它连同他自己一起埋葬吧。

西塞罗《为塞克斯蒂乌斯作的辩护词》第45章。——编者注
布兰克。——编者注

26

恩格斯致马克思⁶²

伦 敦

1852年4月29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附上魏德迈最近的来信。报纸我没有收到。但是根据电报，“大西洋号”应该今天早晨到达这里，所以报纸可能明天早晨送来。我曾就如何包装和邮寄材料以免浪费邮资向魏德迈提出过几点实际的意见，看来，他是误会了。不过我已经写信指出了他的误解。

矮子 的科布伦茨之行是纯粹的臆造，如果《科伦日报》可以相信的话，那末老爷子德朗克现在已经在伦敦了，他的冒险也就到此结束了。这对他来说更好。但是这样一来，关于通缉莫泽斯 的命令一事却令人不解。看来，这无论如何意味着是对付科伦人 的一个新阴谋。天晓得又有什么废纸落到了警察局的手里。可怜的莫泽斯竟这样可怕地在异乡成为事后的殉道者！

下星期我将接连为德纳写几篇文章，尽量叙述到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³⁷的终了。为了我们能够较快地及时写完，最好你能就最后几篇文章，即有关德国革命前景及我们党在革命期间和革命以后的地位的文章，简短地写一个提纲。这个最后部分恰好是最重

指德朗克。——编者注

莫泽斯·赫斯。——编者注

被捕并在科伦受审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编者注

指《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组文意中的几篇。——编者注

要的,另外,这个提纲能使我把文章写得不仅更好,而且更快得多。这样,我稍微加把劲,就可以在两个星期内把全部剩下的五、六篇文章结束,在这期间你可以给德纳通信,商谈写一组新的、关于法国或英国的、主题更现实的文章。因为魏德迈的小册子现在可能很快就要出版,所以即使经过改动也不能把《雾月十八日》卖给德纳了;他能够无代价地得到它,并自行翻译。但是你还是要问一问德纳,他是否需要一种供英美读者阅读的修订本或者译本,那时可以大大地压缩1851年12月2日以前的史实,最后一直叙述到目前,这样就可以把关于法国的每周或者两周的连续报道与此衔接起来。

你的 弗·恩·

2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2年4月30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与这封信同时,你将收到从美国寄来的大量材料。我今天还收到了克路斯的信,现在摘录几段在下面。因为,直到下星期,我都需要这封信。

德朗克平安无事地到了这里。他比我意料中的更令我满意一些。他长高了,也发胖了。因此变得更自信了。他暂时非常快乐地住在安许茨那里,受到安许茨的热情款待。他将在这里开始做

点小生意,受巴黎方面的委托,在这里代售烟盒和钱包。取百分之十的佣金。通过安许茨他很快就会取得干这种买卖所必要的联系。

我从他那里了解到,“高尚的”泰霍夫给瑞士寄去了一篇评述我们的文章,把我们特别是把你痛骂了一顿。军人们把你当作竞争者那样嫉妒。而我认为,总有一天你会证实他们的预感是正确的。此外,席利从日内瓦要求这些先生们同我们和解。接着出现了一个由维利希、泰霍夫、沙佩尔和席梅尔普芬尼希所签署的文件,其中谈到:(1)他们同这个完全无能为力的党彻底决裂了;(2)我们当中有警探,把全部情况都向普鲁士政府报告了。

我不知道是否已经写信告诉过你,或者当你在这里时已经听说过,金克尔先生及其同伙归根到底只有三千元现款,所有象卡耳贝的勒韦那样体面的人都退出了,维利希同金克尔和赖辛巴赫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这整个混账集团正在瓦解。

关于德国的提纲 你将收到。

昨天,这些狗东西在这里开了保证人会议。他们选出了常务委员会。卢格先生写了一封信表示抗议。维利希没有出席。赖辛巴赫一开始就完全拒绝参加这个肮脏勾当。委员会的委员将领取报酬。当选的有:金克尔、维利希(是否同意,还是问题)、卡耳贝的勒韦(一定会拒绝)、菲克勒尔、隆格和美因兹的许茨,还有一个。他们是自行加聘的。卢格在他的信中攻击金克尔是普鲁士亲王的代理人和共济会会员。

下面是从克路斯的信上抄录的。

胡策耳(不要同胡策耳维特混同了)是克路斯的朋友,以[保证人]的身分[出席了]金克尔的辛辛那提代表大会⁵³,他给克路斯写信说:

“金克尔曾经非常卑鄙地想唆使我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我做到了我要做的事情。我把他逼得走投无路,使他长期逃不出我的手掌。他为了自身的安全,请求我向他保证严守秘密,不把这件事泄露出去,以免使他陷入‘争吵’……有一个叫捷列林格的在给安内克的一封信中骂马克思是马车夫。”

接着克路斯自己写道:

“在纽约,在我最近的一封信中向你谈过的那次非常出色的会议上,分别成立了许多体操协会,它们声明支持我的抗议书和魏德迈反驳金克尔备忘录的文章。”⁶³

顺便提一下。我为瑟美列写了几个在伦敦的德国大人物的素描,交给了班迪亚。不知道怎么搞的,这封信读给一个德国出版商听了,但没有向他提我的名字。他现在要这些先生的“人物素描”,据班迪亚说,他准备出二十五英镑买几个印张。当然是匿名或者用笔名。你看怎么样?老实说,这种幽默作品应该由我们合写。我有些犹豫。如果你认为我值得写这种玩意儿,那你就从我的信中和你手头有的其他资料中,收集一些可以用来描写这些畜生的片断。至少你必须把关于维利希在“行动”时期⁶⁴和“在瑞士”时的一些札记寄给我。

你在我给你寄去的东西中会发现一篇广告草稿,介绍老赛雷耳梅伊著的一部附有插图的描写会战的书籍。他希望把这个草稿略加润色并译成英文广告,为此他答应送给我们每人一册。我认为干

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一次这种叫卖小生意值得。

凯里先生将出版一本论述“利益一致”的经济学著作,这一点,我在看到他的第一部著作时就已经预见到了。⁶⁵

卢格在我给你寄去的《雅努斯》中企图把共产主义作为自己“人道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而据为己有,亲爱的,你对他有什么看法?妙极了!我的老天爷!

你看过哈尼和琼斯之间的公鸡斗架吗?如果没有,我就把他们互相对骂的文章⁶⁶给你寄去。在这里,他们两人堕落到了德国流亡者论战的水平,一个是主动进攻,另一个是被迫应战。

你的 卡·马·

你曾经读过比布·鲍威尔在《论坛报》上发表的文章《英国的没落》更加无聊的东西吗?下面这段话最能代表不可救药的老神学家:

“英国议会至今执行罗马的政策,利用人民的生存本能和民族的进取心来建立自己的世界统治,同时以古罗马的精神利用英国本身的内部分歧,例如英国国教会、苏格兰长老会和爱尔兰天主教之间的分歧,来造就和完善自己的贵族统治艺术,而现在,在大陆上展开的人民和政府之间的斗争的进程中,它成为一个政党,并且作为政党,恰恰在立宪制度走向其必然灭亡的时刻出来维护立宪制度。”

这件东西臭虫都嫌臭,
还有什么能比这更臭?

这是流行在莱茵省的一句德国谚语。——编者注

28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5月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附上三十先令的汇票，这是我目前能够给你的全部。虽然你明天(星期天)还不能拿到钱，但是至少你知道有这笔钱。如果我有可能在本月给你寄第二张汇票，请相信我一定会寄给你，但是目前我还不能断定是否有这种可能。

矮子顺利地跑来了，并有了进步，这很好。他目前找到安许茨这样一个患难之交，真正的朋友，也很不错。夏季，在我的老头到我这里作客之后，他必须来我这里。

提到有关大人物传略一事，非常有趣的是，一个时期以来我有这样的想法：用类似的方法按字母顺序把这些传记收在一起，不断加以充实，把一切准备好，等到“突击”的伟大时刻，突然把这些东西抛出去。至于出版商的建议，二十五英镑还是值得的，然而要注意，尽管是匿名和用笔名，任何人都仍然会知道这些箭是从哪里射出的，责任一定会落到我们两人身上。在德国目前制度下出版这种东西，显然会被认为是对反动派的支持，而且世间任何立场坚定的序言也难以改变这种情况。这总是冒险的。如果只限于某些人，

德朗克。——编者注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见本卷第58页。——编者注

譬如说,一打最有名的蠢驴——金克尔、黑克尔、司徒卢威、维利希、福格特等等,这还可以,没有我们自己的名字不会太惹人注意,这种东西可能被看作直接出自反动派之手。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尽可能合写这个东西。你想想,你认为最好怎样办,我们再考虑一下。二十五英镑确实值得干点缺德事。

克路斯的信下星期寄还。赛雷耳梅伊需要做的事情,我将办到。美国的材料今天中午还没有到,但也许现在它们已经在我家里了。

你的 弗·恩·

29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5月4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你的那个大美国邮包还没有收到。我已托人去问过皮克福德家,因为我住的这条街门牌号码重新编了,所以可能弄错。但是皮克福德家并没有我的邮包。或者这个邮包你还没有寄,或者是已经寄了,可能不合规定的手续,或者是出了什么事情。因此请查询一下它的下落。

恩格斯套用亨利四世的话:“巴黎确实值一次弥撒”。1593年巴黎人答应承认亨利四世为国王,条件是他应由新教改宗天主教,这时他说了这句话。——编者注

见本卷第58—59页。——编者注

这星期我将在这里见到我的老头 ,然后这整个肮脏生意就会结束 ,我的地位也就明确了。或者重订合同 ,公司在这里继续存在下去(说实在的 ,这不大可能) ,或者我设法让我的老头最迟到年底 ,也许在6月底退出公司。于是会进行该死的结算 ,不过经过六至八个月 ,大体上即可结束 ,那时我将干点别的事情 :或者到利物浦 ,或者天晓得还有什么事情。两星期之后就可以决定下来。我很高兴 ,我的老头现在就要来了 ,因为这样可以尽快地结束这种无法摆脱的肮脏勾当 ,我的地位也将最终明确。

同时把克路斯的信寄还给你。我这里有琼斯的文章 ,但是没有哈尼的文章 ;如有机会 ,请把哈尼的文章给我寄来 ,我可以了解一下双方的观点 ,看看老爷子哈尼扮演的角色。勤勉的琼斯只要能坚持一个时期 ,就能很快把这个懒惰的畜生从战场上打出去。这样 ,他将达到每周四千份 ,这就会增加收入(三千六百份即可弥补开支)。

由于我的父亲要来这里 ,德纳方面的计划 自然要推迟一两个星期。但是你在这时可以通过瑟美列同出版商继续进行关于特写的交涉 ,同时为了描写我们未来的英雄 ,你暂时浏览一下你的通讯和《新莱茵报》(特别是他们在国民议会上的投票和演说) ;如果达成了协议 ,你就来这里住一星期 ,我们将炮制这个东西 。我总认为 ,这件事可以这样办 ,就是不暴露作者 ,即使出了问题 ,也不碍事。

据艾布纳尔给我来信说 ,他还在为你的《政治经济学》⁴⁸同勒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人民报》。——编者注

指恩格斯写《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组文章。——编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流亡中的大人物》。——编者注

文塔尔进行交涉。勒文塔尔想在布鲁塞尔定居,但是他现在仍然是一家法兰克福公司的合伙人。

弗莱里格拉特同我的妹夫 交谈得怎样了?品得的情况怎样,希来信告诉我。这是一个沉闷而头脑相当不清楚的家伙。他是不是加入了同盟?

魏德迈来信说要寄的《体操报》还没有寄到;他一定把什么弄错了。

请尽快回信。

你的 弗·恩·

不通过邮局寄的包裹最好不要写旧的门牌号码(70),把新旧两个号码都写上,即:曼彻斯特斯特兰奇韦斯路大杜西街44/70号。

明天如有可能,就办赛雷耳梅伊 的事情。

3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2年5月6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邮包没有给你寄,因为皮克福德向我的妻子要两个半先令。而

布兰克(见本卷第54页)。——编者注

共产主义者同盟。——编者注

见本卷第58—59页。——编者注

这整个臭玩意儿不值这么多钱。

你将收到随信附上的一张可笑的便条,这是从金克尔—维利希先生给他们支部成员的一个通告⁶⁷上匆忙抄下来的。最可笑的是,他们的支部的一个领导人每次都把这类废纸送给普鲁士的总领事黑贝勒,因为后者出钱收买。当然普鲁士政府如同金克尔—维利希一样,是能够揭开这种似乎重要的奥秘的。尽管有种种原则性的考虑,维利希还是接受了常务委员会里的职位。谁有钱,维利希就是谁的。

毫无疑问,正在策划一次暴动。克拉普卡将军已经前往马耳他,口袋里装着科苏特和马志尼签署的任命他为匈意军队总司令的命令。我认为,他们打算在西西里开始发动。这些先生如果一年不吃两次败仗,不被揍痛,他们就觉得不舒服。他们从来不想承认,世界历史的发展并不取决于他们的推动、他们的干涉、即使是官方的干涉。如果事情失败了——这是无疑的——,那末马志尼先生将会找到新的借口,借助给某个格莱安的愤怒的信来抬高自己的身价。⁶⁸这种事情不会损害他的消化力。

班迪亚把瑟美列用匈牙利文写的《概述》翻译出来了,我现在正在校订他的译文。原文必定很好,而现在要从这个十分糟糕的、常常是几乎不能理解的、完全不合语法和时态的译文恢复它的本来面目,却要费很大力气。从内容上可以看出下述情况:拉约什·科苏特先生推翻奥地利王朝(这是在政治上不利并有害的时刻宣布的),是为了保证自己统治者的地位。他担心,如果他动手迟了,他以后就不得不毫无抵抗地把这个位子让给常胜的戈尔盖。拉

贝·瑟美列《路德维希·鲍蒂扬尼伯爵、阿尔都尔·戈尔盖、路德维希·科苏特》。——编者注

约什还犯了一个不进军维也纳而去攻打欧芬的错误,他急于作为一个凯旋者携带家眷胜利地进入首都。⁶⁹

附带谈一下。我刚接到班迪亚的信。柏林的出版商现在提出最后的建议:出二十五英镑买五六印张的人物素描,并免费赠送二十四本。我把手稿一交给班迪亚,就可以从他那里拿到钱。但是出版商要得很急。

我的计划如下:最初由我和德朗克(这样,我的文风多少要消失一些)写个草稿。或许两个星期之后有可能和你一道完成这个东西。无论如何,你还必须在最近的来信中向我谈一些有关维利希(在运动期间³⁷和在瑞士时)的情况。

附上克路斯的信。

昨天我和弗莱里格拉特一同到书商特吕布纳那里。他希望在伦敦这里推销一些《革命》,而另一部分,他认为可以通过康培在德国推销。所以魏德迈的杂志一到,就请立即把它们寄来。看来《体操报》是寄丢了。

你的 卡·马克思

布达。——编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流亡中的大人物》。——编者注

指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它以《革命》杂志专刊的形式在纽约出版。——编者注

31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5月7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克路斯的信寄还。同时我有一个想法：现在德纳先生同布·鲍威尔和特利尔的西蒙打上了交道，并借口总统选举而限制给你版面，因此，以美国佬的方式对德纳先生采取某些措施是恰当的。克路斯再加上一个什么人应该从不同的地方写信给德纳先生，质问他，为什么这些无与伦比的文章登载得这样少，而且还经常中断，希望这不是编辑部的责任，期待编辑部能够改变这种情况，经常登载卡尔·马克思的文章，等等。魏德迈很容易安排这件事；只要向他说明一下理由就行了，即说德纳想限制给你版面，因此为了使这家报纸继续对我们开放，采取这样的行动是适当的。以一个半巴纳姆对付一个巴纳姆。如果你同意的话，我可以随最近的一班轮船寄信给魏德迈谈谈这件事。

会议给支部的通告⁶⁷真令人发笑。如果圣彼得堡、华沙、柏林和罗马等支部是设在离切林-罗斯⁷⁰四英里以外的地方，我甘愿受绞刑。这种烧炭党式的、貌似强大的、虚张声势的和执行军令式的发动，表明这些先生多么严重地再一次被自己的所谓组织力

巴纳姆是一个有名的美国生意人和剧院老板的名字；这句话是套用法国的一句谚语：“以一个半海盗对付一个海盗”（《à corsaire corsaire et demi》），意思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编者注

量所迷惑。在目前策划暴动,这是愚蠢而又卑鄙的行动。但是,当然“应当发生某种事件,也应该采取某种行动!”。但愿那些必定领导这一事件的首领们全被捉住和被枪毙;不过,这些大人物自然是小心翼翼的,只要钱柜里还有钱,谢特奈尔那里还赊账,“裁缝店和皮鞋店”还有任人挑选的不要钱的衣服和皮鞋,英雄维利希就将安然呆在伦敦。维利希先生就是这样理解对军队的给养的!

关于人物素描一事大有进展。一个月之后,这个东西就可以写好。只是要物色一个可靠的人,把它誊写一遍,使人完全认不出是谁的笔迹。当你来这里时,请把美国的报纸、全套《新莱茵报》和必要的书面文件带来。我的老头明天就来了,恐怕在这里呆不上八天到十天。

终于收到了从德国寄来的我的军事书籍。到现在我只读了其中很少的几本。名声显赫的古斯达夫·冯·霍夫施泰特尔先生,目前在我看来,根本不是拿破仑,只不过是一个称职的营长,或者说,是一个在小战斗中称职的营长。但我还没有读完他的著作⁷¹。然而普鲁士工程兵上尉金策耳所著的那本概论近代筑城的小册子⁷²,倒是一本很出色的书。这本小册子比我到现在为止读过的任何一本军事著作具有较多的历史主义和唯物主义的精神。至于维利森先生,那末可以说,在伊德施太特会战⁷³中,不是丹麦人战胜了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人,而是健康的人类理智的普通战术战胜了黑格尔的思辨。其实,维利森的书⁷⁴应当叫做《大规模战争的哲学》。因此,不言而喻,在这本书中哲学论述多于军事科学,对大部分是不言自明的东西,却以冗长的和大量的旁征博引先验地加以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流亡中的大人物》。——编者注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论证,而且中间还夹杂一些关于简单和复杂以及诸如此类的对立面的最学究式的论述。这种军事科学从一般的艺术概念谈起,接着证明烹调术也是一种艺术,并详尽地论述艺术和科学的关系,最后则把军事学术上的一切规则、相互关系和可能性等等,归结为一个绝对的原则,即强者总是击败弱者。对这样的军事科学能说什么呢!有的地方也还有一些不坏的意见,以及根据一般原则得出的可以接受的结论。如果连这一点都没有,那就更糟了。我还没有看到他在实践中的运用,但是有一个事实对维利森并不很有利,那就是拿破仑的重大胜利每一次都是由于藐视维利森的基本规则而取得的,——一个正统的黑格尔分子却能够很好地解释这个结果,而又丝毫不损害这些规则。

我看到戈尔盖的回忆录⁷⁵刚刚出版——但是书价是六塔勒,因此我现在还不能购买。由于这本书的出版,现有的关于匈牙利战争的军事材料可以说暂时已经够全的了。关于匈牙利战争,也许关于1848—1849年的所有的战争,我应当写点东西。⁷⁶一旦我把以前的战争史写完,我将找一个对购买资料也能承担大部分费用的出版商。

上星期六给你寄去的三十先令,大概你已经收到了吧!

你的 弗·恩·

3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2年]5月13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今天只给你写几行。老赛雷耳梅伊已经完成了自己的第一分册,现在他为他的会战一书写广告的事每天纠缠我。如果你现在没有可能做这件事,那末至少请你赶快把他的草稿寄还给我。

你的 卡·马·

33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5月19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事情进行得很顺利。明天或者后天,我的老头又要走了,他很满意自己的生意。这里的营业正在彻底改组,并将在新的基础上继续下去。额外的津贴顺利地争取到了,只要合同一签订,我的老头一走,以前所说的银行券即可寄给你。同时,最好的一件事是,我

见本卷第58—59页。——编者注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将不签署任何东西,我的老头很机灵,他在政治上不完全信任我,因此处处小心谨慎,唯恐因为我而陷入新的不愉快的事情。而我在必要时同样可以不失体面地让我的某个兄弟接替我,这样,我的老头在我离职时,恐怕除了某些幻想,不会损失任何东西,受牺牲的将是我而不是他。请尽快来信告诉我,你那里人物素描写得怎样了。由于这一切变动,目前有一大堆工作落在我的身上,最近很难指望能同你一起做许多工作;但是我仍然希望能在这里尽快地看到你。如果你能同德朗克一起把这个东西写得差不多,以便我们在这里只要用几个晚上就可以完全把它写好,那就好了;而我最好能在你来以前从这里现有的文件中就拟定的人物(你必须告诉我是哪些人)做一些必要的摘录,使我们能迅速地进行工作。我刚好有个想法:你最好在圣灵降临节,确切地说在圣灵降临节的前夕——星期五(即九天之后)来这里,那时这里是普遍的节日。如果那时天气好,我们就去曼岛或者其他地方,如果天气不好,我们就工作。但是请你注意,要一个人来。稍后我会十分欢迎德朗克乌斯来,但目前我还不需要他,他来了会妨碍工作。

顺便提一下,新合同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从7月1日起我的薪水不仅增加了,而且完全归我了,再也没有人来查问我钱是怎么用的了。详细情况见面再谈。

你的 弗·恩·

34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5月2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我的老头 已经走了。一切都很好。附上十英镑银行券的前半截。希望下星期未能在 这里看到你。你的来信可能现在已经在 我家里了 ,但是我没有时间回去。银行券的后半截将交今天第二次邮班或于明天寄出。

你的 弗·恩·

35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5月22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今天写信给你只是为了告诉你一件事 ,以防万一 :昨天我交第一次邮班把十英镑银行券的前半截直接寄给了你 ,同时把后半截寄给鲁普斯 转交你 ,希望你都已收到了。

现在这里正开展积极的竞选活动——托利党人提出两个辉格

党自由贸易派当候选人,是为了让他们把布莱特和基卜生打败。这两个人在这里专门拉选票和给选民灌酒。当然这两个家伙没有任何希望,但是他们为此却要花不少钱。

正象我预料的那样,大约三个星期前棉花市场上出现了投机热潮;但因把握还不十分大,这里的纺纱厂主和商人又与之相抗衡,热潮立即重新平息了下来。但是只要美国的全部收成一上市,投机活动很快又会盛行起来。羊毛——由于澳大利亚养羊业的突然衰落——也会成为很好的投机对象,并且一般说来,有一切根据期望,到秋季投机将进入极盛期。铁路股票和其他的股票也开始再度上涨——其中较好的股票所得的收入往往比存在银行的资本现在还能得到的一厘至一厘五的利息要多。在美国,棉花投机已经盛行六个星期了,现在到处成立的许多形形色色的新股份公司证明,资本是多么强烈地在一切巨大的金融市场上寻找销售场所。这样,风暴的征兆现在已经更加清楚了,而且也大量地出现了。这将是一件好事。

我希望最迟明天早晨收到你的来信。

你的 弗·恩·

3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2年]5月22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今天早晨收到了十英镑银行券的前半截。

我想星期五从这里乘船去利物浦，再由那里前往曼彻斯特。

附带说一下。公民施拉姆要取道利物浦去美国。这个家伙私下告诉我们说，他打算星期三或者星期四去看望你。你要想个办法避开他。

维利希干了一件非常美妙的事。布吕宁克夫人招待他吃喝，喜欢向这头老山羊卖弄风情，就象向其他前尉官卖弄风情那样。有一天，我们的禁欲者欲火如焚，象畜生一样粗野地扑向这位夫人，于是非常丢人地被赶了出来。失去了的爱情！丢掉了的饭碗！我们不再需要贪图享乐的人。

舍尔瓦尔因德法密谋案件⁷⁷在巴黎陪审法庭上的英雄业绩，你已经在报上看到了，这个家伙以传奇般的勇敢从监狱看守的手中溜掉了，这一点也许你在英国的报纸(《晨报》)上也看到了。后来发现，这是在他供出了他所知道的一切之后警察当局同意他干的。甚至拚命吹捧他的伦敦大磨坊街的那些人⁷⁸也不得不将这个英雄

赶走。

科伦人 终于被检察院提交到陪审法庭。如果陪审法庭的特别法庭不开庭,7月以前不会审讯。

德朗克问候你。

你的 卡·马·

37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5月24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如果你星期五才从伦敦动身走海路经利物浦到这里,那你最早星期一晚上,也许星期二早晨才能到这里。如果你无论如何要走海路,那你尽量设法取道赫尔。每星期有三、四班轮船早晨八点从西蒂区启航,航行时间不太长——你应当星期三早晨,最晚星期四早晨动身;到赫尔的票价是六先令六便士,从赫尔到这里的三等票大约是七、八先令。你必须在星期五下午到这里,我们还可以在当晚六点左右前往利物浦。议会火车⁷⁹直接从伦敦发车时间太晚,这趟车你星期五是搭不成的。你回去时可以经利物浦走海路。

总之,不管你从哪一条路走,都必须在星期五下午四点到达这里。⁸⁰

被捕并在科伦受审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编者注

望你把详情告诉我。

你的 弗·恩·

维利希的事非常有趣。可见,命运终究没有饶过这个高尚的纯洁的人!

38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6月30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你们不是在那里埋头誊写手稿,就是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情,不然我早已收到你的消息。现附上魏德迈的信和剪报。

你那个装科伦信件的小信夹子已经找到了,——我今天没有把它带来,否则就随信一起给你寄去了。

衷心问候——匆匆。

你的 弗·恩·

3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2年7月3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我来晚了,但是我来了。你从下面谈的情况可以明白耽搁的原因。

一回到伦敦,就马上誊写手稿。星期一中午已经最后完成。我口述,由我的妻子和德朗克轮流笔录。星期三中午我收到了钱。班迪亚扣下了七英镑,关于这七英镑你是清楚的。此外,还有德朗克参加工作的报酬。这样一来,剩下的钱甚至不够维持家里的开销。施特龙毫无支付能力。还加上意外的不幸事情。

克洛泽的妻子早已生病,在医院里奄奄一息,恰恰在最后病危的时候被这些恶棍撵了出来;三天前死在家里。一文钱没有,但却要支付埋葬等费用。弗莱里格拉特毫无办法,因为他为了送海尔堡的妻子和孩子回布勒斯劳,维持海尔堡本人的生活,最后送他进医院,把所有的熟人都求到了。于是这件事自然落到了我的身上,并给我带来了无法形容的麻烦,直到把一切事情办完。现在又平静了。

这里套用席勒的悲剧《皮柯乐米尼父子》(第一幕第一场)中的话。——编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流亡中的大人物》。——编者注
弗罗茨拉夫。——编者注

“乌合之众”为我们的小册子伤透了脑筋。特别是梅因甲虫怕得要命。他“简直想不起他对我们有过什么过错”。维利希力图通过第三者向我探听,他同布吕宁克的事情是不是也写上了。这使他坐卧不安。

这件趣事的“真实过程”是这样的:

最初,正如你所知道的,维利希断然否认一切。他的第二个声明说:“布吕宁克想在政治上腐蚀他,她常常称他为冯·维利希先生,并采取了其他的腐蚀手段。”因此,他出于“道德上的考虑”,就企图破坏她的贞节。

而现在的游击队首领对这一怪事又作了另外的解释。“布吕宁克是俄国的女间谍(这是伊曼特以前对他说的)。她想方设法勾引青年流亡者。老维利希妨碍了她,所以她为了在流亡者心目中毁坏他而捏造了这个奇闻。从她自己的丈夫布吕宁克纯粹为了损害维利希的名誉而到处宣扬她的耻辱这一点就可以看出,这一‘奇闻’是怎样的一种预谋性的、政治性的、恶毒的捏造。”

但是事情还没有就此结束。具有骑士风度的席梅尔普芬尼希声称,维利希散布有关女间谍的谣言,是为了掩饰他的阳物的反叛。现在的情况是:这两个高尚的人物都陷进去了,而不得不接二连三地撒谎的维利希已经完全威信扫地。

关于戴绿帽子的布吕宁克,我想起前几天从马基雅弗利的一出喜剧中读到的一个很好的笑话:

尼恰(戴绿帽子者):这个神圣的戴绿帽子者是谁?

利古里奥:这是法国最受尊敬的圣徒。

即梅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354—355页)。——编者注
马基雅弗利《曼陀罗华》第四幕第九场。——编者注

维利希和金克尔正为他们如何用一千二百英镑制造革命一事大伤脑筋；叔尔茨、席梅尔普芬尼希、施特罗特曼等越来越疏远金克尔。就是用一百马力也不能使维利希同钱柜分离。一个星期以前，金克尔到过伊曼特那里，知道他同我见过面，对他说：“遗憾，我的《政治经济学》还没有出版，如果出版了，人们终于会得到一个良好的基础。伊曼特问他对弗莱里格拉特的诗⁸¹，有什么看法。哥多弗雷杜回答说：“我不看这种东西。”

最可笑的是，这些狗东西多年来专门谩骂我们，而现在却声称，写这些流言蜚语有损于“我们的尊严”和“地位”。混账东西！

同时，在应当制造革命的无可告慰的维利希和金克尔面前展现出一种新的前景。洛贝尔图斯、基尔希曼和其他野心勃勃的大臣候补者先生们派了使节到伦敦。这些先生想按照福格特式的法国人的样子建立一个德国烧炭党人协会。同最极端的政党也打算建立联系。要在德国发行纸币作为经费。因为他们竭力保全自己的性命，所以这些纸币应当由流亡者，而且是“一切”政党的流亡者签署。

沙佩尔曾通过伊曼特向我表示悔过并向我试探。回答是：首先他必须同维利希公开决裂，下一步很清楚。这是必要的条件。

你大概已经看到了在巴黎进行新的逮捕的消息⁸²。这些蠢货（这次是卢格集团的）自然必定又议论起虚构的密谋来了。正如人们老早就告诉我的，他们驻巴黎的通讯员，是个英国人、公开的警探（在巴黎），他自然会把他们的每一封信立即交给警察局。法国警察局并不满足于这点，还派西蒙·多伊奇到这里，以便在陶森瑙那里探询所需要的一切。路易·拿破仑无处不需要密谋。

但是，有一个密谋在威胁着他，大概他还没有料到。这是奥尔

良王室的密谋,它的代理人现在是班迪亚先生(但是得到匈牙利“激进派”的赞同)。计划是:在某个晚上当波拿巴背着英国女人跑到下等娼妓那里去的时候把他逮住。警察局的一个大警探被收买了。他们获得了两个将军的支持。奈穆尔公爵在两个星期以前亲自来到巴黎。为了散发攻击路易-拿破仑的小册子,花了一大笔钱。

你有什么看法?如果奥尔良王室的一人将再一次去巴黎,而且人们大致知道是在哪一天,那末用某种办法让“真亲王”去跟踪“假亲王”不是最好吗?请告诉我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舍尔瓦尔这头畜生把普芬德给他的信也交给了普鲁士人。
再见。

你的 卡·马·

绝好的魏德迈没有任何消息。波拿巴恐怕在我评述他的小册子到达欧洲以前到达美国。如果可能,请把给德纳写的文章尽快寄给我。

现在我把彼得罗·阿雷蒂诺即卡桑尼亚克的老祖宗(只不过更俏皮)写的《爱的怀疑》的前言抄给你:

前 言

您,双料伟人阿涅洛先生,
您无事不知,无所不通!
您以深邃的智慧,
剖析巴尔托洛和巴耳多的肉体,

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编者注
指《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组文章中的一篇。——编者注

您以怪诞的幻想，
窥探星辰运行太空。
请您解答我的疑问，
当今妓院为它吵得乱哄哄。

世上有淫棍和荡妇，
那男女都长着作孽的器官，
还有多少灵魂沉沦在肛门之中……

40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7月6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手稿已经寄出，这很好。希望过三、四个星期能够收到样本。大概你又不得不同极恶劣的东西打上了交道，所以你才用彼得罗·阿雷蒂诺的污秽东西当解毒剂。真是见鬼，这太过分了。

这里工作非常多，今天我还要写十一封营业方面的信，而现在已经七点了。但是我还想尽可能在今天、最迟明天晚上给德纳写一篇文章。

我现在正研究戈尔盖先生的书。当时我们根据奥地利的公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流亡中的大人物》。——编者注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组文章中的一篇。——编者注

阿·戈尔盖《1848—1849年我在匈牙利的生活和活动》。——编者注

报在《新莱茵报》上非常准确地叙述过匈牙利战争的进程,并且出色地、尽管是谨慎地作了预言。⁸³ 戈尔盖的书是卑鄙无耻的,世间未必有这样充满狭隘忌妒心和庸俗局限性的东西。军事方面很好,犹如戈尔盖其人;这是一个有才干的前尉官,不久将成为将军,但还没有脱出连队勤务和基本战术细节的蛋壳。断言戈尔盖写不出这部书的匈牙利人是蠢驴。真正戈尔盖的成分和奥地利的成分在书中很容易分辨,就象分辨谢努的两种不同成分⁸⁴一样。但是一般说来,这部书作为资料还是完全可以利用的,尽管要小心谨慎。这个家伙受邪恶心理的局限竟达到这种地步,以致使他自己大出其丑,例如,他重述了瓦岑布告⁸⁵一事(他在布告中指责科苏特,说科苏特在实际上比在其夸夸其谈的言词中要精明一些),并且他的丝毫无力的论述总是违背作者的意志,有损他的声誉。这种局限使戈尔盖永远不能真正描述任何人,但是书中还有一些关于科苏特和其他许多人的恰当的意见和个别有关这方面的注释。尽管存在这种受邪恶心理的局限,但总的看来,戈尔盖毕竟还是超出了所有的人。其他的人算得了什么!

关于匈牙利战争我无论如何是要写的⁷⁶。

看来,巴黎密谋⁸²——根据事实判断——很可能是我们的直率的和绷着脸到处惹事的巴特尔米等人干的;在制造火炮的冒险勾当中,人们在二十英里以外就可以闻到维利希的气味。卢格等人很可能也卷进去了。而这些蒙着帆布的用煤气管子制成的火炮是霍亨索伦王朝时代的東西。

你的 弗·恩·

关于奥尔良王室。为什么不会那样呢？假如勇敢的茹安维尔或者某个象他那样的人遭到昂吉安公爵的命运⁸⁶，那就太好了，为什么侄子 不应把自己的波旁也枪毙掉呢？

4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2年7月13日 [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因为没有接到你的信，所以我断定尊敬的魏德迈在不顾一切地坚持自己的“制度”。事情确实开始变得不可理解，并且，除了恰好现在使我深切感到金钱损失之外，还使我成为所有流亡者恶棍和在此不幸事件中曾与之打交道的那些书商的笑料。

关于选举的文章，我还没有写。因为我认为必须等待总的结果。⁸⁷据我到目前为止所看到的，我认为，辉格党人占有五、六票的优势，从前的议会将完全恢复。这帮家伙正陷入无法摆脱的绝境。到目前为止唯一受到重大损失的是皮尔派⁸⁸。《纪事晨报》在一篇为格莱安辩护的文章中声称，剩下的只有一条出路。辉格党人同托利党人一样无能。除了格莱安及其拥护者以外，唯有科布顿、布莱特及其同伙是有能力的人，而他们必须共同执政。值得注意的是，第二天《泰晤士报》也登载了一篇为格莱安辩护的文章⁸⁹；你大概已经看到了。

伟大的泰霍夫下星期将同施米特-施蒂纳夫人一起去澳大利亚。但是将使你更为不快的是,达姆“本人”也向往澳大利亚的金矿。再有几个月的平静,我们所有的地球挖掘者将为这种脏东西而去挖掘澳大利亚的脏土。只有被钱柜吸住的维利希仍然信守他的座右铭:活着,但决不工作。

班迪亚现在同奥尔良派的阴谋家“雷缪扎”非常亲近。有个匈牙利人曾经要他提防在德法密谋⁷⁷中“出卖了”德国人的那个人。雷缪扎在巴黎警察局有密探。他没有向班迪亚先生透露一个字而写给他的密探们,要他们向他提供有关这位先生的情报。我所知道的答复是,班迪亚毫无嫌疑。他及时溜掉了,否则他也被抓住了。出卖者是“一个叫做弗兰克的舍尔瓦尔,他的真姓是克列美尔”。

这个舍尔瓦尔一开始就是在警察局的同意下进行活动的。不仅如此,雷缪扎拿到了舍尔瓦尔给普鲁士大使馆的亲笔信;他在信中说,根据这个大使馆在马扎斯⁹⁰对他许下的诺言,以及在他表明效忠于秩序的“原则”之后,大使馆本来应该“有责任”发给他必要的“经费”。但是普鲁士大使馆却表示,因为他是从法国方面领取津贴的间谍,不应该同时效忠于两个主人,所以他不能期望从普鲁士方面得到什么东西。这样,他被派去伦敦监视德国的流亡者,另外还“注视着克勒蒙特⁹¹”。作为后一项使命的执行人,他曾去见过雷缪扎,并表示愿意为雷缪扎当密探。得到巴黎方面消息的雷缪扎假装同意,并且以中间人的身分给他介绍了克勒蒙特的一个侍从,这个侍从实际上负有任务要通过舍尔瓦尔把法国警察当局引上歪

“挖掘者”的原文是《Wühler》,也有“煽动者”的意思;“煽动者”是1848—1849年期间德国资产阶级立宪派给民主共和派起的编号。——编者注

路。——奥尔良派的鼓动活动组织得很好,这些家伙拥有合法的、正规的违禁品转运站,通过这些转运站把信件、包裹和小册子可靠地寄到法国,就象通过邮局寄送不引起怀疑的东西一样。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设法弄到舍尔瓦尔的一封能够看出他同普鲁士大使馆的联系的亲笔信。只要有这样一份文件,就可以推翻起诉书⁹²的全部构成。

我同班迪亚说妥了,只要再抄好一份,你就可以得到瑟美列的小册子的手稿。这个文件是你在工作中不可缺少的,因为它里面有任何地方都没有发表过的戈尔盖和科苏特以及其他人的信件。

我的妻子病得很厉害,消瘦了,并且咳嗽。但是医生说,没有什么危险,嘱咐她除服药之外,要多喝黑啤酒。

如果你能够在星期五以前再寄来一篇文章,我打算到约翰逊那里贴现德纳将支付给我的五英镑。

顺便提一下。多米尼基的《恋爱中的罗兰》是改写本。原本非常少见,只有象这里的大图书馆才有。甚至多米尼基的版本也不多见。通行的版本是贝尔尼改写的《罗兰》。⁹³

你的 卡·马·

贝·瑟美列《路德维希·鲍蒂扬尼伯爵、阿尔都尔·戈尔盖、路德维希·科苏特》。——编者注

指《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组文章中的一篇。——编者注

42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7月15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你关于魏德迈的推测是完全正确的。他毫无音信。自从我们详细地写信告诉他应该如何往这里寄东西以后，似乎他认为根本不谈自己的情况是他的义务。不过，他的处境可能相当糟，终究要为自己的生活奔走。

你是否看到两三天以前《先驱晨报》上那篇有关反对党的形形色色的首领的文章？它只能出自迪斯累里之手。有一句话说得很妙：“理查·科布顿，具有‘朴素辩才’的人，现在前进罢！”约翰·布莱特先生在这篇文章中被认为是唯一的危险人物，是完全正确的，虽然这些先生对格莱安还抱有幻想。这个无耻的老官迷恰好现在对托利党先生们来说是非常危险的。

祝爱国的采金者一路平安！“挖掘者”这个名称最终将获得它的真正意义和内容。

同雷缪扎先生的新联系好极了。舍尔瓦尔给普鲁士大使馆的信必将成为这个案件的决定性文件。不要放过获得此信的机会。我们的老朋友、十分傲慢的年青的泽特，当他的已经通过奥格斯堡《总汇报》公诸于世的五十印张的起诉书⁹⁴由于这么一张纸而报废

的时候,将会多么难堪!雷缪扎已经有了这些信吗?另外,从报纸报道中不仅可以看出,曼托伊费尔先生打算利用科伦案件大肆进行活动,其背后必定隐藏着某种阴谋,而且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根本拿不出任何罪证,只好用大量的警察当局的诽谤和暗探的捏造来掩饰控告的软弱无力。你还听到有关班迪亚的什么情况吗?现附上这个高贵的人的一封信,以前忘记寄给你了。

但如果你得到舍尔瓦尔的信,你是否有可能证明其真实性?否则庭长连宣读文件都会拒绝。

因为我听说审判将于28日举行,所以恰好现在同科伦保持更为可靠的联系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若能知道对贝尔姆巴赫的活动可以信赖到什么程度,那该多好。但愿信件能毫无危险地经过布莱得弗德寄到他那里。假如知道维尔特在汉堡,事情就好办了。因此我今天还要写信给施特龙。同时必要时甚至可以利用璠特。这个人脱离艾曼努尔之后当了布莱得弗德的一家小犹太商号的代理人,完全出乎意料,他非常迅速地从科伦的一个旧书商那里给我弄到了几本军事书;可是,当你听到他想要当欧门—恩格斯公司的代理人,并且他还请求我帮助他在这里的一家棉纺公司找个代理人差事的时候,这个谜就解开了。我答应他一切照办,并把他介绍给我的老头。因此,当这种谈判还在进行的时候,可以信赖他办事的可靠性。

璠特给我弄到的军事书,——显然是一个退职炮兵军官的藏书——来得非常凑巧,特别是因为这些书主要是关于低级军事科学、实际勤务等方面的。这正是我所缺少的。另外还有关于筑城等

方面的非常精彩的东西。我不久将前进一大步,能够大胆地在公众面前发表关于军事方面的独立见解。

瑟美列的著作 对我会很有用处,我仍然还不能考虑脱稿的问题。

附上给德纳的文章。这一工作我现在很快就要搞完了,你可以再写点关于英国的东西。如果我们每星期能从这个家伙那里挤出三英镑,我们在今年夏季终了以前还不能送你的夫人到乡下住一个时期,那真是见鬼了。这比任何黑啤酒对她都更有疗效。无论如何,知道她的病没有危险,使我很高兴。

只要再让我钻研一年军事科学,民主派的尉官们就要大吃一惊。

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以及德朗克和鲁普斯。

你的 弗·恩·

贝·瑟美列《路德维希·鲍蒂扬尼伯爵、阿尔都尔·戈尔盖、路德维希·科苏特》。——编者注

弗·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十五篇。——编者注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4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2年7月 20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德朗克将把评戈尔盖的手稿（虽然非常乱）以及原文的《拉摩的侄子》和《宿命论者雅克》⁹⁵带给你。

昨天收到贝尔姆巴赫从科伦来的一封信。信中最重要的是下面这段话：

“近来各地都在各种各样的人那里寻找您的信，好象莱茵省民主派就是通过这些人收到您的信的。您的科伦朋友们终于要出席陪审法庭受审了。起诉书，一部很有份量的著作，已经提出来了，此案定于本月28日公开审理，而通常的准备工作正在加紧进行。对他们将根据刑法典进行审判，因为他们的罪行还是在新的普鲁士刑法典⁹⁶颁布之前犯的。就我对此案所能作出的判断来看，案件从法律方面来说是非常有利的，但是人们知道，在陪审员那里道德观念是占上风的，从这方面来说，不能否认对某些被告存在着危险。主要的被告：勒泽尔、毕尔格尔斯、诺特荣克和赖夫——承认得太多了。他们承认有抱定某种宗旨和已经存在一些时候的团体，他们说了接受新成员有一定程序和有关义务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所有这一切本身还构不成罪行，但是在一定情况下却能对多半是从农民中选出来的陪审员发生不良的影响，特别是当对上帝和地产表现出相当不尊重的时候。辩护也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律师先生

原稿为：“8月”。——编者注

贝·瑟美列《路德维希·鲍蒂扬尼伯爵、阿尔都尔·戈尔盖、路德维希·科苏特》(指手稿的一部分)。——编者注

们对这类案件一窍不通,其中大多数是被告的原则上的敌人,并且想到为此案规定的十天开庭便害怕。弗莱里格拉特将缺席被判处死刑。我刚刚读了不下六十五至七十页的起诉书。如果被告还要坐牢,那末这完全要怪他们自己的供词。没有比这些德国工人更蠢的蠢驴了。赖夫的供词带有直接告密的性质;其他人的表现也是笨拙的。现在十分清楚,同工人们建立联系是多么危险,这种联系本应保守秘密。这些人被折磨这样久是不奇怪的,把他们单独拘禁得越久,他们的供词就越详尽。根本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如果不是大多数被告自己供出如此令人满意的口供,什么证据也拿不出来。顺便说一下,起诉书包含一切细节,由此可以看出:通过截获的信件和间谍活动已经把某些关系和人物弄得非常清楚了。”

以上是贝尔姆巴赫写来的。

维利希把他对席梅尔普芬尼希讲的有关布吕宁克的话收回了。现在席梅尔普芬尼希散布一种说法,似乎维利希曾试图用催眠术使布吕宁克道德败坏。好一个道德高尚的维利希!

有个叫克尔德罗瓦的(不过,他是个很好的共和主义者),曾经发表过一本反对马志尼、赖德律、路·勃朗、卡贝等人的抨击性小册子,现在出版了一本评述所有法国流亡者的完整的著作。⁹⁷

蒲鲁东出版了新的著作⁹⁸。因为论述宗教、国家等已经不可能了,剩下的就只有“个体”了。他的这一发现是对施蒂纳的模仿。

由于魏德迈这头蠢驴的不可原谅的拖延,我已经非常狼狈,甚至今天这封信的邮票都贴不起。

你的 卡·马·

文字游戏:“克尔德罗瓦”的原是《Coenderoy》,同“国王的心”的原《œur derai》发间相近。——编者注

44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7月22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附上一篇给德纳的文章。贝尔姆巴赫所讲的是令人不愉快的，但愿那些没有胡说的人能释放出来！此外，诉讼是针对科伦人的，同样也是针对我们的，我们也要遭殃，特别是因为年青的泽特以为现在可以不受惩罚地进行报复⁹⁹。

你能不能给我弄到克尔德罗瓦的书？当然是要这件东西值得，而且内容比纯粹的演讲丰富一些。

据我从斯米特的书¹⁰⁰中所了解的，我们的沃尔策耳曾经是真正的伯爵和沃伦暴动的主要参加者之一。他在这次暴动中突出的表现是，他被打散后，曾带领一伙类似匪徒的人在森林里呆了三、四个星期，直到鲁日茨基把他带到波兰；我们的施奈德，根据我到目前为止所了解的，指挥了一个时期的骑兵队，没有什么突出的地方。斯米特非常称赞1847年在柏林出版的梅洛斯拉夫斯基论波兰战局的著作¹⁰¹，这个梅洛斯拉夫斯基毕竟是所有波兰人当中最杰出的人物，并还将有所作为。

不要忘记给我写关于英国的文章！

我今天晚上等着德隆克耳和他带的书籍包裹。我现在特别

弗·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十六篇。——编者注
德朗克。——编者注

需要《新莱茵报》。希望他能够带来。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你的 弗·恩·

4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2年8月2日 [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附上给德纳的拙作¹⁰²。现在更有必要从各方面进攻这个家伙，因为阿·卢格这个老丑角在最近的一号报纸上也发表了一篇臭文章。

根据国家检察官的要求，科伦案件的审讯又推迟三个月。他的主要证人跑掉了：豪普特溜到巴西，一个裁缝帮工去向不明。

你以为德纳会不会因英国和美国的辉格党的名称相同而有所考虑？⁰³

明天也许给你写一封详细的信。

你的 卡·马·

4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2年8月5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请不要忘记在星期二以前把文章的余下部分寄给我。光是有关托利党的部分太少了。这一次不能给德纳寄篇幅太短的文章,有两个原因:(1)恶棍海因岑在辛辛那提表示拥护辉格党反对民主党,因为他颇有道理地认为竞选时期出卖自己是最合适的。格里利在《论坛报》上报导了海因岑在那里的演说,并赞扬了他。¹⁰⁴因此来自这方面的风暴在威胁着我。(2)因为几个星期以来,特别是最近两个星期,我每天不得不为弄到六便士的生活费而奔走六小时,加上女房东又重新折磨我,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昨天写信给约翰逊,问他是否同意贴现我以《论坛报》的名义开的一张期票。如果他通情达理,表示同意(这还是疑问),我就必须写信告诉德纳这件事。而如果德纳将收到一些短文章,他会认为这是抢劫,并把我抛弃,因为他现在有海因岑、卢格和布·鲍威尔等人提供的极为充足的稿源。除了这种不幸之外,我今天还从《泰晤士报》上看到《每日论坛报》是保护关税派。看来,这是一个十分不祥的征兆。趁现在还没有取消预约,应该尽快地寄些文章给这个家伙。我的文章

卡·马克思《宪章派》。——编者注

卡·马克思《英国的选举》。——托利党和辉格党。——编者注

还不能寄出,因为头痛得厉害,而且根本不是啤酒引起的。

德朗克要是星期六不来这里,那非常糟糕。这一天戈克要召开一个流亡者全体大会,会上矮子是非常有用的,因为皮佩尔根本不是这样的材料。当柏林这群败类到达时,德朗克无论如何要设法来这里,以免我一个人在这里应付这些恶棍。

我还应当给你寄去克路斯寄来的各种材料;只要你给我寄来几张邮票,你就会收到这些东西;否则你得为这臭玩意儿付双倍的钱,而我目前一个便士的邮费也掏不出来。

祝好。

你的 卡·马·

47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8月6日星期五 [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文章的前半部分(英文的和德文的),大概你昨天下午已经收到了。后半部分你将在星期二早晨收到。至于说被《论坛报》抛弃,你不必担心。我们在那里坐得很牢。况且,美国佬对欧洲政治并非内行,谁写得更好、更有智慧,谁就胜利。海因岑对我们并无损害;如果辉格党人收买他,他将服从他们,而不是指挥他们。卢格、鲍威尔等人同我们一道在保证着《论坛报》的“全面性”。至于保护

卡·马克思《英国的选举。——托利党和辉格党》。——编者注

卡·马克思《宪章派》。——编者注

关税的倾向,这不碍事。所有的美国辉格党人都是工业保护关税派,不过他们还远不会因此而成为得比式的土地贵族保护关税派。他们也并不那么愚蠢,不至于象李斯特那样,根本不了解自由贸易对英国工业最有利。不过,如果必要的话,我可以在谈到自由贸易派的某些地方加上一句有关这方面的话,如果不合你的心意,你可以删掉。但总的说来这确实是不必要的。

我想你向约翰逊贴现期票一事早已办好了,非常希望你能办成这件事。我一天天越来越深地陷入关于金钱的事务里。虽然老爷子德朗克的来访使我很愉快,但是,为此晚间不能工作,因而用钱也不少;加上除了欠公司二十英镑的债务,还有经常的开支。这种情况无论谁也难以应付。德朗克打算下星期(初)回去,那时我将好好干它一个时候,我这里资料很充足,而且到9月底我又将拿到一笔钱任我支配——在9月里拿到几英镑是没有问题的。除了这些不幸,品得先生还在倒霉时刻向我借钱,他仍然在为三小时课奔走,并且看来正处于热恋中,——可怜的人,应当看到他正受着某种少女激情的支配。另外,由于各种原因,我在6月的最后几天未能从我的老头那里拿到额外的津贴,现在这笔钱该付给我了。同时,我们正在决算,虽然它与我无关,但它毕竟可以使我知道我能有多大的活动余地。如果决算的结果良好,——这一点我在四至六个星期之后便可知道,——那时我可以冒点险,而你马上就可以收到一些钱。但是这个月我非常困难,因为我欠了公司二十或二十五英镑的债。

我不知道如何设法背着德朗克为德纳写一篇关于德国的文

章,德朗克不了解这件事情¹⁰⁵;现在我在办事处工作很忙,要干到晚上七点以后,因此我在那里不能写。但以后再看吧。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你的 弗·恩·

附上九先令和几便士的邮票。

德朗克托我告诉你,他可能在下周初回去。

4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2年8月6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先谈谈约翰·哥特弗利德·金克尔的一件奇事。

从附上的克路斯的一封信中你可以看出,金克尔先生在辛辛那提的资产阶级圈子里声称,“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革命者,而是两个流氓,他们在伦敦被工人从小饭馆里赶出来了”。我知道我们这位哥特弗利德的为人,所以先给他寄去了下面这张便条,假装不完全相信这个事实,为的是让他再作出一个表里不一的声明。

哥特弗利德·金克尔(这里按他妻子约翰娜·金克尔的名字讽称他为约翰,因为他的妻子在他的活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编者注

“1852年7月22日

于索荷区萨顿街5号《人民报》办事处

约翰·哥特弗利德·金克尔博士先生：

据悉，您在辛辛那提当着安内克或其他德国人的面似乎竟敢作出如下声明”(接着是声明原话)。“期待您立即作出解释。沉默将被视为承认。

卡·马克思博士”

金克尔立即送来了下面的便条：

“卡尔·马克思博士先生：

在我被囚期间，由于您的关注，发表了一篇关于我的文章¹⁰⁶，此后我和您就不再有任何关系了。如您能根据安内克和其他正派的人的证据，而不是根据匿名的诽谤，证明我说过或者公布过任何有损您或恩格斯先生声誉的谎言，那末，我应当对您，就象对我在私人生活和政治生活中都无接触的任何一样，指出一条法律给一切受到侮辱和诽谤的人所提供的通常途径。除这条途径以外，我今后将不会同您有任何交道。

哥特弗利德·金克尔”

由于我从这张纸条中看出，哥特弗利德先生不会收下打有索荷邮戳的信件，也不会和信差碰面，于是我写了一封信，请鲁普斯从温莎投邮寄给他，这封信是用写情书的信纸写的，上面印有一束玫瑰花和勿忘我花，内容如下：

“约翰……金克尔博士先生：

我面前摆着一份您的保证人胡策耳的书面声明，您在辛辛那

见本卷第539、540页。——编者注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提曾胆怯地要他发誓对您在那里捏造的诽谤保持沉默,而胡策耳只是有条件地答应了;

我面前还有一封哥特弗利德·金克尔先生早些时候写给他的前保证人克路斯的亲笔信¹⁰⁷,在这封信中,同一个金克尔却大肆吹嘘他所希望和我建立的那种政治联系;

两相对照,

您的信提供了一个新的确凿证据——这封信正是为此目的迫使您写的——,证明上述金克尔是一个既胆怯而又卑鄙的牧师。

卡·马克思博士¹⁰⁸

最后这封信,约翰……先生不声不响地收下了,并且极其小心地避免再透露一点关于自己的消息。

克路斯在他最近的一封信中谈到的科苏特的秘密通告,你可以在明天出版的琼斯的报纸上找到它的英译文。¹⁰⁹因此没有附上。

星期二,8月3日,召开了金克尔的保证人会议。主要的问题是:赖辛巴赫象塞卜洛士一样看守着金库。金克尔和维利希花掉了二百英镑,他们向格尔斯滕堡等人借了二百英镑,并保证用革命存款来偿还。根据章程,只有保证人指定的人,而且不得少于三人,才有权支配这笔存款。赖辛巴赫坚持要履行这项手续。为了摆脱窘境,金克尔和维利希决定指定泰霍夫为第三人。诚然,泰霍夫三星期以后要到澳大利亚去。不过根据借款章程,委员会在三个委员全部出席时,可以独自指定两个新委员。因此,泰霍夫只是被用来:(1)使赖辛巴赫交出金库;(2)使他们以后可以把两个傀儡领进委员会,以代替泰霍夫。但是,会议当即表示反对

泰霍夫,因为他只是被人当作一个幌子,而且要到澳大利亚去。金克尔和维利希被通知说,会议对他们办的事是不满意的,对他们是不信任的,他们必须作出关于花掉二百英镑的详细报告,然后这笔开支才能获得批准。批准开支以及通过其他决议,都应在今天,星期五,6日,第二次保证人会议上进行。

赖辛巴赫在3日的会议上建议将一千英镑存入英格兰银行,非到革命爆发不得动用。勒韦(和卢格联合)建议把钱交给美国革命联盟¹¹⁰。——虽然金克尔在附上的给胡策耳的信中宣称卢格怀疑他是普鲁士亲王的代理人;虽然他在今年5月的保证人会议上发誓永远不愿和卢格同坐在一个委员会里,然而,哥特弗利德“为了事业”,现在声称他准备同戈克、卢格等人共同行动,共同管钱,以便他能参与总的管理。而维利希现在确信,一千英镑不会象花掉的二百英镑那样对他再有什么油水,已决定要到美国去,他的亲信格贝尔特和迪茨已经比他先去那里了。

老爷子戈克上星期又召集他的鼓动者协会31开会。仔细一算,协会刚好由八个人组成,也就是说,新参加的奥斯渥特和德腊勒代替了不知去向的济格尔和菲克勒尔。此外,尽管戈克在此期间以充当科苏特的侍从而享有盛名,并且作为革命联盟的鼓动者而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却没有弄到足够的钱来偿还因旅费所负的债务。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鼓动者们”认为他们不得不试图与金克尔结成联盟,以便体面地搞到一千英镑。金克尔的确也认为这是使自己不至于同这一千英镑彻底割断姻缘的最后机会。戈克抱着促使这个计划实现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将在明天,7日,

即鼓动者协会会员。——编者注

在谢特奈尔那里召开流亡者全体大会，借口是报告他的伟大的事业，而实际上却是要大会同意同金克尔结成联盟，并搞到这一千英镑。这大概是不会得逞的。

可是现在又发现第三件臭事，其直接结果可能恰好是使金克尔和戈克双方都远离“金库”。这就是：一方面，我们的爱德华·梅因鼓吹要用一笔钱在伦敦出版一种大型周报。另一方面，“有批判力的”埃德加尔·鲍威尔刚一听到一千英镑所处的困境，便爬了出来，躲在席利、伊曼特、席梅尔普芬尼希等人的后面，也申请办一种报纸。伊曼特等人认为这是从金克尔和戈克那里抢救这笔钱的唯一办法。埃德加尔·鲍威尔在这些人面前则装出“心无恶意的幽默家”的样子。

我将得到有关今天会议的详细报告，因为伊曼特现在是同盟盟员。关于3日的会议，还应作以下的补充：在高级政治结束之后，富有骑士风度的席梅尔普芬尼希站出来声称，有人怀疑布吕宁克夫人是间谍；他声明，这些人都是卑鄙的诽谤者。金克尔说：他这方面从来没有作过这样的声明。（当波恩的好色之徒康姆路过这里时，他无疑对他这样说过。）维利希坐着一言不发，大家的目光都注视着他。泰霍夫说：这样的怀疑，如果是那些享受过布吕宁克夫人盛情招待一年之久的人散播出来的，那就更加无耻了。他们在听到这种谣言时，本来是有义务加以驳斥的。——大家的目光都注视着维利希。维利希坐着一动不动，在整个这次会议过程中，多少“黄金”梦消逝了，而他不得不象一个“不幸意识”的典型呆在那里。

这件臭事今天就谈这些吧。

刚才接到弗莱里格拉特的信，一并附上，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约翰逊这条狗丝毫不肯通融。因此，我已经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而且情况是使人非常讨厌的。

勇敢的戈克也邀请弗莱里格拉特了！他们还不能放弃他，但是，最终他们一定会放弃他的。

问候侏儒。

你的 卡·马·

看来今天不会接到你的信了，因为现在已经是下午两点了。

附上克路斯的几封信：

- 1 . 6月20日的。
- 2 . 7月4日的。
- 3 . 7月8日的，附有金克尔的通告。
- 4 . 金克尔8月2日的通告。
- 5 . 金克尔给胡策耳的信，4月6日于辛辛那提。
- 6 . 希尔盖特纳尔给胡策耳的信。
- 7 . 克路斯7月22日的信。

49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8月9日] 星期一晚

[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我做了一件蠢事。《每日新闻》在它的邮船时刻表上并没有指明星期三有一条美国船要启航，我为商人所固有的那种星期天的懒散所误，今天才从一张商业通报上知道，实际上后天有一条船要开。我开始了工作，不过什么也没有搞成。今天晚上品得要来我这里，如果我再送他回家，那末，要在截邮以前的几个小时里搞出一点东西，就成问题了。所以，我和你都受骗了。不过要我相信资产阶级报纸上的商业消息的事情再也不会发生了。

你的 弗·恩·

5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2年8月10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首先附上科苏特的秘密通告的原文。

现在报告：(1) 关于8月6日的保证人会议；(2) 关于8月7日戈克召开的会议。

关于(1)，出席者：金克尔、维利希、赖辛巴赫、卡耳贝的勒韦、梅因、叔尔茨（这一次没有泰霍夫）、席梅尔普芬尼希、伊曼特，其他的人我就知道了。啊，差点忘了谢特奈尔。

金克尔在美国和瑞士设法选出了委员会必要的第三个委员（泰霍夫）。现在还得让伦敦的十二至十五个保证人参加选举。正如我已经告诉过你的，泰霍夫在这里落选了，之后他宣布，他不能接受这个职务，因为他要到澳大利亚去。

金克尔建议再选一次第三个委员，但是又告失败。

卡耳贝的勒韦：第一，“德国公债失败了，因为它赖以推行的政治局面（1852年5月¹¹¹）已经不复存在，而且两万美元的假定数字也没有筹到”。第二，“钱应该退回美国委员会”。

他的建议的第一部分被通过，第二部分被否决。

见本卷第97页。——编者注

伊曼特：“现有的这笔钱应该用来在伦敦出版一种德文报纸，如果其余的大多数保证人都同意的话。”“赖辛巴赫仍然管钱！”“应该选出一个由赖辛巴赫、勒韦和席梅尔普芬尼希组成的委员会，金克尔和维利希应该把美国和瑞士的保证人名单交给这个委员会；原来的委员会则与此事不应再有任何关系；新的委员会将通过的决议通知其他国家的保证人，并且收集他们的意见。”

赖辛巴赫支持被全体通过的伊曼特的建议。金克尔和维利希表示反对，他们的理由是，对钱的支配不仅仅属于保证人的权限范围。只有那些出了钱的人，即设立在美国的财政委员会，才享有对这笔钱的支配权。

Sic transit gloria [荣耀就这样消失着]。维利希比任何时候都更果断地决定要去美国，如果他能筹到路费的话。

关于 (2)，从美国回来的没有财政可管的财政大臣戈克召开的会议。

出席者：主席达姆“本人”（还没有溜到澳大利亚去）、戈克、隆格、施特劳斯博士、另一位济格尔、弗兰克（维也纳人）、奥斯渥特、德腊勒（这都是“鼓动者”）、金克尔、叔尔茨、梅因、维利希、伊曼特、席利、贝克尔、谢特奈尔的侍从、诺伊斯的流氓无产者酒鬼海尔维格、科尼斯堡的副博士亨策、加尔特、维也纳的一个青年（姓名不详）。

戈克宣布开会，并且谈了他在美国的活动，由于他的这些活动

Sic transit gloria mundi——世界的荣耀就这样消失着（教皇选举仪式上的用语）。——编者注

弗兰茨·济格尔。——编者注

即鼓动者协会会员。——编者注

而建立了革命联盟¹¹⁰。这一行动的结果,美利坚共和国将被抢光,从而把德意志巴登共和国建立起来,美国民主党也将获得对辉格党的胜利等等。此外,这个谦虚的年青人宣称(而且刚刚来到的哲学副博士亨策也证实了这一点),在美国,来自德国各地的德国人注视着伦敦,等待着所有出席这次会议的人互相拥抱的重要时刻,并且准备对此发出雷鸣般的“欢呼”,这欢呼声将得到大洋这边千万人的响应。因此,他要求把会议作为革命联盟的分支机构确定下来,以便让可怜的同胞不致再在这种期待的状况下忍受折磨。

伊曼特感谢戈克报告了美国的情况。此外,他建议解散会议,因为只有正式召开的流亡者全体大会才有权通过决议。

达姆不让他发言。

金克尔 (这位多情善感的殉道诗人还在戈克滔滔不绝地发言时就以眼珠的转动表示了自己有充分决心要敞开和解的胸怀):他也知道,德国在注视着他们。他愿意去握为和解而伸出来的手。为了事业他作出牺牲,忘记他所受的严重屈辱。他也知道,他们不仅掌握着德国的解放,而且掌握着美国的变革。他说,谁克制了自己,谁就是最了不起的,这是暗指卢格所谓的“普鲁士亲王的代理人”。然而,他从自己方面要求革命联盟也保证他的公债。他同“诚实的”维利希在政治方面也是有分歧的,不过他认为,他们联合起来会干出一番伟大的事业。

伊曼特:他敬佩金克尔的基督徒式的温顺,后者已忘却卢格骂他是普鲁士亲王的代理人,并且出于对革命的纯洁的爱而抑制住心头的怒火,这股怒火曾驱使他两个月以前(5月间)当着保证人的面庄严地宣称:“作为一个优秀的共和主义者,他不得不认为和卢格——卑鄙的诽谤者——共同行动的建议是对荣誉的侮辱,

宁可完全放弃一切政治活动,也不同卑鄙的卢格和解。”由于基督徒弟式的温顺,金克尔尝尽了菲克勒尔在一些极尽侮辱之能事的信件中所给予他的苦头(在其中的一封信中,菲克勒尔把他叫做“一只在粪堆上翘尾巴的公火鸡”),当他决心投入他的美国对手的怀抱时,他的心就温柔起来,象戈克的朋友们所断言的,他总是如此。金克尔先生和戈克先生之间的“联盟”是一件好事;虽然这个联盟实际上没有别的目的,只不过是前者力图借助于后者而把靠公债募集到的款项的管理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后者也希望借助于前者参加这个管理,但是,由于这两位伟人的和平联盟,全世界的政党也将达到和解:立宪党人将向共和党人伸出手来,社会党人将向共和党人伸出手来,而无产阶级从此将不再受资产阶级的剥削,一句话,所有的人互相拥抱,欢呼:乌拉!金克尔在美国说过他把无产者看作炮灰(尽管他同“诚实的”维利希结成联盟),就象他一度在波恩和科伦曾热烈赞扬过卡芬雅克一样,但这对事情不会有丝毫影响。要关心的最多只是一件小事,即金克尔同所有那些胡扯什么对立分子的联合的人们一样,不研究各个政党之间的分歧和它们的实际利益,也不捍卫这些利益,因而可能被斥责为完全无原则,等等。不过他要金克尔注意,他只有权以自己的名义,而决不能以所有保证人的名义签订协议。最后,伊曼特建议,不要去管美国革命联盟的事,各自回家去吧。之后伊曼特就走了。

插曲。达姆不断地打断伊曼特的话,并且想不让他发言。酒鬼海尔韦格认为,作为一个莱茵省人,应趁伊曼特在场时表示自己对他的支持,并且在伊曼特谈到“伟人”的时候,叼着烟斗,架起长柄眼镜,仔细打量着出席的人。艺术家弗兰克,当谈到无产者的时候,怒不可遏地站起来叫道:“我再也不能忍受了。我要怒

吼。”伊曼特回答说，这样做，倒是同其他动物一样，之后弗兰克就溜掉了。金克尔不承认说过“炮灰”这样的话。伊曼特谈了与施瑙费尔和《警钟报》有关的全部情况，金克尔对此默不作声。接着，他在伊曼特提到卡芬雅克时打断他的话说：“公民伊曼特，《波恩报》是什么时候出版的？”伊曼特：“它在六月起义以前或以后出版，对他都无关紧要。”¹¹²他亲眼看过这东西。”

结局。会议还持续了两个钟头。戈克恳求大家加入革命联盟，哪怕是暂时的。上面提到的那个维也纳的青年宣称，凡是拖延加入的人，哪怕是拖延一小时，都是“祖国的叛徒”。但是，在每一个建议，的的确确是每一个建议被多数票否决以后，所有这帮人便各自回家去了，美欧澳革命联盟的分支机构也就没有建立起来。

你的 卡·马·

51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8月16日 [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今晚有人答应还我前些时候向我借去的两英镑，我一收到，明天就邮汇给你，并给你写封较详细的信。

既然我们从魏德迈那里再没有得到任何消息，而根据克路斯的信来判断，东西到底还是寄出了，那就不妨向利物浦爱德华兹

几份载有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革命》杂志。——编者注

—散福德公司打听一下，他们是不是收到了包裹。如果你仍听不到什么消息（轮船昨晚还没有到），无论如何我可以去打听。

从你的报告中可以看出，由于 8 月 3 日通过的决议，看来钱暂时从金克尔先生的手里抢走了。

伊曼特先生看来不错。一个沙佩尔从我们这里溜走，一个伊曼特一定要到我们这里来，这很可笑。但是，不管怎样，他是末流人物、德国共产主义的看家狗，这种人可能有用，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学会了遏制这一类小人。

高尚的维利希随着远离流亡者的钱柜，还能保持他的高尚意识的最后一道箍便绷裂了，这以后他内心的人间痛苦想必是很大的。不过，显然他早已把他要到来的消息告诉自己大洋彼岸的亲信了，因为他们根据维利希的一封重要信件，已经在那里召开了紧急全体大会。维利希先生将在那里成为流氓和无赖的头子，从而找到大出风头的特别机会。此外，他也将在那里遇到自己的死对头施拉姆；这将引起相当妙的丑剧。

科苏特先生已经下令训练队伍，而拿破仑-济格尔自己担任新兵教练，这真是太妙了。这位科苏特是一个举世无双的大骗子。克路斯的最大功绩之一，就是把他从美国赶走了。¹¹³

此外，我现在将很快写完匈牙利战局，并且就在这个星期直接写信给布罗克豪斯。如果他不相信我的军事才能，我将先给《现代》写几篇有关的文章，那时他就会看出他是在同谁打交道了。德朗克同布罗克豪斯有联系，这很好，应该加以利用。布罗克豪

见本卷第 97—98 页。——编者注

文字游戏：“溜走”的原文是《éthapper》，同“沙佩尔”的原文《Schapper》发音相近。——编者注

斯到底还是最好商量的书商之一。我们以后再看吧。

给德纳的文章 我上星期四就已经写了,后来中断了,不过这个星期我尽可能写两篇。我还等着你再写一点关于英国的东西。上个星期没有怎么考虑工作。德朗克在这里的时候,我的工作已耽误了不少,现在又逐渐上轨道了。

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你的 弗·恩·

5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2年8月19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德朗克转来的十先令已收到,由邮局汇来的两英镑昨天也收到了。钱来得很及时,但是,一想到你为了我而把最后剩下的钱都拿出来了,而且是在你自己相当困难的时候,我就非常难过。

为了写匈牙利战争,你再看一看下面这本书也许有好处：

西吉兹蒙特·塔利上校《匈牙利独立战争时期科马罗姆(科莫恩)的要塞》,威廉·腊希顿译(译自德文),累登霍耳街詹姆斯·马登出版。

既然你想认真钻研全部军事学,我在下面再给你开一张有关

这个问题的书单，或许其中哪一本你觉得有购买的价值：

卡里翁- 尼萨《军事学术通史概论》1824 年巴黎版。

考斯勒《各民族战争史》1825 年乌尔姆版；以及《词典》和《战役地图集》1825 年和 1831 年版。(这两本书是战争史方面唯一的一般参考书。可能相当枯燥。)

热拉尔《军事学术全书》1833 年维也纳第 2 版。

《军官手册：军事学大全，供专业和非专业人员用》，普鲁士军官协会出版，1828 年柏林版。

奥·约·米- 尔(米特巴赫尔)《罗马人的军事学，根据古代文献编写》，奥滕伯格编，1824 年布拉格版。

勒尔《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军事学》1830 年维尔茨堡第 2 版。

布莱桑《围攻战的历史》1821 年柏林版。

霍伊尔《军事学术史》1797 年哥丁根版。

尚布雷《论 1700—1815 年军事学术中的变化》，德文本，1830 年柏林版。

施滕策尔《德国军事组织史，以中世纪为主》1820 年柏林版。

巴尔托耳德《格奥尔格·冯·弗龙兹堡》1833 年汉堡版。

今天接到克路斯寄来的信，等鲁普斯 和同盟 盟员看后就寄给你。

关于魏德迈的情况，克路斯是这样写的：

“魏德迈在我的追问之下不久前给我来信说，他必须认真地抓住科尔夫，因为科尔夫说他已经寄出五十本《雾月》了。我认为，科尔夫欠了魏德迈一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共产主义者同盟。——编者注

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编者注

小笔债,正因为如此,魏德迈才委托他寄这些小册子,即让他支付邮费。——其余三百本《雾月》……还没有寄出……他肯定说,五百本还放在印刷所作抵押品,他还不能把它们赎出来云云……在目前情况下,我无论如何不能够拿出钱来,再则,即使我能够,也不愿意。他们总是对我说,有那么一笔款子就能解决一切,可是等这笔款子弄到手了,却又说这无济于事了。当《革命》杂志开始出版时,大谈其信任,并且要求赶快交预支金。我马上送去十美元预订费,后来我当然是损失了……以后又说杂志需要帮助,而且我必须为此弄到二十美元;我个人马上送去了十五美元和三美元的预订费,共十八美元。他们不是把这些钱用来推进事业,而是花费在过去干的蠢事上,即花费在只是为了装装样子而出版的头两期杂志上。《雾月》寄到了。魏德迈却灰心丧气;我说,如果对事情有帮助,我马上拿出二十五至三十美元,否则他把手稿送给我。他回答说,送来二十五美元吧,我照办了。过了一些时候却发现,现有这些钱只能印五百本了;我说,这可不行了,并问印一千本得增加多少钱。答复说还要二十美元。第二天就把钱送去了。——现在诗寄来了,这些诗应该在纽约付印。当我坚持要结束空谈并开始印刷时,诗寄给我了,因为遗憾的是它们目前还不能在纽约付印。我马上将这些诗送去印刷和装订,约花了十五美元(一千本),并且赶忙把它们送出,以便拿到正在纽约举行的歌咏节上散发出去。把它们散发出去的只有一个叫卖小贩,他实际卖出去了六十(!)本。再印一千本的事(我嘱咐把版保存下来),当然就暂时搁下了,而魏德迈是答应为此筹款的,并且已经把这事告诉了我。从那时起,整个这件事一直由他掌管,而且保持原状,毫无进展……——我将写信告诉魏德迈,既然我拿钱参加了这件事,我希望您用这些钱在欧洲为了党的利益继续出版刊物,或者做一点其他合乎您的心意的事情;因此,既然我参与了整个这件事,就不用向美国寄钱了。诗作一事的参加者仅我一个,因此,只有我有权决定这个问题。——我将采取最坚决的措施把东西立即寄出。”¹¹⁴

难道这不是我们布鲁塞尔—威斯特伐里亚冒险事件的真正再版吗?¹⁵关于出版《雾月》的事,我在上星期给科堡的费·施特列

斐·弗莱里格拉特《致约瑟夫·魏德迈(诗笺一和二)》。——编者注
海米希。——编者注

特写过信¹¹⁶，他正从事这类工作。

顺便说说。第十五篇 在《论坛报》上登出来了。——海因岑为了换换花样，现在在圣路易斯当起“精神贵族”来了（地地道道的）。他正在糊里糊涂地反复咀嚼从别人那里剽窃来的费尔巴哈—施蒂纳的思想；既然革命联盟遭到破产，“精神贵族”就想出一个“人道主义的”联盟。

下面再做一些补充：

3 日，金克尔和钱柜已正式离异。赖辛巴赫用自己的名义把钱存入了英格兰银行。

金克尔在这次会上假装他一点也不知道戈克召开的会议，并公开要求伊曼特宣读他收到的请帖。但是，6 日戈克对金克尔说：“是按照我和您在您家里达成的协议干的”。维利希没有出席。

副博士亨策用下面的话加强了自己的整个论断：“这，我作为哲学博士，自然是知道的”。——戈克大谈特谈他的革命联盟：（1）怎样成为在美国的德国人的支柱；（2）怎样可以用自己对选举的影响来影响美国的政策，并推动美国采取干涉政策。物质方面也有了一个开端——每周捐一分，所有的旅馆都设有捐款箱。哥特弗利德宣称这一切他都同意。但是，他只是认为，一分一分地捐不如一元一元地捐，因为在美国没有人具有足够的爱国牺牲精神去一分一分地计算，他也表示反对设置捐款箱。

伟大的金克尔眼睛直盯着伊曼特说：“尽管有人散布对我的诽谤，我可以光明磊落地说，我对于任何人，包括来到这里的我的流亡同胞在内，都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坏话。”

结果：既然金克尔能够拿来作嫁妆的只是他自己这个令人尊敬的人物，而不是钱，因此，尽管他要尽一切阿谀和温顺的花招，他这个人物还是被抛弃了。八个继承者擅自组织了革命联盟，没有吸收金克尔参加。这个倒霉的人！

据说，施莫耳策这位天生的画家画了一批很不错的讽刺画：他把金克尔画成李尔王，把维利希画成小丑。此外，他还画了一幅讽刺画——维利希被画成一个树懒，坐在一棵果树上，谢特奈尔夫人在下面摇晃这棵树，要把树懒从树上摇下来。

维利希很蠢，对诚实的老“席利”先生也采取陶片放逐，并且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把他赶出了自己可怜的联盟¹¹⁷。席利诉诸全体大会。今天举行神意裁判。席利从自己方面宣称维利希是“一个明显的疯子”，为了证明这一点，今晚他将宣读把维利希看作朋友的海泽从利物浦寄来的一封信，海泽在这封信中把维利希叫作精神病患者。

我们的朋友琼斯的报纸上星期差一点垮台。每个星期有亏空。他同委员会¹¹⁸和两个一直借钱给他的公民吵了架。突然得救了。麦克戈温承担了印刷，垫出了上星期的亏空，而且琼斯现在就住在老《北极星报》的办公室里。麦克戈温赶走了哈尼，这头蠢驴用四十英镑购买了他的老《星报》。

据《农业报》报道，法国未来的收成将比中等年成低三分之一，按照让·巴·萨伊的说法，对法国来说，这等于饥荒¹¹⁹。德国

莎士比亚的喜剧《李尔王》中的人物。——编者注

亦译“贝壳放逐”。在古雅典，人们用投票的方法将危害国家的人逐出国外，投票是用陶片进行的。——译者注

《人民报》。——编者注

的收成中等。在英国，由于购买谷物，英格兰银行已经开始黄金外流。同时西蒂区出现疯狂的投机。在上星期，证券交易所发生破产事件。最后，在北美，正如我从《纽约先驱报》上看到的，铁道、银行、住宅建设等方面的投机活动最为疯狂，信贷系统等等扩展到空前未有的规模。这不就是正在逼近的危机吗？革命可能比我们预想的来得早。没有比革命者要为面包操心更糟糕的了。

你的 卡·马·

53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 年 8 月 24 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今晚将译完你的文章¹²⁰的结尾部分，明天或星期四将写完关于德国的文章。查理外出了几天，我在办事处有很多工作，所以每到晚上就头脑不清。

感谢你提出的军事史方面的东西。你能不能有机会到英国博物馆打听一下，那里有没有：(1) 1848 年以来的奥地利《军事杂志》；(2) 普鲁士《军事周刊》、柏林《国防报》；(3) 其他军事杂志，特别是 1848 年以来的评论——也包括法国的评论。——那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组文章中的一篇。——编者注

查理·勒兹根。——编者注

见本卷第 108—109 页。——编者注

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编者注

里是否还有奥格斯堡《总汇报》的合订本，特别是1850年以来的？这些东西我很需要，如果能得到，等我的工作一有进展，我就找时间到那里好好把它们钻研一下。

克路斯的信的摘录向我们表明，魏德迈老爷子的威斯特伐里亚的眼光比我们所能预期的还要厉害。纯粹的比雷菲尔德。这超出了一切界限。

约翰·哥特弗利德的结局很好。这个高尚的人只剩下无可告慰于人的意识，这就是他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并且增加了在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此外，《纪事晨报》的文件也是捏造的！根据这个文件，他把他的世界解放的新日期不是同不确定的商业危机联系起来，而是同一个不容争辩的、确凿的事实联系起来。

维利希—席利的闹剧想必欢快地演完了。可怜的维利希，也许非常渴望离开那些攻击他的庸人而回到红色沃尔弗的团体中来吧！

哈尼的自由之星 就这样殒落了吗？

看来危机确实已经临近，即使最近的破产仅仅是危机的预兆。可惜，德国东北部、波兰和俄国的收成前景还不错，有些地方甚至很好。最近这里的好天气也起了作用。但是，法国不能摆脱困境，这一点就足以说明问题了。——金融市场的不大的恐慌看来已经过去，统一公债和铁路股票又迅速上涨，银根松动，投机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波及到谷物、棉花、轮船、矿业等方面。但是，

哥特弗利德·金克尔（这里按他妻子约翰娜·金克尔的名字讽称他为约翰，因为他的妻子在他的活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编者注

斐迪南·沃尔弗。——编者注

指哈尼的报纸《自由之星报》。——编者注

棉花投机已经很有风险：尽管丰收在望，价格却不断上涨，这完全由于大量消费和在新货运到以前的短时期内可能发生棉花不足的缘故。而且我并不认为这一次在危机之前有广泛的投机热出现，如果情况一般说来良好，那末，东印度的几个坏消息，纽约的恐慌等等，很快就会表明，某些有道德的公民悄悄地干出了各种各样的诈骗勾当。而来自商品充斥的市场的这些决定性的坏消息必定很快传来。大批商品不断运往中国和东印度，而所有的消息并不妙：加尔各答显然已经商品充斥，到处有本地商人破产。我不相信繁荣时间会超过10月或11月，——甚至彼得·欧门也开始感到不安。

至于危机是否马上会导致革命——所谓马上，是指六至八个月以后——，这取决于危机的强度。法国的歉收给人一种那里会出什么事的印象；但是，如果危机成为慢性的，而收成终究比预期的要好一些，那末，这可能还要拖到1854年。我承认，我希望还有一年的时间来啃书本，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澳大利亚也受到搅扰。首先是直接由于黄金的影响和停止澳大利亚的任何其他出口，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各种商品输入的增加，再就是由于此地每星期有五千过剩人口离境到那里去。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这是在《宣言》中没有预见到的两个场所：从无到有建立起来了新的大市场。这是必须注意到的。

你的 弗·恩·

5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2年8月27日于 [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随此信寄上：

1. 马索耳给我的信。他所影响的那个人是蒲鲁东，而他认为这种影响所产生的幸运的 (!) 结果是一本书，即蒲鲁东论路易·波拿巴的一本新书。这本书我将在以后的一封信里来谈它。

2. 克鲁斯的信，这封信的摘录你已经收到。

3. 雅科布·胡策耳关于哥多弗雷杜的极其有趣的信。

4. 戈克在《瑞士国民报》上的一篇胡说。

5. 和 6. 金克尔、维利希和戈克之间的“联盟条约草案”和上述三位先生给他们的美国委员会和保证人的通告。

所有这一切，是金克尔—维利希的绝望的号叫。他们希望：

(1) 使不屈的赖辛巴赫离开圣杯¹²¹，以便“火速”用钱；

(2) 金克尔既然没有了军队，他就想以一千英镑作后盾来加入所谓的革命联盟；他期待联盟出于感激而把他选入自己的最高委员会。

比·约·蒲鲁东《从十二月二日政变看社会革命》。——编者注

见本卷第109—110页。——编者注

哥特弗利德·金克尔。——编者注

(3) 维利希地位不稳，而且急不可待，用他的话来说，等他“还有一个任务解决”以后，就马上要去美国。这个任务就是：转交一千英镑给革命联盟并加入这个联盟，以此为自己在美国“准备”可确保寄生生活的骑士地位。

下次详谈。祝好。

你的 卡·马·

5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2 年 8 月 30 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 28 号

亲爱的恩格斯：

你从我寄给你的文件中看到金克尔—维利希是怎样活动的。他们在直接接近自己的人中间，对于他们被自己的保证人罢免装作无所谓的样子，并且力求个别地骗取选票，为此，叔尔茨在 12 日以后马上去美国了。(他还有另一个目的——在那里创办“光明之友”¹²²的幼儿园。)实际上这些先生是要最后达到掌管钱的目的，如果对他们不让步，即以完全退出相威胁。主要问题在于：这些家伙花了二百英镑，这笔开支在这里未必会被批准。因此他们企图直接地而且“火速”从美国得到使用钱款或吸收第三个委员的全权，以便他们能够作为一个法定的委员会来进行活动。他们按自己的方式狡猾地着手工作。先背着伦敦的保证人把文件寄到美国和瑞士。然后在 26 日，把信件交给这些保证人（虽然信的日期

是 11 日和 12 日)，指出沉默将被视为同意。

但是，由于美国和瑞士的大多数保证人有可能投票反对这些先生，所以他们将于 9 月 14 日和 15 日在安特卫普悄悄地召开对金克尔抱友好态度的保证人的会议，以使用一个所谓的代表大会的决议来保证自己避免一切意外事件。

他们所吹嘘的在德国的“强大”组织是什么样子，你可以从下面看出。

你知道，格贝尔特好象是到美国去了。大家都这样认为。但是情况是这样的。

在本月初，金克尔—维利希派了一个密使去德国，此人就是酒鬼裁缝帮工格贝尔特。在马格德堡，他召集了一个所谓的共产主义者支部；一连进行了三天讨论，有二十六至三十人参加；主席是一个叫哈梅耳的；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发言非常激烈；除了很多行政问题和组织问题以外，还涉及怎样和用什么方式建立一个印刷所的问题。找到了一个不富裕的印刷厂主，他在马格德堡或离那里很近的地方开业；同他订立了合同。他提供自己的印刷所作宣传之用，并保持原来的商号。为此立即付给他一百塔勒，并开了一张从现在起为期一年的三百五十塔勒的期票。

警察当局知道格贝尔特从这里动身以后的全部情况。它派人经常跟踪他。它的情报员出席了马格德堡的庸人大会。警察当局决定，等格贝尔特一完成自己的使命并使尽可能多的人遭殃之后，就逮捕他。这件事对于我们科伦被关的人来说是很伤脑筋的。如果格贝尔特被捕等等，我认为应及时公开揭露这些家伙，并且警告大家提防他们为了伪装鼓动，使自己更加神气，而从自己安全的隐蔽所里干有利于德国各邦政府，特别是普鲁士政府的勾当。我

立即把这事通知了科伦。我是怎样获悉这情况的,我只能口头告诉你。邮件秘密在这里也不大靠得住。

维利希已经声誉扫地。谁也不会因“革命”要爆发而借钱给他了。他的朋友谢特奈尔前几天当众向他宣称,现在“免费”吃喝必须停止。他脸红得象公火鸡一样,而无情的谢特奈尔却硬要他马上从理论转到实践,对刚刚吃过的菜食付出现钱。维利希在与他通奸的老市侩女房东处还是找到一些支持,但是不够充分。而这也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了。谁也不再相信这个桑科·判扎的禁欲主义了。如果他同约翰……一起写:“笔的时代过去了,剑的时代已经来临”,那末,后一句话用普通的德语来说,就是“行乞的时代已经来临”。

革命将军泰霍夫过几天就要偕施蒂纳夫人和他的未婚妻到澳大利亚去了。正如你所知道的,他在这里住在施蒂纳那里很久了。但是现在他的未婚妻,一个有钱的女人就要来了。施米特获悉这事以后说,不再接待他。但是,当这位未婚妻知道泰霍夫曾同施米特同居以后,她也宣称不愿再认他了,并且让她的后备未婚夫,一个东普鲁士的农场主到这里来。然而,泰霍夫住在她家里,而未婚夫(另一个)离伦敦有一小时的路程。不幸的布利丹-泰霍夫呵!

前几天,皮阿(费里克斯)召集支持他的法国人开会,并且向他

哥特弗利德·金克尔(这里按他妻子约翰娜·金克尔的名字讽称他为约翰,因为他的妻子在他的活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编者注

双关语:“行乞”的原文是《Fechten》:也有“战斗”、“击剑比赛”的意思。——编者注

这里是用她丈夫的笔名,她丈夫的真姓是施米特。——编者注

们提出一个纲领,这个纲领现在应该公布出来了。在那里面自然也出现了“上帝”。出席者之一反对在革命的纲领中给“上帝”一个位置。皮阿根据“直接民权”的原则,把问题提付表决。“上帝”以七票的多数通过。至高无上的神再度得到拯救。从前人们说:上帝不抛弃自己的奴仆。现在应该说:奴仆不抛弃上帝。互相庇护。

费特尔将军很久不在伦敦了,谁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秘密揭开了。费特尔带着一张注明他是画家的美国护照,偕同他的情妇,一个叫费伦齐的歌女旅行去了。他以一个艺术家的身分周游各地。她则在所有的大城市举行音乐会,他们就这样从热那亚和米兰一直到罗马、那不勒斯和巴勒摩。他有马志尼—科苏特的暗语和介绍信。所以,他既可以进入意大利的秘密团体,又可以利用假职业深入上层人士之间。前不久他回到这里,并且给“欧洲”中央委员会⁵⁰作了报告。(注意:达拉什死了,已于上星期安葬。)使“虔诚的”马志尼大为伤心的主要一点是:意大利完全陷入实利主义了。在那里人们只谈商业、交易、丝、油和其他世俗的无价值的东西。资产者念念不忘地仔细盘算着三月革命给他们带来的损失,并且只想着如何能使这些损失现在就得到补偿。至于革命的首创作用,他们荣幸地把它交给法国人这个轻浮而富于感情的民族了。他们只害怕一点,就是法国人过于着急。

我的亲爱的,你可以想象,这对于天使长马志尼是怎样的一声晴天霹雳呵。已经被任命为马志尼—科苏特军队最高总司令的费特尔将军向他们宣称,在这种情况下,他除了带着自己的情妇到美国去,看不到有更好的出路。倒霉的马志尼同科苏特最终商量好把革命的首创作用交给法国人。

然而不是交给“可鄙的群氓”,而是交给波拿巴。

有人从巴黎给我来信谈到这事 ,例如 :

“科苏特的使者基什 ,在这里不仅同奥尔良党人建立了联系 ,而且同波拿巴主义者建立了联系。基什同日罗姆 的儿子们相识。他靠这种寻常的结交 ,知道怎样说服科苏特为了匈牙利的利益而同法国政府往来。充满幻想的鼓动家落入了圈套 ,并且为此目的拿出古尔登 ,把基什派到巴黎这里来。基什游乐于咖啡馆和其他场所 ,经常出入于比埃尔·波拿巴的门下 ,大吹大擂地蒙骗他 ,给科苏特写堂而皇之的报告 ,而匈牙利的解放已经没有任何怀疑了。这些革命者主要是派出代理人同‘暴君’结成生死同盟。”

但是这还不是全部。

我从可靠来源获悉 ,老傻瓜列列韦尔和塔杰乌什·哥若夫斯基代表波兰的集中¹²³来到了这里。他们向科苏特和马志尼提出了一项起义计划 ,而波拿巴的协助是该计划的关键。这些秘密活动的老蠢驴一天天越陷越深了。他们过去和现在都有一个叫兰茨科隆斯基伯爵或类似的人物作这里的代理人。此人(住在汉普斯泰特路哈林顿街 7 号)是俄国的密探 ,所以他们的起义计划荣幸地预先得

到彼得堡的审查和修正。¹²⁴

你的 卡·马·

日罗姆·波拿巴。——编者注
货币名称。——译者注

5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2年9月2日于 [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 28 号

亲爱的恩格斯：

从附上的伟大的魏德迈的不象样子的信中，你可以看出情况是怎样的。这头畜生总共给这里寄来了十本。

我还没有得到费·施特列特先生的答复，这是一个很坏的预兆。我现在只有一点希望，虽然是微弱的，这就是一个伦敦书商愿意用英文出版这个东西。我应预先把第一章交给他做样本。因此，我让皮佩尔翻译这一章。译文中错误和遗漏非常多。不过，比起枯燥的翻译工作来，校订可以使你少费些事。你还应该给我写一篇英文序言，最多不超过十行。起初这部著作是以报纸文章的形式从12月底写到2月初；5月1日它以小册子的形式在纽约出版，现在将在德国出第二版¹²⁵；这是已出版的反波拿巴著作中最早的一部。其中某些过了时的细节，可以从它发表的时间得到解释。

厄·琼斯是一个彻头彻尾自私自利的家伙。两个月来，他答应翻译这部著作(为他的报纸)来愚弄我。而他从我这里得到的尽

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编者注
见本卷第110—111页。——编者注
《人民报》。——编者注

是帮助。尽管我自己经济困难,却整天整天同他一起从本丢到彼拉多,为他的报纸筹集资金到处奔走。他的可怜的小报所特有的国外的消息,全都是由我供给的。当他同自己的委员会¹¹⁸、反对者等等打交道而陷于困境的时候,他总是来找我,而且总是听取了我的建议才摆脱了困境。最后,当他的报纸困窘不堪的时候,我用了几个星期的时间从编辑上给以帮助,而这个臭报纸的订户确实在伦敦增加了好几百户。

他却相反,连通常的关心都不表示。你今天可以帮助他编他的报纸,他明天却会忘记送你一份,而这种遗忘将每星期发生一次,因为他的报纸不是每星期出版两次。

我对他说过,他是一个利己主义者,这很好,不过,他表现这种利己主义应该文明一些,不要这样愚蠢。

但是,既然报纸是唯一的宪章派机关报,我将不同它决裂,不得得让他自行设法管几个星期。

你的 卡·马·

此语出自圣经《路加福音》第23章。本丢·彼拉多是罗马的一个犹太总督。耶稣被捕后,被送到本丢那里受审,本丢知道耶稣是加利利人,属希律所管,就把他送交给希律,希律拒绝审讯,又把他送回彼拉多。人们沿用此语时省去希律,而说“从本丢到彼拉多”,意思是推来推去,徒劳往返,不解决问题。——译者注

57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9月7日星期二 [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皮佩尔的译文使我费了好大的劲。恰好开头难译，而可爱的候补者皮佩尔却让他那迷人的轻率自由驰骋。如有可能，星期四我将把译文寄给你。

品得在这里闹了一件风流韵事。前不久我到 he 家里去——不知道我写信告诉你没有——，在那里遇到他母亲，一位很可敬的英国老太太，还遇到一个年青的妇女，看起来完全不象一个英国女人，因此我认为是一个俄国女人。上星期五我问品得，这位美人是谁，是他妻子还是他姊妹？他回答说，“都不是”。星期一他母亲到我家里来，因为她亲爱的爱德华走了，失踪了。我不在家，但是听到这事以后，我立即到她那里去了。发现可敬的母亲满面泪痕，并且获悉：品得在彼得堡曾爱上一个瑞典女人(或芬兰女人)，看来他在他父亲死后同她一起逃走了。在英国他同她结了婚——这就是上面说的那位美人。在伦敦，他认识了一个法国女人，据老太太说(老太太对她的评价当然很坏)，她原来是巴黎的妓女，并且是一个叫泰勒的英国喜剧作者的情妇。品得教她课，于是沉静的候补者同她发生了爱情关系。他的妻子发觉了这件事(这时老太太从喀琅施塔得来了，带来了钱，并且同瑞典女人言归于好了)，为了使品得离开法国女人，全家搬到了利物浦。但是，他让这个娼妇也到那里去，这

个看来很有耐性和十分倔强的瑞典女人又发觉了这情况。于是又迁居到曼彻斯特,老太太最后在这里购置家具,甚至买下两所房子(老品得靠买卖木材和瓷器赚来的财产由她任意挥霍,现在她靠这笔财产所剩下的钱生活)。但是,品得又让他的法国女人来到了这里。她大约来过这里三次,我之所以知道这事,是因为他那时很有规律地向我借钱,后来又很有规律地还钱。但是为了了结这件事,据他母亲说,他上星期六已同她逃往澳大利亚了,不过据我看,更大的可能,不是逃往纽约,就是直接逃往巴黎了。他从资本中取出了属于他的一百九十英镑带在身上,但是在公共马车上就丢了二十英镑(法国女人住的那所旅馆的侍役认为是她从他那里偷的)。这个家伙有的是钱,他母亲维持他的全部生活,而且他还有一百英镑的零用钱。

瑞典女人昨天去利物浦找他去了。我很想知道这件事怎样收场。

这个可怜虫正在忍受,并且将可怕地终身忍受他愚蠢地过早地同瑞典的理想结合所产生的后果——这一直成为他的累赘。他只要稍有经验和机灵一些,拿他的一百英镑可以很好地在这里维持一个法国女人的生活,但是,小伙子从哪里取得经验呵,二十一岁爱上了一个瑞典女人,同她一起跑了,并且象庸人一样和她正式结婚!这个傻瓜如果稍微给我谈谈这件事,那末处理起来并不难。但是,在国外又和一个法国女人牵连在第二次的、相当长时间的、而且无论如何是严重的事件中,并且同她一起逃跑,——多么愚蠢!她还会给他点厉害看,等着瞧吧!特别是如果他真是去澳大利亚了的话。而且,他的老太太是一个非常善良和软弱的女人,他想从她那里得到什么就可以得到什么。但是,正如金克尔对订婚的看

法那样 ,品得显然也把逃跑看作是任何爱情关系的真正实质。

你关于费特尔等等和伦敦人的消息好极了。马索耳的信和魏德迈的信一并寄还。在有新的指示以前 ,克路斯的信仍留在这里。给德纳写的文章怎么样啦 ?品得不在 ,使我的时间多了 ,我现在比较多地学俄语 ,有兴趣 ,但并不过于热中 ,已经学到一点东西。军事问题目前搁置一边了。办事处的工作很有起色。

我一有可能 ,就是说 ,再过几天 ,就寄给你两英镑 ,这是我此刻能拿出来的全部了。

你的 弗·恩·

5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2年9月8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

今天在非常紧张的气氛中收到你的信。

我的妻子病了 ,小燕妮病了 ,琳蘅 患一种神经热。医生 ,我过去不能请 ,现在也不能请 ,因为我没有买药的钱。八至十天以来 ,家里吃的是面包和土豆 ,今天是否能够弄到这些 ,还成问题。在现在

暗指在抨击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中所讽刺的金克尔生平的特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74—275页)。——编者注

塔西佗《编年史》第1册第1章。——编者注

海伦·德穆特。——编者注

的气候条件下,这样的饮食自然没有什么益处。

给德纳的文章我没有写,因为我连读报用的便士也没有一个。不过,等你把第十九篇寄来,我就立即去信把我关于第二十篇的意见告诉你,这一篇应当对当前的臭事作出总的评论¹²⁶。

当我在你那里的时候⁸⁰,你曾告诉我,在8月底以前,你能给我弄到一笔较大的款子,我把此事告诉了我的妻子,使她得到宽慰。你三、四个星期以前寄来的信表明,希望并不很大,但仍有一线希望。因此,我把向所有债权人付款的期限拖到了9月初,你知道,对他们的债务,总是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偿还的。现在,四面八方都在袭击我了。

我想尽了办法,但是都枉然。起先,魏德迈这个狗东西骗去我十五英镑。后来,我往德国给施特列特写信(因为他在瑞士曾给德朗克写过信)。这头畜生甚至连信都不回。我给布罗克豪斯写信,向他提出给《现代》写内容不得罪人的文章。他在一封很客气的信中谢绝了。最后,我在上星期同一个英国人整天地四处奔走,他想设法把我在德纳名下开的期票贴现。Pour le roi de Prusse。

最好和最理想的是能够发生这样的事:女房东把我从房子里赶走。那时,我至少可以免付一笔二十二英镑的款子。但是,未必

弗·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十九篇。——编者注

见本卷第94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110—111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546页。——编者注

佩尼希。——编者注

直译是:“为了普鲁士国王的利益”,转义是:“白费精神”,“毫无所得”。——编者注

能够指望得到她这样大的恩典。此外,还有面包铺老板、牛奶商、茶叶商、蔬菜商,还有欠肉铺老板的旧账。怎样才能还清所有这些鬼账呢?最后,在最近八至十天,我从某些庸人那里借了几先令和便士,这对我来说是最不愉快的事情;不过,为了不致饿死,这是必要的。

从我的一些信中,你大概已经看出,当我亲身遭遇到这种坏事而不是听别人议论时,我通常都是很无所谓地忍受过去的。然而有什么办法呢?我的家变成了一个诊疗所,而危机是这样尖锐,迫使我不得不把我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这上面。有什么办法!

然而,戈克先生又乘头等轮船去美国畅游了。蒲鲁东先生由于写了他的《反拿破仑》而捞到几十万法郎,而马索耳老爷子却非常慷慨,要让我自己去发掘、搜索等等。我对他感激不尽。

你的 卡·马·

5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2年9月9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四英镑收到了。

我又写信给我的老太太,我想这至少会起点作用。¹¹⁶

比·约·蒲鲁东《从十二月二日政变看社会革命》。——编者注
马克思的母亲罕丽达·马克思。——编者注

此外,我今天又做了一种尝试,用德纳名下的期票去弄钱,希望这一次最后能够成功,因为这对我非常迫切,不能失去时间。

医生刚刚来过,除我以外给全家人开了药方。我的妻子情况较好,小劳拉的情况最坏。

你想象一下,这个皮佩尔是怎样一头蠢驴。

他每天问我,你是不是已经把这个东西寄回来了,你对他的出色的工作写了些什么。我当然不能把这告诉他,于是这个傻瓜以为,我不怀好意,向他隐瞒了你的高度的称赞。

今天,我去请医生的时候,碰到了这个吹牛大王。“恩格斯写信来了吗?他把译文寄来了吗?”我回答说:还没有。“但是他会这样做的,因为我自己已写信给他”,——皮佩尔这样说。如果你给他回信,就告诉他,他用不着在你面前为我的事情说话。

附上巴黎的备忘录,它在巴黎被我的一个朋友拿到了,他把它的抄本寄给了我,我又为曼彻斯特的档案抄了一份。¹²⁷

你的 卡·马·

皮佩尔翻译的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第一章的英译文(见本卷第122页)。——编者注
泽尔菲。——编者注

60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9月14日 [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皮佩尔写信给我，要我立即把校订过的译文寄还给他。这很合我的心意，因为我肚子痛，不能做任何工作。告诉他，如果他想得到我对他的信的答复，他至少应把他的地址写上：“皮佩尔先生阁下”，即使从他成为一星期拿二十五先令薪水的职员以来，在伦敦也不是那么出名。另外，让他继续翻译下去，但要认真一些，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让他至少把困难的地方空着，我以后把它们补上；这总比轻率地胡写要好些。可是，他写信给我只是借口说，他不知道我是否认为他一般还能够做这件事。他将收到我开的一份主要错误的详细清单，并附有注释。——今天和明天晚上，我想把这个东西弄完，因为我好一些了。

此外，他把他在你家里听到的，当然也是我已经知道的一切，象回声一样，最准确地告诉了我。

品得也许到过你那里吧？他从伦敦给我写信，并且从那里到巴黎去了；我今晚将给他写信。我也认识了他的瑞典女人或芬兰女人。这是一个蠢女人，一个最高级的女市侩，看来，她将很快忘掉自己因丈夫出走而带来的不快。他避开这头畜生，是做对了。为了礼貌起见，我还要到他老太太那里去几趟，以后就不管了。去听这个冷漠无情的小妖妇怎样辱骂她的丈夫，是很讨厌的。

希望你最终把期票贴现了,并希望你家里的情况稍有好转。我现在考虑一个节省几英镑的新计划,如果成功,我想我能在下月初以前,也就是大约过十四至十六天,再寄给你一点。这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我的妹夫到不到这里来和什么时候来。

附上魏德迈的两张废纸,有机会时你可以把《石印》¹²⁸寄回给我,以便归档。海弗纳尔的备忘录很有意思,但显然是为我们而写的——这是请愿书。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你的 弗·恩·

得悉海因岑已经奄奄一息,你大概会感到高兴。¹²⁹

6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2年9月18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如果你再过几天不把译文寄回,那就会失掉安排它的最后机会了。写波拿巴的热潮已达到顶点,现在它和伦敦的所有事情一

布兰克。——编者注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指皮佩尔翻译的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第一章的英译文。——编者注

样,开始被新的题目所排挤。

贴现的事毫无结果,让西蒂区一个名叫佩尼希的傻瓜愚弄了我整整一个星期。因此,我昨天写信给德纳了¹¹⁶。同时告诉他,关于德国的文章还剩下两篇了,即第十九篇和第二十篇。等你把第十九篇寄给我,我就立即把我关于第二十篇即最后一篇的意见写给你。关税同盟的事过几天也会决定了,没有这一点第二十篇是不能结束的。¹³⁰

我妻子的身体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弱,她没有一点力气。三天来她遵照医生的嘱咐每小时喝一匙白兰地。不过情况正在好转,今天终于下床了。她躺了整整一个星期。小劳拉正在恢复健康,其余的人都很好。下个星期才能详细地写信给你。这个星期是在毫无结果的事务奔忙中和同债主的令人讨厌的争吵中度过的。

你的 卡·马·

下星期将随信把文件一并寄还。请把马索耳的信寄还给我。

弗·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十九篇。——编者注
见本卷第131页。——编者注

62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9月20日 [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不知道译文 你要得这样急 :我对这事不大在意 ,因为如我已经告诉你的 ,我身体不舒服 ,此外 ,皮佩尔逼得那么紧 ,我想逗一逗他 ,不过昨天我立即干起来了 ,如果下午两点左右老席利先生不来我的屋里 ,就已经把它搞完了。老席利先生有一张所谓苏打专利证书 ,想在利物浦开一个工厂 ;这个工厂应提供百分之四百至五百的纯收入 ,并且根据情况来看 ,一年可获利四百五十万塔勒。他想同我详细讨论这个冒险计划——他准备拿出几千塔勒来干这个诈骗勾当 ,这笔钱他的兄弟愿意提供给他。海泽先生也参与此事 ,不过除了自己的才能 ,什么也没有提供。高尚的席利在这里得到冷静的忠告以后 ,大概会放弃这件事 ,并且会利用给他提供的机会 ,在利物浦为一个搞运送流亡者勾当的哈佛尔人当人贩子代理人。海泽先生曾经有过利用国民公债的钱来搞这种苏打投机的美妙计划 ,而且打算以民主的精神进行工作 ,用由此得到的数以百万计的钱来解放欧洲。可惜 ,这个方案毫无结果。看来 ,事情之所以失败 ,是因为找不到三十个能够保持缄默的流亡者。

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第一章的英译文。——编者注
见本卷第130页。——编者注
维克多·席利。——编者注

当然,我有义务把高尚的席利灌醉——这无论如何不能逃避。我已经好久没有遇到这样无所用心的蠢人了。这样一个有原则的人,其愚蠢、无知和粗心,竟超出了任何界限。当他有点醉了,而我同另一个德国人即查理 的堂兄弟争论起来的时候,他便不停地、虽然也是善意地叫道:“千万不要相信这个,恩格斯什么也不相信,恩格斯决不相信什么,《新莱茵报》的这些家伙是什么也不相信的,没有一个人能了解他们。恩格斯决不相信什么!”我当然告诉他,《新莱茵报》的这些家伙可以毫不费力地马上了解他这样的人。今天早晨,这位威武的先生同我规规矩矩握手告别之后,又到利物浦去了,所以今天晚上译文将会搞完。但是,这个工作占去我的时间太多了,因为我要把所有有点困难的地方毫无例外地重新翻译一遍——皮佩尔一碰到这种地方,就总是照字面译,结果弄出一些完全荒谬的东西。此外,有些地方几乎是不能翻译的。

不过,我将竭尽全力在今天晚上搞完,这样你明天就可以收到译文了。

你的 弗·恩·

如有可能,日内我将再寄给你一英镑。

63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9月23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前天我给你寄去了译文 和一英镑邮局汇票。10月初,即九、十天以后,再寄去几英镑。我本来很想一下子寄给你一大笔钱,因为,即令总数一样,这还是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更有计划地用钱。但是目前我自己用钱的情况很乱,从来没有精确地弄清我一个月要花多少钱,因此,零星地有了几英镑,就最好立即把它寄给你。下个月我将按商人的方式处理事情,很快能作出概算。

从附上的札记中你可以看出,皮佩尔犯了许多极其严重的错误——语法上和修辞上的错误我当然不计在内,这是举不胜举的。你可以把札记给他看,如果你认为这是有好处的话,但如果这可能使他找到拒绝翻译的借口,那就最好不要给他。如果他对个别的修改发牢骚,那你随时可以利用这个札记给他指出他的缺点。

此外,个别地方几乎是无法翻译的。——一般说来,最好是让出版者连最后一章也看了,使他有比较强烈的印象。是不是让皮佩尔翻译这一章,并且立即把它寄给我;我已经把它看过一遍,有所准备,因此事情可以迅速进行。即使这东西现在不能付印,翻译还是应该搞完,这个家伙 很快要当皇帝了,那时又会有一个写附言

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第一章的英译文。——编者注
路易·波拿巴。——编者注

的绝好时机。

我马上就回家去,把给《论坛报》的文章写完,这样,可以交第二次邮班发走,你还可以交明天的轮船把它寄出。新近给德纳写的关于英国的文章怎样了?

希望白兰地使你的夫人重新恢复健康,——衷心问候她和孩子们,以及德朗克和鲁普斯。

你的 弗·恩·

马索耳的信连同给德纳的文章,将交第二次邮班寄出,现在不在我身边。

昨天的《泰晤士报》或前天的《每日新闻》刊登的工厂视察员霍纳关于棉纺织工业增长的统计资料,你看到没有?

1850年10月至1851年10月曼彻斯特地区设备能力增加量

新建工厂	2300 马力
扩建老厂	<u>1400 马力</u>
共计:	3700 马力

而且这里谈的只是棉纺织工业¹³¹。下面列举的数字表明,就在这个时期还建了一些设备能力约四千马力的工厂,现在这些工厂应该已经完工了。从那时起,当然还开始兴建了一些设备能力为三千至四千马力的新工厂,其中大部分在今年年底以前可以完工。如果从1848年1月到1850年10月,即两年九个月内,设备能力只增长四千马力,那末从1848年到1852年年底,郎卡郡棉纺织工业的蒸汽发动机的设备能力将增加 $3700 + 4000 + 1500 + 4000 =$

弗·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十九篇。——编者注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13200 马力。—— 郎卡郡整个棉纺织工业的蒸汽发动机的设备能力在 1842 年为三万马力,1845 年(年底)为四万马力;1846—1847 年增加不多,因此,现在开工的约五万五千马力,差不多比 1842 年多一倍。

此外,水力发动机的设备能力约为一万马力(1842 年),增长不大,因为水力发动机已经早就相当广泛地采用了。由此可见,繁荣时期的追加资本投放到什么地方去了。不过,不可能再拖延很久,危机就会到来,虽然在这里差不多只是在公共马车业里才有过分的投机活动。

关于第一章译文的札记

总的意见:

(1)显然,皮佩尔更习惯于直接用英文写,而不习惯于翻译。尤其应当注意的是,当他缺乏某个词的时候,不要去用所有熟悉的参考书中最坏的参考书,即字典,这种字典,照例一百回有九十九回给他提供最不合适的词,而且总是造成同义词的极度紊乱,例子详见后面。

(2)皮佩尔应该研究一下英语的基本语法,他在语法上有很多错误,特别是在冠词的使用上。也有缀字错误。

(3)首先皮佩尔应该尽量不搞伦敦小市民 132 式的小资产阶级的咬文嚼字的美文学;他那里有好些这类非常令人伤脑筋的例子。

(4)皮佩尔用法语语源的词用得太多了,不错,这些词有时是合适的,因为它们比较抽象的和不明确含义常常有助于摆脱困境。但是,这样做的后果,有时最漂亮的说法也变得比较差劲了,而

且往往叫英国人完全不懂。凡是在原文中遇到生动的、具体的形象,差不多都可以找到萨克森语源中同样具体的、生动的表达法,使英国人一看就明白说的是什么。

(5)如果遇到难句,宁可空着,也别象皮佩尔自己明明知道的那样,写一堆东西,似乎是逐字逐句的翻译,其实却是完全荒谬的东西。

(6)把上面1—5条对译文的主要指责归纳成一点,就是极其明显的粗枝大叶。可以指出相当多的地方来证明皮佩尔是可以做点事情的,如果他真正下一番工夫的话,但是,他的草率首先要求他付出额外劳动,其次使我的工作量增大一倍。不少的个别地方是很不错的,或者说,如果他稍微多下一点工夫,是可以译得很不错的。

个别意见:

“负债累累的尉官”:《lieutenants》在这里的意思只能是“代理人”。《Lieutenant》在英语和法语中不象在德语中那样,只是指喜剧人物。

“直接碰到的、给他们〔人们〕提供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被译成“直接提供的和生出的条件”。皮佩尔自己明明知道,这种译法十分荒唐。《Delivered》在这里的意思只能是《accouchiert》〔出世的〕。

《Schuldenbeladene Lieutenants》(这是马克思1869年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二版中删掉的一段话里的一个用语)。——编者注

《Unmittelbar gegebene, vorhandene und überlieferte Umstände》。——编者注

《Circumstances immediately given and delivered》。——编者注

“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被译成“他们自己的革命”。这种革命只能是翻筋斗。

“新的语言”(原文是:“外国语言”),意思是:“新发明的语言”。至多不过是:“对于他们是新的语言”。

“资产阶级社会”被译成“中等阶级社会”,这从语法和逻辑的角度严格说来是不对的,就好象把“封建社会”译成“贵族社会”一样。有教养的英国人不这么说。应当说:“资产阶级社会”,或者根据情况说:“商业和工业社会”^⑩,并且可以加一个注:我们理解的“资产阶级社会”是指资产阶级、中等阶级、工业和商业资本家阶级在社会和政治方面是统治阶级的社会发展阶段;现在欧洲和美洲的所有文明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处于这种阶段。因此,我们建议用“资产阶级社会”和“工业和商业社会”这样的说法来表示同一个社会发展阶段,虽然前一种说法更多地是指这样一个事实,即资产阶级是统治阶级,不同于它取而代之执政的那个阶级(封建贵族),或者不同于它使之在社会和政治上处于从属地位的那些阶级(无产阶级或产业工人阶级,农民,等等),——而“商业和工业社

《sich und die Dinge umzuwälzen》.—编者注

《the revolution of their own persons》.—编者注

《a new language》(原文是:《eine neue Sprache》)。——编者注

《eine neu erfundene Sprache》.—编者注

《a language new to them》.—编者注

《Middle Class Society》.—编者注

《feudale Gesellschaft》.—编者注

《nobility- society》.—编者注

《bourgeois- society》.—编者注

⑩ 《commercial and industrial society》.—编者注

会”这个说法更多地是专门指这个社会历史阶段所特有的生产和分配方式。

《To arrive at its own contents》(原文是：“自己弄清自己的内容”)，意思只能是：了解“自己肚子里的内容”。

《Old society》(原文是：“旧社会”)一语，对于英国人是不适用的，它指的顶多是封建社会，但决不是资产阶级社会。欧文的著作被遗忘了；当他谈到旧社会的时候，他总是用新社会的计划和草图(尽量加以润色)同它加以对比，这样就不可能有什么错误；在我们今天，是不用去指望这一点的。

“镶在光辉灿烂的钻石上”(原文是：“被五色缤纷的火光所照耀”)——在英语中毫无意思，因为在英国的日常用语中，钻石本身总是镶在什么东西上的，而且“光辉灿烂的钻石”这个说法毕竟太强烈了。

《Storm and pressure period》意思是“风暴和压力时期”，同原文“疾风暴雨时期”根本不符。

“将要到来的未来”(原文是：“自己的未来”)——皮佩尔本人也不能不知道这种说法毫无意思(一切未来都将要到来)，完全是“莫泽斯父子”公司式的，前面有一个地方也是这样，本来应该是

《bei ihrem eignen Inhalt anzukommen》。——编者注

《at the contents of its own stomach》。——编者注

《alte Gesellschaft》。——编者注

《Set in fiery diamonds》(原文是：《in Feuerbrillanten gefaßt》)。——编者注

《Sturm- und Drangperiode》。——编者注

《A future that was to come》(原文是：《die Zukunft, die ihr bevorsteht》)。——编者注

“亡灵”,却说成是“那些存在过的人的灵魂”。

“范围应该增大”(原文是:“扩大”,倒数第4页)。范围扩大,而不是增大。

《The general index》(原文是:“现代革命的总的内容”)——意思是“当代革命的总目录”!其实公民皮佩尔对这一点了解得并不比我差。

《As it could but be》(原文是:“不这样也不可能”)——笔误;应该说:《as it could not but be》;前面的说法成了这样的意思:“这未必可能”。

“不动的”(原文是:“无力的”,正数第5页)——这是被动意义上的无力的,是物理学上的惯性,但用在人身上只有一个意思,即他们由于肥胖而不能动。无力的在主动意义上用在人身上时,在英语中的意思是 clumsiness〔笨拙的〕。皮佩尔的这个错误应归咎于字典

“立宪的水平”(原文是:“国民议会……要把革命的结果降低到资产阶级的水平”)。公民皮佩尔未免太大了,为了回避翻译

《the spirits of those that have been》(原文是:《die Geister der Vergangenheit》)。——编者注

《The circle should be increased》,原文是:《erweitert werden》;由此往下,恩格斯引证的是1852年纽约出版的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一版。——编者注

《der allgemeine Inhalt der modernen Revolution》。——编者注

《wie es nicht anders sein konnte》。——编者注

《Unwieldiness》(原文是:《Unbeholfenheit》)。——编者注

《Constitutional standard》(原文是:《Die Nationalversammlung ... sollte die Resultate der Revolution auf den bürgerlichen Maßstab zurückführen》)。——编者注

《bürgerlich》[资产阶级的]这个词的困难,到处都用“立宪的”来代替它,理由是,“立宪共和国”和“资产阶级共和国”是在同一个意义上加以使用的。我倒想知道,“立宪的”在这里应该是什么意思?往下更妙了,把“资产阶级社会”毫不客气地译成“立宪社会”。这样干根本不行。

“永久和长时期”(原文是:“在……整个周期中”)。为什么不象习惯语那样用“永远永远”?

“空想的把戏”(原文是:“狂妄空想”)。Juggles的意思是把戏,而不是臆造。

《Transported without judgment》的意思是“无合理根据的放逐”。应该说“审问”。

《To pass as a real event》的意思不是:“才可以把它们说成是事变”,而是:“才可以发生某种实际发生过的事情”。

《Founded》的意思不是“融化”[《fondu》],而是“根据”[《fondé》]。通常不合逻辑地把《confounded》用作《confondu》的意思,这种用法与此毫无关系。

所有这些,皮佩尔只要稍加注意,就能比我更好地看出来,而

《For ever and the duration》(原文是:《für die ganze Dauer des ... Cyclus》)。——编者注

《for ever and a day》。——编者注

《Utopian juggles》(原文是:《utopische Flausen》)。——编者注

原文是:《Ohne Urteil transportiert》(“未经审问就被放逐”)。——编者注

原文是:《als Ereignisse passieren zu können》。——编者注

原文是:《aufgelöst》根据上下文,这个词相当于恩格斯在这里使用的法国词《fondu》。——编者注

“混淆”。——编者注

且正象我已经说过的,自己翻译困难的东西,要比校订不求甚解和回避困难的译稿容易。如果他更加努力一些,他完全能够译得很好。

6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2年9月23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一英镑和校订过的译文 都收到了。你在译文上花的工夫太多了。如果事情要进行下去(成功与否要看这第一篇),你应该看得简单一些,我是说,删掉不必要的辞藻和史实,如果它们难译的话。

维尔特星期天就在这里了。他星期六将去曼彻斯特,在那里呆三、四个星期,然后躲到西印度等地去。

附上:(1)叔尔茨的亲笔信,这封信是从金克尔送给我们认识的一个流亡者的背心的口袋里发现的。

(2)克路斯的信。

(3)关于揭露流亡者的文章¹³³的两段摘录,以防你没有亲自看到;这篇文章先发表于《卡尔斯卢厄日报》,后转载于奥格斯堡《总汇报》等。

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第一章的英译文。——编者注

皮阿利博士 (从巴黎)写信给我,信中说:

“科苏特想在10月间开始起义。基什从这里给他作了各种各样的保证,这些保证也许是想入非非,但是这里的情况变幻莫测,也可能是切合实际的。科苏特好象接到了波拿巴邀请他作巴黎之行的亲笔信。这封信的准确的抄本好象正匈牙利各省流传。在匈牙利,为科苏特的总发动已作好了一切准备。甚至皇家的官吏也参与这个大阴谋……¹³⁴

金斯基伯爵夫人(父姓为济契)因杀害婴儿而被捕。婴儿的生父是海泽斯博士 我们出名的坏蛋 波兰的犹太人……的贝克曼夫人(警探兼报纸通讯员的妻子)将作为同伙出席陪审法庭受审。”

关于科苏特的事情,完全可能是波拿巴给他设下圈套,以便取悦于奥地利。

海弗纳尔应皮阿利的请求,同卢格—陶森瑙建立了通讯联系,所以现在的情况就好象我们同阿尔诺德先生直接通讯。这样,我们将从第一手材料中获悉大人物的秘密。

为数八人的“人民同盟”¹³⁵(根据魏德迈给你的信来判断,卢格凭他的特技把它组成了三个委员会)的成员(其中有隆格和德腊勒),现在也打着建立“自由公理会”的旗号在西蒂区跑来跑去。真见鬼,隆格的“德国天主教”同“自由公理会”有什么关系?³⁶有些“德国天主教”的商人,特别是犹太商人,已在捐款单上签了自己的名字,即使只是他们名字的第一个字母,并且捐了几英镑——本来就是指望这一点。

维利希现在每星期六也在大磨坊街协会¹³⁷为所谓通讯经费正式筹款。

关于波拿巴在各省受到热烈欢迎,你有什么看法?³⁸法国人大

古斯塔夫·泽尔菲。——编者注

本卷引文中凡是在尖括号 内的话或标点符号都是马克思加的。——译者注

大出丑了。——我以为,关税同盟¹³⁰正接近于必然的灭亡。奥地利的破产总还能够对付普鲁士的繁荣。

据我看,德纳已采用了文章。《州报》(纽约)已经从中做了德文摘录。

老威灵顿死得正是时候。否则这头老牛在危机时刻还会利用传统的威信发号施令。老英国的常理正好同他和皮尔一起被埋葬了。

这样,“我们的人”就应该在10月4日出庭¹³⁹!毕尔格尔斯会承认一切,至少是涉及到他的。根据他的职业,他将“在原则上”进行辩护。在侦查期间,他随笔录附上了一份关于“共产主义的实质”的长达三十页的备忘录。恶意揣度者可耻。¹⁴⁰据说,丹尼斯觉得身体不错。检察官将从圣西门主义者开始,施奈德尔律师为了击败他,决心从巴贝夫开始。如果谁也不追溯到印加人或莱喀古士,那就算是幸事了¹⁴¹。

品得的“秘密”使我很开心,他没有到我这里来。你同老席利的冒险事很有意思。

谈谈琼斯。虽然我个人并不怎么特别赞许他,我仍然——他又来纠缠我了,因为他遇到了危机,——在上星期支持了他,就象我们大家一样。另一伙人召开了两三次集会,在会上本来要通过这样的决议:“本会认为,不能相信与尼内斯特·琼斯先生有关的任何民主运动会取得成就”。他们被击败了,真是活该。¹⁴²起先,这些蠢驴企图利用钱的问题使他丢脸。在这一点上,他们失败了。于是,他们攻击他,——我们恰恰由于这一点而支持他,——说他以自己

看来是指马克思的文章《选举的结果》。——编者注
见本卷第133—134页。——编者注

的宣传煽起“各个阶级之间不友好的感情”。问题在于,哈尼、侯里欧克、《先驱》的汉特、牛顿(合作社会主义者)以及诸如此类的人,为了建立一个“民族党”而联合起来了。这个民族党要普选权,但不要宪章运动。¹⁴³老一套。但是在开战以前,他们认为必须消灭琼斯。他们大大失算了。他把他的报纸的价格提高了一便士而没有失去一个订户。

你的 卡·马·

65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9月24日 [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现将今天接到的你的信的信封寄还;看来有人企图拆信而没有得逞。

译文和马索耳的信已于昨晚交第二次邮班寄出。

克路斯把在美国的德国人对金克尔等人的接待描写得很好;这些家伙在阿勒格尼山脉同在黑林山脉和陶努斯山脉一模一样。

德文报上的揭发 我没有看到,我只是昨天才又看到一家德文报纸。

癞蛤蟆们³⁶很好。可是,工人们看来由于现在的繁荣和对未来的“帝国光荣”的希望而彻底资产阶级化了。需要危机的严峻考验,

《人民报》。——编者注

见本卷第143页。——编者注

从而使他们很快地又能有所作为。如果下次危机不严重,波拿巴就能度过难关。但是,看来危机将非常严重。危机最坏的形式是:生产中的过度投机活动发展缓慢,因此它的后果要若干年才表现出来,正象它的后果在商品和有价证券的交易中需要若干月才能表现出来一样。同老威灵顿一起被埋葬的,不仅是老英国的常理,连体现在自己最后的唯一代表身上的老英国本身也被埋葬了。剩下的只有如得比这一类无人捧场的竞技迷和迪斯累里之流的犹太投机商——他们是老托利党人的漫画,同波拿巴先生是其伯父的漫画一样,非常相似。一旦危机开始,这里的情况会很妙,只不过希望危机再晚一点到来,并且变成一种带有某些急性病症状的慢性病,就象1837—1842年的情况那样。此外,在起义的时候,老威灵顿——根据对他所知道的一切来看,——会是一个相当严峻的军事长官;他钻研一切,非常热心地研究所有的军事著作,并且精通业务。他也不会惧怕极端手段。

根据你的报道来看,科伦案件将是非常无聊的。不幸的亨利希要进行原则性的辩护!他将要求宣读他那三十页东西,如果允许他这样做,他就完蛋了。陪审员们让他弄得这样无聊,是不会饶了他的。此外,检察当局并不走运。豪普特去巴西了,匿名的裁缝帮工也不见了,而且未必再露面,而现在警务顾问又死了——由于他生病,案件曾拖到7月间。但是,亨利希要从哲学的观点来阐明问题,有什么东西能与此媲美呢!

高尚的叔尔茨对科苏特鼓吹立即起义的福音大加指责;而这

拿破仑第一。——编者注

亨利希·毕尔格尔斯。——编者注

舒耳茨。——编者注

正是在他及其同伙长年靠这个福音过日子以后！暗中整一下占过他们便宜的科苏特，这很好，但写一些早已为全世界所共知的事情，则很蠢。

说科苏特要干蠢事，这很可能。要知道，这个不幸的人有他的破旧的马鞍、报废的枪、济格尔训练出来的队伍，以及克拉普卡和加里波第（后者指挥以商船形式出现在太平洋上的意匈舰队，这些商船挂着秘鲁的旗帜航行于利马和广州之间）。

你的 弗·恩·

6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2年9月28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你已经好久没有接到我的信了。主要的原因在维尔特；他把我通常用来写作的晚上的时间，差不多全都占了。而我并不非常高兴。你知道，我很喜欢维尔特，不过，在处境十分狼狈的情况下，身边却有一个如此文质彬彬的绅士，而且还必须把最羞于出口的事情瞒着他，这是很痛苦的。这种情况使人感到特别尴尬；我希望他明天就到曼彻斯特去，等他再来时，会发现我又能同他无拘无束地交往了。不过我想，除了我的妻子的病情，他还不知我的境遇。

我让他转交给你一大包东西，其中有应该归档的文件¹²⁷，文件

的一部分,即使不是大部分,是你已经知道的。

附上巴特尔米给维利希的信的摘录:巴特尔米把这封信交给一个名叫杜朗的法国人,让他转交给维利希。杜朗辨认不出签名,问德朗克,他能不能把信转交给维利希。德朗克当然同意了,他上我这里来,鲁普斯——这方面的大专家——老练地把信拆开了。德朗克将这封信中最重要的抄了下来,其余的全是废话。你对这位“认为不能让波拿巴平平安安地享受自己的胜利”的勇敢的巴特尔米作何感想?发抖吧,拜占庭!至于那封所谓的布朗基的信,我觉得是阴暗的巴特尔米的戏剧性谣言。因为,他关于布朗基报道了些什么呢?不过是贝耳岛囚犯的状况极端凄惨。如果布朗基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告诉他,那他无论如何不如把自己的哀书留在自己心里。而且,从巴特尔米的整个信里可以看出,他完全脱离了法国流亡者,也完全脱离了法国国内的法国团体。

为了使你能“稍微站在世界历史的观点上”,现在寄给你一篇奥格斯堡《总汇报》关于密探阿·迈尔的文章;在伦敦这里,他甚至被他亲近的朋友维利希和沙佩尔“赶出门外”。

我已经写信告诉你,赫尔岑在这里,并且到处散发反对海尔维格的回忆录¹⁴⁴,海尔维格不仅使他戴了绿帽子,而且从他那里骗走了八万法郎。

我还无法写一篇文章,哪怕是关于德国的最后一篇文章的提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出自唐尼采蒂的歌剧《维利萨里》(萨耳瓦托雷·卡姆马诺的歌词)。——编者注

借用奥维狄乌斯的同名诗。——编者注

引自约丹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上的演说(1848年7月)。——编者注

纲。由于家庭情况糟糕,必须向各个地方写信,这就耗费了我的全部时间,以致我三个星期没有上图书馆了;我留在家里,也是为了在我的妻子这样困难的时候帮助她。

顺便谈谈:

已经确实知道,奥尔良派的阴谋活动日益加紧,它的规模和成功的机会正日益增大。这些先生们同卡芬雅克、沙尔腊斯、拉摩里西尔、贝多达成了协议。路·波拿巴的副官中有三人被收买了,就是说,给他们在英格兰银行存了一笔数目可观的款子。同“纯粹共和派”签订的条约如下。第一:成立完全由将军们组成的临时政府。第二:作为一种保证,卡芬雅克取得马赛,拉摩里西尔取得里昂,沙尔腊斯取得巴黎,贝多取得斯特拉斯堡。第三:临时政府号召人民在初选选民大会上决定,是愿意要1830年宪法和奥尔良王朝呢,还是要1848年宪法和总统。在后一种情况下,茹安维尔将被提出来作候选人。——犹太人富尔德同奥尔良派保持经常联系。暂定在3月实现计划,而且必要时,波拿巴应由自己的副官们杀掉。不过他们想让波拿巴先当皇帝,使他的权威更加降低。

我亲自同同一个自由往来于巴黎和伦敦之间的奥尔良派的代理人谈过。他前天曾同班迪亚一起到奥马尔公爵那里去过。

我从皮阿利的一封信中获悉,帕麦斯顿勋爵在伦敦同同一个意大利的女贵族流亡者的私人会见中,谈了许多关于意大利的令人宽慰的话,也谈到使他本人得到“宽慰”的前景,即至迟不过一年就要当英国“首相”。老头子们如此喜欢撒谎吹牛,令人吃惊。不

见本卷第132页。——编者注

古斯达夫·泽尔菲。——编者注

维斯康蒂伯爵夫人。——编者注

过,至少有一点帕麦斯顿先生是说得直截了当的。在起义的情况下,伦巴第和威尼斯应该立即并入皮蒙特。而关于“意大利共和国”的梦想,则应该有待于“未来”去决定了。¹⁴⁵

模范公寓的居民德朗克很抱歉,他还没有写信。“他自有原因”。

你的 卡·马·

你给我寄回的上一封信的信封,无疑有人企图拆开。但是显然不高明,无结果。

67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10月1日左右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关于维尔特,至今受穷,而且从你仍然困在这所老房子里,也可以猜到问题在哪里。

我搬家了,是我的老女房东搬家了,她毫不客气地连我也一起搬了过来。这里与原处隔两个门,今后写信不要写70号,写48号(新门牌)。匆匆。

你的 弗·恩·

68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10月4日于[曼彻斯特]
大杜西街48号

亲爱的马克思：

寄上两英镑十先令。十先令请交给德朗克，他曾为我找到一本很有价值的斯拉夫文书，——他同那个家伙讨价还价后，剩下的钱，作为他找书的报酬吧；既然他是一个商人，就应该按商人的原则同他打交道。但是要他马上把书买来，并且象寄报纸那样用普通包裹寄给我，不超过一磅贴六张邮票，超过就贴十二张。注意，这是指书只有一卷而言；否则，每一卷都要贴六张邮票，如果这样，最好是打成一个包裹由皮克福德公司或卡弗公司免费转交。如果你能找到卡弗公司办事处(我想，你们那里叫：查普林—霍恩—卡弗公司或查普林—霍恩公司)，最好是通过它把书寄给欧门—恩格斯公司转交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他们是我们的转运商。这是给我转寄包裹的一条最好的路线。

这个月只要我的情况稍有眉目，你还会收到钱。有些债务要还清，但我还不知道有多少。还能寄多少给你，要看这一点而定。

维尔特在布莱得弗德。他要过一个星期才来。

品得的浪漫史完全是资产阶级式的。这个可怜的青年人已经开始醉后头痛了。因为我从9月15日起一点也没有把他妻子和母亲的情况告诉他，他便不断写信猛轰我，并且威胁要直接给她们写

信打听消息！这个家伙显然认为，我整天都呆在那里，似乎他那个冷血老婆的芬兰人的面貌和斯堪的那维亚日耳曼人的心对我也产生了魅力，就象过去曾经而现在仍然对他产生着魅力那样。品得先生由于他的出走，多少提高了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但这些信又使他一落千丈。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斯拉夫人，感情轻浮，甚至下流，喜欢谄媚，又高傲自大；从英国人那里，他只学到极端的沉默——作为一个俄国人，他应该使这种沉默达于极端。近来，这个家伙开始说一点话了，一旦长期紧闭的闸门终于打开，放出来的无非是一大堆胡说八道。而且，热恋中的品得有一种相当丑恶的欲望，他一味喜欢谈些违反自然的发现。他是一个完全没有教养的人，同时也是一个学究，除了几种语言，他一无所知；在科学领域，甚至在最基本的数学、物理，以及其他中学课程，特别是在最基本的历史方面，他是一个完全无知的人。只有他那顽强的沉默才能使人认为他是深沉的。他是一个带有俄国贵族癖好的不折不扣的俄国小市民，懒惰成性，一知半解，多情善感，非常自负，可惜又是个生来的教书匠。我尽力争取对他保持好感，但是却办不到。对这样一个人有什么好谈的呢？他初次读了一点巴尔扎克的小说（何况还是《古物陈列室》和《高老头》），就以一种无比高傲和极端轻蔑的口吻来谈论，好象谈什么寻常的和老早老早就举世周知的东西一样，而且，在逃跑一个星期以后，又从伦敦给他被遗弃的妻子写了一封从各方面看都是非常真挚的信：“我最亲爱的伊达，外面都说我的坏话，但是相信我吧，我的心仍然完全是属于你的！”这就是他的整个面目。他的心是属于一个瑞典女人的——他给我的一些信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是，他又要把自己的另一个器官只献给一个法国女人。这种冲突，这种斯拉夫式的多情的粗俗的矛盾，——对于他说来，

这正是全部故事的妙处。但是,瑞典女人聪明得多:她向一切愿意听她讲的人强调说,他可以随便支配他的心,只是别从家里带走任何肉体的东西。此外,这个家伙不黯世情和缺乏主见,这同他作为一个俄国人所特有的精神上的自负处于可笑的矛盾中。他既不懂《宣言》,也不懂巴尔扎克;这一点,他已经向我表现得相当充分了。他肯定不懂德语,他连最简单的东西也不懂。他懂不懂法语,我也很怀疑。如果他赖以使自己显得有吸引力的那种神秘消失了,他就只不过是一个倒霉的人罢了。这个家伙还在自己的信中竭力继续维护早已被揭穿的神秘的假象,这是可笑的。你瞧吧,三个月之后,品得先生又会来这里,并且又会成为一个好儿子,好丈夫,好资产者,比以前任何时候更加沉默,照旧挥霍母亲的剩余财产,丝毫不打算干点什么或研究点什么。这样一个家伙,带着一个有经验的巴黎女人跑了,——她还会使他哭鼻子的。

老实的维利希所干的新骗局 太妙了。

为了使书不致于完蛋,我同时也给德朗克写了信。¹⁴⁶

你的 弗·恩·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见本卷第144页。——编者注

69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10月10日星期日 [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小册子一直这样压着，我很不安。一个月一个月地拖下去，始终也没有出来。一个借口接着一个借口，后来又一一抛掉。最后说是：到米迦勒节一定出来。“三一节过了，马尔波罗没有回来。”相反，我们却听说，那个人死了，而班迪亚不知道手稿怎么样了。这真是怪事。我们必须最后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事情一天天越来越可疑了。我不愿意，你当然也不愿意让我们共同的著作落到不可靠的人手里。我们写作，是为了公众，而不是为了让柏林的或其他某个警察局高兴，如果通过班迪亚什么也办不成，我将自担风险采取某些步骤了。我们的伙计查理，你是认识的，下星期到大陆去要经过汉堡和柏林。我托他在柏林把这件事打听清楚，他要在那里呆一个星期，如果时间不够，可以找我们那里的代理人办这件事。我敢打赌，这样我们会揭破所有这些勾当。出版商艾泽曼或艾森曼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甚至在出版商的名单上也找不到他们的名字。可是“前《立宪主义者报》的出版人”却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流亡中的大人物》。——编者注

出自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时期流行的法国讽刺诗《马尔波罗之歌》。——编者注

查理·勒兹根。——编者注

可以在名单上找到。如果有问题，我们就绝对有必要发表一个公开声明，而且发表在所有销路最好的德文报纸上，这样我们才不致受到愚弄，就象布朗基受到塔谢罗的文件¹⁴⁷的愚弄一样。至于班迪亚的神秘行径，在这里至少是非常不恰当的；我个人已听厌了所有这些遁辞，现在我将亲自去做我认为必须做的事情。

金克尔老爷子在一些三四流的犹太诗人的保护下到这里来举行德语讲学。这将是很妙的。雅典神殿¹⁴⁸的秘书也要我参加签名，并且说：“生活中遇到巨大波折，即使是难船脱险之类的事，要求给予同情，总是天经地义、公平合理的。”这就是人们用来为他招徕听众的论据。

没有其他新闻。如果知道有关小册子的新消息，请来信，不过未必会影响到我关于查理所作的决定。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你的 弗·恩·

7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2年]10月12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关于你的信，以后详谈。

附上：

(1)卢格—隆格塞进《晨报》的文件《德国债星协会》¹⁴⁹；

(2)从魏德迈的《石印通讯》上剪下来的关于这个危险的“协会”在其惠林代表大会上的活动的评论；

(3)为德纳写的文章。¹⁵⁰但是,这篇文章应该整个送去,因为下一次我有一大堆政治材料。在搞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头痛得很厉害。因此在翻译时请不要客气,对原文可以自由处理。

你昨天也许读了《泰晤士报》上的一篇下流文章——柏林通讯。这个坏蛋完全照抄《新普鲁士报》(关于科伦案件),自己只加了几条下流的注释。¹⁵¹

你的 卡·马克思

71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10月14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要替你翻译全篇文章,我的身体不行。我是今天早晨收到文章的。整天在办事处,脑袋都忙昏了。今天晚上七、八点喝完茶才把这篇东西读了一遍。然后动手翻译。现在是十一点半,我译到文章自然分段的地方,并把译好的这一部分寄给你。十二点文章必须送到邮局。因此,你将收到我尽自己力量所能做到的一切。

其余部分 将很快译完,下星期你经南安普顿把这部分寄出,或者在星期五寄出。同时你应该把你下一篇文章写完,它的一部分

卡·马克思《贫困和贸易自由。——日益逼近的商业危机》。——编者注

卡·马克思《商业繁荣的政治后果》。——编者注

也许星期五就可以寄出,如果不行,就等下星期二美国轮船再开的时候寄出。因此,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只盼我及早收到手稿;我每天都在等着维尔特,并且必须适当地支配自己的时间,因为白天我完完全全忙于商业了。

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以及德朗克、鲁普斯、弗莱里格拉特。

你的 弗·恩·

看来,科伦人仍然没有出来;庭长是个坏蛋,他对毕尔格尔斯多么刁难¹⁵²。

72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10月18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寄上前一篇文章的其余部分。昨天又收到了下一篇¹⁵³。今天寄去的文章,你可以马上经利物浦交美国邮船寄出,星期三早晨“太平洋号”启航。星期五你会再收到一点东西。

不要再写这样长的文章。超过一栏至一栏半,德纳就不愿意要了,对于一号报纸来说,这太多了。这篇新文章,我得再把它分为两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哥贝尔。——编者注

卡·马克思《商业繁荣的政治后果》。——编者注

部分,但很困难,我还不知道从何处下手。你的夫人的手抄稿五至七页就足够了,即使你把一篇文章做得更长些,德纳也不会因此而感谢你。

我觉得,毕尔格尔斯、勒泽尔,可能还有奥托以及诺特荣克,他们的情况都相当糟。对丹尼尔斯、贝克尔、雅科比,似乎拿不出任何罪证,因此,我希望至少这些人将被宣告无罪。贝克尔非常无耻地开脱自己。但是我想,一些人的罪责越少,法官和陪审员就会越厉害地对付另一些受诬告的人;受到侮辱的资产阶级和受到侮辱的国家需要赎罪的供品。

你的所有的来信,上面的火漆印都有人用热烙铁动过,但是,我可以断定说,这是 pour le roi de Prusse。信封上的胶水揭不开。

维尔特在这里,给我把包裹捎来了,并且问候你们大家。瑟美列关于科苏特的手稿,比他关于戈尔盖的手稿好得多。写科苏特他是胜任的。皮佩尔的译文¹⁵⁴我还没有能看完,我在办事处里太忙了,而且晚上有时累得要死。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

你的 弗·恩·

直译是：“为了普鲁士国王的利益”，转义是：“白费精神”，“毫无所得”。——编者注

7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2年10月20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介绍持信人普莱耶耳上校来见你。虽然我自己不认识他，但他是
由你认识的班迪亚上校“竭诚”推荐的。

你的 卡·马克思

74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10月22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如果你希望以后能准时收到给德纳写的文章，你就不应让那
些匈牙利上校恰恰在这个特殊的星期四晚上到我这里来。这个家
伙耗费掉我昨天一整个晚上，今天还想再来；他并不缺少各种知
识，包括军事知识，是我曾经碰到过的最有意思的匈牙利人，但是，
同时他也是一个德奥贵族。

可见，我们现在已被国家，甚至被警察局认为是“有知识的”人
了，见证人就是施梯伯。妙极了！愚蠢的施梯伯多么想使我们的人

替他自己的密探舍尔瓦尔负责啊!¹⁵⁵科特斯和贝尔姆巴赫被捕的原因,你知道一点什么吗?正好逮捕他们两个人——这是不祥之兆。但我们将惩办豪普特¹⁵⁶。维尔特知道他在南美什么地方,如果去那里,就要揭发他。为此必须弄到载有他的供词的《科伦日报》或其他什么报纸。你们不能想想办法吗?尽力而为吧,让这个坏蛋感到连巴西也有《新莱茵报》的力量,该有多妙。

日内再详谈,并寄上译文¹⁵³。

你的 弗·恩·

7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2年10月25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对我们的通信,应当采取一些措施。在得比内阁里,无疑有一个参加阅读我们信件的伙伴。此外,在我的家门口至少试探性地又设置了一个警卫(每天晚上)。因此,我认为现在不宜让普鲁士政府知道的事情,我绝对不能写信告诉你。

德纳对我非常粗暴。大约六个星期以前,我直接写信给他,谈了我的情况,并且请他把已经寄去的文章的稿酬立即寄来。但是,他定期发表文章,稿酬却仍然没有寄来。当然,尽管如此,我仍不得不继续准时地写下去。否则,受惩罚的还是我。

我用对美国的这种希望来安抚自己的房东,已经有五个星期

了。今天,这个家伙又来了,并且把女管家和我臭骂了一顿。因为我终于使用了最后的手段,说了难听的话,他今天走时威胁说,如果我本星期内不给钱,他就要把我赶到街上去,事先还要派一个评价员 157 到我家里来。

四五天以前,克路斯寄来一百三十本《雾月》。但至今我不能从海关那里取出,因为必须为此交纳十先令九便士。一旦我赎出这个臭玩意,我就把它寄到你知道的地方,并且立即据此开出一张期票。靠这个东西和靠给德纳写的文章,我现在应该得到三十多英镑的钱,可是为了一先令,我却常常要花费整天的时间。说实在的,当我看到我的妻子十分痛苦,而又意识到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候,我情愿把灵魂预售给魔鬼。

科特斯和贝尔姆巴赫之所以被捕,是因为我通过前者给后者寄去了一件为辩护所必需的东西,这件东西相当厚(尽管纸薄字小)。¹⁵⁸政府以为得到了一个绝好的猎物。但是,经过进一步的审查,年青的泽特一定会想尽办法把这件事压下,因为这件东西对于他的天才等等有预料不到的非难,如果被陪审员知道了,它就只能促进被告的释放。

在《新普鲁士报》上,“格·维尔特”被称为科伦中央委员会委员,而且这是从起诉书中援引出来的。

告诉维尔特,我从敦克尔那里没有得到任何消息¹⁵⁹。

你的 卡·马·

案件一结束,不管其结果如何,我们两人应该发表一篇一两印

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编者注

张的《告公众书》。向全国讲话的更好时机不会再有了。此外,我们无论如何要消除掉这个案件所留下的可笑印象——这种印象,即使是温和的亨利希的道德品质和科学修养也不能把它清除掉。

舍尔瓦尔自己写信给伦敦德意志工人协会⁷⁸说,他是“密探,不过是高尚的‘库伯密探’¹⁶⁰”。我通过可靠的途径把必要的说明寄给了律师之一。

关于上面提到的发表有关“科伦案件”的东西,现在就应当打听一下了。我觉得,最好是你写信给康培,他如果自己太胆小怕事,他应该给你指定一个可靠的经理人。因为你是一个有支付能力的人,所以可以告诉经理人,如果到一定时间,譬如说三个月后,出售所得抵销不了自己的开支(确实如此),他可以拿到钱(根据期票),总之,这样的玩意儿,印刷费顶多不过二十五塔勒。

再见。这件事要考虑一下。我们不能不说话了,如果不能保证及时印刷,就不会再有适当的时机了。自然应该注意到,经理人不能是一个纯粹的骗子,因为这件事情即使在“商业”方面也是有利可图的。

7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2年]10月26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明天早晨,即在收到这个便条的同时,维尔特将收到我寄到施

泰因塔耳处的信,其中有另一封给施奈德尔第二的信,你们应将此信立即发出。这件事情非常重要,一分钟也不能耽搁。因此,我请你们在没有看过和没有发出这封信以前,不要干你们的日常事务。

你的 卡·马·

77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10月27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我昨天给你写信¹¹⁶的时候,只是很粗略地把施梯伯的证词看了一遍,所以今天看到你的文件使事情有了转机,十分高兴,现在我对所有的被告将被宣告无罪不再有任何怀疑了。施梯伯可真要大丢其脸。我在这里把这东西又复制了一份,并且通过两条不同的十分可靠的途径寄往科伦;我还将希尔施亲笔写的两张便条¹⁶¹粘在原稿上并盖上火漆印,——这本来应该在伦敦搞好,——而且签上我的名字以证明这一情况,因此,在最坏的情况下,这两张便条只有连同全部材料一起才能被扣押下来。我还找到几条与科伦联系的途径;尽管前两条途径(但这不能重复利用)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把握,使材料能在当天准确送到施奈德尔处,但如果我从你那里收到经你证实的第三份附有希尔施新笔迹样本的材料,再通过另一条途径寄到那里,那毕竟还是好的。总之,普鲁士人不可能没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收这个东西,否则参与者将负刑事责任。

你今天给我的信被拆开了,因为信封的四个角没有全封好。寄到施泰因塔耳处的信是否也被拆开过,很难说,因为公司把外面的信封拆开了。但是,拆开信封如此容易,因此我差不多确信早就有人这么干了。所以,施泰因塔耳的地址也不再适用了。寄给我们的老詹姆斯·贝耳菲德吧,地址是:曼彻斯特第恩门“金狮”,信内再用一个信封,写上“弗·恩·”就行了。至于十分重要和危险的东西,就照我现在的处理办法:寄一包随便什么东西,里面装上你的信,轮流通过皮克福德公司转到我的住处和经查普林—霍恩—卡弗公司寄到欧门—恩格斯公司处转我,不付寄费。这是完全可靠的。但是,特别是通过邮局的信件地址,要交替使用不同的笔迹,经包裹公司寄出的包裹,不要总是由同一个人寄出,也不要同一个地点寄。这样,最后这一条途径就完全可靠了。然后,或者请给我一个类似这样的伦敦的可靠地址,或者让随便谁,其房东不多疑者,用一个诸如威廉斯之类的假名;或者告诉我,鲁普斯是不是还住在宽街4号,德朗克是不是还住在“模范公寓”,总之,把我们信得过的人居住的地方告诉我,以便我能够变换地址。

所有这些轮流使用的办法,将保证我们的充分安全。此外,为了不致引起人们注意,可写些无关紧要的信直接邮寄给我,我也将这样做。

抄文件花费了我很多时间,因此,我简直不知道是否能完全履行自己的诺言,赶出给德纳的文章并赶上星期五开航的轮船。你无

论如何将收到一点东西。请注意,长时期相当贞洁的生活方式,使
我有时非常激动,难以坐下;这种情况必须结束。

老法律顾问弥勒的声明将使施梯伯由于他的“原本记录”而胆
战心惊¹⁶²。从这个声明中也可以看出,一般说来,那里的法学家们
对于警察当局的卑鄙无耻是非常愤慨的,而施梯伯出于地道的老
普鲁士人对莱茵法律、诉讼程序和莱茵舆论的无知,竟这样无耻地
到处吹嘘这些卑鄙的行径,并象小孩一样因自己的狡猾而得意忘
形。法学家的态度是一个很好的征候。

真妙!警察偷窃,伪造,揭开写字台,发假誓,作伪证,除此之
外,还妄图享有对待那些与世隔绝的共产党人的特权!所有这一
切,以及警察当局以最无耻的手法取代检察机关的全部职能,把泽
特推到无足轻重的地位,把没有任何人作证的文件、未经证实的传
闻、告密、小道新闻当成真正的法律证据,当成罪证,——这太过分
了!这要发生作用的。

你的 弗·恩·

7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2年10月27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我写信告诉过你,我打算编一本关于“科伦案件”的“石印通

告”。现在，“石印通告”成了一本近三印张的抨击性著作¹⁶³。石印这个东西不值得，原因有二：第一，石印这样厚的著作太贵，而且不会有任何收入，因为这种石印通告不便于出售。第二，没有一个人会去读——甚至也不能要求人家读——有三印张厚的石印出版物。

所以这个东西除了铅印，没有别的办法。在德国不可能办到。伦敦是唯一可能的地方。只要我能预付一部分，我就可以赊账。请你同维尔特和施特龙商量一下这件事。但是一天也不能耽搁。如果现在出不来，以后它就引不起任何兴趣了。我的小册子，不是对原则进行辩护，而是根据事实和案件进程的叙述来抨击普鲁士政府。我自己当然无力为这个案件拿出哪怕是一分钱来。昨天我为了买书写纸，把从利物浦带来的一件上衣也当了。

帝国在迅速发展。为了使这一次商业危机在法国比在英国更加厉害，波拿巴比任何人都有办法。

你的 卡·马·

7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2年10月28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钱收到了，今天又收到带信的包裹。在上一封给你和维尔特

的信中，我有意不写那些有关对付普鲁士政府的步骤的新消息，以免信被拆开时被它所截获。今天我详细地谈一下。我以为，我们设下了能使政府的整个骗局炸得粉碎的反布雷。普鲁士的先生们应该看到，他们与之打交道的是一些强大得多的对手。

星期一施奈德尔第二收到我经杜塞尔多夫寄去的一封信（信寄给弗莱里格拉特认识的一个商人），信的内容简述如下：（1）舍尔瓦尔是1847年根据沙佩尔先生的建议并由沙佩尔在伦敦接受加入同盟的，当时我在布鲁塞尔，而不是1848年由我在科伦接受加入的。（2）从1848年春末到1850年夏天，舍尔瓦尔一直住在伦敦，什么地方也没有去，这一点可以由他的房东们证明。因此，在这一段时间里，他不在巴黎当宣传员。（3）只是在1850年夏天他才迁居巴黎。从他那里搜查出的文件和他在巴黎陪审法庭上的供词都证明，他是沙佩尔—维利希的密探，是我们的敌人。说舍尔瓦尔是警探，证据如下：（1）判决以后，他（和吉佩里希一起）马上从巴黎监狱奇怪地逃出。（2）虽然他被认为是一个刑事犯，却毫无阻碍地呆在伦敦。（3）雷缪扎先生（我委托施奈德尔在必要的时候点他的名）曾告诉我：舍尔瓦尔曾提出愿以奥尔良亲王密探的身分为其效劳；他此后写信到巴黎，并且得到了（用几个小时复制的）文件（我看到了抄件），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舍尔瓦尔起先是普鲁士的警探，而现在是波拿巴的密探了。普鲁士警察当局拒绝给他钱，因为他为“两方面”服务并且法国人给他钱。¹⁶⁴——最后，我给施奈德尔作了某些简单的理论说明，他根据这些说明可以把沙佩尔—维利希的文件同我们的区别开来，并

见本卷第163—164页。——编者注
共产主义者同盟。——编者注

且证明它们的差别。

在你转寄给施奈德尔第二的信的同时,同一个文件经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老艾布纳尔在这里将文件投邮并拿了收据)送给了冯·洪特海姆律师;这是在星期二。这个包裹里有:(1)贝克尔给我的信,上面有伦敦和科伦的邮戳,从这封信里可以看出,我们的通信首先谈的是出版事宜;(2)丹尼尔斯的两封信,附在贝克尔给我的信里;在这两封信中,他只谈到自己的手稿;¹⁶⁵(3)希尔施写的记录的两段摘录¹⁶⁶;(4)《人民报》的一份剪报,恰好舍尔瓦尔本人在这里写明了自己的住址;(5)《新莱茵报》时期施梯伯先生给我的信(原件),现把它抄在我这封信的第三页。

星期二晚上偶然收到施奈德尔的信,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他从邮局寄出的第一封信被扣下了。可是,他收到了这里的一封挂号信,这封信是我委托德朗克写的,在这封信中告诉他,亨策六至八星期以前在这里维利希处,维利希同他谈过话,并且自己在这里吹牛说他已指令亨策,叫他出来怎样反对我们。施奈德尔来信说,所有的律师都坚信文件是伪造的;他坚决要求给他寄去证据,特别是要证明,丹尼尔斯夫人从来没有写信给我。

假如不是你的两英镑恰好及时赶到,我星期三就会因无钱而不能干任何事情了。于是,我到马尔波罗街治安法官那里(到首都区法官温甘先生那里,他详细询问了这个案件,并且热烈地表示支持我们,反对普鲁士政府)证实两件事:

(1)林格斯和李卜克内西的笔迹;据施奈德尔第二来信说,他们几乎在希尔施的全部记录上亲笔签字了。你知道,林格斯只勉强

会写几个字,因此希尔施认为记录恰恰是他记的,这很好。

(2)根据我的请求,我们集会的地方的房东证明,从3月开始,“马克思博士的协会”(这个家伙只认识我)大约有十六至十八人定期集会,每星期只一次,就是每个星期三,他也好,他的仆人也好,一次也没有看见我们哪怕是写过一行字。每逢星期三举行集会的情况,他的一个邻居,德国面包铺老板兼房主也作了证明。¹⁶⁷

盖有治安法官的印章的两个文件,都是一式两份。我把第一份经……寄给了格·荣克,恰好他三天以前写信给我,说他住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并且给了我地址。荣克本人将把这些东西带到科伦,或者派信使到那里。他收到的那封信,是写给施奈德尔第二的,除了治安法官证明的上述文件以外,信里有:(a)给施奈德尔的第一封信的抄件,以及希尔施写的记录中的另外两段摘录;(b)贝克尔给我的一封信中的一段,恰好在它的背面有伦敦和科伦的邮戳。贝克尔的信,一字不差地照抄如下(除此以外,我寄到那里的摘录没有什么内容):

“维利希给我写了几封非常有趣的信,我没有回信,但是他情不自禁地向我叙述了自己的新的革命计划。他指定我去使科伦的卫戍部队革命化!!!不久前我们曾对此捧腹大笑。他的这种蠢举还会使许许多多的人倒霉,因为光是这样一封信就足以保证成百个审判蛊惑者¹⁶⁸案件的法官能得到三年的薪俸。如果我在科伦发动了革命,他是不会拒绝领导下一步的行动的。真够朋友!兄弟般的敬礼。

你的 贝克尔”¹⁶⁹;

(c)贝尔姆巴赫给我的三封信,表明了我們通信的性质,其中一封

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3月的)同时也有对我那封谈到希尔施、谈到丹尼尔斯夫人被告发以及对她进行搜查的的信的回答。这封信证明,她同我从来没有过通信联系;(d)施梯伯的信的抄件;(e)给施奈德尔的指示,我在里面特别告诉他,证明文件(或其抄件)将在星期四(10月28日)从伦敦用挂号信按他的地址直接寄给他,同时他将收到杜塞尔多夫的商人W的挂号信收据。这样一来,如果政府这一次把信扣下,我们就可以证据确凿地当场抓住它,而它除了从辩护一方抢去一个抄件,得不到任何别的东西。

在本星期六(10月30日),你将看到《晨报》上关于《泰晤士报》和《每日新闻》的下流文章的简短声明。在上面签名的是:弗·恩格斯、斐·弗莱里格拉特、卡·马克思、威·沃尔弗。许多周刊也将刊载这个声明¹⁷⁰。

我想,这一次普鲁士政府要大出其丑了,而且是空前的,它将确信,它不得不与之打交道的,并不是一些民主派傻瓜。它用施梯伯的干预救了我们的。甚至贝尔姆巴赫被逮捕,也是好事。没有这一着,我们还不能把他的信送到那里。他为了不致遭到哪怕是临时性的拘留,本来是反对这样做的。现在,他坐牢了,一切都好了。

为苦役而生的巴特米老爷子,这一次为了换换花样,将去认识一下凡迪门岛¹⁷¹。这个家伙的卑鄙就在于,他顽固地拒不承认事实,从而使监场人更加混乱。不过,两个人都已经声明,他们是库尔奈的监场人。而当绞刑的前景临近时,大概第三个人将停止自我牺牲,也会承认是监场人。

几天以前在赖辛巴赫那里举行了保证人会议。除多少受到排挤的金克尔和维利希外,所有的人都出席了,他们是:赖辛巴赫、卡

耳贝的勒韦、伊曼特、席梅尔普芬尼希、梅因、奥本海姆。赖辛巴赫以及其他的人决定将钱退还给捐献人。赖辛巴赫指出的主要理由如下：

“维利希和金克尔在直接搞骗局。还有数以千计的由他(赖辛巴赫)签署的债券在美国流通,他们把这些债券贴现了,通过自己的代理人直接兑换出来,用于个人目的。”

照他的话看来,仅仅清算所有这些肮脏勾当,就可以给他提供必要的口实来公开揭露这个用他的名义而制造的骗局,并且防止进一步敲诈勒索。你看,道德高尚的维利希和金克尔堕落到了何等地步。骗子……这就是最后的结论。

衷心问候维尔特。

你的 卡·马·

关于伦敦可靠的地址,我下一次告诉你。

“在《新莱茵报》第177号上刊登了一篇12月21日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发出的通讯报道,通讯中无耻地捏造说,我以警探的身分到法兰克福去,侦察杀害利希诺夫斯基公爵和奥尔斯瓦特将军的罪犯。您可以从附件中看出,21日我的确是在法兰克福,我在那里总共只呆了一天,唯一的目的是调解当地居民冯·施韦茨勒夫人的私事;我早已回到了柏林,而且我在这里恢复我的律师活动已经有很长时间了。此外,我不妨介绍您去看一下12月22日的《法兰克福总邮报》第338号和这里的《国民报》第248号对此所发表的正式辟谣。我相信,由于您热爱真理,我能指望您会马上把所附的辟谣刊登在贵报上,并向我指出那个假报道的作者;正如您理应做的那样,因为我不能让这类造谣中伤的行为不受到惩罚,否则,非常遗憾,我本人将不得不对最可敬的编辑部采取措施。

我认为,近来我对民主所作的贡献比任何人都要大。正是我,使成百的民主派被告摆脱了刑事法的法网。正是我,甚至在这里实行戒严的情况下,当胆

小鬼和无耻小人(所谓民主派)早已从战场上逃之夭夭的时候,英勇无畏始终如一地反对当局并且一直继续到现在。如果民主派机关报这样对待我,这就难以鼓励我作进一步的努力。

可是,在这一件事情上真正是最好的一点,就是民主派机关报所表现的迟钝。关于我以警探的身分到法兰克福去的谣言,最初是由《新普鲁士报》这家声名狼藉的反动派机关报放出来的,其目的是为了暗中破坏我的对这家报纸有妨碍的律师活动。柏林的其他报纸早已驳斥了这一点。但是,民主派的报纸却如此平庸无能,竟重复这类愚蠢的谎言。如果我想以密探的身分到法兰克福去,当然所有的报纸事先就不会报道这件事情了;法兰克福有足够的高明官员,普鲁士何必要派警官到那里去呢?愚蠢始终是民主派的老毛病,而它的敌人却因狡猾获得了胜利。同样,有人硬说什么我很多年以前曾在西里西亚当过警探,这也是一种卑鄙的谎言。我当时是被正式任命的警官,并作为警官履行自己的职责。有人到处散布关于我的卑鄙的谎言。哪怕让一个人出来证明,我企图对他阿谀奉承而取得信任,那也行。扯谎和妄下断语每个人都会。

因此,我期待您(我认为您是正直而可敬的人)立即给我满意的答复。我们的民主派报纸由于大肆造谣而弄得威信扫地,您切不可追求这样的目的。

忠于您的

法学等等博士施梯伯

1848年12月26日于柏林骑士大街65号¹⁷²

“兹证明施梯伯博士先生上星期受我的委托到法兰克福和维斯巴登调解我的私人诉讼案件一事属实。

施韦茨勒·冯·累克顿议长未亡人

盖章

路易莎勋章获得者”

我请你把下面这几行写给施奈德尔,并且立即用你在来信

以上信件由燕妮·马克思抄录,在信的下面,马克思写了(请看背面)。——编者注

见本卷第164页。——编者注

中所说的第三条途径寄往科伦他那里。

“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十四至十六种文件,的确是被施梯伯买去的,但是同时也是被他偷去的。就是说,他用现钱暗中唆使一个叫罗伊特的完成了偷盗。罗伊特老早就根本不是‘警官’了,而是不时领取计件津贴的普鲁士公使馆的密探。他从来不是哪一个共产主义团体的,甚至不是公开的伦敦德意志工人协会⁷⁸的成员。罗伊特同维利希—沙佩尔中央委员会¹⁷³的秘书兼档案管理员迪茨住在同一所房子里。罗伊特撬开了迪茨的写字台,并且把文件交给了一个人,不是施梯伯就是舒耳茨。这件事情早已在科伦陪审法庭上揭发过了。施泰翰在他被监禁在汉诺威的时候,侦查员曾把他写给流亡者委员会(主席是沙佩尔)¹⁷⁴秘书迪茨的几封信出示给他看。大家知道,施泰翰越狱逃跑了。他在到达伦敦以后写信给汉诺威,要求把这些信寄来,以便他能够向英国法院控告罗伊特犯有:

(1)撬锁偷盗罪。

(2)伪造罪。就是说,他确信,在他的信(这封信现在也已经由施梯伯出示给科伦陪审员了)中,有一处由警察当局改动了,加上了‘五百三十塔勒,五百给领导人’这几个字。当时他往伦敦只寄了三十塔勒,一个字也没有提到领导人。

汉诺威法院自然没有满足施泰翰的要求。同一个罗伊特撬开了迪茨的写字台,偷走了全部文件。迪茨和整个沙佩尔集团只是在施泰翰到这里以后才知道这件事的。”¹⁷⁵

亲爱的恩格斯,我刚刚才收到你们的包裹。因此,用不着你把上面的东西重抄一遍了。我自己将用我收到的一个信封直接把它寄去。

请告诉维尔特,如果他看中委任给他的驻巴黎公使的位置,那末施梯伯交给我支配的“大臣”职位,现在他可以永远保住其中的一个了。¹⁷⁶

你的 卡·马·

如果你需要写信告诉我重要的事情,可用下面的地址:阿·约翰逊先生收(英格兰银行金条处)。

80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10月28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昨天我通过卡弗公司寄给你一本杜罗·德·拉·马尔的书¹⁷⁷和一封信。我寄出不同的商业性的包裹,以及附在里面的写给洪特海姆和埃塞尔第一的信封,这两人比施奈德尔较少引起庸人们的怀疑。如果这些包裹你认为合适的话,你可以再装进一个封好口的给施奈德尔的信封。顺便说一下,我不理解,为什么你不随时给其他辩护人也写写信,使他们相信他们的作用的重要性。还附上一个商业印章。你的魏德迈的老纹章和笨拙的S章根本不能用。寄到曼彻斯特的信也请用另外的六便士一个的印章吧。

见本卷第164—166页。——编者注

有时候要寄些不太重要的挂号信给施奈德尔,使这些家伙发生错觉,以为我们由于缺少地址而放弃了用秘密途径通信。

随信附上一些人的地址,他们会把信送到需要送的地方,这一点用不着有任何怀疑。

不过,要提请律师们注意警方公开的犯罪行为 and 违法行为,并且力争使他们提出要求,因施梯伯发假誓和作伪证而将他逮捕起来,这个家伙用你给科特斯的信,的确是作伪证了¹⁷⁸。

我将在今天晚上邮寄的信中,更详细地谈到一些比较无关紧要的事情。

你的 弗·恩·

81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10月28日于曼彻斯特,
交第二次邮班寄出

亲爱的马克思:

寄上一篇为德纳写的文章,这篇东西不能在别的地方断开。如果今天晚上我能整个译完,我将稍迟一点把其余部分付邮。现在把这一篇寄出,是为了你及时收到哪怕是一点东西。此外,德纳为了多样化,一次大约有四分之三至五分之四栏就够了,特别是在他付钱这样拖的时候。

卡·马克思《各个政党和政局展望》。——编者

卡·马克思《建立新反对党的尝试》。——编者注

科伦案件即使再延长一个月,我也毫不惊奇。星期一看来不曾开庭——可能是某一个被告或几个陪审员生病了,或者是所有的人都需要休息两天。特别是所有这些有名的见证人都在场,他们不知道要说些什么。亨策先生被弄得狼狈不堪。维尔特在汉堡遇到了这位高尚的人物,他在那里大骂你——这就解除了你对他所负的任何义务。他也公开承认他的愤怒带有庸人的动机。你要直接写信(挂号信)给律师中的一人,并提请他们注意,公诉已完全由泽特先生之手转入密探施梯伯之手,施梯伯在检察机关的默认之下,提出完全新的法律理论,这就是:

(1)凡在道义上与案件有关的人,为了被告的利益,从国外给律师们寄送文件和其他消息,并证明某个施梯伯的警察谎言毕竟是一种谎言,这是犯罪;收到这类信件,同样也是犯罪;

(2)相反,警察当局却有权干出种种罪行,甚至在法庭和公众面前公然吹嘘这些罪行,这就是:

(a)撬锁偷盗——撬开迪茨的写字台,并且从那里偷走文件;

(b)据他们亲自供认,用答应给钱来唆使撬锁偷盗,以及购买;

(c)偷盗文件,即辩护所用的文件,把你给律师们的备忘录的一部分剪下来并藏起来;关于拆信,我已经不想提了,因为这些家伙竭力在以后至少用合法的形式掩饰这一点;

(d)作伪证和发假誓,施梯伯先生故意把科伦人说成舍尔瓦尔的同谋和同伙,他自己明明知道,而且他自己后来也承认,这是撒谎;其次,他特别发誓说,那封已经于15日就到了科伦的信,只是在10月19日才从邮局寄到科伦;他自己捏造出关于特别信使的全部谎言,等等;

(e)伪造,警察当局炮制了所谓的记录,并把它作为原本提出来,而我们则被剥夺了一切向辩护人递交反证的可能性。

等等。

如果律师们干得坚决和巧妙,那末,案件的结局可能不至于给科伦人判罪,而是施梯伯先生因伪誓和犯有违反无神论的法兰西刑法典的其他普鲁士罪行而被逮捕¹⁷⁹。

我还有其他一些事情想告诉你,但是,因为维尔特刚刚回来,同他一闲谈就全忘记了。

刚才从他那里获悉,丹尼尔斯夫人也表示情愿当被告证人。这更好了。记录问题的结局将很妙。看来,可怜的贝尔姆巴赫也马上就毫不客气地请上了被告席;他们想从这个无辜的可怜虫那里捞到什么呢!

你的 弗·恩·

82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10月3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案件象现在这样进行,结局不会不好。施梯伯的信 是比澳大利亚的所有金矿还值钱的发现。倒霉的诺特荣克保存了《新莱茵报》的这些旧文件,并且在那个时候把它们送到伦敦,这是多么幸

运呵！我希望这东西能按地点送到，因为扣留这样的文件，检察长本人也不会认为是犯罪。本来你寄这封信最好是不用挂号而用别的方式。从法兰克福到科伦，还可能碰到什么倒霉的事，即使抄件是重要的证据，但原件毕竟重要得多。应该有一个人亲自把它带到科伦，或者通过信使送去。不过我希望，一切都会顺利。

其他文件也很好，我们现在要大喊大叫了。

为了保险，我昨天给冯·洪特海姆寄去一封信，这封信将在阿姆斯特丹付邮。我在信中把你给施奈德尔的信的内容扼要地告诉了他，并且通知他施奈德尔寄给德朗克的信没有收到。这样，就有了四份抄件和一份摘要。

我今天将经另一条途径再寄一份施梯伯的信的抄件到科伦去；并把星期五《晨报》所发表的一篇文章180的剪报、星期六的《晨报》上的声明寄往莱茵省，总之使关于警察罪行的报道在资产者中间传播开来。

现在，我建议：

1 既然有利于原告的唯一的证人证词极其可疑，而其中有些东西我们现在就要证明无疑是捏造的，那末，你的，以及鲁普斯、皮佩尔等人的发誓提出的并得到证实的证词，就是非常重要的了。检察机关爱怎么说就让它怎么说，这无所谓，陪审员们仍然认为我们和被告们是正派的。现在最容易不过的是，你们当中的两个人或三个人到温甘那里去，发誓证明你们所有的人都知道的有关伦敦的事情。例如：

见本卷第164页。——编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致英国各报编辑部的声明》。——编者注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a)不存在 H 李卜克内西这个人 ,而只有如你们所知道的 W 李卜克内西 ,你们从来不认识 H 李卜克内西 ;

(b)丹尼尔斯夫人从来没有给你写过信 ;

(c)你们除每星期三集会以外 ,从来没有在星期四和在任何别的地方集会过 ;

(d)你们宣布希尔施记录中的、似乎是你们的发言、报告等等 ,完全是谎言 ;

(e)检察机关认为是出自你的手笔的《红色问答书》的附函 ,不是你写的——

还有 ,施梯伯在最近的庭审和最初的一些证词中所说的种种 ,都是谎言 ,你们必须加以驳斥。¹⁸¹

在温甘面前发誓说出的这一切 ,温甘会拟成一个通常的 *affidavit* ,——你们可以干脆把英文草稿带着 ,——你请他把它交给一个警察 ,这个警察会同你一起到西蒂区普鲁士领事黑贝勒那里 ;后者必须证明温甘的签字无讹 ,否则他会失去自己的领事许可书。这样办妥手续的一式两份的证词 ,接着可以送到科伦 ,一定会在那里起作用的。我认为这是极其重要的 ,因为这合乎全部法律程式 ,从而它将成为司法文件。如果黑贝勒仍然拒绝签字 ,你就去找任何一个官方公证人 ,他将证明文件无讹(这种办法是在类似情况下由普鲁士当局告诉我的老头的)。

2 昨天收到了德朗克关于班迪亚的长篇报道。我必须告诉你 ,在听到关于我们手稿 的卑鄙的流言蜚语以后 ,在读过维尔特星

向法官作的声明 ,与宣过誓的证词有同等效力。——编者注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流亡中的大人物》。——编者注

期二送给你的敦克尔的信以后,如果班迪亚真的在给科特斯的上一封信上写了地址¹⁸²,那末,对他是普鲁士的密探这一点,我几乎不再怀疑了。他和匈牙利人的联系并不证明他不是这样:在这里他抬出匈牙利人,在匈牙利人那里却抬出我们。这件事情无论如何必须马上仔细调查。如果班迪亚先生在二十四小时以内不对手稿的下落作出令人满意的说明,不把那个叫做艾泽曼的人以前的地址、街道和门牌号码告诉我们,不对其极为神秘的生活来源作出说明,那末,我就强烈主张科伦的律师们直接向施梯伯先生提出问题,问他对班迪亚上校这个人知道一些什么。施梯伯先生在经过揭露以后不敢再提出假证词,因为他无法知道这会产生什么后果。同时应该把关于手稿的事情告诉施奈德尔,好让他在庭审时讲一讲这一点;这样一来,就用不着任何补充说明了。

3 施泰翰工人协会 166 的几个人,委员会的成员等等,也可以去找治安法官,——要带上希尔施亲笔写的整页整页的,或者尽可能是很长的文件,而不要带小纸条,——并发誓证明这是希尔施的笔迹。这将比简单的未经证明的片断好得多。

我们在星期一再寄点钱给你们,使你们不致因此发生困难。你的发过誓的证词可以到最后才送去——这有它好的一面;只是要注意,在传讯证人结束以前,一切都要送到那里。

不要忘了尽可能快地寄几个可靠的地址给我。

施泰翰关于伪造罪的证词也应该在治安法官面前宣誓。这可以有出色的结果。

金克尔今天在一帮曼彻斯特的德国犹太人的陪同下,在这里

见本卷第 174 页。——编者注

的交易所转来转去。不过我们已经向公众讲了一些，而且维尔特将尽量使他不论在这里或在布莱得弗德的生活扫点兴。

你们能不能通过伊曼特或别的途径从赖辛巴赫那里弄到金克尔行骗的直接证据，并且把这些文件的抄件送到此地的《观察家时报》、《卫报》或《信使报》，以及布莱得弗德的报纸？当然要的是直接证据，以便使这些家伙无需担心被指控犯有诽谤罪。你们也可以把这送给曼彻斯特雅典神殿 148 的秘书季·伍·赫德逊博士。

施特龙又到了布莱得弗德，他有点小病，星期三、四将到这里来。我今天写信给他作了详尽的指示，你如果寄点东西给他，就可以期望巧妙地完成委托，而与我的行动不矛盾。主要的是一切商业地址都只能用一次。

我们应该使事情达到这种程度，以致施梯伯行为将来永远被用作小偷行为的同义语。

在辩护人中间有许尔曼律师。他的地址也可以用来寄送邮件。施奈德尔的地址的确太危险了。

班迪亚的事情之所以重要，还有一个原因：假定“原本记录”不是希尔施的手笔，而是转抄的。那怎么办？要知道施梯伯本来就发誓声明他完全不认识希尔施。

如果科伦人仍然被判罪——不过我认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仍将竭尽一切努力，使全部消息和文件送到那里，——那末我们无疑应该写点东西。否则，我想这只会削弱政府失败的影响。然而，即使如此，这也将取决于一系列的情况。首先应该把一切文件和 affidavits 之类的法律上按一切手续证明无讹等等的准

“施梯伯行为”的原文《Stiebererei》，是由施梯伯这个姓变来的，它同“小偷行为”这个词的原文《Dieberei》谐音。——编者注

确抄件保存下来 ,因为这样一来 ,这些东西将编成一套出色的证明文件。

德朗克向我要十先令 ,因为他病了 ,也很拮据。在下次即在星期二收到钱时 ,给他这个数目或稍多一点。

地址最好是由皮克福德或卡弗转我。

向大家问好 ,并请快些来信。

你的 弗·恩·

我们正在这里将所有寄出的文件编制一份清单 ,注明日期、寄送方法等等。

8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2 年 11 月 2 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 28 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

你的信和五英镑一起收到了 ;十先令已给德朗克。

现在 ,对直接用我们的地址公开通信感到担心的时刻已经过去了。律师们星期六(10 月 30 日)收到了大批文件 ,星期天收到了法兰克福的第二封信 ,昨天收到了我最近的一封信和向治安法官作的声明。今天我把登在今天的《晨报》上的声明 用挂号信直接

寄给了施奈德尔第二，与其说是为了现在辩护的需要，不如说是为了让普鲁士政府知道，我们有办法迫使它的邮局老实一点，否则，就要在伦敦公众面前揭露它。

律师们及时地，即恰恰是在公诉结束以前，收到了一切必要的东西。现在我认为，只要审判不致由于某种新的意外事件而拖延下来，不需要我们进行新的干预，那就不再需要寄任何东西到科伦了。

附上伊曼特给克路斯的信，里面谈到了有关金克尔—维利希骗局的详情。我一直到现在也没有时间看这封信，而只是让皮佩尔照抄一份给你。上星期五已把信寄往华盛顿。

西蒂区商人弗略里声称，他可以证明，维利希—金克尔要他和其他商人购买公债券。

现在，招摇撞骗的维利希靠俄国人赫尔岑养着。

据弗莱里格拉特昨天告诉我，金克尔在他去曼彻斯特以前，以乞讨者、饶舌者和家庭教师的身分，加倍热烈地跟在西蒂区的一帮欧德曼¹⁸³、商人等等的后面摇尾乞怜。

关于那封造谣说是我写的信¹⁸⁴，我只缺少住在柳提赫的莫泽斯·赫斯的地址。我一定要写信给他说：“告诉我，你把几本《问答书》给了谁，是谁在德国推销，否则我将在《独立报》上宣布你是文件的伪造者。”莫泽斯将不得不说实话，而如果这一次证明，伪造我笔迹的不是警察，而是金克尔—维利希，那我就以伪造他人笔迹的罪名把他们告到本地法院。

不要忘了把给德纳写的文章的结尾寄给我。星期四议会将

列日。——编者注

卡·马克思《建立新反对党的尝试》。——编者注

开会。文章现在已经有点过时。而到星期五之后它就失去任何价值了。

衷心问候维尔特和施特龙。

你的 卡·马·

商人弗略里进一步证明,维利希差不多每个星期都借口帮助流亡者而向他和他的英国朋友们敲榨英镑。现在可证明,维利希—金克尔粗暴地拒绝一切流亡者,声言他们没有一文钱可供这样的用途。维利希对他们说,他本人一块面包也没有,金克尔极其心疼地让他们看他自己的孩子,最多只是把已故的尤利乌斯、已走的叔尔茨或自己贵体穿破了的背心送给他们。

8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2年(?)11月4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今天我不得不用口授的办法给你写几句话,因为该死的痔疮使我坐不下来。

附上昨天晚上收到的施奈德尔的信,以及柯尔曼给班迪亚的信,这后一封信请你看后寄还给我。

这封信出自燕妮·马克思的手笔;马克思签了名,并且加上了年代和一个问号。——编者注

你看,瑟美列想收回他的原稿。

费泽昨天告诉我,维尔特约他来伦敦,把时间定错了,为此我向他作了必要的解释。

你的 卡·马·

[燕妮·马克思的附笔]

马克思的秘书、妻子致衷心的问候。

科苏特对马克思大发雷霆,因为马克思把他同波拿巴、费特尔等人搞的骗局写给了德纳,德纳把这些简讯编成了一篇强有力的文章。

85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 [11月5—6日]星期五
[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知道受苦的不只我一个,很高兴。前天和昨天,施特龙都在这里;自然喝得酩酊大醉,他今天早晨三点离开我这里,但愿今天成行。这简直是要了我的命,我今天累坏了。因此你今天将收不到译

贝·瑟美列《路德维希·鲍蒂扬尼伯爵、阿尔都尔·戈尔盖、路德维希·科苏特》。——编者注

卡·马克思《马志尼和科苏特的活动。——同路易·拿破仑的联盟。——帕麦斯顿》。——编者注

年代是恩格斯后来加上去的。——编者注

文。不过不要紧,因为有一只南安普顿轮船,这篇东西可以交它寄出,而在11日以前,连国王演辞也不会在议会发表。

文件幸好都到了,其中包括施梯伯的信的原件。现在,只要高尚的检察官的工作一结束,案情即见分晓。即使挖空心思,也不能抛出比泽肯多尔夫的话更荒唐的东西。因为恩格斯曾经在一个出版物中说过,最优秀的共产主义者也是最勇敢的士兵,所以毕尔格尔斯就应该被指责为密谋的参加者。向陪审员提出的问题被归结成这样:被告是不是有一种意图——被怀疑对公民责任抱怀疑态度,——因此,被告是不是同盟盟员,就完全无关紧要了。总之,泽肯多尔夫先生由于对判处丹尼尔斯及其同伙有罪感到绝望,便直截了当要求陪审员把毕尔格尔斯和勒泽尔也宣告无罪!这个家伙头脑发昏到这个样子,一定是至少有八个通宵一连大喝特喝搀苏打水的烈性白兰地。在这种一团糟的情况下,没有一句话讲在点子上。总之,自从庭长宣读了向陪审员提出的问题以来,我就一分钟也不再怀疑毕尔格尔斯等人也要被宣告无罪了。毕尔格尔斯的可怜的宣言和他的环游,不可能变成目的在于推翻现存制度等等的“事业”。¹⁸⁵不然就要在编年史上记上一笔:1851年5月水晶宫¹⁸⁶在伦敦开幕时,裁缝诺特荣克从柏林到了莱比锡,旨在推翻普鲁士国家制度,并开始内战。此外,原本记录被推翻了,而且,正如施特龙所断言的,陪审员中间冯·拉特、冯·比安卡、列文、来丁、黑尔什塔德以及另外一人,态度都很好。

卡·马克思《建立新反对党的尝试》。——编者注

见本卷第172—173页。——编者注

共产主义者同盟。——编者注

哥贝尔。——编者注

从案件现在的进展来看,我认为,我们无论如何应该公布一点东西。在案件结束之后,让施奈德尔和某一个被告到伦敦来一下,这会有好处,甚至是必要的,——那时我将尽力设法在一个星期六或星期天前往伦敦,等我们把一切商量妥当后,你再同我一起来这里,手稿几天之内就可以搞好。在此期间,写信问一问老艾布纳尔,他能不能把这个小册子交给勒文塔尔想想办法,——我同意我们分摊损益各半。

至于班迪亚,如果弄清楚了他没有在寄给科特斯的上一封信上写地址,那末,对他的最主要的怀疑就打消了。德朗克告诉我,班迪亚在上一封信,以及在上一封准确寄到的信上都写了地址,这使我大惑不解。但是,这个狂妄的矮子怎么能够编出这样的小故事呢?不过柯尔曼的事也是可疑的。柯尔曼的这封信,同以前的艾泽曼的那些信一样,都是由同一种笔迹写的。我明天把这封信寄还给你,但我坚持这封信应该扣下。里面有些东西不对头。通过维尔特我们很快就会知道,柯尔曼是怎么一回事。目前仍然要班迪亚说明一下,柯尔曼是怎样决定用假名字签字的,等等,似乎已经死了的“这个人”(这是个什么人),现在为什么和怎样突然复活了。还要让班迪亚先生向你说出他根据一封信而“认识”的那个伦敦“经理人”的姓名。让德朗克从他那方面也参与这件事,并且向一个德国出版商打听一下柯尔曼这个消息。

令人奇怪的是,所有的信都来得很意外,上面从来没有盖过邮戳,都写得很轻率,很不在乎,以致事情显得极为可疑。这一封信仍然又是在“旅馆里一个朋友处”写的。所有这一切都是紊乱不堪的,

就象它那不高明的借口一样 :说什么手稿 什么时候付印是他的事情。即使班迪亚老实得象一个撒谎成性的斯拉夫人 ,我也无论如何认为他在柏林的朋友是一个大骗子。但是 ,现在事情应该解释清楚了 ,因为在这里柯尔曼先生是以一个手稿占有者和出版者的身分出现的。如果不存在这样一个姓氏的出版商 ,事情就清楚了。

说一个出版者可以长年把手稿压着 ,这种理论看来很新鲜 ,却不很符合出版商的实际行为。儿童读物的事情 ,我也认为是一种臆造。在英国 ,类似这种臭玩意儿在圣诞节前一般不会出现 ;而且 ,这一点说得非常不清楚、不明确 ,班迪亚无论如何不能把这理解为肯定的委托。在旅馆里 ,人们也不用这种更适合普鲁士营业所的不干净的纸来写东西。一句话 ,我们等着瞧。

此外 ,我从这里根本不能写信给班迪亚 ,因为我不知道他和你之间发生的情况的任何细节 ,他向你说过些什么 ,有哪些信他可能还给你看过 ,等等。但是我们现在是把他抓在手中了。

11月6日星期六

昨天 ,我因身体不行 ,没有把上面写好的寄出。后来 ,我在《科伦日报》上又读到施梯伯拼凑的东西。“原本记录”虽然成了废物 ,但是 H 李卜克内西以金钱收据的形式复活了。希尔施先生及其一伙——因为他们本来就应该是好几个人——看来从愚蠢的普鲁士警察那里骗到了相当大的一笔钱。值得派一个警监 到伦敦去 ,以便把这些谣言收集起来 ,此外 ,并从你那里得到一些关于绝密会议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流亡中的大人物》。——编者注
戈德海姆。——编者注

的情报!¹⁸⁷

但是,这里把德朗克的朋友弗略里直截了当地公开叫做警探,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这多少会使矮子对班迪亚的怒火冷下去。显然,有人也闲扯过施梯伯的信,但这不是坏事。施梯伯本人用来引起对这个文件的注意并谈到“卑鄙的诽谤”的那种方式,只会加强效果。

维尔特在利物浦,几个钟头之后就回来,所以我得把施奈德尔和班迪亚的信留到明天。

“毕尔格尔斯承认,他曾经是《新莱茵报》的撰稿人!”¹⁸⁸

这当然就足以判他绞刑了。这样的事情我还不曾见过!

今天晚上《科伦日报》自然会带来关于事情又在变化的第一批消息。只要律师们现在真正干起来,那末,他们行动谨慎的作法,就是很对的了。

你的 弗·恩·

别忘了赶紧给我寄来几份弗莱里格拉特关于金克尔的诗。在布莱得弗德,我们已经有些人想建议他把这些诗当众朗诵一番。

希尔施大概还在这里;无论如何他上星期一定在这里,当时我在雅典神殿¹⁴⁸见到过他。另一个同他象两滴水一样相似的家伙,也在这里,起初把我闹糊涂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这里干事,或者在找差事。不过,你上一次来这里的时候⁸⁰,我们有一回在布罗顿碰到一个人,他打起招呼来:“马克思,您好!”当时我们猜不出他是谁,他原来就是希尔施。可见这个家伙在作艺术旅行。一俟案件结

见本卷第185页。——编者注

费·弗莱里格拉特《致约瑟夫·魏德迈(诗笺一和二)》。——编者注

束,应该把这个家伙痛打一顿。

8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2年11月10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附上我的妻子关于昨天纪念罗伯特·勃鲁姆的大会¹⁸⁹的报道。她曾同伊曼特一起在开会地点“共济会酒家”的走廊里。

至于班迪亚的事,只扣了柯尔曼的一封信。他要是向我问起这封信,我会推说我老是忘了请你把它寄还。假如班迪亚方面预先设下骗局,那他自己就给我们提供了对付他的罪证。这是清清楚楚的。班迪亚起先是被指控泄露了巴黎密谋⁷⁷,后来又被指控在科伦案件中态度不老实。这两种情况暴露出有矛盾。从施奈德尔的信来判断,科特斯的地址是由科特斯本人的一个熟人泄露的。末了,说到我们的小册子,很可能维尔特就柯尔曼地址一事已经采取了什么措施,这件事一定要弄清楚。我把给柯尔曼的信交给了班迪亚,在这封信中我向他指出,他出版小册子的期限在合同中已经定下来了,并且声明,只要我们愿意,就可以把还在我们手上的手稿原件拿到布鲁塞尔或纽约出版,合同并不禁止我们这样做。同样,合同并不禁止我们在两个星期以后,把这个小册子的已经写好

见本卷第181页。——编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流亡中的大人物》。——编者注

的第二部分作为一个完整的整体,用另一个标题,交另一个出版商去出版,等等。

现在来谈科伦案件。

我如果处于毕尔格尔斯的地位,决不会允许贝克尔先生这样无耻地靠牺牲别人来自诩为超人,并且这样贬低整个案件的意义而使民主主义者兴高采烈。为自己辩护是一回事,靠牺牲别人来自我吹嘘,却是另一回事。贝克尔是一个革命的模仿者,他很狡猾,但不够聪明,总想靠耍手腕而摇身一变成为伟人。他的全部才能,就是一个极其平庸的人的才能。

你已经知道,政府于绝望之余,抓住了戈德海姆的补充证词¹⁸⁷中的英勇手段,但是又掉进了陷阱。

戈德海姆的证词提供了两件事:“格莱夫”和“弗略里”。

因此我着手寻找格莱夫(为此目的,甚至雇了一个普鲁士密探)。我用这个办法找到了他的地址,并且知道他住在肯辛顿区维多利亚路17号。但是这是弗略里先生的房子,这样就清楚了,格莱夫是住在弗略里那里。接着发现,格莱夫在这里的正式身分不是“警监”,而是普鲁士大使馆随员。最后发现,在星期六即11月6日,他离开了这里,要过几个星期才回来,想必是到科伦去了。他自己声称,他是出于害怕“马克思一派的人”才离开的。据说弗略里欺骗了他,等等。

这样,现在就明白了,格莱夫是弗略里的上司,而弗略里是希尔施的上司。全部情况就这样弄清楚了。

另一方面,在星期五即11月5日,伊曼特和德朗克手持《科伦日报》去找弗略里。他自然故作惊讶,硬说他不认识任何一个格莱夫,表示准备在治安法官那里发表任何声明,但是希望先同自己的

律师商量一下。他向他们约定了星期六即11月6日的两次会面时间：一次是两点，另一次是四点，但是他都没有赴约，就这样使警察当局又赢得了一天的时间，而在这一天当中，我们除了初步写几封信寄给科伦以外，什么也不能做。最后，在星期日即11月7日，德朗克和伊曼特迫使他写了一个声明，这个声明你将在《科伦日报》上读到¹⁹⁰。我将把声明的抄件寄给你，不过我此刻不能找到这个抄件。他们把他的声明装进口袋以后，就向他声明：他是密探，格莱夫是住在他那里，这一切我们全知道，我们是在玩弄警察当局，而警察当局却以为是在玩弄我们。他自然继续发誓保证自己清白无辜。

最后，我派了几个人（其中有嗜酒将军海尔韦格）去找希尔施的住处。结果发现他住得离弗略里不远，也是在肯辛顿。

在我继续往下讲以前，再说一点。戈德海姆的整个证词，你是会一清二楚的，只要注意到下述各点，即：(1)10月30日（星期六），戈德海姆是在这里，并且同普鲁士大使馆秘书阿尔伯茨一起拜访了格莱夫和弗略里；(2)同一个10月30日的早晨，五家英国报纸上刊载了我们关于即将揭露的声明；(3)同一个10月30日，弗略里同伊曼特和德朗克见了面，因为德朗克将代替伊曼特给弗略里上法语课；(4)还在施梯伯提出他关于伦敦的发现的第二次证词以前，我在他关于舍尔瓦尔等等的第一次证词以后，立即向《科伦日报》、《法兰克福报》和《国民报》送去一个声明，在声明中已经威胁施梯伯要公布他给我的信。这个声明固然一家报纸也没有刊登出来，但是毫无疑问，邮局和警察当局是知道的。¹⁹¹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致英国各报编辑部的声明》。——编者注
见本卷第172—173页。——编者注

施梯伯的“慧眼”和他在伦敦的警探们的消息异常灵通,都不过如此而已。戈德海姆所说的其余的一切,都是无稽之谈。关于这一点的必要的说明,我通过不同的途径,已连同弗略里的声明寄往科伦。

但是,就在那个时候,却出现了最有趣的事情。

不言而喻,我的目的就是要得到逮捕希尔施的命令,为此我找到了他的住处。但是我只是在星期六才得到地址。我相信,如果我有了逮捕希尔施的命令,他就要把弗略里牵连进去,而弗略里就要把格莱夫牵连进去。

结果怎样呢?星期五,维利希背着其他人同希尔施一起,由谢特奈尔陪着,到了弯街治安法庭,迫使希尔施在一份看来是一式三份的文件上提出证词,承认他和弗略里大约在半年以前编造了假记录,维利希把这三份文件分送给:(1)陪审法庭庭长哥贝尔,(2)施奈德尔,(3)《科伦日报》,并且给了希尔施一些钱,让他能够溜掉,甚至亲自送他上轮船,好象是为了让希尔施能够在科伦亲自提供证词。

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一点,只是由于我们对希尔施进行了调查,部分地是从我们想弄到关于逮捕希尔施的命令的弯街知道的。沙佩尔亲自告诉过李卜克内西,说维利希关于所有这一切一个字也没有告诉他。这样维利希先生就把我们想在伦敦本地进行的诉讼案的基础从我们手里抢走了!为了什么目的呢?这很简单,只要想想就行了:一年来,他已经在商人弗略里那里当食客,如果我们使这个弗略里被捕了,无论如何会暴露出一些极其丢脸的事情。

民主主义者对这个弗略里(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的评价一般都是很高的:泰霍夫在动身往澳大利亚时,在轮船上还给他写了一

封信,表示仰慕他智慧过人和心地崇高。

维利希给希尔施的旅途费用,一定是他自己为此目的从弗略里那里得到的。

希尔施承认,他曾竭力伪造李卜克内西的笔迹,并在商人弗略里(这个狗东西还很有钱,跟一个出身于很体面的英国战栗教徒家庭的女儿结了婚)的领导之下工作,而弗略里本人则在格莱夫手下工作。我先前根据《科伦日报》说的“原本记录”的内容和日期所推论出来而至今没有一个律师适当地加以利用的一切,就这样被完全证实了。¹⁹²

我看,科伦的被告们将全部毫无例外地被释放,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请写信告诉施特龙,如果他马上寄给我几英镑,将使我非常感激。我从你那里收到的四英镑十先令,大约有三英镑花在奔走和密探等等身上了。当然,我们同盟的穷朋友们利用所有这些无休止的奔走、会晤等等,把不少钱花在生产而非生产费用上了,即花在喝酒、抽烟、乘车等等上了,我自然必须偿付。

弗莱里格拉特的诗 你将收到。

顺便说一下。赖辛巴赫给美国所有的报纸寄去了一个“石印声明”,在声明中他同维利希—金克尔开了一个不愉快的玩笑。从这个声明中可以看出,金克尔仅仅在他的旅行中就花了二百英镑。我将得到这个文件,并且存档。¹⁹³

你的 卡·马·

共产主义者同盟。——编者注

斐·弗莱里格拉特《致约瑟夫·魏德迈(诗笺一和二)》。——编者注

向 [维尔特] 问好。费泽昨天走了。关于我们的小册子,我已经写信到法兰克福去了。¹⁹⁴如果我们不写,贝克尔为了使自己增光,是会利用整个这件事情的。

8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2年11月16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如果你有可能,就在星期五以前为《论坛报》写一篇关于科伦案件的文章。¹⁹⁵现在,全部材料你知道得并不比我差,而四五个月以来,我为大家的事情丢开了家里必须处理的全部臭事,以致这个星期我虽然很想工作,但还是不行。

你没有告诉我,你是否收到了上星期寄给你的赖辛巴赫的通告?

今天晚上我们将讨论一篇交给英国报界的关于科伦案件的声明¹⁹⁶。不一定有时间事先寄给你看一下。但是,如果你也在写这样的声明,并且能赶在星期四早晨以前寄到这里,那就好极了。

你的 卡·马·

向维尔特问好。

卢格9日召开的大会¹⁸⁹,科苏特—马志尼没有出席,说他们病了。但是他们10日却到了“意大利之友”¹⁹⁷。赖德律对于自己的缺席甚至没有表示一点歉意。

88

马克思致恩格斯¹⁹⁸

曼彻斯特

1852年11月19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星期三 这里的同盟 根据我的建议自动解散了,并宣布同盟还在大陆上继续存在是不合时宜的。而且,自毕尔格尔斯和勒泽尔被捕以来,它在大陆上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附上给英国各报用的声明,作为对我们的第一个声明 的补充;请你从英语方面把它修饰一下。我这里再没有德文原件了。此外,我还写了一篇石印通讯,详细地叙述警察当局所干的卑鄙勾当;并且向美国发出关于救济被捕者及其家属的呼吁书¹⁹⁹。收款人是弗莱里格拉特。我们所有的人都签名了。

不过,给《论坛报》的文章全由你负担了。你应该把寄给你的

1852年11月17日。——编者注

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区部。——编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关于最近的科伦案件的最后声明》。——编者注

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编者注

见本卷第196页。——编者注

声明,或者更确切些说,把对声明的修改方案,尽快地寄回来,因为对于伦敦报界,一天也不能再耽误了。

向维尔特问好。

你的 卡·马克思

89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11月27日星期六 [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小册子的印刷费,我顶多只能给你筹寄两三英镑——目前我自己也缺钱。但是,印三印张却要花十到十二英镑,而装订成册,等等,还要花得更多。如果这东西不在大陆上由某一个出版商负担费用或者至少分担费用印出来,那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在普鲁士等地,只要书一到,就会被没收,而且出版商还会欺骗我们。这样一来,我们的钱只好算是牺牲到这件事情上了,因为从英镑、先令、便士等等来说,大概不会有任何结果。现在要问,我们能不能在现在花这一笔钱,把东西压缩成一到一个半印张,使费用跟我们的能力更相称一点,不是更好一些吗?12月和1月是我一年中最困难的月份;在2月以前,我大概也别想进一步付出抵偿开支的费用。如果我们赊账排印,那末,印刷厂主终究会在付清这笔钱以前把书扣下来,就象在魏德迈那里发生过的情况一样²⁰⁰。尽管如此,我们应

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编者注

该预先看一看,推销小册子的可能性怎么样;目前我差不多看不出任何可能。

维尔特将于明天到伦敦去;12月2日他将从南安普顿乘船出发。他为旅途用品花了很多钱。施特龙也在这几天到伦敦去,再从那里到大陆。由于他的营业(而且听说还是靠别人的资本搞的)需要他花大笔旅费,从他那里也就不可能榨出任何东西。因此,我们大家都很难。

我认为,如果你没有可靠途径通过出版商推销这个东西,那末它甚至不会引起注意,并且会无声无息,就象流亡者中所有出版物一样,而在德国连看也不会看到它。这就很糟糕了,从某一方面来说,甚至比根本不出版还糟些。因为这会当众证明,我们的能力只限于微不足道的国外的德文报刊,此外我们什么也干不成。同毕尔格尔斯的通告¹⁸⁵有关的耻辱,我们如果采取我们神秘的写作立场还可能避免,但是,这个东西却可能因为这样证实我们写作的无力而有损声誉。普鲁士政府看到我们公开宣传的工具不过就是1831年流亡中的蛊惑者²⁰¹所有的、并且差不多等于零的那些工具,是会高兴的。情况如此,很糟糕,但是我认为,只要我们自己不广泛宣扬这一点,就会好一些。甚至本来可望有最大销路的莱茵省,自从那里的陪审法庭规定具有叛国性质的通讯……是一种新罪行以来,如果我们不损伤数以百计的人的名誉,就一本也送不进去。

我将在12月1日或2日寄钱给你;对这件事你再考虑一下,如果你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印小册子比完全不印仍然要好一些,那就至少要想法把一切安排好,使得我们不致在付款方面处境困难,

因为我已经说过,在2月以前我无力承担任何义务。

维尔特也许已经写信告诉你:按照所说的地址——新王街58号或59号,甚至在整个柏林,无法找到克·柯尔曼先生,并且谁也不知道有这个姓的出版商。显然,人家仍然想愚弄我们。班迪亚先生现在暂时从我这里什么也收不回去。寻根究底原来“推销人”舒耳茨和死去的警官是同一个人。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过两个多星期我将去伦敦。

你的 弗·恩·

90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2年11月29日星期一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附上的这篇文章 一直写到夜里一点,但是明天早晨九点还有一次邮班。我想试验和检查一下,你是否能在开船前(星期二晚上开往利物浦的第一次邮班)及时收到文章;如果赶不上,你只好交星期五开走的轮船把文章寄出。

明天我要出城;如果回来得早,就给你寄钱。

为《论坛报》写的关于英国的文章是否快寄来了?现在我又能工作了。

文字游戏:“舒耳茨”的原文是《Schulz》,“警官”的原文是《Polizeischulze》。——编者注

弗·恩格斯《最近的科伦案件》。——编者注

科布顿希望成为阁员,看来在某种程度上受了格莱安和罗素的欺骗,显然,他们冷冰冰地推开了他,不然,我就不懂他为什么在星期五大发雷霆了。从1844年以来,这个家伙没有说过这样凶狠的话。只要这件事还继续下去,他又将成为一个失意的蛊惑者了。²⁰²一般说来,托利党人取得了多数,这是件好事,我们现在终于要听到迪斯累里的预算案了。假如这个家伙多一些知识和智慧,少一些狡猾和贼心,那末,为自由贸易派搞一个使他们眼花缭乱的自由贸易预算案,是再容易不过的了。但愿这些家伙一直支持到危机到来,我们肯定是处于振奋的时期,虽然这种振奋还是很微弱很微弱的。但是,反正都一样,许多股份公司(它们的广告在今天的《每日新闻》上占了六页,它的这一栏可望超过《泰晤士报》)以及此外还有五十到八十家外国铁路公司、金矿公司、轮船公司等等,都不会忘记发挥自己不可避免的作用。“多来一点”——这种欲求并没有过去。幸而能及早中止棉纺织工业的生产过剩的唯一情况,已经除掉了,因为新的收成将大大超过三百万包,这样的收成还是从来没有过的,而且棉花的价格又在往下降,这样,原料将不会不足。如果明年谷物歉收,那末,我们将成为一场大争吵的目睹者。没有这种争吵,很难说明年是不是就会发生什么决定性的事情,因为还有下述这些不正常的情况,即:澳大利亚和加利福尼亚的市场如雨后春笋般地生长起来,在这些市场里,每个个人的消费量几乎等于任何其他地方的四倍,因为那里差不多没有妇女和儿童,在城市里,大量黄金被挥霍掉,新的市场正被加尔各答的商行在缅甸开辟出来,孟买和卡拉奇同印度东北地区以及同邻国的贸易日益扩大(而且是大大地扩大了),等等。

你的 弗·恩·

9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2年12月3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如果我不是倍加忙碌，没有受到象口授誉清我的小册子以及维尔特、施特龙、达姆等人来访这些事情的打扰，你早就收到对上封信（连同给德纳写的文章一起收到的）的回信了。

小册子很可能将在瑞士小沙贝利茨那里印刷，他从他父亲那里分出来，开办了自己的出版社。此外，克路斯认为，如果可以抵偿生产费用，他可以在华盛顿印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应该印的，哪怕是为了在革命开始以后成为正式文件也好。关于舍尔瓦尔等人的密谋，我还有很有趣的新发现，但愿你在印好以后读到它。²⁰³

维尔特在星期日晚上来过，发现我很忙，情绪也不很好。他带着有点傲慢的难听的鼻音问我，“我关于科伦案件打算写点什么？”我问他，“他打算在西印度做点什么？”过了一刻钟，他便溜了。星期二晚上他又来了，对我说，他本来是不打算再来了，但是他对弗莱里格拉特的坚持作了让步。要知道，在星期天他觉得我很忙和很不耐烦。我让维尔特先生注意到：自我认识他以来，他十有九回差不多总是不耐烦和不同意，而他却不能说我是这样。在我稍微说了他

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编者注
弗·恩格斯《最近的科伦案件》。——编者注

几句以后,他又恢复了原来的状态,成为原来的维尔特了。我发现他市侩化得厉害,并且对待自己的名利太“认真”了。施特龙至少仍然是老样子,不是太敏感。

班迪亚先生今天收到了我下面这样一封信:

“今天我收到了恩格斯的信,所谈情况,使人非常惊讶。

恩格斯没有照您写的地址写信,因为他认为,一封信不是寄到直接的地址,而是经过第二个收信人留局待领,对这样的信的回信本身,是什么也证明不了的。

但是,恩格斯委托了在柏林的几个业务上与他有来往的人进行查询。他们非常细心地调查之后告诉他:

(1)不存在任何一个柯尔曼公司;

(2)在所指的地址——新王街58号或59号,没有柯尔曼这个人;

(3)在柏林根本就找不到任何一个柯尔曼。

其次,恩格斯要我注意:用艾泽曼这个姓签字的两封信和用柯尔曼这个姓签字的一封信,都出自一个人的笔迹;所有这三封信有同一个奇怪的特点——都是没有邮戳的便条;在头两封信中,直接以出版商的身分出现的是艾泽曼,在最后一封信中,则是柯尔曼,等等;在相互矛盾的种种借口之下,事情拖了七个月。

我要问问您本人,既然柯尔曼象以前并不存在的《立宪主义者报》的出版人艾泽曼一样,是一个骗局,怎么能合理地解释在出版一本小册子这样简单的事情中所出现的所有这些矛盾,以及似

见本卷第561—562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200页。——编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流亡中的大人物》。——编者注

是而非和莫名其妙的情况呢？

决不能用任何‘信任’来消除事实，凡是自重的人决不应盲目地相互信任。

老实对您说，即使有最好的愿望，但是随着对这件事从各个方面作更多的分析，我毕竟不得不认为这件事非常非常不清楚，而且，如果我对您没有个人友谊，那末我会毫不犹豫地同意恩格斯在他的信中作出的结论：‘显然，人家仍然想愚弄我们’。

您的 马克思

又及：恩格斯最后还要我注意：即使所说的手稿几天之内又在伦敦出现，也绝对证明不了什么，也丝毫无补于事。手稿原封未动，这一点谁也不怀疑，除此之外，这又能证明什么呢？

明天我们就会看到，班迪亚先生将回答些什么。

波拿巴帝国的蜜月是非常妙的。这个小子总是靠借债度日。只要使信贷所在法国尽量普遍，并且让法国一切阶级都能利用，大家就都会相信，千年王国已经到来了。此外，还有一个为股票投机和铁路骗局而设的专门私人银行。这个家伙始终不变。实业投机家和王位追求者两者并行不悖。如果他不发动战争，不尽快地发动战争，他就会被金融毁灭掉。蒲鲁东式的拯救社会的计划正以它们能够实际实行的唯一形式，即信贷骗局和多少是直接欺骗的形式来实现，这是件好事。

你快来了²⁰⁴，我很高兴。

你的 卡·马克思

是而非和莫名其妙的情况呢？

决不能用任何‘信任’来消除事实，凡是自重的人决不应盲目地相互信任。

老实对您说，即使有最好的愿望，但是随着对这件事从各个方面作更多的分析，我毕竟不得不认为这件事非常非常不清楚，而且，如果我对您没有个人友谊，那末我会毫不犹豫地同意恩格斯在他的信中作出的结论：‘显然，人家仍然想愚弄我们’。

您的 马克思

又及：恩格斯最后还要我注意：即使所说的手稿几天之内又在伦敦出现，也绝对证明不了什么，也丝毫无补于事。手稿原封未动，这一点谁也不怀疑，除此之外，这又能证明什么呢？

明天我们就会看到，班迪亚先生将回答些什么。

波拿巴帝国的蜜月是非常妙的。这个小子总是靠借债度日。只要使信贷所在法国尽量普遍，并且让法国一切阶级都能利用，大家就都会相信，千年王国已经到来了。此外，还有一个为股票投机和铁路骗局而设的专门私人银行。这个家伙始终不变。实业投机家和王位追求者两者并行不悖。如果他不发动战争，不尽快地发动战争，他就会被金融毁灭掉。蒲鲁东式的拯救社会的计划正以它们能够实际实行的唯一形式，即信贷骗局和多少是直接欺骗的形式来实现，这是件好事。

你快来了²⁰⁴，我很高兴。

你的 卡·马克思

最后这句开玩笑的话是由于我的某些担心引起的,我本来担心沙贝利茨会注意到我们对维利希—沙佩尔派的严厉态度,因为他本人在某种程度上曾经是属于这一派的。

现在主要的问题是保密,使东西不致在德国边界上立即被没收,所以我在这里到处放出风声说,关于科伦事件的小册子将在美国出版。

为了在你痔疮发作时不麻烦你,我让皮佩尔尽他的能力翻译了一篇给德纳写的评迪斯累里的预算案的文章,并且于上星期五寄到美国去了。

这一次不多写了,请原谅。我头痛得要命。

你的 卡·马克思

1853年

93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3年1月1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昨天我本来想去车站的路上还能去你那里一趟，但接到一封信，对我出门拖延太久²⁰⁴，把这里的事务积压下来，表示有些不满，于是我不得不突然收拾行装，匆忙赶回办事处。我对我在西蒂区的事务极不经心，因此昨天临行前必须把它们料理一下。这样一来，我就耽搁下来了，既然我想在今天按时到办事处上班（这是必须的），我除了直接启程上路，没有别的办法；不然的话，在晚上大伙儿通常欢聚的时候，我一定会跑到你那里去，而且在这种情况下，我会忍不住要到哥林盖尔、戚美尔曼、伍德和其他夜酒馆里去痛饮一番。

克路斯等人的信件，以及美国的报纸和其他一切，最好是打成一个包裹，交皮克福德公司或查普林—霍恩公司寄给我，地址写欧门—恩格斯公司，好由公司付邮费。

我在这里看到了马迪耶就他的专利权的英文写的

一封信,这个专利权问题同我们的工业部门有某些关系。不管这一发明是好是坏,而他又醉心于各种庞大的计划,我还是要为他尽点力。如果他的发明适用,他能因此挣一大笔钱,因为销路几乎是无限的。如果你见到他,请告诉他,我这几天本来打算给他写信,可是一直很忙。

我希望,我们的青年当中有些人能在伦敦真正找到多少靠得住一点的职业,因为放荡不羁的现象厉害起来了。而且如果你落到他们手里,那末可以打赌,十之八九会一连三十六小时烂醉如泥,这种事情我已经碰上两次了,我的妹妹对此非常惊讶。

今春或夏初我还要来伦敦。

难道还没有从沙贝利茨那里收到东西?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并向纵酒作乐的伙伴们致意。

你的 弗·恩·

9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3年1月21日 [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只要你有一点可能,就请把附上的拙作全部译出来,并把它

玛丽亚·布兰克。——编者注

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见本卷第205—206页)。——编者注

卡·马克思《选举。——财政困难。——萨特伦德公爵夫人和奴隶制》。——编者注

直接从曼彻斯特(签上我的名字)经利物浦或者南安普顿——这要看轮船的班期而定——寄给:纽约《纽约论坛报》编辑之一安·德纳。

情况如下:

因为我在这里困窘极了,所以我以十篇文章(包括附上的这一篇)用格里利的名义开了一张二十英镑的期票,并写信告诉他,抄写人还没有把文章完全抄写完(因此这篇文章要注明星期五的日期),文章将在星期二寄给他。我给他每篇文章算两英镑——这个报酬是德纳在他1851年12月16日的信里(为通讯报道)答应下来的,但是他至今还没有履行他的诺言。

班贝尔格尔这个小犹太人直到现在还没有给我一分钱,不过他已经答应了,我将凭期票(在期票寄来以前)逐步从他身上至少榨出十五英镑。

因为我是按两英镑计算的,所以附上的文章必须整个寄出去。萨特伦德公爵夫人的事件在美国将引起热烈的议论。

附带说一句。布林德为赫尔岑的书²⁰⁵已经到我这里纠缠过、两次了。因此你一定要把它给我寄回来。

已经是夜里两点。因此不能在信上贴邮票了,只好不付邮资把它寄走。

你的 卡·马·

9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3年1月29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三英镑和寄回的手稿 都收到了。

你应该原谅我这么久没有写信,这是由于外界的压力。

维利希大约在两个星期以前收拾行装到美国去当金克尔的代理人了。

布吕宁克夫人几天以前已经安葬。

由于议员赖辛巴赫和勒韦的手腕不高明,以及伊曼特的疏忽大意,一千英镑落到金克尔先生的手里了,而且结果搞成这样:如果保证人不另外设法解决问题,就要以他的名义把钱存入英格兰银行,而赖辛巴赫必须在5月份把存折交给他。²⁰⁶这个决定,现在当然没有任何价值。班迪亚先生在巴黎已经三个星期了。李卜克内西在犹太人奥本海姆那里弄到一个很好的职位。除了伊曼特,其余的伙伴仍然是游手好闲。

沙贝利获那里的小册子 只是到1月11日才印好。约有六印张。可是,看来,在他把东西顺利地分发到德国的所有地点,并从那

大概是指卡·马克思《选举。——财政困难。——萨特伦德公爵夫人和奴隶制》一文的手稿(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编者注

里得到已经收到的证据以前,他根本不想寄来伦敦。

科伦的先生们,特别是丹尼尔斯,继续值得钦佩地保持沉默。对于我们为了他们而把一切事情扔下四、五个星期这一点,他们就是这样给予回答。

你从附上的《工人共和国报》(编辑魏特林)的剪报中可以看出,这位裁缝大王和“康姆尼”移民区的独裁者对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和对马克思派进行了多么恶毒的攻击。²⁰⁷

昨天我第一次冒险自己用英文为德纳写了一篇文章。皮佩尔当校对,只要我有一本很好的语法书并大胆动手写下去,事情一定会顺利地进行的。

顺便说两件事:

第一,布林德为赫尔岑的书经常来纠缠我。

第二,别忘了在下一封信中把赖辛巴赫的声明和账目寄来。德朗克需要这些东西,以便开始新的通讯。

秋播作物收成的现状使我确信,危机一定要到来。当粮食这个主要消费品多少还充足和便宜,同时还有澳大利亚等等情况时,事情还会有所拖延。但是现在这已到头了。总之,你说奇怪不奇怪,例如《经济学家》在颂扬英格兰银行最近关于贴现率的决议时写道,这个决议的目的是“阻止资本输出”。²⁰⁸我们清楚地知道,这是指的什么。可是,它的自由贸易派的良心不会因下面的问题而感到不安吗?这就是:难道你也想阻止棉织品、棉纱等等形式的“资本输

科伦案件中被控告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编者注

卡·马克思《死刑。——科布顿先生的小册子。——英格兰银行的措施》。——编者注

见本卷第209页。——编者注

出”吗？为什么你反对以黄金形式输出资本呢？难道说，自由贸易派的政治经济学的终点是：回到纯粹的重商主义上来，并认定黄金的流出和流入是事情的本质吗？

在波拿巴最近发表演说²⁰⁹以后，西蒂区全都相信要发生战争了。我也收到了老艾布纳尔从法兰克福寄来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谈到，由于波拿巴的结婚演说，在德国的傀儡中间，特别是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外交家中间引起了恐惧。我们的同胞是多么愚蠢，我昨天顺便看到《法兰克福报》，其中有一篇海得尔堡的通讯，说自从波拿巴投入了“民主派”的怀抱和我们处在宣传战争的前夕以来，据说，现在上层社会中大概已经对迫害伟大的盖尔温努斯²¹⁰感到遗憾了。

我担心的是，克拉普林斯基 将被德国农民和小市民当作“教主和朋友”来欢迎。看来，这个荒唐的人物的使命就是完全歪曲一切传统的立场和政党，使它们具有滑稽可笑的性质。

一个糟糕的秋季对一场正在开始的战争有什么影响呢？

关于工业方面的情况，特别是有关棉花方面的情况，也请写信告诉我。

琼斯的报纸 又活跃起来了。

我认为科布顿的小册子，象曼彻斯特的和平会议一样，在目前纯粹是荒诞无聊。²¹¹帕麦斯顿的报纸《晨邮报》写道，请看吧！这些资产阶级暴发户根本没有能力管理国家，这种事情只有贵族才行。《先驱晨报》发表了一封给这家报纸的信，正如该报所断言，此信是

指拿破仑第三，在这里用海涅的讽刺诗《两个骑士》中的人物的名字称呼他。——编者注

《人民报》。——编者注

由波拿巴本人口授的,波拿巴在信中说,只有在女王需要他的二十万名维护秩序的英雄来对付日益可怕地强大的民主派的时候,他才光临英国。《先驱报》说,这个民主派就是您,科布顿先生,您和您那伙人。

关于《泰晤士报》,我得到了下面完全可靠的详细消息,也许会使你感兴趣。

诺定昂的议员瓦尔特先生,依然是该报的立宪君主,依然是它的主要股东。莫布雷·莫利斯先生是《泰晤士报》的财政大臣,它的财务和政务经理,这是一个冒险的和“鲁莽的”家伙。小德兰恩先生(迪斯累里的朋友)是内务大臣。他的父亲是《纪事晨报》的出版者。戴森特先生是外交大臣。此外,《泰晤士报》还有一个类似枢密院的东西。它的成员中最出名的是基台尔明斯特的议员娄先生,一个红眼睛、白头发的白化病患者,据说,很有才干,而且通晓金融问题。另一个是亨利·里夫先生,他在贸易部统计司有一个不大的职位,是奥尔良派国家活动家的崇拜者。兰邦先生在写有关金融市场状况的文章,但是,对该报的总方针没有影响。

根据泽尔菲的信看来,巴黎盛行一种看法,认为波拿巴在门的内哥罗事件²¹²中同苏丹一起在搞什么反对奥地利和俄国的阴谋。

祝你健康,请勿相忘。

卡·马克思

[信里附了某本书上的一张插图,上面附了一句话:]

上面画的这个女人是意大利哪一个城市的?

96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3年2月11日 [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我们到底也知道了科苏特先生和马志尼先生的伟大业绩²¹³。我们这里的消息很不完整,但是我看,明天或者星期一我们就可以听到,一切都已经结束了。米兰是进行巷战的好地方:笔直的街道很少,而且互不相连,几乎到处都是弯弯曲曲的小巷和高大厚实的石筑房屋;每幢房子本身就是一座堡垒,墙往往厚达三至五英尺以上,很难穿透;底层的窗户(几乎到处都有),象科伦有些地方那样,都安着铁栅栏。可是这一切又有什么用呢,他们一点成功的希望也没有。1849年以后,拉德茨基命令重新修复旧城寨的工事,如果它们已经修复(为此,时间是充裕的),那末,只要奥地利人还占据着城寨(没有军队的起义,起义者夺不下这些城寨),米兰就属于他们。德森人向来是从比林索那向全世界散播有利于意大利各次运动的大量谣言的²¹⁴,现在没有从那里传来任何进一步的消息,这是反驳所谓起义扩展到近郊的有力论据。

我认为整个这件事极不适时,因为,除了一般所说的奥地利的暴政,它的唯一根据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门的内哥罗事件²¹²,而且在这里,土耳其的“秩序”最终也会战胜荷马笔下的门的内哥罗的野蛮状态。于是这些伟大的专政者们,完全同载勒尔一样,落入了通常的外交戏剧的圈套,并相信“东方问题”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

重要性很明显,当时他们指望能从路易-拿破仑方面传来某种出人意外的好消息,可是,只要不发生什么完全意料之外的事,他就会心安理得地让他们遭殃,并象对待无政府主义者那样对待他们。此外,可以预料,发动的时机,也象在所有预先组织好的起义中一样,取决于当地最细小的偶然事件要比取决于真正决定性事件多得多。

看来,马志尼至少还在原地未动,也不能不这样。不论他的浮夸的呼吁多么笨拙,但它们在崇尚辞藻的意大利人中间仍然会取得一些成效。可是,瞧瞧无限活跃的人物科苏特吧!这个人在整个这次事件以后就绝对死气沉沉了。1853年再放肆夸耀这类引人发笑的野心而不受惩罚,已经不可能了。不论马志尼对起义的抽象激情多么荒谬,但他毕竟比勇敢的科苏特不知要高出多少。科苏特又在扮演他在维丁扮演过的角色²¹⁵,并且从安全的避难所跑出来,毫无结果地胡乱下令解放祖国。这个家伙确实是个胆小鬼和微不足道的人。

现在我们要看意大利农民将抱什么态度。甚至在闻所未闻和难以置信的成功的情况下,马志尼老爷子及其资产者和贵族们也会在这方面经受非常不愉快的事情!而且只要奥地利人有可能唆使这些农民去反对贵族,他们无疑会这样做。

奥地利人大概还有十二万士兵在意大利,我不懂,如果军队本身不发生起义,怎么可能发动反奥地利人的起义。而对于意大利的洪韦德²¹⁶的起义,即使是根据科苏特的命令干的,我也不相信;为此需要有较大的事变,而奥地利人借助于和平条件下的三年严格训练,鞭笞不止一个洪韦德,因而已经制服了其中的许多人。

我觉得整个这件事只是作为一种象征才是重要的,对1849年

以后形成的压迫的反映开始了,自然,它是在创伤最剧烈的地方开始的。这件事在这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庸人们开始承认,今年将不会太平。既然现在发生粮棉歉收、财政困难以及与此有关的一切,那末让我们等着瞧吧!

上星期——不是星期四就是星期五,我寄给你三英镑,你收到了吧?

你的 弗·恩·

9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3年2月23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我曾病得很厉害。“奸诈的普鲁士人”不让我躺,不让我坐,也不让我站。因此我长时间没有写信,甚至收到了钱也没有告诉一声。

你已经看到,科苏特怎样利用美国海盗梅恩·里德船长否认了据说是他写的米兰宣言。²¹⁷而昨天瑟美列从巴黎写信给我说,他确切地知道,宣言是真实的。其实,这从它的内容上也看得很清楚。《先驱》(亲马志尼的报纸)

“认为有必要预先告诉自己的读者,这件事所涉及的完全是科苏特先生和马志尼先生的相互关系,而后者目前不在英国”²¹⁸。

德拉·罗科在《每日新闻》上的声明直接反对阿哥斯提尼,但也间接反对科苏特,大概你已经亲自读过了。²¹⁹“高贵的兄弟俩显然分裂了。科苏特不仅胆小,而且还撒谎。

你认为马志尼曾亲临米兰,那是对他评价过高了。他在这紧急关头离开英国,是要使人猜想他上战场去了。

不论米兰事件作为马志尼长远阴谋的结局多么悲惨,以及我深信他本人也受到严重的损害,——我还是相信,这次事件对整个革命运动是有益的。特别是由于象奥地利人……那样用来攫取好处的粗暴行为。如果拉德茨基仿效斯特拉索尔多的先例,如果他赞扬米兰市民的“奉公守法”,把整个事件说成是一些“坏蛋”的无谓的捣乱,而且为了表示自己的信任,装样子稍微放松缰绳,那末革命政党就要在全世界面前丢脸了。可是现在,当他名副其实地施行掠夺制度的时候,他就把意大利变成了“革命的火山口”,而这是马志尼用他演说的全部魅力也从来没有能够达到的。

还有一点。我们中间有谁会相信,反动派在他们所有的四年胜利、军事准备和大肆吹嘘以后,会感到自己如此无限的软弱,以致他们一遇到小叛乱就发出真正的恐惧哀号呢?这些家伙对革命的信心是不可摧毁的。现在他们在全世界面前再次证明自己不行。在“流亡者”事实上已经完全破产而不能吸引一个人的时候,他们就借所有的各自的政府报纸之口,在全世界到处散布流亡者的实力强大,并造成一种信念:诚实的公民们被阴谋之网从四面八方捆住了。

关于班迪亚。他目前正在巴黎。现在我手头握有证明材料,证

贺雷西《讽刺诗集》第2册第3首。——编者注
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明这位高贵的人物是奥地利政府的密探。他以接受法国警务部的秘密职务为代价得以返回法国。同时他又又想从波拿巴那里弄到钱的科苏特在巴黎的正式代理人。然而,这个家伙在巴黎编结一张捆绑自己的罗网。至于我们的手稿,他把它卖给一个用“舒耳茨”这个名字到处乱跑的格莱夫了。不过,这两个人都欺骗了政府,声称他们似乎从一个“秘密团体”的档案里“设法取得了”这份“文件”。这是他们的行话。

从沙贝利茨那里听说这个东西在德国很行销,除此以外没有任何消息。他还没有拿定主意把任何东西寄到这里,因为担心法国警察当局打开包裹并把此事通知普鲁士警察当局。

我从可靠方面了解到,赖德律——这是秘密(大概拿破仑也和我一样很清楚地知道此事)——打算三、四个星期以后在巴黎“给以攻击”。一个目睹者告诉我说,关于米兰起义的最初消息在巴黎震动很大。人民成群地聚集在街头等地,不是为了举行起义,而是为了议论新闻。一般说来,此地的法国人对马志尼先生的“行动”出了丑感到非常满意。这是对他的报复。

我们的支援科伦人的六行呼吁书¹⁹⁹,由于克鲁斯的协助,在美国报纸上登出来了,而且都用有关的体操协会⁶³的名义加上了前言。我们看看再说。我们在科伦本地的亲爱的朋友们仍然还是毫无音信。真是小心谨慎!其中的一个,即科伦案件中充当被告证人的前尉官施特芬来到了这里,立即在弗里德兰德的学校里得到一个教员的职位。布林德每天为“赫尔岑”来纠缠我,同样德朗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流亡中的大人物》。——编者注

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编者注

见本卷第41页。——编者注

克为赖辛巴赫的声明也每天来纠缠我。这对于德朗克之所以重要,为的是有可能用别人的名字开始在科伦的《国民议院报》上撰稿。

你对国教会的教士们积极参加不幸的争取十小时工作日运动²²⁰有什么看法?还是老玩意儿。星期六我将把克路斯留在我这里的一包报纸和信件全部寄给你。

顶点 小约翰的全部功绩中的最近这一次是最典型的。连《泰晤士报》也得承认约翰尼“引起的热情极小”。²²¹

哈尼的妻子 去世了。布吕宁克夫人也死了。我最近和布吕宁克先生通过一次信,全是谈的金克尔和维利希。我写信告诉你,维利希一个月以前已经去美国了。

祝好。

你的 卡·马·

98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3年3月9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昨天寄给你半截五英镑银行券,同时把另外半截装在信封里

见本卷第 195、211 页。——编者注

激进派给罗素起的绰号,因为他把 1832 年的议会改革说成是英国宪制发展的顶点。——编者注

玛丽·哈尼。——编者注

见本卷第 556 页。——编者注

寄给德朗克。我现在非常拮据。2月份我清偿债务等用去大约五十英镑,而本月和下月大约还得开支三十英镑。否则还能给你多寄一点。改革我的私人开支是刻不容缓的了,一两个星期以后我要搬出这所住宅,搬到比较便宜的住宅里去,同时改用较清淡的饮料,以便对编制资产负债表这个重大的时刻有所准备。天知道,去年我花掉了我的老头的此地营业利润的一半。当我的老头快要来的时候,我们就搬到漂亮的住宅去,买一些上等雪茄和酒等等,以壮观瞻。生活就是这样。

在本地公众,无论是德国人还是英国人的心目中,科苏特先生用他自己的声明²²²彻底毁了自己。马志尼也由于起义本身,同时也由于从谋杀单个的士兵来开始发动的这种卑鄙手法而毁了自己,这一点引起了英国人的特别憎恶。很难设想有比科苏特这两封信更怯懦、更卑鄙的东西了。同时他还经常自命不凡地说:“我是个直爽诚实的人”。可是,这些先生们应该小心。如果发现哪怕是一点罪证,那位最可爱的阿伯丁就会毫不客气地立刻把他们关进牢房,交法院审判,而且我绝不相信这时人家会宣告他们无罪。

“群贤内阁”²²³揭开来看,原来是纯粹的骗局。约翰尼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萎靡不振,伟大的格莱斯顿是个象梅维森那样自作聪明的人,阿伯丁是典型的完全受托利党外交阴影支配的大臣,悉尼·赫伯特——这位已故救世主皮尔的圣徒约翰,是个根本无能的陆军大臣;一句话,是一群宝贝。而且他们都觉得自己的职位不合适,也许只有厚颜无耻的老帕麦斯顿是例外,他在哪里都安之若素,而且正如两院关于马志尼的辩论²²⁴所证明的那样,他的情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约翰·罗素。——编者注

绪从来没有这样对抗。要知道,自从关于希腊问题的辩论、关于民军法案和关于答辞的辩论²²⁵以来,他实际上成了下院的领袖。可怜的约翰尼形式上占据这个职位,这只是一种辛辣的讽刺;可是当约翰尼还要以这个身分领取特殊薪俸时,这就是十足的无耻行为了;不用说每一种新的职务对两党说来都是外快。我好奇地等待着格莱斯顿先生的预算,他对预算草案和关于休谟的税率提案²²⁶的意见都使人认为,他将或多或少一切照旧。显然,这将是组成爱国主义的联合内阁的唯一结果。同时,最近选举期间的种种行贿事实,非常耸人听闻,并且这使得在下次会议期间不管怎样都势必要实行象改革法案这类的东西。如果在这个时期之前贸易恶化,大陆稍有风吹草动,那末我们还会经历许多趣事。

现在我家里有那个疯狂的议员乌尔卡尔特的一本书²²⁷,他认为帕麦斯顿是领津贴的俄国奸细。事情很简单。这个人是在克尔特族的苏格兰人,受过撒克逊苏格兰式的教育,就倾向说他是浪漫派,就教育说他是自由派。他曾以希腊之友的身分去过希腊,然而,在同土耳其人打了三年仗以后,又到了土耳其,而且成为这些土耳其人的崇拜者。他狂热崇信伊斯兰教,他的口号是:“如果我不是加尔文教徒,我只能成为穆斯林。土耳其人,特别是奥斯曼帝国全盛时期的土耳其人,在各方面都毫无例外地是世界上最完善的民族。土耳其语是世界上最完善和最动听的语言。所有这些关于野蛮、残酷和可笑的野蛮人的傲慢等蠢话,都纯粹是出于欧洲人对有关土耳其的一切事物的无知,以及出于有偏见的希腊通事的诬蔑性捏造。如果某个欧洲人在土耳其受到不好的待遇,那只是由于他本人的过错;土耳其人恨的不是法兰克人的宗教,也不是

即西欧人(在近东通常把西欧居民叫做法兰克人)。——编者注

他们的性格,而仅仅是他们的窄裤子。殷切地推荐仿效土耳其的建筑术、礼仪等等。作者本人不止一次地挨过土耳其人的棍子,可是事后他坚信,是他本人在这方面有过错。同欧洲人的接触,文明化的尝试,只能使土耳其人解体 and 衰弱。纯粹的土耳其宪法,是所有现有的宪法中最出类拔萃的,而且几乎超过了英国。土耳其人有以数千年的风俗习惯和可兰经为基础的自治。苏丹不仅不是“暴君”,而且他的权力比最仁慈的女王的权力还要有限。宗教信仰的自由只有在土耳其才有。在这块乐土上没有也不可能有阶级差别、阶级斗争、政党,因为在内政方面全都持一致意见。再也没有比土耳其更少中央集权的地方了。总之,只有土耳其人才是君子,而且只有在土耳其才有自由。

俄国沙皇假手希腊教士们阴谋反对这个幸福的国家,而英国却一直让沙皇愚弄自己。英国应该支持土耳其,如此等等,一句话,全是些平淡无味的老生常谈。这本书整个是非常滑稽可笑的。但最有趣的是,与帕麦斯顿敌对的英国自由派的整个政策却以此为依据。例如,《每日新闻》上所有关于土耳其的肮脏行为的文章都纯粹是在重述乌尔卡尔特的话,乌尔卡尔特作为自由贸易派而享有绝对的信任,虽然他也责备英国人,说他们以其输入损害了特萨利亚的工业。但是,苏格兰高地人有点小毛病也算不了什么。

《泰晤士报》,虽然是为了俄国的利益,终于表示反对庸人们关于土耳其的完整性的陈腐呓语,这一点很有益处。愚蠢的《每日新闻》由于它的资产阶级局限性而目光短浅,大叫背信弃义,而且除了这种陈腐的外交谎言,再想不出任何更好的话了。²²⁸如果这一事

维多利亚。——编者注

尼古拉一世。——编者注

件再拖延些时候,那末这些先生将不得不立即乞援于其他论据,并得出结论说,只有大陆上的革命才能结束这种糟糕状况。随着时间的推移,就是最昏愤的庸人也应该懂得,没有革命,任何问题也不能解决。

奥普关税一事²²⁹是德国取得的唯一进步。尤有甚者,这个条约塞满了这么多各种各样的保留条件,并且这么多的主要问题留待将来的各种委员会去解决,而关税的降低实际上却微乎其微,以致这一切未必能有什么结果。工业的大危机一旦爆发,整个这项通商条约就会在全面破产中化为乌有。

我们这里刚刚发生盗窃,铁路上火车碰撞,血肉横飞。这里的庸人们被最近一星期来的一些非常事件吓呆了。幸好棉花跌价,因此交易所里没有发生什么事,公众得以专心议论这些重大事件。纺纱厂和多数织布厂仍然充分开工,可是粗棉布(domestics)的生产已完全停顿,并且从星期一起,这个部门的所有工厂一周只开工三天了。

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德朗克已经收到了赖辛巴赫的东西。

你的 弗·恩·

关于赫尔岑的书,我这几天内就办妥,这事有困难,以致妨碍我现在写信给我的妹夫。

见本卷第195页。——编者注

指赫尔岑的《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一书。——编者注

布兰克。——编者注

9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3年3月10日 [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五英镑已收到。

这个星期差点儿死了。我害了肝炎或者很象肝炎的一种病。这在我们家里是遗传的。我的老头 就是害这种病死的。我在英国四年 ,从来没有发过 ,以为病已经根除了。现在已经脱离危险 ,甚至没有求医—— 这是件大好事。不过还有点虚弱。

昨天收到了从巴塞尔寄来的下面这一封“令人愉快的”信：

“1853年3月7日晨9时于巴塞尔

亲爱的马克思：

我刚才获悉 ,为数两千册的一批《揭露》 在国境那边一个村子里搁了一个半月 ,昨天在试图继续运送时被扣。现在会发生什么事 ,我不知道。首先巴登政府要呈报联邦委员会²³⁰ ,然后大概会把我逮捕 ,或者至少会对我起诉 ,等等。无论如何将大大出丑。这就是我所能简单告诉您的一切。以后的消息 ,如果我本人没有可能写信 ,您会通过第三者收到。如果写信给我 ,请在信封上写 :巴塞尔时装商店布朗纳·盖尼阿尔小姐 ,而在里面的给我的封口的信封上写‘转雅克’就行了。关于政变的手稿 ,我藏在可靠的地方。再见。但愿很

马克思的父亲亨利希·马克思。——编者注

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编者注

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编者注

快能有比我现在所知道的更多的消息。请给我一个可靠的地址。您的地址和班贝尔格爾的地址,大概别人早就知道了。

您的 雅克 ”

我的亲爱的“狐狸”大师,您对此有何看法?你不认为《suisse》为了现金已经把我出卖给普鲁士政府了吗?在国境那边一个村子里搁了一个半月,强调惶恐不安,只字不提留在瑞士的册数,不管我怎样坚决要求,一册也不寄来!

不是吗,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什么兴致来写作。真正是 pour le roi de Prusse 操劳!

该怎么办?不能让《suisse》这样轻易地逃脱罪责。

至于德纳,他已承兑了我的期票。“善良的”班贝尔格爾最初凭这张期票给了我五英镑,随后让我往西蒂区接连来回跑了两个星期,到这个星期才付了其余部分,而我的女房东已经整天整天地在“咆哮”(确实是咆哮)了。在此期间,我还给《论坛报》寄去了七篇文章。明天将再寄一篇²³¹。如果不是这该死的转期债务缠着我,我现在不管怎样也脱身了。不过,如果这个卑鄙的瑞士人不使我再度陷于困难境地,那末,这项债务我也还清了相当一部分。

因此,我现在必须给德纳寄一篇关于高级政治的长篇文章,使他对我有好印象。这样一来,可诅咒的东方问题又出现了,住在这里的一个可恶的美国佬,企图就这个问题和我在《论坛报》上竟

雅科布·沙贝利茨。——编者注

双关语:《suisse》有“瑞士人”的意思,也有“瑞士仆从”的意思。——编者注

直译是:“为了普鲁士国王的利益”,转义是:“白费精神”、“毫无所得”。——编者注

争。²³²但是,这个问题——首先是军事和地理方面的,不在我的写作范围之内。因此,你还得再作一次牺牲。土耳其帝国将会怎样,我一点也不清楚。因而谈不出什么总的看法。

对于写报纸论文——不过在这种论文中应该回避问题本身,而用军事、地理和历史的幕布遮盖起来——我觉得直接从门的内哥罗问题²¹²得出下面主要几点是必要的:

1 不管怎样耍手腕和在报纸上空谈政治,东方问题决不会成为欧洲战争的导火线。它总是会通过外交途径而被压制下来,直到总的殴斗把这种压制情况也结束为止。

2 俄国对土耳其的侵犯。奥地利的贪婪。法国的野心。英国的利益。这个纠纷的种子在贸易上和军事上的意义。

3 一旦发生总的殴斗,土耳其将迫使英国站到革命的一边,因为英国在这里同俄国发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4 伊斯兰教帝国必然崩溃。它将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处于欧洲文明的影响之下。

目前还应当专门谈一谈门的内哥罗事件和英国现在正式扮演的卑鄙角色。苏丹之所以让步,只是因为法国和英国没有答应给予援助。在这个问题上,两国都戴着“诚意协商”的假面具,争先恐后地向神圣同盟讨好。²³³还应当指出:统治着英国的寡头政治在对外政策方面已不能起昔日的作用,即不能保证英国民族对大陆的领导地位,仅就这点来说,它必将垮台。

所有这些内容都非常贫乏,但我必须有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两篇文章,以便打垮我的竞争者。

你的 卡·马·

我那篇关于萨特伦德公爵夫人的论文,你译得很出色。我认为,我只要有一本弗吕格耳的词典²³⁴,一本语法和一名比皮佩尔先生高明一些的校对员,我也能用英文写得不坏。

今天我又往大陆写信。如果我弄到——因为现在从沙贝利茨那里一无所得——一笔钱,至少使我的妻子能安心等到第二张以德纳名义开的期票(这次我想可达三十英镑)被接受而退回的时候,那末,我也许在4月间到你那里住几天;那时我可以恢复自己的精力,并安安静静地和你谈谈当前的局势。在我看来,这种局势必将很快地引起地震。

《晨邮报》断言:郎卡郡的工厂主现在雇佣工人只从事开工不足的生产;繁荣即将结束,等等。这方面情况究竟怎样?

你的 卡·马·

德朗克到这个时候——现在已经十一点半——还没有把另外半截送来。显然这个年青人还躺在床上。

这些家伙真是懦夫。他们懒惰,一受到任何外界压力就无力抵抗,支持不住,指靠他们是毫无希望的。我们一定要更新我们党的成员。克路斯是好的。莱茵哈特在巴黎辛勤工作。拉萨尔虽然“但是”很多,却是坚强而精力充沛。皮佩尔如果幼稚的虚荣心少些,坚持不懈的精神多些,那他不会没有用处。伊曼特和李卜克内西顽强,他们各有各的用处。但是所有这些并不是党。前尉官施特芬——科伦案件的前见证人,现在是伦敦一个学校的教员,在我看

卡·马克思《选举》。——财政困难。——萨特伦德公爵夫人和奴隶制》。——编者注

五英镑银行券的另外半截(见本卷第219—220页)。——编者注

来,是个能干的人。鲁普斯一天天老了,而且越来越古怪。德朗克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可爱的浪荡汉”。

100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3年3月1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文章你过几天就会收到;我认为,我已适时地研究了乌尔卡尔特。可惜时间太晚,赶不上明天的轮船了,因为在八点以前未必能把办事处的事办完,而且我还需要作一些准备。德纳老爷子现在每篇按两英镑付,并能迅速兑付期票,这太好了;因此我们终将站住脚。不过,我简直不相信,你竟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已经寄去七篇英文的论文;如果你来这里(这是我非常高兴的事),你一个星期在英语上取得的成绩将比在皮佩尔先生那里一个半月所取得的还要大。

至于雅克先生,很可能这家伙想重复耶尼先生(雅克同他非常相似)同巴登政府的勾当,即把一部分出版物卖给德国政府,以便更有利可图地处理另一部分。我认为他不致坏到能把书全部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见本卷第221—222页。——编者注

雅科布·沙贝利茨(见本卷第224—225页)。——编者注

指卡·马克思的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编者注

出卖的地步。这个巴塞尔的出版商是一家公司的正式老板,他这样恐惧,也许不是假装的:巴塞尔政府不喜欢开玩笑,它保持着同巴登的睦邻关系。首先你要坚持,要他毫不拖延地至少把几册书打成包经包裹公司即由铁路直接寄往伦敦给你,或者也可以通过曼彻斯特欧门—恩格斯公司寄给我。谁也不会想到要打开这个包裹,即使打开,反正这件事现在已经暴露了。可疑的是,他至今一册都不愿意拿出来。难道他连一个运绦带等物去伦敦的巴塞尔工厂主都不认识?他可以让他们附带包上几本运走。

《晨邮报》上关于郎卡郡的事,除了昨天写给你的以外,再没有什么了。英国两家最大的细纱厂的厂主洪茨沃思和默里昨天回答了我们的关于纱价的询问,说告诉我们纱价没有用处,因为他们已经有了长期定货,不能再接受任何新的定货。这两个人一共大约有十五至二十万枚纱锭在骡机上转动。与此相反,正是由于粗棉布不仅在这里,而且在美国和德国都找不到销路,因而水力纺纱机纺制的⁶/₁₆号粗纱在市场上非常滞销。

我们应该装成洞悉内情的样子去打垮与我们竞争的美国佬。我还要看几本有关土耳其的书,这些书在“雅典神殿”¹⁴⁸里很多。

听到我们的朋友们在走下坡路,使人不大愉快。“优秀分子”在决定性时刻将会再次醒悟过来,不过,如果这些公民经过以前的一些战斗没有学到什么,而且也没有变得聪明一些,就投身于未来的战斗,那是令人不愉快的。除克路斯以外,拉萨尔比他们所有的人都能干得多,这一点当哈茨费尔特伯爵的财产最终并入国家财产

见本卷第 223、227 页。——编者注

普尔斯基(见本卷第 225—226 页)。——编者注

的时候,会特别明显地表现出来²³⁵。他有他的怪癖,可是也有党性和抱负,而他的那些卑下的、从属的情欲和私事(他将在为公的借口下永远醉心于这些东西),是众所周知的。至于吸收新人,我认为,当我们回到德国,我们会在那里找到相当多的有才能的年青人,他们在这期间已不无成效地尝到了禁果的滋味。如果我们在这两三年里能象1848年以前所作的那样,用各种书籍进行扎实的科学宣传,我们的事业会要好得多。但是这一点没有做到,而现在暴风雨即将来临。你应当结束你的《政治经济学》⁴⁸了,往后我们只要有了报纸,可以把它每星期刊登一篇,人民有不懂的地方,拥护者们就可以作解释,虽然不那么理想,但总不是没有好处的。那时这会给我们随后恢复起来的全部组织提供讨论的基础。

德纳毫无怨言就每篇付两英镑,这是你在《论坛报》地位巩固的最好证明。在欧洲革命的所有政党中,我们是向英美公众阐明自己事业的唯一的党,这是它的好的方面。关于其他的政党,美国佬根本一无所知,因为科苏特的所有吹嘘只有一个意思,就是为大人物科苏特弄钱和进行干预。班贝尔格尔先生当然会对下一张期票预付得多一些,因为第一张期票兑付得很干脆。

你的 弗·恩·

10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3年3月22[-23]日 [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你的关于土耳其的文章 很出色。已经寄去了。

最近几期《经济学家》中有一期登载了下面这样一篇论《土耳其的作用》的短文，不知你看过没有？

“我们同奥地利和俄国的贸易，不是停滞，就是缩减，而同土耳其的贸易却在迅速扩大。我们不能确定我们的输出有多大一部分是经过德国到达奥地利的，但估计数量不大。我们同奥地利的直接贸易是微不足道的。我们对奥地利的亚得利亚海各港口（它仅有的几个港口）输出的产品，在1846年以前没有同对整个意大利的输出分开登记，而那一年的输出是721981英镑。1850年降到607755英镑，1851年上升到812942英镑。我们对俄国的平均年输出在1840—1841年为1605000英镑，1846—1847年为1785000英镑，而1850—1851年则为1372000英镑。

我们对土耳其领地，包括埃及、叙利亚、巴勒斯坦、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等地的输出，增长情况如下：

1840年.....1440592 英镑	1846年.....2707571 英镑
1841年.....1885840 英镑	1847年.....3530589 英镑
1842年.....2068842 英镑	1848年.....3626241 英镑
1843年.....2548321 英镑	1849年.....3569023 英镑
1844年.....3271333 英镑	1850年.....3762480 英镑
1845年.....3134759 英镑	1851年.....3548959 英镑

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文章《不列颠政局。——迪斯累里。——流亡者。——马志尼在伦敦。——土耳其》中关于土耳其的这一节。——编者注

可见,我们对土耳其的输出比对俄国的输出多两倍,比对俄国及奥地利的输出之和几乎多一倍。”

《经济学家》就是这样写的²³⁶。

看来,英国内阁本身正就土耳其问题大吵大闹,因为帕麦斯顿的报纸《晨邮报》唱的调子,与《泰晤士报》的截然不同。

迪斯累里幸运地被免去“大保守党”的领袖职位,代替他的职位的却是一个相当可悲的人物约翰·帕金顿爵士。从1828年以来,托利党第一次有这样一个人“领袖”,目光短浅得象它的基本群众一样。

当然,你已看到:在最近表决教会预备基金法案时,尊敬的罗素亲自提议撤销他本人所提出的三个条款中的第三条,内阁只是由于保守党少数派的投票支持,才取得胜利。²³⁷这对它来说是不祥之兆。

马志尼在这里已经几天了,但是目前他还是用化名。

“可爱的阿伯丁”²³⁸是多么乐意向流亡者找麻烦,你从警察局上星期编造流亡者名单一事就可以看出。三三两两的暗探从一个广场到另一个广场,从一条街到另一条街,进行巡逻,把多半是从邻居或啤酒店老板那里收集来的情况记录下来。在某些场合,例如在普尔斯基——这个流氓现在在美国——的家中,他们则借口这里发生了盗窃案等等,闯进流亡者本人的住所,乱翻他们的文件。

可尊敬的巴特米只受了两个月的监禁¹⁷¹。这个无耻的家伙叫人转告赖德律-洛兰,说要把他当狗一样用枪打死。赖德律回答说,他决不与这样的人用枪决斗。巴特米又扬言,如果他要迫使人用枪决斗,他知道该怎么办——当众飧以耳光,往脸上吐唾沫和

诸如此类的灵验的办法。赖德律在答复这一点时,叫人转告他说,在这种情况下,巴特尔米将领教他的棍子和英国法庭。这位巴特尔米决心想成为流亡者中的黎纳尔多·黎纳尔丁尼。这也是一种雄心。

维利希老爷子到了纽约。朋友魏特林为他举行了三百人的宴会,维利希佩带红色大绶带出席,发表了长篇演说,大谈面包比自由更可贵,接着魏特林向他赠送军刀。随后魏特林讲了话,并证明耶稣基督是第一个共产主义者,而他的继承人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威廉·魏特林。

沙贝利茨寄来了一封信,现附上。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第一,他虽然没有政治上的背叛行为,但是他的作法愚蠢透顶。第二,他至少曾经想,而且现在还想从商业的角度欺骗我。根据合同,他最初只应当印两千册。但从他的信看来,印了不止此数。多印了多少?他至今没有回答。同时,德朗克曾经就这件事写信给费德尔森博士,现在已经收到了回信。他证实了沙贝利茨的信的内容,但同时写道,他认为,法院对沙贝利茨进行法庭侦讯,不会有什么结果。请问,现在怎么办?普鲁士政府愿意将此事完全暗中了结,甚至外交大臣已下令没收似乎是我在巴塞尔出版的某种《共产主义理论》。可见,他们连书名都想对公众隐瞒。怎么办呢?

沙贝利茨已给我寄来两册,一册直接寄给我,另一册给弗莱里格拉特,我必须为这两册书付十五先令。好一笔收入!至今我还未能从这个流氓那里多挤出几册来。星期三(明天)可望收到一册,连同早就给你准备好的包裹一起给你寄去。

指马克思的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编者注
大概指的是曼托伊费尔。——编者注

泽尔菲在这里。在搜捕外国记者时,他从巴黎逃出。他认为,朋友班迪亚(附带说一下,看来,他的情况不好,打算在5月间再来这里)告发了他是登载在《科伦日报》上败坏“金发皇后”名誉的一些论文的作者。泽尔菲是个好说闲话的人,但关于匈牙利的事情,却比我所交谈过的所有其他匈牙利流亡者具有更多独立的和合理的见解。这也许是由于他不是马扎尔人,而是“土瓦本人”,而且不仅是土瓦本人,甚至还是汉诺威一个犹太人的儿子。他的姓大概是策尔弗,在马扎尔语化以后成为泽尔菲。

我们在德国的人,是一些可怜的落汤鸡。这些家伙连一个字也没有寄到这里。难道他们没有在报上看到有关他们案件的小册子出版了吗?但是他们对此连问都不问一下。他们居然既无反应,也不振作。简直是些老太婆——如此而已!

你在曼彻斯特未必能看到《民族报》上的一条滑稽可笑的消息。天使蒙蒂霍患了一种非常有伤大雅的病:她老爱放屁,甚至在社交场合也不能控制。最初,她把骑马当作治疗方法。但是,自从波拿巴不让她这样做之后她便任其“自由”了。这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噪音,一个轻微的响声,一个几乎虚无的东西,但是,大家知道,法国人的嗅觉是非常灵敏的。

在曼彻斯特没有听到关于维尔特的什么消息吗?

你的 卡·马·

3月23日

为了答复我们那个几行字的、并由我们大家签字的呼吁书 ,

拿破仑第三的妻子欧仁妮·蒙蒂霍。——编者注

见本卷第197页。——编者注

华盛顿体操协会捐助科伦人二十英镑十七先令,该款已于昨天寄到会计弗莱里格拉特处。

席梅尔普芬尼希得到布吕宁克夫人的遗产一千英镑。

102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3年]4月10日星期日 [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克路斯的信随信寄还。在我们没有得到希尔施文件的全文以及他的放在魏德迈那里的第一个声明（你有关于声明的更详细的信息吗？）之前，事情显然不得不放一下。²³⁹关于班迪亚的事令人感到不愉快。不过，这件事现在解决毕竟比以后解决好。正如你写信告诉我的，你现在已经有了对付班迪亚的详尽的罪证。况且泽尔菲现在也在这里，他可以证实关于格莱夫的事。既然我们现在知道事情将会怎么样，我们就有时间好好准备我们的答复。我正在寻找班迪亚和假柯尔曼的信。而小册子，我认为可以在美国印刷。

希尔施的供词中有些事实是说得完全真实的，例如关于你从曼彻斯特寄出的一封信²⁴⁰的事。但是，同时他当然也有许多隐瞒或弄错了的地方。例如，他忘记说（显然不是无意的）他跟踪你到了曼

见本卷第 192—195 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 188—189, 203—204 页。——编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流亡中的大人物》。——编者注

彻斯特,并且在那里,于某个星期日同另一个浪荡汉在柏立新路遇到我们,从旁边走过时大声招呼说:“您好,马克思!”你记得,当时我们怎么也想不出这是谁。原来这就是我们可爱的希尔施。他还隐瞒了关于丹尼尔斯夫人的信¹⁶²和搜查的事。

现在出现了多少库伯密探:谢努、舍尔瓦尔、希尔施,简直可笑。²⁴¹ 希尔施证实,班迪亚关于你的事,除了胡谈些私事,从来报告不出什么东西,这一点很好。

必须打听清楚希尔施供词中所提到的一些人:兰茨科隆斯基,这显然就是你在关于科苏特—波拿巴一文中指出是俄国密探的那个“兰伯爵”。至于班迪亚,科苏特和瑟美列对他的关系就完全证明我们是正确的,既然他那里有瑟美列的手稿,为什么他不能得到我们的手稿呢?我们始终保存着落在我们手中的一切,这非常好。

顺便说一下。德朗克不久前由于没有能从我这里马上得到赖辛巴赫的声明而拚命大骂,现在我在—叠美国报纸中发现了这个声明,它在这些报纸上至少转载了十次。难道这个懒汉就不能自己去找一下吗?

再回过头来谈希尔施。目前,即在我们没有看到整个文件之前,我认为不可能公开采取什么措施;只能限于采取一些准备的步骤,此外还要调查这个文件是从什么地方得到的,希尔施现在在哪里,

卡·马克思《马志尼和科苏特的活动。——同路易·拿破仑的联盟。——帕麦斯顿》。——编者注

指瑟美列的著作《路德维希·鲍蒂扬尼伯爵,阿尔都尔·戈尔盖,路德维希·科苏特》的手稿。——编者注

见本卷第195页。——编者注

他现在在干什么 ;在万不得已时 ,需要与这个家伙当面对质 ,以便从他那里再逼出一篇书面供词。关于弗略里偷盗的事件²⁴² ,我也要马上进行调查 ;可惜我的那个同他本人认识的报告人现在病了。只是请立即把所需要的形貌特征记录书等等寄给我。

给我寄来的美国报纸 ,大部分今天我已翻阅过了。其中某些东西非常有趣 ,但是 ,一下子读那么一大堆 ,确实使人疲倦不堪和头昏眼花。然而克路斯的信非常好。据我所知 ,《揭露》已登在《新英格兰报》上²⁴³。令人懊丧的是 ,魏德迈没有把它也登在《刑法报》上。哪怕让他现在至少登一下基本内容也好。关于此事 ,请在交下一班轮船发出的信中 ,直截了当和开门见山地提醒他 ,否则他本人是不会想到的。

魏德迈登载他自己文章的一叠《民主主义者报》(纽约的) ,我还没有看 ;留待晚上再看。

私下说一句 ,我认为 ,毫无疑问 ,班迪亚先生泄露了科特斯的地址 。好在没有人知道这件事。

如果希尔施和班迪亚的事越来越纠缠不清 ,那末 ,当你来这里时 ,我们又有一项新的工作。你的旅行怎么样 ?我仍然希望至迟 5 月在这里看到你。

我星期五的信²⁴⁴和三英镑 ,你大概已经收到了。衷心问候你的夫人。

你的 弗·恩·

10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3年4月23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皮佩尔的情况的确是这样。²⁴⁵班迪亚又来这儿，施梯伯和戈德海姆也来了。附上的铅笔便条请马上寄还给我。你对此有何看法？

我现在又可以以纽约的名义开出三十英镑的期票了。班贝尔格尔不干这件事，但我另有指望。如果有了结果，只要不给你添麻烦，我就在5月1日至7日去你那里。

你如果有时间，能在星期五以前寄一篇关于瑞士的文章来，我将非常高兴。关于这个问题，你已写过无数次了，而我连人物等等都不知道。但是这篇文章不需要续篇。考虑到瑞士这个国家的大小，一篇就足够了。

你的 卡·马·

10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3年4月26日 [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原来计划的旅行,恐怕要落空了。班贝尔格尔不能给我的期票贴现,弗里德兰德几乎已经答应给我贴现,现在却断然拒绝了。我将此事写信给施特龙¹¹⁶,不过,我认为这纯粹是走形式,是为了安慰良心和为了我的妻子,我决不相信会有什么积极的结果。

我曾在一篇通讯(就是包括有关土耳其问题的第一篇论文的那篇通讯)中,向《论坛报》报道说:马志尼在这里(他的朋友们现在再次加以否认,但是我认为,这是按他的命令办的);《论坛报》根据这篇通讯,就马志尼侥幸逃走一事发表了一篇不长的社论,其中有如下一段评述:

“因此我们认为,我们这位通讯记者给我们提供了这篇有趣报道,应当对他的非凡才能给予应有的赞扬。马克思先生有他自己的非常明确的见解,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我们决不能赞同,但是,不读他的文章的人,在获得现代欧洲政治的重大问题的消息方面,将失去一个最有教益的来源。”²⁴⁶

你看,我在那里的地位是非常稳固的。此外,我还收到了克路斯的一封信非常有趣的信和两号载有希尔施自供的报纸(还没有载完)。²³⁹这些东西都不寄给你了,因为我仍然希望有一个幸运的机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不列颠政局。——迪斯累里。——流亡者。——马志尼在伦敦。——土耳其》。——编者注

会能够亲自去你那里,并随身带上这些东西。如果我去,当然事先会告诉你的。你的老头 什么时候到?我不愿同他碰上。

如果德纳给我在这里指定一家银行——关于此事我已向他请求过三次——,我至少可以摆脱最糟糕的情况。

关于希尔施:我最初和你的意见相同,但情况毕竟还不是这样。施梯伯和戈德海姆来到这里,当然是为了“确定”科苏特的“火药密谋”同柏林“有关系”²⁴⁷。就是那个寄给我匿名便条的人,在同一天给谢特奈尔和哥林盖尔写了一个通知,逐字照抄如下:

“1853年4月21日于伦敦

通 知

警务顾问施梯伯和警监犹太人戈德海姆两人不久前由柏林抵达此地。

形 貌 特 征

施梯伯:	犹太人戈德海姆:
中等身材(约5英尺)	约6英尺
头发:黑、短	黑、短
胡须:同上	同上
脸色:萎黄	黄、浮肿
身穿深色紧身裤,蓝色肥大常礼服,戴软帽和眼镜	身穿黑裤,淡黄色肥大常礼服,戴黑帽

注意:两人经常同行,伴随他们的有汉堡的店员希尔施和维利希的同乡、邮差黑林。施梯伯和戈德海姆今天曾同班迪亚会谈。施梯伯和戈德海姆每天按时在十一点和三点之间去普鲁士大使馆。”

我认为,写这个东西的人是昂利·德·拉斯佩,他是奥·迪茨的朋友和同乡,也就是那个在你来这里的时候,曾为了进一步揭露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德斯。——编者注
见本卷第235—237页。——编者注

而一定要和我们 [见面] 的被得罪的警察。现在你可看到,“希尔施”是多么卖力。所有这一切,对于维利希—金克尔来说,来得最不是时候了。再见。

你的 卡·马·

至于那一英镑,我将给每人十先令,因为据我所知,皮佩尔有希望不经过诉讼程序而取得钱。这个穷鬼患了极厉害的梅毒,而且他经济非常困难,也过于放浪。

105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3年4月26日 [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附上一篇文章²⁴⁸和一英镑。两位求助者,无论是谁受苦,请安慰他:下星期他也可以得到。

你自己来这里越快越好。我家里的卧室已准备好了。

法国的商业看来已经呈现衰落现象。从美国直接进口的棉花减少得特别厉害。每年9月1日到4月6日,美国的输出如下:

指给德朗克和皮佩尔的资助。——编者注

指德朗克和皮佩尔。——编者注

	1853年	1852年	1851年	1850年
往英国.....	1100000	930000	757000	592000
往法国.....	257000	302000	246000	192000
往其他国家.....	204000	189000	163000	105000

可见,只有法国这样一个国家:尽管美国的收获量极大,但今年得到的棉花却少于去年,而仅仅略多于政治上黯淡的1851年,那一年“社会主义的漩涡险些吞没了秩序和社会”。1852年的进口证明,政变有短时间的奇效,而1853年就显示了它的相反的作用。一部分货物象往常一样从利物浦转运到哈佛尔,但不象过去那么多。法国的其他工业部门,看来远不是繁荣的。这一次问题似乎的确很严重,原因大概就在于,法国商品在国外市场上受到当地产品的排挤。1851—1852年大批大批工人被驱逐出境,已开始发生影响;我深信,这一点特别促进了生产“巴黎商品”和青铜制品等的英美企业的改进和扩大。目前为了秩序把无产者逐出国境,比从前更是一千倍地成为不受惩罚的事了。由于这样不断地利用“阴谋”作为统治的手段,以及不停地把无产者逐出国境,即使在全面和平的时期,法国工业也会大受其害;英国人和美国佬很善于利用其中最有用的部分!

你到底什么时候来?

你的 弗·恩·

10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3年4月27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刚才同弗莱里格拉特去过格尔斯滕堡那里。星期五以前，即使期票不能贴现，也还是有希望用期票得到预支金。靠施特龙自然毫无结果。这样一来，我去你那里，还是有可能，而且我非常想去。

费心赶快答复小班贝尔格尔(这家伙不久就会有用处)感兴趣的下列问题：

关于供应意大利市场的马达波拉姆布	} 在曼彻斯特的采 购这些货物的殷 实可靠的公司
关于供应意大利市场的印花布	
关于生产供应意大利市场草制品的公司	

文章和给皮佩尔及德朗克的一英镑已收到。

我现在确实地知道，我关于马志尼在伦敦的消息是准确的。

希尔施前天在俄国领事那里，而且同一天又同施梯伯和戈德海姆一起在弗略里家中。

你的 卡·马·

107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3年4月27日]星期三 [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如果你对期票没有什么好办法，就赶快把它寄给我（在星期五美国邮船开走之前）。我可以通过一个美国佬把它兑现，并凭它预支给你十英镑，余数以后付清；换句话说，在5月1日以前你拿不到钱，但5月2日你一定可以得到这十英镑。来信告诉我，在这种情况下你能否来这里，如果能来，就来吧；那时你可以亲自把钱寄给你的夫人。

无论如何请预先通知我，免得你到时我不在。

彼·欧门的旧的藏书又可供我们使用了。

你的 弗·恩·

10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3年4月28日于 [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今天又同弗莱里格拉特去过格尔斯滕堡那里。他给了我一封

去伦巴特街找施皮耳曼的“封口的”介绍信,遭到拒绝。格尔斯滕堡是金克尔派的主要人物之一,对待这件事当然不会认真。

现在把这张期票寄给你,连同准备明天发出的文章,共值三十二英镑。

班贝尔格尔愿意借给我两英镑,以便我给我的妻子留几先令,其余的作为去你那里的路费。我星期六早晨动身²⁴⁹。明天不可能。

你的 卡·马·

109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3年5月20日星期五 [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随信附上美国寄来的最新的东西。我还有几份载有你的声明和魏德迈的声明²⁵⁰的《刑法报》。下星期初寄去,以便你们能够使用。我这里留一份,给德朗克用,并归档。

4 麻烦弗莱里格拉特告诉魏德迈或利埃夫尔,附带寄来的二十五英镑²⁵¹已经收到,因为我今天来不及写信给魏德迈了。这些家伙怎么会把一百二十五美元一共只兑换了二十五英镑,我不清楚。按照5月4日纽约最近的英镑比价,54便士= $109\frac{3}{4}$ 分,即使按110分计算,125美元= 25英镑11先令4便士。这就是说,在兑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火箭案件。——瑞士的暴动》和弗·恩格斯《瑞士共和国的政治地位》。——编者注

卡·马克思《希尔施的自供》。——编者注

换时 ,每美元损失一个半便士。

我的老头 终于给我来信了。一切不出我所料 ,他说 ,千万别胡闹 ,等他来 ,就把我带到交易所去。营业太好了 ,不值得大吵大闹。好吧 ,只要老爷子没有什么反对 ,我看就这样办。这些臭事 ,与我有什么相干 ?

你的 弗·恩·

11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2年5月21日于 [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 28 号

亲爱的恩格斯 :

今天还要把二十五英镑的期票交给弗莱里格拉特 ,他将把收到期票一事立刻通知利埃夫尔 。

附上沃尔弗 的地址 ,他还是老埋怨。不过 ,只是现在 ,即在许多事都坦白说出之后我才深信 :德朗克靠损害我而扮演了非常卑鄙虚伪的吹牛和造谣的角色。的确 ,只有这个爱虚荣的冒牌的小布朗基才干得出这种事。他经常挑拨是非 ,说谎说得连他自己也莫名其妙 ,不知所云。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看在上帝的面上,魏德迈的声明和我的声明一份也不要再寄来了。我这里已经每种各有十四份了,都是前天收到的。魏德迈如能寄来哪怕是两三份“希尔施的”揭露,倒是重要得多。例如,如果事情弄到打官司的地步,在瑞士的沙贝利茨有一份就非常有用。魏德迈出了难免的排印错误,班迪亚却按照这个刊误把“出色的东西”变成“类似的东西”,真是妙不可言。

总的说来,没有什么新闻。我还没有看见布林德,他的赫尔岑的书,你寄去了没有?

《人民报》销路上升,最近一段时间里物质上有了保障。琼斯将于6月19日在黑石山脊、斯克爾科特摩尔、蒙特索雷耳和诺定昂森林召开群众大会²⁵²。

附带说一下,我只能给皮佩尔十先令;由于施特龙的时间表不对,我错过了“议会火车”⁷⁹,只得坐了二等车。²⁴⁹

请尽快来信。

你的 卡·马·

卡·马克思《希尔施的自供》。——编者注

指希尔施的文章《间谍活动的受害者》。——编者注

在德文中,“出色的东西”(《rühmlich》)和“类似的东西”(《ähnlich》)两词写法相近。——编者注

指赫尔岑的著作《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见本卷第209页)。——编者注

111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3年5月26日左右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你从附上的校样和魏德迈的信中可以看出，炸弹终于要爆炸了。²⁵³应该承认，维利希企图用作脱身之计的手法，是十分惊人的。当然，他的笨拙的遁辞和粗糙累赘的文体，会使你哑然失笑。这家伙被触到痛处了。看来，施拉姆老爹在辛辛那提使他非常恼火；不管怎样，这是有好处的。有一点很清楚：我们的骑士将由于这个声明而更加丢脸。

总之，《纽约刑法报》！！！！刊登了攻击维利希的文章，因此高尚的人认定自己必须打破其英雄的沉默。

“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在维利希那里物体不是向下而是向上落。再见吧，重力！这家伙完全疯了。又一次暗杀事件！我们还会看到，施拉姆老爹将怎样冒失地发表声明。²⁵⁴

告诉你一件足堪告慰的事：《新英格兰报》今天通知我说，给我寄来四百二十份《揭露》。因此也许明天就可以收到，如果包裹不是随最近一班轮船寄出，那最迟过一星期也可以收到。这些先生居

文字游戏：“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的原文是《im höchsten Fall》，直译是：“在最高的降落中”。——编者注

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编者注

然有脸用一封署名为“《新英格兰报》办事处”的半匿名信,邀我作撰稿人。真是岂有此理!

不管怎样,好在我们现在还有《改革报》²⁵⁵,作为机关报,起码可以在它上面登载一些反驳维利希及其一伙的论战文章。克耳纳越来越卷进这场争吵中了。

魏德迈的排印错误不应使你感到奇怪。他总是把“出色的东西”弄成“类似的东西”,你是知道的。

矮子下星期天将来这里。我很感兴趣的是,他在布莱得弗德当店员是怎样当的。不管怎样,好心人巴卡普看来是要他认真干活的。

昨天我看了一本我曾经向你提到过的关于阿拉伯碑文的书²⁵⁶。尽管书里每行都有教士和圣经辩护人而使人厌恶,但它还不是毫无兴味的。作者认为自己最辉煌的成就是他发现了吉本在古地理学方面所犯的若干错误,并由此得出结论说,吉本的神学同样也是不行的。这本书叫做《阿拉伯的历史地理学》,圣查理·福斯特著。其中最有趣的结论如下:

(1)《创世记》中记载的所谓挪亚和亚伯拉罕等人的系谱,是按方言的亲疏等等对当时贝都英各族的相当准确的排列。大家知道,贝都英各族到今天还自称为萨勒德-贝尼、优素福-贝尼等等,即某某人的子孙。这种由古代宗法制生活方式所决定的称呼最终产生了这种系谱。《创世记》中的支系的排列或多或少地为古地理学家所证实,而现代旅行家证明,这些古代的名称虽然按当地方言有所改变,但是大部分至今还继续存在。由此可见,犹太人本身同其

见本卷第247页。——编者注
德朗克。——编者注

他各族一样,也是一个小贝都英族,只是由于当地条件、农业等等而和其他贝都英人对立起来。

(2)关于我们已经提到的阿拉伯人的大入侵,现在已经弄清楚:贝都英人象蒙古人一样,曾经周期性地入侵;亚述帝国和巴比伦帝国都是在后来产生巴格达哈利发国的同一个地区由贝都英族建立起来的。创建巴比伦帝国的迦勒底人,现在还在同一个地方生活,用同一个名称迦勒德-贝尼。大城市尼尼微和巴比伦的迅速产生,正象三百年前东印度的阿格拉、德里、拉合尔、木坦这些大城市由于阿富汗或鞑靼的入侵而建立起来一样。因此,伊斯兰教徒的入侵在很大程度上就失去了它的某种特性。

(3)在西南部定居的阿拉伯人,看来曾经是象埃及人、亚述人等一样的文明民族;他们的建筑物就证明了这一点。伊斯兰教徒入侵时的许多事情也说明了这一点。至于谈到宗教的欺骗,那末,从南阿拉伯的古代碑文中显然可以看出,穆罕默德的宗教革命,和任何宗教运动一样,是一种表面上的反动,是一种虚假的复古和返朴。在这些碑文中,古老的阿拉伯民族的一神教传说还占优势(象在美洲的印第安人那里一样),而希伯来人的一神教只是它的一小部分。

现在我已经完全弄清楚,犹太人的所谓圣书不过是古代阿拉伯的宗教传说和部落传说的记载,只是这些传说由于犹太人和与他们同一个族系但从事游牧的邻族早已分离而有了改变。巴勒斯坦在靠阿拉伯的一面完全被沙漠,即贝都英人的土地环绕着,这种情况是叙述独特的原因。但是,古代阿拉伯的碑文、传说和可兰经,以及一切系谱等等的易于解释,都证明主要内容是关于阿拉伯人的,或者更确切些说,是关于一般闪族的,就象我们这里的《艾达》

257 和德国的英雄传说一样。

你的 弗·恩·

112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3年5月3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以德纳名义开的期票已经照付,明天拿钱,拿到后马上寄给你;今天查理找这个家伙两次,都未遇着。按兑换率会有些损失,但是,我看比在伦敦兑换损失要小一些。

小册子的包裹也来了,明天寄给你,我这里留八至十份。包裹相当重,花去一英镑十六先令,这应该加在卖价上。仅关税一项就花去十八先令,所以不管怎样包裹寄到我这里总是好的。

矮子星期六在这里。看来他比预期的表现得要好些。巴卡普向施特龙说,他对德朗克非常满意,德朗克很快就熟悉了工作。我又告诫他要严肃认真。总之,巴卡普办事处的工作条件对他简直是最理想的。他已经在记账,如果好好地坚持三、四个月,他就有保障了。施特龙又去大陆了,是星期六走的。他头两个星期在那里,这很好。

这个星期从美国没有得到什么新闻。

你的 弗·恩·

查理·勒兹根。——编者注

指马克思的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波士顿版)。——编者注

113

恩格斯致马克思

1853年6月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附上二十英镑银行券——P/E 90138 的前半截。另外半截下次邮寄，因为我不知道第二个地址。

办理期票业务的家伙已外出几天，所以我们拿不到钱。但是，为了不使你等待，我已设法弄到这二十英镑。因此期票将在下星期初结算。

该死的狗 还扣去我们大约十八英镑的雪茄和酒的花费，这些东西一部分是查理 从他那里拿来转卖了，一部分是我拿来用了。因此还得还债。

昨天我在4月初的一份旧《论坛报》上看了你论《泰晤士报》和流亡者的文章(内有摘自但丁的引文)。请接受我的祝贺。英文不仅写得好，而且很出色。只是有的地方习惯语用得不太合适，然而你的论文中可以指出的缺陷也只此而已。在那里几乎看不到皮佩尔的痕迹，我不懂你为什么还需要他。

你的 弗·恩·

哥特弗利德·欧门。——编者注

查理·勒兹根。——编者注

卡·马克思《科苏特和马志尼。——普鲁士政府的诡计。——奥地利和普鲁士的通商条约。——泰晤士报和流亡者》。——编者注

11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3年6月2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里德里希：

二十英镑银行券的前半截已收到。在去博物馆之前给你写这封信，可见时间还很早。

附上的伟大的维利希在《新英格兰报》上发表的声明，如果不是以为魏德迈本人已经把它寄给你，我早就给你寄去了。²⁵³这第二个声明的草稿完全是货真价实的，地道的维利希。人们在写“文章”，他在写“事实”，而且为了使诽谤失去其尖刻性，必须同他有“私人关系”，这是小型的游击手法。他不对他自己的希尔施负责。他宁愿向他的公众阐述“种种理由”，说明为什么马克思不反驳他的希尔施。他现在找到了一个根据，可以施展某种高超技艺。所以，高尚的人“不愿意”把事实“公开”。他自然更乐意在啤酒店桌旁同庸人交头接耳地谈论这些事实，而且在三年期间帮助金克尔用“走私方式”在两个半球上传播这些事实。然后施展另一个手法——使公众处于紧张状态。他只字不提那些使他为难的事实，却对

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编者注

文字游戏：希尔施的原文是《Hirsch》，也有“鹿”的意思，这里的意思是“狐狸的狡猾”，暗指维利希的手法，他曾促使发表希尔施捏造事实的文章《间谍活动的受害者》；见本卷第592—593页。——编者注

那些据说能毁灭“批判的作家”的事实大肆渲染。同时这位高尚的人还象一个“国家活动家”那样“威风凛凛”。如果他答复,他不是答复马克思的粗鲁的“代理人”,而是答复这些“机灵的”帮闲文人。最后他向公众示意:他的反对者如此大胆地挺身而出,只是因为相信他“决定”引退;而这位起如此重要作用的人物现在却大张旗鼓地宣布,他“已改变了”自己的决定。

所有这一切对前尉官来说并不是那么坏。至于谈到第二个声明的文体,且不管它多么拙劣,其真伪毕竟可疑。看来另外有人插手此事,大概是安内克太太。无论如何,现在维利希先生正打算出版一个对捷列林格的小册子的必要补充²⁵⁸。既然这种下流作品将全部呈献在公众之前,那就必须把事情进行到底。如果魏德迈、克路斯等人行动谄练,那末,他们现在就应当打乱维利希的整个阵脚,使他为公众所准备的出人意外的礼物失去任何意义和新鲜感。等着瞧吧!

你称赞我的“幼稚的”英文,使我大为鼓舞。我的不足之处,第一是在语法上没有把握,第二是不能灵活运用辅助短语,而没有这些短语就不可能写得很生动。《论坛报》先生就我的第二篇关于格莱斯顿的预算的文章,在报纸开头加了一个按语,要公众注意“巧妙的说明”,并且声称,在别的任何地方都没有碰到过“更为一针见血的批评”,“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样的文章”。²⁵⁹这非常好。但是,对下一篇文章,《论坛报》又侮辱我,把我的极不重要的开头部分用我的名字登出(在当时情况下,这一部分应该是不重要的),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卡·马克思《君士坦丁堡的乱子。——德国的招魂术。——预算》。——编者注
指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文章《火箭案件。——瑞士的暴动》中《火箭案件》这一部分。——编者注

而把你的“瑞士人”一文据为己有。²⁶⁰我将写信给德纳说,他有时把我的文章作为社论刊登,我感到很“荣幸”,但是,请他们不要把我的名字放在一些无关重要的短评下面。另外两篇联系英国写的关于《中国》的文章²⁶¹,现在已寄给这些蠢驴。你如果有时间,又愿意写点什么关于瑞士、东方、法国、英国,关于棉花或丹麦的东西,就请随时写一点,因为我现在想大力压挤这些先生的钱袋,以弥补三个星期的损失。如果你能随时给我寄来一点什么东西——各式各样的,我总能把它们安排好,因为,你知道,我在这些家伙那里是“操作一切的女仆”,而且我总能轻易地用这种或那种方法把任何题目同当前的题目联系起来。一切的一切都会办妥。

你来信中关于希伯来人和阿拉伯人的那一部分 使我很感兴趣。顺便提一下:(1)可以探索一下有史以来一切东方部落中定居下来的一部分和继续游牧的一部分之间的一般关系。(2)在穆罕默德的时代,从欧洲到亚洲的通商道路有了很大改变,而且早先同印度等地有过大量贸易往来的一些阿拉伯城市,在商业方面已经衰落了;这当然也是个推动。(3)至于宗教,可以归结为一个一般的、从而是易于回答的问题:为什么东方的历史表现为各种宗教的历史?

在论述东方城市的形成方面,再没有比老弗朗斯瓦·贝尔尼埃(他在奥朗则布那里当了九年医生)在《大莫卧儿等国游记》²⁶²中描述得更出色、更明确和更令人信服的了。他还出色地记述了军事状况,以及供养这些庞大军队的组织等等。关于这两个问题,他写道:

“骑兵是主要部分，如果不把那些随军的全部仆役和商贩同真正的战斗人员混在一起，步兵并不象传说的那样多。如果把全部人员都计算上，那么光是跟随国王的军队就足足有二十万到三十万；有时，例如在预计国王要长久离开首都的时候，军队的人数就还要多。但是，所有这一切并不使人感到奇怪，因为随军队走的有难以相信的大量帐篷、炊具、服装、各种家具，甚至常常还有妇女，因此又有象、骆驼、牛、马、脚夫、粮秣采购员、各种商人和仆役；只要了解国家的情况和独特的管理制度，对所有这一切不会感到奇怪，因为国王是国中全部土地的唯一所有者，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是，整个首都，如德里或阿格拉，几乎完全靠军队生活，因此当国王要在某个时期出征时，全城的人都得随同前往。这些城市一点也不象巴黎，它们实际上是军营，只不过是比设在旷野的军营稍微舒适一些和方便一些而已。”

关于大莫卧儿率领四十万人的军队征讨克什米尔等等，他说：

“这样大的一支军队，这样多的人和牲口在行军中靠什么和如何生活，是难以理解的。要理解这一点，只要这样设想一下就够了：印度人——他们事实上也是这样——在食物上非常节制、非常简朴，全部庞大的骑兵队伍在行军的时候吃肉的人不到十分之一，或甚至二十分之一。只要有基什里（大米饭和蔬菜的混合物，再浇上点炼过的油），他们就满意了。还有，骆驼是极其耐劳和耐饥渴的，它们吃得很少，并且吃什么都行。只要一驻扎下来，赶骆驼的人就把它赶到附近去放牧，它们在那里吃它们所找到的东西；其次，在德里开设小铺的商人，也有义务在行军中开设小铺，小贩等也是如此……最后，至于饲料，所有这些贫苦的人分散到周围各个村庄去买一些，并靠此赚点钱。他们最根本、最常见的办法是，用镰刀一类的工具到整个野地里去割草，把割下的草抖掉土或洗干净，再拿到军队里去卖……”

贝尔尼埃完全正确地看到，东方（他指的是土耳其、波斯、印度斯坦）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这甚至是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

显然，靠博尔夏特不会有任何结果。我仍然认为，这家伙会

同意从施泰因塔耳等人那里弄一些介绍信，把鲁普斯推荐给伦敦商人。你可以强迫他去做，这对鲁普斯是非常重要的。

关于休迪布腊斯式的鲁道福-格莱斯顿的“缩减国债的财政方案”遭到失败，你有什么看法？⁶³

前天《辩论日报》泄露了俄国为什么如此厚颜无耻的真正秘密。该报断言，大陆或由于俄国的危险而有丧失独立之虞，或是走向战争，而这就意味着“社会革命”。可怜的《辩论日报》只是忘记了，俄国和贝坦先生一样害怕革命，而现在全部戏法就在于，谁演“勇士”演得最好。但是，英国和法国——官方的——现在已经如此微不足道，只要尼古拉态度强硬，便可以为其所欲为。

祝你健康，请勿相忘。

卡·马·

有人给拉萨尔写了信，大概他同意拿几百本在德国销售。问题只在于怎样转寄给他。我在曼彻斯特时，查理说过，也许可以和货物包在一起寄。这事你再问他一下。

又及：信发迟了，因此还能告诉你，书的包裹和另外半截银行券已经收到。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指马克思的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波士顿版）。——编者注

查理·勒兹根。——编者注

115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3年6月6日晚上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我本来想赶第一次邮班给你写信,但办事处的事务使我耽搁到八点。魏德迈和克路斯登在《刑法报》上的两个驳斥维利希的声明²⁶⁴,你大概已直接从美国收到,如果没有,请立即来信。魏德迈老爷子照例写得太噜苏,只是偶尔才谈到点子上,但立即又由于他的文笔而磨掉了锋芒,而且少有的心平气和,暴露出他一贯缺乏鼓动性。尽管如此,为了如实地说明“战友”亨策事件和希尔施受某人从旁教唆而在写信上要手法,他已经尽其所能了。他的笨拙的文笔和被看成是公正的心平气和的态度,将受到庸人们的赞赏,整个来说,他的作品尚能令人满意。而克路斯的声明则使我特别喜欢。字里行间使人感到这是一个出色的人物,一个可以说由于跟维利希“个人接触”而切身意识到自己优越性的人。就文笔流畅而言,这是克路斯的最好的作品之一;一点不晦涩,也没有生硬或累赘的痕迹。他是多么善于装成一个热心肠的鲠直人,但是一有合适的机会,他就让你明白,在这种外表后面隐藏着真正的魔鬼。“诸如革命奸细之类的骗局”,他说得何等好啊,以致使维利希相信,他似乎是以此为生的。当“骑士”看到“粗鲁的”代理人是这样一个家伙:善于如此灵巧、熟练地行动,而且实质上是在进攻,却举止那样高尚、磊

落,在斗争中运用巧计比他自己精细、干练得多,他大概是很惊奇的。只是维利希未必有那种鉴别力去识别这一切。但我希望,愤怒和必要的深思会使他变得聪明些。

很明显,这件臭事必须彻底解决。对此越坚决越好。其实你会看到,这决不是那么可怕。骑士答应的比他能做到的要多许多倍。我们听到一些预谋杀人的事,施拉姆事件将被渲染得不可思议,将被描绘成一件奇事,而我们没有别的,只有感到奇怪,因为我们根本不能了解这个人到底说的是什么,他甚至会说,有一个晚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醉醺醺地来到大磨坊街265(见金克尔在辛辛那提当着胡策耳的面干的事)。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将告诉爱听丑闻的美国公众:伯桑松人通常在维利希和漂亮的牧人科里登·劳²⁶⁶不在时闲谈了些什么。²⁶⁷归根结底,这种畜生能议论我们什么呢?你会看到,这一切将和捷列林格的恶劣作品一样毫无意义。

这几天我又要同博尔夏特见面。如果能得到介绍信,我将从他那里抢来。不过,我不认为施泰因塔耳等人在伦敦有这类的联系。要知道这种事几乎不在他们业务利益范围之内。此外,这家伙为了不至于太丢面子,会尽量拖延这里的事。如果这不是有关鲁普斯的事,我将狠狠吐这家伙几口唾沫。我厌恶他这个伪君子,这个夸夸其谈、妄自尊大、惯于撒谎的骗子。

如果拉萨尔给你一个在杜塞尔多夫的守中立的好地址,那末,

见本卷第248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95—97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256—257页。——编者注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你可以给我寄一百本 来。我们准备在这里的一些办事处把它们塞在纱包里。但是 ,这些东西不能直接寄给拉萨尔本人 ,因为包裹将装在纱包中运到格拉德巴赫、爱北斐特等地 ,再由那里作为必须邮寄的包裹邮寄到杜塞尔多夫。我们不能让这里的商号发出寄给拉萨尔或哈茨费尔特夫人的包裹 ,因为 : (1)每家商号里至少有一个莱茵省人 ,知道所有的传闻 ; (2)即使这里可以对付过去 ,纱包收件人也会知道是怎么回事 ; (3)最后 ,在最好的情况下 ,邮局在投递包裹之前 ,要检查包裹。在科伦我们有很好的地址 ,可惜我们对科伦商号在这里的主要采购人不很了解 ,也就不能强请他们暗中夹带。因此 ,在这里我们只好对这些人说 ,包裹里装的是送给太太们的礼品。

你由此可以看出 ,我和查理 又建立了还过得去的关系。只要我有适当机会 ,事情很快就会办妥。不管怎样 ,正如你所知道的 ,这个蠢才总还感到一些满意的是 :由于哥特弗利德·欧门先生嫉妒我的老头 ,他比我得到较多的可卑的优待。听之任之罢。无论如何 ,他看得出 ,只要我愿意 ,就能在四十八小时内再次成为局势的主人 ,有这一点就够了。

不存在土地私有制 ,的确是了解整个东方的一把钥匙。²⁶⁸这是东方全部政治史和宗教史的基础。但是东方各民族为什么没有达到土地私有制 ,甚至没有达到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呢 ?我认为 ,这主要是由于气候和土壤的性质 ,特别是由于大沙漠地带 ,这个地带从撒哈拉经过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²⁶⁹直到亚洲高原的最高地

指马克思的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波士顿版)。——编者注

查理·勒兹根。——编者注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恩格斯 1853 年 6 月 6 日给马克思的信的第三页

区。在这里,农业的第一个条件是人工灌溉,而这是村社、省或中央政府的事。在东方,政府总共只有三个部门:财政(掠夺本国)、军事(掠夺本国和外国)和公共工程(管理再生产)。在印度的英政府成立了第一和第二两个部门,使两者具有了更加庸俗的形态,而把第三个部门完全抛开不管,结果是印度的农业完全衰落了。在那里,自由竞争被看成极丢脸的事。土壤肥力是靠人工达到的,灌溉系统一破坏,土壤肥力就立即消失,这就说明了用其他理由难以说明的上述事实,即过去耕种得很好的整个整个地区(巴尔米拉,彼特拉,也门的废墟,以及埃及、波斯和印度斯坦的某些地区),现在却荒芜起来,成了不毛之地。这也说明了另一个事实,即一次毁灭性的战争足以使一个国家在数世纪内荒无人烟,文明毁灭。依我看来,穆罕默德以前阿拉伯南部商业的毁灭,也属于这类现象,你认为这一点是伊斯兰教革命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完全正确的。我对纪元最初六个世纪的商业史了解得不够,所以无法判断,一般的世界物质条件究竟使人们在多大程度上宁愿选择经波斯到黑海和经波斯湾到叙利亚和小亚细亚这条通商道路而不选择经红海的道路。但是,无论如何下列情况起了巨大的作用:就是商队在萨珊王朝的秩序井然的波斯王国中行走比较安全,而也门从公元200年到600年间则几乎一直受到阿比西尼亚人的奴役、侵略和掠夺。曾经在罗马时代还很繁荣的阿拉伯南部各城市,在七世纪已经成了荒无人烟的废墟;邻近的贝都英人在这五百年内编造了一些关于他们起源的纯粹神话的无稽传说(见《可兰经》和阿拉伯历史学家诺瓦伊里的著作),这些城市里的碑文上所使用的字母

几乎完全没有人能认识了,虽然没有第二种字母,所以,实际上任何文字都被忘记了。这类事情使人有理由得出结论说,除了一般的商业状况所引起的排挤外,还有直接的暴力破坏,这种破坏只有拿埃塞俄比亚人的入侵来说明。阿比西尼亚人的被驱逐大约发生在穆罕默德前四十年间,这是阿拉伯人的民族感觉醒的第一个行动,此外,这种民族感也受到从北方几乎直逼麦加城的波斯人的入侵所激发。只是这几天我才着手研究穆罕默德本身的历史。目前,我觉得,这种历史具有贝都英反动势力反对那些定居的、但日益衰落的城市农民的性质,这种农民当时在宗教方面也是分崩离析的,他们的宗教则是对自然的崇拜同正在解体的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混合物。

老贝尔尼埃著作的片断 的确很好。重读一个头脑健全而又清醒的法国老人的一点东西是非常愉快的,他常常谈得非常中肯,没有一点炫耀自己的样子。

既然我反正已经陷在这个东方废纸堆中好几个星期,我就利用机会来学习波斯语。使我对阿拉伯语知难而退的,一方面是我天生的对闪语的厌恶,另一方面则是,对这种有四千个词根和有两三千年发展史的如此丰富的语言,不花费大量时间是不能获得较为显著的成绩的。可是,波斯语不是一种语言,而是一种真正的儿戏。这种该死的阿拉伯字母表中,往往一连六个字母看起来是一个样子,而且没有母音,如果不是这样,我准能在四十八小时内学完全部语法。如果皮佩尔愿意跟着我干这种邪恶的玩意儿,这对他倒是一种安慰。我给自己规定学波斯语的最大期限是三个星期。如果

他肯用两个月来冒一下险,大概会胜过我。对魏特林来说,不懂波斯语对他是一种不幸,他一定会发现波斯语是他的一种现成的万能语言,因为,据我所知,唯独这种语言在给我和使我之间没有冲突,因为其中与格和宾格永远是相同的。²⁷⁰

其实,读一读放荡不羁的老哈菲兹的原著是相当愉快的,它听起来很不错。老先生威廉·琼斯喜欢在他的语法书中用波斯的淫秽的词句作例句,后来在其《亚细亚诗歌释义》中把它们译成希腊诗句,因为用拉丁文来表达就更不成体统了。这部《释义》(琼斯全集第2卷《论情诗》)大概会使你很开心。而波斯的散文真令人难受。例如,高尚的米尔洪德的《正统的乐园》就是如此。他用非常形象的但完全无法理解的语言来叙述波斯的英雄史诗。关于亚历山大大帝,他叙述如下:伊斯甘德这个名字,在伊奥尼亚人的语言中叫做阿克席德-鲁斯(就象伊斯甘德这个名字是亚历山大这个名字的歪曲一样),即《Filusuf》,这个词来源于《fla》——爱和《sufa》——智慧,这样,伊斯甘德就是智慧之友。——关于一个退位的国王,他写道:“他用引退的鼓槌敲起退位的鼓”,如果维利希老爷子还再醉心于文学斗争,那他也不得不这样做。当图兰国王阿弗腊夏布被他的军队丢弃时,米尔洪德是这样描写他的:“他用绝望的牙齿咬着自己惊慌的指甲,直到羞愧的手指涌出痛不欲生的意识的鲜血。”这个国王的命运也会落到那个维利希的身上。

明天再写吧。

116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3年6月9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为了让皮佩尔知道没有把他忘记，请告诉他下述消息。昨天的一号《曼彻斯特卫报》上载有一则招聘通讯员兼簿记员的广告，据我所闻，有可能每年获得一百八十英镑。广告是这里的一个叫利奥·舒斯泰尔的犹太人登的。皮佩尔应当写一封信寄到：曼彻斯特邮政总局 B47 号信箱，在里面的信封上写：某某先生启。

信最好用法文写，因为需要的是懂法语和德语。让他写明，他希望能担任这项工作，是汉诺威人，多大年龄，最近曾在伦敦某某人处工作，可以向该处打听他的品德和业务能力。他能用德语、法语和英语通讯，必要时也可用意大利语。至于簿记（如果这一点要谈的话），则干得较少。他应当写明，他是由于股东的儿子占去了职位才失业的，等等，然后说明，他对商号的性质是不拘的，他能迅速地熟悉曼彻斯特商业中的任何一行。这一切讲得尽可能简单些，少说废话。

“某某谨启”

或这样：“您的恭顺的仆人某某”。

这就够了。如果人家对他感兴趣，他将被聘请到伦敦舒斯泰尔的商号中去，他在那里应当把自己的长处露一手。但是，他务必于明天赶第一次邮班写信去。

附上三十二英镑中的余额——一英镑十八先令和六便士,杂费只扣去十八便士,而我的和查理的全部欠款都被扣去了。

你大概在前天已经收到了从美国寄来的期票。

皮佩尔能不能提起路特希尔德——你那里比较清楚。求他帮忙可能不会有什么害处,因为只要一交谈,问他在哪里工作过,就会暴露出皮佩尔是个没有经验的文书。但是他应当知道路特希尔德会说些什么,也许他甚至值得预先去见见路特希尔德。

你的 弗·恩·

广告抄录如下：

运输公司招聘一名簿记员兼通讯员。须懂德语和法语。地址：曼彻斯特邮政总局 B47 号信箱。

提起我决不会有任何好处, [甚至有害]。皮佩尔自然不应当告诉舒斯泰尔:他知道这个广告 [是]谁登的,他只应当在提到自己愿意 [效劳] 的动机时才提到这个广告。

查理·勒兹根。——编者注

广告是用铅笔抄的;下面方括号里的字,在原稿中几乎辨认不出。——编者注

11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3年6月14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由于各种事情和家务缠身,直到今天我才回复你的上两封信,告诉你美国的款项(交给弗莱里格拉特的)以及美国《论坛报》应付款项的余额均已收到。要是你和查理不得不跟“中间人”进行这种交易,那你确实是为我而自找罪受了。但是既然预付期票款的不是这个家伙,而是你,那你们无须通过他也可以将期票寄往美国。至少我是这样想。

我没有把你的消息转告皮佩尔,因为最近八到十天以来,他越来越不行了,我终于不得不严肃地同他谈了他的健康状况。发现他的病越来越坏,是一个英国庸医“治疗”的结果。我当即要他同我一起到圣巴托罗缪医院去,这是伦敦一家由最优秀和最闻名的医生免费看病的医院。他听从了。有一个老希波克拉底检查了物证,询问了过去的治疗情况,对他说:“您是一个蠢才”,并且说,如果他不严格遵守医生的每一句话,过三个月就要“完蛋”。新的疗法立即见效,过两个星期,我们的小伙子就会痊愈了。情况非常严重,决不能中断治疗。此外,弗莱里格拉特给他物色了一个什么位置。如果不

成功,我就告诉你。

我们的快活裁缝卢普夫现在进了疯人院。大约五个月前,这个不幸的人为了摆脱日常生活的困难,跟一个老太婆结了婚,变得特别规矩,戒了酒,并且象一匹马一样地干活。大约一个星期以前,他又喝酒了;前几天他把我叫去,告诉我,他找到了使整个世界幸福的办法,并要我当他的部长等等。从昨天起他就在精神病院里了。这个家伙实在不幸。

卢格在《先驱》(顺便说一下,这家报纸已成为十足的市侩报纸)上宣布他将在伦敦开讲德国哲学。同时他自然千方百计地标榜自己,例如他说:“至于文笔,德国人民除他之外只有一个人物,即莱辛”。在同一号《先驱》上,俄国人赫尔岑登了关于出版他自己的文集的广告,说他和波兰委员会合作,打算在伦敦设立一个俄波印刷所来进行宣传。²⁷¹

附上克路斯的几封信,你从其中的一封里可以看出,维利希先生威胁要对我进行的主要打击是什么性质的。问题牵涉到二十英镑,这笔钱是因为我在切尔西的女房东没有向她的房主付钱(虽然我已向她全数付清)而查抄我的财产时,我向流亡者委员会²⁷²借的,这笔钱我已一文不差地及时归还了。你应当写信告诉我,我该采取什么策略。要是可爱的维利希想以此置我于死地,那他就是个大大“傻瓜”。

美国经济学家凯里出版了一本新书:《国内外的奴隶制》。这里所说的“奴隶制”,是指各种形式的奴役、雇佣奴隶制等等。他把他的著作给我寄来了一本,他一再引用我的话(《论坛报》上的),时而把我称做“新进的英国作家”,时而又把我称做“《纽约论坛报》的通讯员”。²⁷³我以前曾对你说过,这个人在他过去出版

的全部著作中，都是论述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基础的“一致”，并把一切祸患归于国家的多余的干涉。国家是他最憎恶的东西。现在他却唱另一种调子了。一切祸患都产生于大工业的集中化的影响。而这种集中化的影响又要归咎于英国，因为它使自己成为世界工场，并把其他一切国家抛回到粗野的、脱离工场手工业的农业中去。而要为英国的罪过负责的又是李嘉图—马尔萨斯的理论，特别是李嘉图的地租理论。无论是李嘉图的理论还是工业的集中化，其必然结果都将是共产主义。为了避免这一切，为了以地方化和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工厂与农业的联盟来同集中化相对抗，我们这位极端自由贸易派终于建议实行保护关税。为了避免他认为应当由英国负责的资产阶级工业的影响，他作为真正的美国佬，找到了一条出路，这就是在美国本土人为地加速这种发展。此外，由于他反对英国，从而使他象西斯蒙第那样称颂瑞士、德国和中国等国的小资产阶级制度。就是这个家伙，他曾经由于法国和中国相似而不断地嘲笑过法国。这本书里唯一真正有意思的地方，是把过去英国在牙买加等地的黑奴制同美国的黑奴制加以对比。他指出，牙买加等地的大部分黑人常常是新输入的野蛮人，因为在英国人的虐待下，黑人不仅不能维持他们原有的人口，而且每年新输入的黑人中总有三分之二死亡。美国现在的一代黑人已经是当地出生的；他们多少已经美国人化了，会说英语，等等，因此有能力求得解放。

《论坛报》当然竭力替凯里的这本书吹嘘。它们二者确实有共同点，它们在西斯蒙第的博爱主义社会主义的反工业化的形式下，替美国的主张实行保护关税的资产阶级即工业资产阶级说话。《论坛报》虽然大谈各种“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空话，却能够成为美国的

“第一流报纸” ,其秘密也就在于此。

你那篇关于瑞士的文章 当然直接打击了《论坛报》的“社论” (反对集中化等等)和它的凯里。我在第一篇论印度的文章中 继续了这场隐蔽的战争 ,在这篇文章中把英国消灭当地工业当作革命行为来描述。这会使他们很不高兴。然而 ,不列颠人在印度的全部统治是肮脏的 ,直到今天还是如此。

亚洲这一部分的停滞性质 (尽管有政治表面上的各种无效果的运动) ,完全可以用下面两种相互促进的情况来解释 : (1) 公共工程是中央政府的事情 ; (2) 除了这个政府之外 , 整个国家 (几个较大的城市不算在内) 分为许多村社 , 它们有完全独立的组织 , 自己成为一个新天地。在一份议会报告书中 , 对这种村社是这样描写的 :

“从地理上看 , 一个村社就是一片占有几百到几千英亩耕地和荒地的地方 ; 从政治上看 , 它象一个地方自治体或市镇自治区。每一个村社都是 , 而且实际上看来过去一直是一个单独的村社或共和国。官吏 : (1) 在不同的语言中分别被称为帕特尔、谷德、曼狄尔等等 , 是居民的首领 , 他通常总管村落的事务 , 调解居民的纠纷 , 行使警察权力 , 并执行村社里收税的职务…… (2) 卡尔纳姆、善姆波、或浦特华里 , 负责登记事宜。 (3) 塔利厄尔或斯图尔华和 (4) 托蒂 , 是村社和庄稼的守护人。 (5) 内干提把河流或水库的水公平地分配给各处的田地。 (6) 约西或占星师宣布播种和收获的时间 , 以及对各种农活吉利或不吉利的日子或时刻。 (7) 铁匠和 (8) 木匠 , 制造粗笨的农具和盖比较简陋的农舍。 (9) 陶工 , 制造村社中的各种器皿。 (10) 洗衣工 , 洗少量的衣服…… (11) 理发师。 (12) 银匠 , 他往往同时也是村社中的诗人和教员其次 , 婆罗门管祭祀。从远古以来 , 这个国家的居民就生活在这种简单的地方自治的形式下。村社的边界很少变动 ; 虽然村社本身有时候受到战争、饥荒和疫病的损害 , 甚至变

弗·恩格斯《瑞士共和国的政治地位》。——编者注

卡·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编者注

得荒无人烟,但是同一个名称、同一条边界、同一种利益,甚至同一个家族却世世代代保存了下来。居民对于王国的覆灭和分裂漠不关心;只要村社仍然完整无损,他们并不在乎村社受哪一个国家或哪一个君主统治;因为他们的内部经济仍旧没有改变。”²⁷⁴

帕特尔多半是世袭的。在某些这样的村社中,全村的土地是共同耕种的,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每个土地所有者耕种自己的土地。在这种村社内部存在着奴隶制和种姓制。荒地作为公共牧场。妻子和女儿从事家庭纺织业。这些田园共和国只是怀着猜忌的心情防范邻近村社侵犯自己村社的边界,它们在新近刚被英国人侵占的印度西北部还相当完整地存在着。我认为,很难想象亚洲的专制制度和停滞状态有比这更坚实的基础。英国人虽然已经使这个国家大大地爱尔兰化了,但是打破这种一成不变的原始形态毕竟是欧洲化的必要条件。只靠税吏是不能完成这项任务的。要破坏这些村社的自给自足的性质,必须消灭古老的工业。

在爪哇东海岸的巴厘岛,印度人的这种组织还完整地 and 印度人的宗教一起保存下来,它的痕迹和印度人的影响一样,在整个爪哇都可以看到。至于所有制问题,这在研究印度的英国作者中是一个引起激烈争论的问题。在克里什纳以南的同外界隔绝的山区,似乎确实存在土地私有制。至于在爪哇,如前英国驻爪哇总督斯坦弗德·莱佛尔斯爵士在他的《爪哇史》中指出的,在这个“可以获得相当可观的地租的”国家中,全部土地的绝对所有者是君主。无论如何,伊斯兰教徒似乎首先从原则上确定了在整个亚洲“不存在土地私有制”。

关于上面提到的村社,我还要指出,它们在摩拏法典²⁷⁵中就已经出现,而在这部法典中它们的整个组织是这样的:一个高级税吏

管辖十个村社,以后是一百个,再后是一千个。

请赶快给我来信。

你的 卡·马·

11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3年6月29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新近结婚的妹妹 和她丈夫 突然来访,他要由此地坐船到好望角去做批发生意。这件事,加上为《论坛报》写通讯²⁷⁶,还有美国方面的一些琐事需要处理,占去了我许多时间。希望新婚夫妇明天出发。我听伊曼特说,你的母亲 将来伦敦;由此得出结论,你很快也会来的。

附上拉萨尔关于往德国寄书 的单子。我的妻子将把书寄往曼彻斯特。我希望你们在曼彻斯特关照这件事。琼斯在你们那一带徘徊,据说曾在哈里法克斯组织了一次群众大会²⁷⁷,你没有看见他吗?

上星期三接到克路斯一封很生气的信,使我很吃惊,他说有人

路易莎·马克思。——编者注

尤塔。——编者注

爱利莎·弗兰契斯卡·恩格斯。——编者注

指马克思的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波士顿版)。——编者注

写信告诉他,皮佩尔在给施累格的信中把他和阿尔诺德描写成“二等代理人”,而把自己说成是传达“第一手”消息的人,等等。可惜所有这些没有一句是真事;只是维利希、安内克、魏特林之流企图在我们自己的队伍中制造不和,特别是使“令人极不愉快的克路斯”中立。自然给大洋彼岸立即寄去了必要的解释。我现在找不着克路斯的第一封信,因此将第二封信附上。

我去曼彻斯特的时候²⁴⁹,曾向小犹太人班贝尔格尔借了两英镑。现在这个家伙给我写来一封粗暴的逼债信,甚至进行威胁。但是我们等着瞧吧。星期五以前我可以从纽约支取二十英镑。但问题在于怎么取法。

附去的材料说明海因岑对“通常作战法”怕得要死和厌恶到极点了。²⁷⁸

关于“瑞士的论文”,是我弄错了。德纳将寄去的文章分作两部分,但都用我的名字发表了。

其他下次再谈。刚才我的尊敬的妹妹和妹夫回来了。我的妹妹很胖,经过赤道的时候会够她流汗的。

你的 卡·马·

见本卷第254—255页。——编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火箭案件。——瑞士的暴动》;弗·恩格斯《瑞士共和国的政治地位》。——编者注

11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3年7月8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这封信由雅科比博士转交给你，他是“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当事人之一。

我不知道你是生病，还是生气，还是太忙，还是另外发生了什么事情，以致不给我一点信息。

昨天我在伦巴特街的施皮耳曼那里办理了一张德纳名下的二十四英镑期票的贴现。他过五个星期之后，等期票一寄回，就付钱给我。目前我又要经历一个十分艰苦的时期，尤其是有些在当铺里的贵重物品必须办续当手续，否则就赎不出来了。现在连买最迫切的必需品都没有钱，续当当然是办不到的。不过，我现在已经习惯于这种恶劣的处境，以及由它所引起的一切。

你无论如何应该告诉我，你为什么写信。希望你千万不是病了。

你的 卡·马·

[信的背面写着]

曼彻斯特大杜西街48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收

120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3年]7月9日星期六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昨天夜里四点,老女管家把我从梦中叫醒,说来了一位绅士,要见我。我急忙爬起来,看到门口有一辆马车,旁边有一个矮个子,带着一只大箱子和一个旅行袋,他对我说,他叫雅科比,是你和皮佩尔介绍来的。马克思和皮佩尔!我想,见鬼,这个雅科比是谁呀,也许是那个科尼斯堡人的私生子吧?最后这个矮个子从衣袋中取出你的信,他大概因为我没有马上热情接待他这个陌生人而感到极为尴尬。这时我忽然想起,而这也为你的信所证实,这就是共产党人案件中那个被告雅科比,因为我本来以为他肯定早已被关押在普鲁士的监狱里,所以没有想到是他。怎么办呢?我把他连同他的全部家当带进屋来,还带着睡意和他扯了半个钟头,然后让他睡在我的沙发上,因为我们家挤满了人。幸而我的老头出城去了,明天才回来,今天早晨我就把这位我们党的殉道者拉走了,给他租了一处住房,并且在我的老头动身和禁令解除之前,禁止他到我这里来。

这个人的好斗的威斯特伐里亚式作法,他的鲁莽——在伦敦

约翰·雅科比。——编者注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呆了整整一个星期，却选了一班半夜到达的火车到我这里来，借口不了解情况而闯进屋子，把所有的人都吵起来了，——所有这一切，以及他劈头就问我一个不很礼貌的问题，即我与我的老头是什么关系，都使我不大喜欢他。后来的谈话使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稍有提高，但也不多。他想带你和金克尔（差不多象“马克思和皮佩尔”一样妙）的信去见博尔夏特，又打算不经任何介绍，径直去找小黑克舍尔，希望那人马上把其职业的全部诀窍告诉他，并且由于喜欢这一新的“学术上的”结交，会把自己的一半病人让给这位新的竞争者，以及诸如此类的愚蠢想法。去求金克尔的愚蠢想法对他不会有益而只会有害。金克尔将给他一封致顺克的信，但不是致顺克先生，而是致顺克夫人的，这是无耻的行为，是直接粗暴地违反英国礼俗的作法。其次，这位由于有关德国文学的滑稽讲学而得到现金和饲料的金克尔先生，这位哥特弗利德先生，如果自以为他能平等地给这些商人写推荐信（赤贫证明书除外），那他就大错特错了。此外，我觉得，雅科比先生不是那种能在这里交上好运的人。

我父亲一走开，我就给你寄些钱去。在这之前我什么也不能寄，因为每天都担心他查我的账。而这可能要我作不愉快的解释，这种解释我宁愿通过写信来进行。

你以为我是由于“生气”而未写信，真使我好笑。说实在的，我有什么好生气的呢？

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在我不再受束缚之前，要尽量忍耐这一切困难。希望这种情况不超过一个星期。

你的 弗·恩·

12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3年7月18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前天接到拉萨尔的信，他不知如何是好，怀疑有人把信件扣下了等等。要是你告诉了我，寄给他的邮包是否已经发出，那就好了。拉萨尔是唯一还敢于和伦敦通信的人，必须注意使他不要讨厌这件事。所以请你把邮包的情况告诉我。这个邮包的寄送时间之所以对我很重要，还因为得到小册子 收入的时间取决于它。

我的妻子从最近一次邮班接到安·德纳一封十分友好而亲切的信，说明他不能在伦敦指定一家银行。但无论如何，对我提出的期票将迅速付款。他又说，我的文章“受到《论坛报》的所有者和读者很高的评价”，他对我的寄稿数量不加限制。

在关于“广告税”的辩论中——约在两星期前——布莱特先生对《纽约论坛报》大加赞赏，并对其中恰好载有我的关于预算的文章的一号报纸进行了分析。他就这篇文章说道：

“从大不列颠收到的是一篇对高贵的绅士 提出的预算进行了详细分析

见本卷第273页。——编者注

指马克思的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波士顿版)。——编者注

卡·马克思《君士坦丁堡的乱子。——德国的招魂术。——预算》。——编者注
格莱斯顿。——编者注

的文章。这个预算的某些部分得到赞同,其他的部分没有得到赞同,至于曼彻斯特学派的论点,则完全没有得到赞同。²⁷⁹

至于雅科比,你不要被这个在牢笼里坐了两年的明登区二十三岁青年的笨拙和不懂世故所吓倒。他是个能干的小伙子。我看过他的博士论文²⁸⁰,“十分满意”。

你的 卡·马·

琼斯组织了一些很重要的群众大会²⁸¹,甚至引起了资产阶级报纸的注意。

12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3年8月18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鲁普斯也许将在利物浦找到一个好位置。如果这样,他将经过曼彻斯特。困难在于他只有到季度末了才能领到薪水。因此,他希望你和施特龙共同给他一些帮助。施特龙回来了吗?

德朗克这个挑拨是非的人自然在到处写信大肆吹牛。例如,他向伊曼特写道,“他已经为鲁普斯迁往美国作好安排”。我们私下说说,我怀疑这个小伙计为了用廉价的手法抬高自己的身价,曾向鲁

普斯暗示过,管这事的是他,而不是你。我觉得,至少从沃尔弗方面流露出对曼彻斯特的某种不满情绪。德朗克善于搬弄是非,这一点是无庸置疑的。要相信有亲身经验的人。

你应该给皮佩尔立即寄点钱去,至少要够他买一条裤子和一件上衣。如果他老是穿得象现在这样破烂,即使[他]遇到最好的机会,也不能利用。他已无法出门,而且[你]在离开此地时²⁸²曾答应过他这件事。他表现得很不错,然而一切总有一个限度。

[我]在金钱方面很不走运。我现在有两张开在美国名下的[期]票,共四十二英镑,可是用它连四十二法寻也得不到,虽然我现在不[仅]要为自己,而且还要为皮佩尔谋取生活资料。我已把二十四英镑的第一张期票交给了施皮耳曼先生,他要我过五个星期之后去取款。现在已经过去七个星期了。同时由于这样糟糕地往西蒂区跑,把每个星期一和星期四,即恰好是我必须为星期二和星期五准备通讯的两天,都浪费掉了。施皮耳曼总是用他那犹太人的带鼻音的话来打发我,说“没有任何消息”。对于这样“小的”款项,他的代理人只是就便写信通知的。如果我马上需用钱,必须预先对他说,我愿意支付特别快信的邮资等等,等等。因此,我现在不仅象通常一样处境困难,而且更糟的是我的妻子以为能及时拿到钱,给各种债主说定了还债的日期,所以这些狗现在简直是包围了我的家。同时我不得不拚命快地写文章。你要是寄给我一两篇文章,使我有工夫写出点较好的东西,那就太好了。为了弄到几文钱,把我四分之三的时间都用在奔走上了。

安都昂·阿雷纳的谐谑诗中的一行。——编者注
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海泽现在在这里,他本人倒不是坏家伙。科苏特先生现在充当《纽约时报》的通讯员,而使自己处于可笑的地位。戴·乌尔卡尔特在《晨报》上发表四篇关于东方问题的文章²⁸³,尽管这人有些怪想法,文章中却有一些有趣的东西。对琼斯“我们罢工”已经两个星期了。

你的 卡·马·

123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3年8月24日星期三 [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明天哪怕有一点可能,我一定寄钱。你的信星期六来得太晚,什么也不能办了;这个星期我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希望明天会好些,而且已经预先通知老簿记员。

矮子 星期六来过这里。他搬弄是非的事,从他写信给博尔夏特的时候起我就清楚了。他给博尔夏特寄去鲁普斯 一封非常丢脸的信,鲁普斯在这封信中直截了当而且十分认真地要求布莱得弗德的犹太人伸出“慷慨之手”。这种信本来应该马上烧掉。博尔夏特十分慷慨,马上寄出一英镑,作为给鲁普斯的施舍,而且很有礼貌,这是他完全能做到的,因为这使他摆脱了任何责任。我应该承认,鲁普斯的信使我很不愉快,但使我更不愉快的是矮子轻率地

德朗克。——编者注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把它交到博尔夏特手中。不过,我为此把他狠狠训了一顿。

总之,事情是已经发生了。如果鲁普斯去利物浦,叫他直接到这里来,尽可能在一个星期五来,我将安排他和矮子会面。如果鲁普斯象德朗克设想的那样,先去布莱得弗德,那谣言会传得更广。

雅科比想去美国,这是你知道的。这个家伙太无能,甚至连庸夫俗子也感到他是个不中用的人。我不相信会有什么病人去找他,虽然他对此非常渴望。一想到这家伙至今还是童真,总令人好笑。

你的 弗·恩·

12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3年9月3日 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好久没有给你写信了,甚至接到五英镑也没有回信(其中两英镑半付给了皮佩尔,一英镑半付给了鲁普斯),因为我不得不把我的全部时间和精力都花费在这种极其令人讨厌的事情上。7月7日我把我的期票交给施皮耳曼。8月31日,即在我往他那里跑了七趟之后,这个家伙对我说期票遗失了,我必须给他提供复本等。

原稿为“9月2日”。——编者注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原稿为“9月”。——编者注

这样,我和他周旋了许多星期,同时把所有的东西都当了,而向债主还债的最后日期从7月拖下来以后,又定为8月31日。因为我除了《论坛报》的收入以外,没有任何来源,所以你很容易想象出我的处境,理解我既无时间、也无心情来写信。

雅科比如果还没离开,请告诉他,我为他的事已去信给魏德迈等人²⁸⁴。

今天给你写信,是有以下原因:

就我所知,你是不看《晨报》的。这家“联合的小酒店主”的报纸,刊载了一个“外国通讯员”(我猜是戈洛文先生)的一篇颂扬巴枯宁的文章。为回答这一点,某匿名作者弗·马·在这同一家报纸上宣布巴枯宁是俄国的间谍,说他现在日子过得如何好,等等。接着戈洛文和赫尔岑出来回答,他们说,早在1848年就有一家“德国报纸”传播过这种诽谤,“甚至敢于声言有乔治·桑作证”。

三天以前,阿尔诺德·卢格博士出场,说这家德国报纸就是《新莱茵报》,该报编辑“马克思博士”也和所有其他的民主主义者那样确信这种诽谤是捏造的。²⁸⁵

昨天我在《晨报》上刊登了下述声明²⁸⁶:

“赫尔岑和戈洛文先生想把我在1848和1849年编辑的《新莱茵报》卷入他们与弗·马·之间关于巴枯宁的论战,等等。赫尔岑和戈洛文先生的诋毁,丝毫没有触动我。但是,……请允许我说明事情的实际情况”。接着是列举事实:

“1848年7月5日,我们收到两封巴黎来信,一封是哈瓦斯通讯社的,另一封是一位波兰流亡者的(我这样称呼艾韦贝克);在两

原稿为“9月”。——编者注

弗兰西斯·马克思。——编者注

篇报道中都肯定地说,乔治·桑掌握有一些足以使巴枯宁声名扫地的信件,这些信件揭发巴枯宁在最近和俄国政府建立了联系”;

“7月6日我们发表了这封来信,不是哈瓦斯通讯社的报道,而是我们巴黎通讯员的信”;

“巴枯宁在《新奥得报》上声明说,早在我们发表这篇通讯之前,已有类似的谣传流行于布勒斯劳,这些谣传来自俄国大使馆,他将写信给乔治·桑,这是驳斥这些谣传的最好方法”;

“8月3日科斯策尔斯基先生转交给《莱茵报》一封乔治·桑写给该报编辑的信,这封信当天就发表了,并加有下面的按语:”(接着是《新莱茵报》上的一段话²⁸⁷);

“8月底我路过柏林时,会见了巴枯宁,和他恢复了我们之间过去的友谊”;

“10月15日(或在此前后),《莱茵报》谴责了普鲁士内阁驱逐巴枯宁出境”;

“2月15日(1849年),《莱茵报》刊载了关于巴枯宁的社论,开头的一句话就是:‘巴枯宁是我们的朋友’”²⁸⁸;

“在《纽约论坛报》上,我对巴枯宁参加我们的运动给予了应有的评价²⁸⁹,如此等等”。

我的声明是这样结束的:

“至于说到弗·马·,既然他顽固地认为大陆的革命有利于俄国的秘密阴谋,那末,如果他想立论严整的话,他就不仅应该谴责巴枯宁,而且也应该把任何大陆革命者一概都当作俄国间谍加以谴责。在他看来,革命本身就是给俄国作间谍,巴枯宁又怎能不是

弗罗茨拉夫。——编者注

《新莱茵报》。——编者注

呢？

最后,在今天的《晨报》上,这个流氓戈洛文不敢署名,而以“一个外国通讯员”的名义发表了下面的议论:

“应该怎样写历史

(一个外国通讯员)

巴枯宁是俄国间谍,——巴枯宁不是俄国间谍。巴枯宁在什吕谢尔堡要塞备受虐待,已经死在那里了,——巴枯宁没有死,他还活着。巴枯宁已被充军,流放到高加索去了,——不,他没有被充军,他仍然被关在彼得—保罗要塞里。这就是轮流在报刊上出现的关于米哈伊尔·巴枯宁的相互矛盾的消息。在一切都可以被广泛宣扬的今天,我们只有确定了假的东西才能得到真的东西。然而巴枯宁没有领俄国军事部门的津贴是否被最后证实了呢?

有这么一些人,他们不知道,人道使人们处在互相制约的关系中;他们不知道,我们使德国摆脱俄国现时对它的影响,同时也可以反过来影响俄国,把俄国重新推向专制制度的怀抱,直到它容易被革命攻破为止。对于这些人,要使他们相信巴枯宁是进步的世界主义的最纯洁而慷慨的代表之一,那是白费气力的。

法国有一句谚语:‘诽谤,诽谤,总会留点影响。’巴枯宁的一位朋友在1848年所支持的对他的诽谤,在1853年又被一位姓氏不明的人散布着。还有一句谚语:‘只有自己人才出卖自己人,宁愿和聪明的敌人打交道,也不愿和愚蠢的朋友讲来往。’不是那些保守派报纸散布对巴枯宁的诽谤,而是一家朋友的报纸表示了这种关切。

谁能够哪怕是在一刹那间忘记——就象马克思先生那样忘记——巴枯宁并不是生就的一副警探的骨头,这样的人的革命感情显然是非常淡薄的。为什么他不至少象英国报纸通常所做的那样,不发表波兰流亡者告发巴枯宁的信呢?他不会为他的名字与诬告联系在一起而感到遗憾。”

我想用下述声明(见后)回答这个家伙,请你从文字上加以修改之后,立即寄还给我(尽可能在星期一以前)。²⁹⁰

下面这篇刊登在1853年9月3日《晨报》上的戈洛文的短文,是由皮佩尔抄录的。——编者注

同时想问一下,你是否愿意和德朗克一起以《新莱茵报》编辑的身分也写一篇声明?集团对集团。反对我们的只有卢格、赫尔岑和戈洛文。后者连巴枯宁本人也称他为“浪荡汉”。他在1843和1844年是尼古拉的狂热的崇拜者之一,后来成为民主主义者,因为他认为自己已被怀疑,不敢回俄国。这后一着就是他全部英雄气概之所在。

我这方面想从实质上作如下声明:

“贵报星期六那一号所刊登的卖弄陈腐谚语的那个‘外国’桑科·判扎的信,如果让巴枯宁看到,他会大叫:‘宁愿和聪明的敌人打交道,也不愿和愚蠢的朋友讲来往’。

正是‘愚蠢的朋友’,才责备我没有做这样的事情,这件事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会使我‘不会为我的名字与诬告联系在一起而感到遗憾’。

正是‘愚蠢的朋友’,才对每个小学生都知道的东西,即真理通过论战而确立,历史事实从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来,表示大惊小怪。

《新莱茵报》发表巴黎的来信时,巴枯宁没有被监禁。如果他对1848年《新莱茵报》的公开解释表示满意是对的,那末正是‘愚蠢的朋友’,才在1853年竟要对这些解释吹毛求疵。如果他与《新莱茵报》的编辑恢复亲密友谊是错的,那末正是自称朋友的人才‘愚蠢地’把他的弱点暴露于公众之前。

正是‘愚蠢的朋友’,才认为需要‘把俄国重新推向专制制度的怀抱’,好象它什么时候曾经摆脱过专制制度似的。

正是‘愚蠢的朋友’,才把拉丁谚语‘大胆诽谤’称作法国谚语。

正是‘愚蠢的朋友’,才不能理解为什么‘保守派报纸不愿意发

表'在德国秘密传播的对巴枯宁的诽谤,而德国最革命的报纸却应该发表它。

正是'愚蠢的朋友',才忽视'革命的感情'在最紧张的关头曾颁布过'嫌疑犯处治法',并使丹东们、德穆兰们和阿那卡西斯·克罗茨们掉过脑袋。

正是'愚蠢的朋友',才不敢指责《晨报》在巴枯宁被监禁于圣彼得堡时刊登了弗·马·的信,却指责《新莱茵报》在1848年巴枯宁没有被监禁,还没有倒霉到要由'愚蠢的朋友'庇护时刊登了一封类似的信。

正是'愚蠢的朋友',才利用巴枯宁的名字作诽谤巴枯宁朋友的借口,同时却小心谨慎地隐藏自己的名字。”

请尽快回信。事情非常紧迫。

你的 卡·马·

12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3年9月7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你的信的确来得太迟²⁹¹。我把那篇乱七八糟的东西压缩了,去掉了所有不必要的愤激的话,修饰一番,于星期一送给了联合的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享有专利权的小酒店主”的可爱的机关报。没有登载。不过这家具有高度一贯性的报纸却在星期一刊登了“一个本国通讯员”(大概是戴·乌尔卡尔特)的一封短信,在这封信里,该报“外国通讯员”被相当明确地揭发是“俄国间谍”,巴枯宁本人也决没有被算作圣人。《晨报》没有登载我的回答,显然是因为它写得不如“本国通讯员”的信²⁹²那样混乱。现在这篇东西将在《人民报》上发表。

我在给你的信中提到德朗克先生,这纯粹是一种失言——一种老习惯。我并不认为“小”布朗基的声明会有什么意义,或我们会因添上他而得到什么好处。

勇敢的矮子这么卖力地搬弄是非,以致(1)鲁普斯 从来没有向我吐露过一句关于他要离开的事²⁹³,虽然我早已从你那里听说了;(2)这个鲁普斯在谈到你时总是十分拘谨;(3)昨天晚上我经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场面。

我正在工作。妻子和孩子们在房间里。鲁普斯昂首阔步走了进来。我猜想他终于来告别了,因为他在我家从来没有提到过将要离开的事。

一年前我向他借了一本薄薄的西班牙语语法书,弗兰塞宗著,约一百二十页²⁹⁴。我记得,大约五个月前我已把这本臭书还给他了。如果没有还,那就是德朗克拿走了。

这个老头子关于这本臭书已经向我的妻子和琳蕻 问过两次,她们俩都答应给他找一找。

指《晨报》。——编者注

卡·马克思《致 人民报 编辑》。——编者注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海伦·德穆特。——编者注

昨天晚上,这个家伙进来时就气呼呼的,我用尽可能和缓的语气对他说,我找不到那本臭书,我已到处找过,因此我想已经还给他了,等等。这个坏蛋用粗鲁的、愚蠢的、无耻的口气回答说:“你把它卖掉了”。(如果谁在整个伦敦能把这本臭书卖两个法寻,我就给他一个索维林。)我自然发火了,同他吵了起来,他象一匹执拗的马那样坚持自己荒唐的设想,当着我家人的面辱骂我。你知道,对于那些按党的传统值得尊敬的智力衰退的老年人,我是倍加原谅的。但一切都有个限度。我想这个老笨蛋看到我终于给了他颜色看而感到吃惊。

所有这一切都是德朗克耍阴谋的结果,是杜松子酒喝得过多和脑软化的结果。也许海上的空气对他的思维器官会起良好的作用。人们固然可以说“老人爱唠叨”,但是这种特权不应该随便滥用。我的道路也不是铺满了玫瑰花,他的处境困难我认为绝不能成为原谅的理由。

可怜的俄国人无论在《论坛报》上还是在伦敦的《晨报》上(尽管是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现在都在演出他们的拿手好戏,说什么俄国人民是彻头彻尾民主主义的,而官方的俄国(沙皇和官僚)只是一些德国人,贵族也是德国的贵族。

因此,应当同在俄国的德国斗争,而不是同在德国的俄国斗争。

关于俄国你比我知道得多,如果你能有时间来驳斥这种谬论(条顿的蠢驴们也完全同样地把弗里德里希二世等的专制主义归罪于法国人,好象落后的奴隶始终用不着文明的奴隶来进行必要的训练),我会非常感谢。自然是在《论坛报》上。

你的 卡·马·

请把商业情况较详细地告诉我,并直接用英文写。

附上克莱因的一封信,请妥为保存,我已用外交方式予以答复²⁹⁵。从伦敦和外面通信是完全不可能的。工厂工人必须绝对保持自己的队伍,不要同科伦、杜塞尔多夫等地的小市民和手工业者联合在一起。如果他们愿意一年一度派人来这里同我们商讨问题,我们决不会反对。

12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3年9月17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你沉默得太厉害了。

因为昨天指望着你的文章,所以只根据最新的消息写了一个引子。可是你的信没有来,一篇通讯也就流产了。

在今后两个星期里,我绝对需要你的合作。皮佩尔今天要离开两三个星期,——固然他不是去修道院,而是去一所卫生监狱似的德国医院,在那里将把他的肉欲所引起的可悲后果彻底治好。因为我本来就由于往这个可恶的施皮耳曼那里跑而耽误了三四篇文章,所以现在必须定期在每星期二和星期五各寄出一篇,好使下次期票所开的钱数不致太少。可能弗莱里格拉特会在他的同行中找到人定期办理我的期票贴现。

如果你在这段时间内能写出点什么,我就把其余的东西寄给

你过目,你只需把你在《辩论日报》上或其他地方看到的关于土耳其的最新消息,或者收到的特别重要的电讯,加在开头或结尾,然后把这篇乱七八糟的东西寄往利物浦。

我希望在星期二以前收到你一篇文章。

就军队的态势等等写点什么是很重要的。英国各报上关于这个问题写了许多无聊的东西,说什么奥美尔-帕沙已越过多瑙河等等。

我已寄出两篇关于商业危机的文章,一篇是上星期五寄的——论述英格兰银行,它的贴现率和皮尔法令的作用(或者不如说对它的作用的估价);第二篇是星期二寄的——论述粮食价格和生产过剩的征候。

能得到一些关于工业区的比较详细的材料,是很重要的。

另附上“《论坛报》的一个人”写的一些东西,以及《论坛报》出版者“关于他”的介绍。最后终于弄清楚,这不是个俄国人,而是个德国人。

由于废除广告税,琼斯现在每周有三英镑的广告费。该报很快就有支付能力了。那时皮佩尔也会有收入来源了。

鲁普斯的行程,你来信也告诉我一下,据我后来了解,他在上星期六才离开这里。

卡·马克思《维也纳照会。——美国与欧洲。——苏姆拉来信。——皮尔的银行法令》。——编者注

卡·马克思《政治动态。——欧洲缺粮》。——编者注

普尔斯基(见本卷第225—226页)。——编者注

《人民报》。——编者注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祝好。

你的 卡·马·

另附上好样的《新英格兰报》的一份剪报²⁹⁶。

127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3年9月19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老头子”的在场对我的工作和写作一直妨碍很大，他暂且住在我这里。在他的螺旋推进式轮船上无法弄到座位，同时博尔夏特执意要他先在这里试着找一找教课的工作，另外他在利物浦也有找到工作的若干希望。不管怎么样，他还想在这里碰碰运气，而我却不想让他发觉，给《论坛报》的通讯有时是怎样来的，因为他在伦敦那样荒唐地对待你。在这里，他有某些希望，我和博尔夏特昨天跟他谈了这一点，于是他今天出门去找了。这样，我将有一个空闲的晚间，可以给你制作出一篇有关此地情况的文章，交第二次邮班寄出。关于俄国问题的论文，我一有可能就写。我认为那个作者是波罗的海沿岸的一个德国人或者半波兰人；看来，他有许多材料，必须小心对付，但还是能够揭穿他的。或者这也许就是那个在《德意志伦敦报》上给涅谢尔罗迭写信的勒韦。不论在这里或在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普尔斯基(见本卷第225—226页)。——编者注

那里,空谈和诽谤都是够多的。

《改革报》来得很不准时。你听到关于克路斯的什么消息吗?

注意。我今天从你的信 中知道,鲁普斯既然甚至没有向你辞行就跑了,那你寄来的东西,我自然什么也不给他看;他现在什么事情也不参与。博尔夏特为他筹了十英镑路费,而且一般待他也很好,要不是涉及博尔夏特,我对鲁普斯先生会更冷淡一些。特别是因为,这个家伙虽然还有一股顽强劲,但已经失去了斯多葛精神,对那些他希望从他们身上得到好处的人,他百般迁就。他甚至有些谄媚,而且是什么样的谄媚呀!

不过,我们要看看,如果在这里能找到一个较好的位置,是否会我们的老头子醒悟过来,那时他必定会向你请求原谅的。

我现在要回家去工作了。

你的 弗·恩·

12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3年9月 28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附上魏德迈的信一封,克路斯的信几封,维利希先生的声明一件²⁹⁷,马志尼致美国莫特夫人(废奴派)的信一封。

见本卷第291页。——编者注
原稿为“8月”。——编者注

我把你的文章分成两个部分,改写成为两篇²⁹⁸,已寄往纽约。这一次是我的妻子当秘书。

德国医院给皮佩尔的颈部做了烧灼术。他的床前挂着一块小牌子,写着不祥的字句:“威廉·皮佩尔——第二期梅毒”。要他严守纪律,不过这对他很有好处。

威·沃尔弗给他信任的林格斯寄来一封信。他说,10月底以前他还要设法在曼彻斯特找工作。如果到那时仍然没有结果,他就离开。他目前住在大杜西街××号²⁹⁹,靠“别人的钱”生活。他完全没有提到你,由此你可以看出这个朋友乖戾的狭隘心胸了。他在抱怨你以后,自然不好意思承认他有负于你。至于我们,我不知道他给林格斯写了些什么,因为林格斯对此保持缄默。

关于德朗克先生的事,我想弄个水落石出。我现在得知,他曾把皮佩尔的一本李嘉图的著作和工人罗赫纳的一本德文政治经济学史等等给卖掉了。这自然更加重了我对他的怀疑。

沃尔弗先生在离开之前,还把他对待我的那种厚颜无耻的举动告诉了伊曼特,完全歪曲事实,而且用一种庸俗气愤的口气。我恼火的是,我对这个饶舌鬼太关心了,而没有给他点颜色看。

情况非常妙。当所有这一切金融上的骗局破灭时,法国将出现惊人的破产景象。

雅科比在《改革报》上写了一篇调子很忧伤的论地球毁灭的文章。³⁰⁰

注意不要使这封信落到不应该落到的人的手里。

你的 卡·马·

顺便说一下。前天收到布林德写的几句话。他将不得不从他的民主主义的高贵尊严再降低贱的吃饭问题上来。他的官司打输了,他的妻子的全部财产暂且被没收。因而没有了收入来源。我很可怜他,尽管他认为采取那种令人讨厌的态度是必要的。

你留意过《晨报》上与巴枯宁有关的一件事情吗? 乌尔卡尔特以此为借口,发表了一篇文章,对巴枯宁表示怀疑,第一,因为他是俄国人,第二,因为他是“革命者”。²⁹² 乌尔卡尔特肯定地说,在俄国人当中没有一个诚实的革命者,他们的自称为民主主义的著作(攻击赫尔岑和游手好闲的戈洛文)什么也没有证明,并且在文章结束时对大陆的革命者宣布说,如果他们信任俄国人,他们就和他的政府一样,也是叛逆。于是有一个“英国人”(理查兹),看来是受俄国人怂恿,出来开火了;他忌恨乌尔卡尔特,因为后者自恃资格老,在《晨报》上夺去了他的《泰晤士报和土耳其》这个论题。理查兹声明说,认为巴枯宁是间谍,同指责帕麦斯顿被俄国收买一样,都是荒谬的;他援引卢格和我 的话为证,并称赞赫尔岑的《革命思想》等等。昨天又有一个叫作 A B 的乌尔卡尔特的喽啰出来声明说,他熟悉“青年俄罗斯”的全部著作,这些著作证明乌尔卡尔特的观点是正确的,并证明了泛斯拉夫主义等等。

无论如何,俄国的阴谋家们会发现,在这里不象在可怜的法国民主派当中那么容易装腔作势,那么容易获得威望和那么容易扮演革命流亡者的贵族的角色。在这里是要吃残酷的拳头的。这些蠢驴对巴枯宁有什么帮助呢? 他们只是使他受到了严重的公开指

见本卷第 283—287 页。——编者注

卡·马克思《米哈伊尔·巴枯宁》。——编者注

指赫尔岑的书《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编者注

责,而他们自己也挨了耳光。

129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3年9月29日 [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附上一篇关于土耳其军队的文章。你如果来信把你明天要送出的关于郎卡郡罢工和商业状况的文章³⁰¹内容告诉我,我就可以接着它写,在星期二以前给你准备出关于这方面的进一步材料。这里的工厂主和商人们竭力相互告慰,说情况并不那么坏;《卫报》也在竭尽全力为此奔忙。但是这些只是假象和欺骗。过去一周内,普通纱的价格每磅下降了四分之一到八分之三便士;因此,一磅纱的价格为九便士时,则下降了百分之三至四又二分之一,为八便士时,则下降了百分之三至六,为七便士时,则下降了百分之四至七。棉花的价格在这个期间几乎下降了八分之一。存货在增多,甚至国内市场的需求量也在下降。向澳大利亚销售产品的投机规模惊人,运到那里的八万包美国面粉,又以每包八先令的运费转运到这里。澳大利亚的恐慌大概在四个星期后将达到高峰。东印度的“好消息”是:那里价格上涨和这里价格下跌,但往那里输出,总起来还是要有亏损。现在只有对美国的贸易和谷物的投机是繁荣兴旺的。在阿布立奇,每夸特头等小麦已经要付八十先令。谷物

弗·恩格斯《俄军在土耳其》。——编者注

《曼彻斯特卫报》。——编者注

价格上涨,棉纱价格下跌,而土耳其的龌龊事情是使我们的商人们在整个冬天处于兴奋状态的最好方法。

工业制成品的价格也急剧下跌,制成品存货的增多比棉纱过剩更要危险。所以工厂主决定停止生产,按照他们的盘算,这是一箭双雕:(1)解除工人武装;(2)减少生产。普雷斯顿的工厂主们即使得不到对亏损的补偿,也自然会得到普遍的感谢票。³⁰²埃士顿、斯泰里布雷芝和格洛索普等地工厂主们也在考虑停止生产,这里也有些工厂主在这样想。不过这里也有问题,因为这种停产只会对那些继续生产的有利,而那些暂时停产的只会受到损失。³⁰³

如果相信博尔夏特的话,鲁普斯 有希望得到一个管通讯的文书职位。老头子在学俄语一类的东西,并且象以前一样热中于土耳其问题,对此我很乐意鼓励他。

向夫人和孩子们问好。

你的 弗·恩·

你对雅科比有关地球毁灭的忧伤而好心的展望有何看法?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见本卷第294页。——编者注

13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3年9月30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军事文章好极了。俄军向西推进,我自己也担心过,不过自然不敢相信自己在这类事情上的判断。在发生罢工的六个月当中,我关于罢工断断续续写了一系列文章³⁰⁴。现在的确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利用你关于罢工的一般评论而写的那篇文章中,我列举了许多发生罢工的地名;也叙述了普雷斯顿和威根发生的事件³⁰⁵。关于曼彻斯特的情况我没有写任何细节。普雷斯顿人的手段我曾描写为(很简短,注意):(1)工厂主们企图掩饰他们想摆脱生产过剩,其借口是,工人们提出的要求使他们不得不关闭工厂;(2)企图以饥饿来迫使工人们屈服。

你看,我的罢工史只写到上星期二,而且完全没有涉及曼彻斯特。

关于棉纱和棉花的价格——可能的话还有关于工业制成品的价格——的评论,你可以稍微扩充一些,使它至少能成为文章中的单独一部分。

除了主要论题以外,我还必须有步骤地在每篇文章中对俄国

弗·恩格斯《俄军在土耳其》。——编者注

卡·马克思《伦敦交易所的恐慌》。——罢工》。——编者注

的照会和英国的外交政策(而它是高明极了!)进行透彻的研究,因为纽约的这些驴子认为这是最重要的,而且毕竟也没有什么比阐述这种“高级政治”更容易的了。

下星期二以前我将写好一篇论述“东方教会”的文章,下星期五以前我将写完关于丹麦的三篇文章中的第一篇,一个月以后,各种等级会议又将重新在丹麦上演。³⁰⁶

如果发生什么军事事件,我就完全指望曼彻斯特的陆军部会立即给我指示;在棉花和棉纱方面也是如此,这里的报纸关于这方面的报道十分可怜。

首先我要尽可能向这些家伙接连不断地提供文章,因为时机有利,如果我同时得到你的什么东西,我就可以按较长的时间来安排题目。你也要估计到,离开秘书,我对自己的英文有些不放心。

不要代我向鲁普斯致意。

你的 卡·马·

13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3年10月8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首先要请你马上(如果可能的话)寄给我一笔钱,那怕数量不

皮佩尔。——编者注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大也行。两个星期以前,施皮耳曼终于付款了,扣了差不多两英镑。在这期间,债务自然大大增加,以致一切最必需的东西都送进了当铺,全家穿得破烂不堪,家里已经十天没有一文钱了。现在我手上有证据,证明施皮耳曼骗了我。但是这有什么用?纽约那家公司根据我的要求已把期票寄还给我,并附来一封信,从这封信里可以看出,公司已经在7月22日照期票付了款,可是我在9月底才收到钱。现在我按期票还要得到二十四英镑。(自从皮佩尔被囚禁以后,我已寄出六篇文章,其中有一篇是愤怒控诉帕麦斯顿的起诉书;在这里我追述了他从1808年至1832年的全部经历。³⁰⁷续篇在星期二以前我不一定能写好,因为需要翻阅许多本蓝皮书和《汉萨德》³⁰⁸,星期五和今天由于奔走钱的事情已经白白过去了。星期五的文章,我已经在夜里写好;从早晨七点到十一点,我把它念给我的妻子抄写,然后到西蒂区去。)弗莱里格拉特为了把这张期票在比朔夫斯海姆那里贴现,答应尽他的全部力量,如在票据上背书等等,不过在八至十天之内是不会有结果的。这就是战争的缘由。得想办法把这几天对付过去。食品的赊欠(热饮料等除外)已经告贷无门。此外,皮佩尔明天出院可能到我这里来;大概会这样。我一收到钱,就给了他三英镑,但是这头蠢驴竟托李卜克内西给他保存,结果现在他一法寻也不会拿到。

这些年来我在这里遇到的所有愉快的意外事情中,最使我感到愉快的总是由所谓党内的朋友做出来的,象红色沃尔弗、鲁普斯、德朗克等等。今天弗莱里格拉特告诉我说,弗兰茨·约瑟夫

卡·马克思《战争问题。——金融状况。——罢工》。——编者注
斐迪南·沃尔弗。——编者注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丹尼尔斯住在伦敦,曾经同红色沃尔弗一起到过他那里。他说他不打算到我这里来,因为据他说,我借助于班迪亚,把他的兄弟关进监狱,否则他是不会被捕的。班迪亚第一次到我这里来是1852年2月,把丹尼尔斯拘禁起来是在1851年5月!你看,这真是追溯既往的效力!这种罕见的卑鄙谣言(这是对我的全部劳动,对我花费的时间以及案件所引起的其他令人高兴的后果而给予的奖赏),自然被某些人贪婪地抓住,用来掩盖他们自己对我所采取的卑鄙行径和他们自己的胆怯的背叛。但是所有这些肮脏事的直接原因是德朗克和威·沃尔弗两位先生到处散布唠叨不休的怨言,他们把最方便的工作——编造谣言留给自己,而乐于把真正费力气的事推给我。

如果我生活舒适,或者至少生活上无忧无虑,我当然不会介意这些卑鄙行径。但是,多年来的小市民生活中的讨厌东西,再加上诸如此类的讨厌事情,那就太过分了。我打算一有机会就公开声明,我同任何一个党派都没有任何关系。我不愿再忍受党的任何一头蠢驴以党为借口来侮辱我了。

你现在会看到,把我的小册子送到德国去是多么必要。因为你不能办这件事,所以请你把施特龙的地址寄来,我想同他商量一下。

我也很想听一听德朗克先生关于这本书所作的解释。至于鲁普斯先生,看来他想通过对我采取无耻举动,来冲淡他对维护他的资产者所献的殷勤。我可以向他保证,他借口辞行,在伊曼特面

罗兰特·丹尼尔斯。——编者注

指科伦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案件。——编者注

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编者注

见本卷第288页。——编者注

前吹嘘他对我大动庸人肝火,这件事决不能就此结束。

附上克路斯的一封信。我觉得,他在反对《新英格兰报》的文章中,从我论及凯里等的信中非常成功地采纳了有关的部分。³⁰⁹

你的 卡·马·

13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3年10月12日 [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两英镑收到了。钱来得正是时候,弗莱里格拉特的上司牛津,出外还没有回来,因而事情拖了下来。

至于《论坛报》,我论帕麦斯顿的第二篇文章 星期五将写好。第三篇即最后一篇,包括1848年至1852年这一时期,需要查阅非常多的蓝皮书和《议会辩论录》,星期天英国博物馆又不开门,所以星期二以前我无论如何写不完。因此,如果你能帮我在星期二写完一篇文章,那就再好不过了,同时也是为了赢得时间。但写什么呢?真的,我自己也不知道。是否写点当前政治方面的东西,不过我只能补充一些最新的消息。如果你对这方面相当注意(对格里利和麦克耳腊思两位先生不需要写得太多),也许可以论述一下面临的危

见本卷第300页。——编者注

卡·马克思《帕麦斯顿勋爵》第三篇文章(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作为第二篇文章发表,标题是:《帕麦斯顿与俄国》)。——编者注

机将加速推翻波拿巴制度。我认为现在把注意力转到法国正是时候,那里终究要爆发一场灾难。谷物和葡萄歉收。因为巴黎的面包价格较低,吸引了全法国的工人,这就使革命大军得到源源不断的补充,而这些新来的人又使巴黎人本来就在下降的工资更加降低了。亚尔萨斯—洛林、香槟等地发生了抢粮风潮。农民对优待巴黎表示不满;工人对军队受到过高的尊崇表示不满;资产者对有利于工人的强制干涉经济规律表示不满。首先是奢侈品的销路缩小了。工场倒闭。与这幅贫困景象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波拿巴家族的骄奢淫逸和交易所的投机。整个信贷体系有名无实,竟变成了流氓无产者皇帝和犹太人富尔德指导下的一种庞大的纯粹骗人的企业。交易所、银行、铁路、抵押银行和其他各种类型的骗人机关,应有尽有。路易·菲力浦的末日制度正在重现,不过同一切龌龊的东西混为一体,而帝国和复辟王朝的可补救之处却不具备。

政府对银行施加压力。税吏在农村比任何时候更加苛刻。设想的预算和实际的预算之间差距极大。所有城市当局,为了维持表面的“繁荣”而债台高筑。其次是东方问题影响了国家有价证券,而宫廷本身则利用证券行情的波动进行危险的交易。军队士气低落。还应该特别强调的是,象赖德律、路易·勃朗以及其他一切形形色色的人物,这些空谈家的宣言、文告等等,没有引起丝毫变化,而社会危机和经济危机却立即推动一切,如此等等。我当然不知道你是否对这个题目感兴趣。无论如何你要立即告诉我,能不能指望星期二有一篇文章,因为我要根据这一点进行安排。

你的 卡·马·

《经济学家》上星期(其实是星期六这一期,因而也就是本星期)在它的巴黎中提供了许多种种各种各样的材料。³¹⁰

13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3年10月28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感谢你的两篇文章。我担心的是,你受斯米特先生的影响,对俄国军事成就的评价高了一些。首先谈一下1828—1829年的战局,据大多数同时代人证明,——我所指的也包括威灵顿公爵的副官寄给他并在《公文集》上发表的报告³¹¹——这一战局不值一提。占领要塞与其说是靠强攻,不如说是靠收买。总的来说,收买在这一战局中起了主要的作用。吉比奇在越过巴尔干山脉的时候,对自己是打胜仗,还是悲惨地落入敌人圈套并被截断后路,他自己也没有把握。又是对一个高级指挥官的收买,以及土耳其军队的完全瓦解,才使他得救。俄国发动战争是在土耳其舰队在纳瓦林会战中被歼³¹²、土军旧组织被马茂德消灭而新组织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现在的情况却无论如何是另一个样子了。

最近两星期的《辩论日报》刊载了一系列关于1828年和1829

弗·恩格斯《双方军队在土耳其的调动》、《神圣的战争》。——编者注
费·斯米特《1830年和1831年波兰起义和战争的历史》。——编者注
切斯尼。——编者注

年各次战局的文章。不过我没有读过。其他的材料我到图书馆去找一找。

皮佩尔在一星期以前出院了,并立即在两处找到了工作:(1)由克路斯介绍,在《华盛顿同盟报》当通讯员;(2)在西蒂区一个癞蛤蟆³⁶那里当文书(从九点到五点),一星期二十五先令。这样,我就不能再让他帮忙了。这对他更好些。我为他摆脱这个困境而高兴。

我把论帕麦斯顿的续篇 寄给你。琼斯要求把续篇继续寄给他。我又给他寄去了一篇文章,但我声明说,如果不消除可恶的差错(这一次差错很严重,歪曲了原意),就不再寄去任何东西。本来原稿是写得很清楚的。

林格斯突然疯了,他在习艺所呆了几天,他的状况仍旧叫人担心。原因是狂饮,独一无二的鲁普斯“在这里有大功”,因为林格斯关了自己的铺子以后,鲁普斯就教他慢慢喝上了杜松子酒。加上林格斯性情过于急躁,不能忍受没有事情干,而目前他还没有找到新的工作。我们这里的人都要发疯了,真该死。

附上的东西是谈海因岑的伟大生平的。

你的 卡·马·

卡·马克思《帕麦斯顿勋爵》第二篇文章,载于《人民报》。——编者注

卡·马克思《帕麦斯顿勋爵》第三篇。——编者注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味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2卷。——编者注

13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3年11月2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你必须在后天以前寄给我哪怕是一两页(如果你实在没有工夫的话)有关土军占领卡拉法特时渡过多瑙河的情况。昨天我提到这件事时还是把它当作十分可疑的消息。但看来这已被证实,你一定会从明天的报上了解到情况。既然我们已经从纯科学的观点研究了这个问题,我就不能对此保持沉默,也不能从一个“健康的人的思想”的观点来写它了。根据法国各报的消息来看,沙米尔已经重创俄军,甚至威胁到梯弗里斯,而沃龙佐夫将军仿佛已经报告自己的政府:在两面受敌的情况下,如果没有相当数量的增援部队,他就不能守住格鲁吉亚。

《论坛报》近来经常采取并吞政策。第一,你的第一篇军事文章被当作社论并吞了,第二,我论帕麦斯顿的文章被并吞了,它的续篇也因此而预先被并吞了。你也许会觉得可笑,但我仔细地研究了这位高尚的子爵二十年来的活动,得出了同有偏执狂的乌尔卡尔特同样的结论,即帕麦斯顿数十年以前就把自己出卖给俄国了。

卡·马克思《战争。——罢工。——生活费用上涨》。——编者注
弗·恩格斯《俄军在土耳其》;卡·马克思《帕麦斯顿勋爵》第一篇和第二篇文章(《纽约每日论坛报》作为一篇文章发表,标题是:《帕麦斯顿》)。——编者注

你读完我的文章的续篇(特别是关于叙利亚和土耳其冲突的历史)以后,一定要把你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告诉我。我高兴的是,偶然的机会促使我更深入地去熟悉二十年来的对外政策——外交政策。这一方面我们完全忽略了,可是,我们应当知道我们要和什么人打交道。

整个外交界是在大规模地重复施梯伯、班迪亚及其同伙们的手法。

韦伯将军编辑的《纽约问询报》(我还没有看过那篇文章)反对《论坛报》上你写的一篇社论。据他说,那篇社论从科学上来说是正确的,不过土耳其战争是根据另外的原则进行的。他说土军在任何情况下都将进攻,等等。

工厂无一产一阶一级的情况怎样?

你的 卡·马·

13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3年]11月6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附上伟大的卡尔·海因岑登在他的《西方先驱报》上的旨在反对我和共产主义的谩骂文章。

卡·马克思《帕麦斯顿勋爵》第四篇。——编者注

弗·恩格斯《俄军在土耳其》。——编者注

同时附上克路斯的一封信。你从信里可以看到,维利希的燃烧火箭将随下一次邮班到达。最恶劣的是,这些家伙把他们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在整个德国推销,而我的抨击性小册子却安静地睡在曼彻斯特和伦敦;并且他们现在又在海因岑的身上得到响亮的回声,而在几个月以前,维利希除了《刑法报》,没有掌握一家报纸。我收到这篇臭东西后,就立即转寄给你,以便你能写信告诉我,照你看应该怎么办。

你从克路斯的信中会看到《改革报》的情况。³¹³请“老头子”和德朗克给该报写稿。他们有的是时间。我不知道我们两人直接亲自动笔是否妥当。

维尔特的信写得极其平淡,尽管拚命要写得“俏皮”。

你的 卡·马·

13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3年11月21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附上给鲁普斯的两英镑邮局汇票一张。注意,这是在我的坚

指维利希的诽谤性文章《卡尔·马克思博士和他的揭露》。——编者注
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编者注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决要求下克路斯才答应给他的。

同时寄上维利希的那篇卑鄙透顶的胡说八道。

你和德朗克一定要在星期五以前把涉及到我的声明寄来,我将以声明的形式把它放在我的总答复中。高贵的维利希曾是那样拖延,我们的回答却要非常迅速。你要尽量把自己的声明写得幽默一些。

谢谢你关于土耳其的文章。当文章寄到时,我已经得到土军退却的消息,因此我把它相应地修改了一下。请给我一次回信吧,——你已经四个星期没有回我的信了,总共才敷衍了事地写了六行字。³¹⁴

你的 卡·马·

你愿不愿意到这里来过圣诞节,并住在我这里,我现在给你准备了一个小房间。也许你这样可以摆脱掉老头子。

奥·维利希《卡尔·马克思博士和他的揭露》。——编者注
弗·恩格斯《土耳其战争的进程》。——编者注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13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3年11月23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把《人民报》忘了。现附上。至今为止在琼斯的报上发表的五篇文章，只作为三篇文章在《论坛报》发表。

你虽然很忙，我还是要请你在星期五以前至少（更多也不必）给我寄来两页（象你平常所用的篇幅）稿子，要用英文写，以免再花时间翻译。我觉得战局到今年冬季应该算是结束了。无论如何，战局的第一个时期是完了，因此可以对它作总的评论了。总之，我指望从你那里至少能得到两页稿子。

对于维利希的那件令人讨厌的事，必须迅速采取行动，而不是象他那样一拖半年。

你的 卡·马·

“老头子”收到了两英镑的邮局汇票没有？

卡·马克思《帕麦斯顿勋爵》，发表在《人民报》的第一至第五篇文章（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文章相应的标题是：《帕麦斯顿》、《帕麦斯顿与俄国》、《现代史的一章》）。——编者注

见本卷第248页。——编者注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13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3年12月2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感谢你的一篇文章。德纳先生在美国将博得元帅的称号。

你来这里³¹⁵又主要同庸人们住在一起,我很不乐意。

德朗克先生的所作所为象一个卑贱的小阴谋家。他对施特龙说,他已经把他的声明和报纸寄给你了。他要使你相信,我已经收到这两件东西,事实上我什么也没有收到。至少让这个小子把报寄给你。我这里有自己的一份。不过在布莱得弗德什么也不需要。因为德朗克没有把这篇臭东西寄来,我就翻阅了旧信,偶然发现了一个有一段犯罪的话的物证,我逐字逐句地引用了这段话³¹⁶。这封信是寄给你的。如果挖苦的形容词损害了事实的准确性,那末德朗克先生毕竟只得怪自己,为了证明我至少是准确的,我要把他的信寄往纽约。那里面有些奇怪的、现在看来大概是使人不快的地方,例如,谈到什么“狂徒伊曼特”,这是他现在的亲密朋友,他每星期要给他写两次信。矮子为了有利于自己而在我们背后搬弄是非,

弗·恩格斯《多瑙河战争》。——编者注

载有维利希《卡尔·马克思博士和他的揭露》一文的《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编者注

我们是清清楚楚的。

我的答复《高尚意识的骑士》已于星期二发出。他将会感到惊奇。你的信³¹⁷以及施特芬的信和米斯科夫斯基的信(附有科苏特的供词)等都包括在内,作为正文的组成部分,自然要署你们的名。

请尽快来信。

琼斯遭到《经济学家》³¹⁸的攻击,从而出了名。

顺便提一下。星期二举行了波兰人大会³¹⁹。马志尼和科苏特没有参加。沃尔策耳、卢格和赖德律的痴人妄谈对这些听众是相称的。我的妻子参加了这次会。星期一民主派波兰人召开的另一个大会,情况也是一样。哈尼被宣布为主席。出席的五六十个英国工人,大闹会场表示反对。一片嘘声,大喊大叫“叛徒”、“骷髅”(他曾这样称呼宪章派)“变节分子”。大打出手。哈尼不敢就主席位,他被乱揪、乱打、乱骂,虽然他多次试图发言,但始终无法开口。愚蠢的瓦西拉普斯基们自然什么也不懂,而是把这一切都视为“反动”。这就是乔治·朱利安·哈尼老爷子得到的涅墨西斯。

你的 卡·马·

从所附的信中你可以看到,克路斯可惜已经给予答复了³²⁰。但我的东西既然已经写完,就必须寄出。决不能白白地为维利希工作。

维利希。——编者注

海涅的讽刺诗《两个骑士》中的人物的名字,这里是讽刺地暗指1853年11月29日参加波兰人大会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编者注

13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3年12月12日左右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从今天早晨接到的你的电报中，我自然不能看出：

(1)你是否收到了纽约克路斯等人的答复 和涉及维利希的几号《改革报》？可能正好相反，因为鲁普斯先生在寄给克路斯的一封信中，企图用对魏德迈的辱骂来掩盖自己的懒惰。

(2)德朗克把有关的那几号《刑法报》寄回了没有？我已委托切斯特的施特芬到你那里去取这几号，因为我缺少这里唯一的那一份就不好办。当我——这次是由你发起的——在上一封信中谈到“著名的德朗克博士”的声明的有趣事件时，我立即就想到，最近的后果将是：在事件没有了结以前，你在一个时期(一两星期)内是不会给我私人来信了。至少这是你现在惯用的方法，自鲁普斯先生迁居曼彻斯特以来，你在涉及我同这两位先生的私人关系的一切事情上就惊人地一贯采用了这种方法。为了使我们的通信不致降到单纯的电报往来，最好我们两人今后完全不要在话里涉及你那里的朋友和受保护者。

见本卷第 312、660 页。——编者注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这几号《刑法报》载有维利希的文章《卡尔·马克思博士和他的揭露》。——编者注

祝好。

你的 卡·马·

14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3年12月14日 [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你知道,每个人有时都有他自己的怪癖和《nihil humani》[“人所具有的”]东西,等等。关于“秘密活动”和诸如此类的胡说,我自然从来没有想过。³²¹我的一些忌妒,你已经习惯了,实际上使我生气的是,我们现在不能同生活,同工作,同谈笑,而你的那些“受保护者”却能很方便地同你在一起。

附上《骑士》的副本一份。另一份今天可到达华盛顿,或者昨天已经到达了。我把这篇东西寄给克路斯,是为了在两个声明³²²之间不致出现矛盾的地方,并使他可以删去那已经用过的部分。在寄往美国的副本上还作了一些细小的文字上的改动。寄给你的副本缺少最后一页,是丢失了;那上面只有几句幽默的结束语。

虽然没有听到有关维利希的任何消息,但他现在也许又到伦敦了。你在《改革报》上看到了安内克主持下的一次会议的精彩记录没有?会上没有一个人表示愿在“维利希麾下”作为“革命的战

《homo sum humani nihil a me alienum puto》——“我是人,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普卜利乌斯·忒伦底乌斯《自我折磨者》第一幕第一场)。——编者注
卡·马克思《高尚意识的骑士》。——编者注

士”回到德国去。

谈到帕麦斯顿 ,只要有把握以后能找到一个愿出版这部著作的书商 ,我就同意把它搞成“德文”。问题是我没有德文手稿 ,因为自从我不得不用英文写作所有这些无用的东西以来 ,我就直接用“盎格鲁撒克逊文”写作了。给《论坛报》写的稿 ,我想以 1840 年和 1841 年的条约³²³来结束 ,为此 ,除了《汉萨德》和《通报》以外 ,我还要参阅一些很厚的蓝皮书。帕麦斯顿在希腊、阿富汗、波斯和塞尔维亚的勾当 ,由于不大重要 ,我就不提了。诚然 ,还剩下一个革命的时期 ,但是 ,那些蓝皮书对此可以提供丰富的材料 ,虽然材料被歪曲得很厉害 ;关于我们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卫国”战争等等 ,也是这样。

至于你的充当炮兵上尉或作家的波拿巴 ,我看最好由你自己署名把这种文章送到 : (1)《每日新闻》 ;或(2)《观察家》 ,或(3)《韦斯明斯特评论》。也许送到《每日新闻》最好。你用这类文章可以一下子——通过政变——在伦敦报界赢得一种地位 ,使你有可能“控制报界” ,同时保证你有机会用英文在伦敦出版你论匈牙利战局的著作 ,这无论如何比在可怜的莱比锡出版要更有效更有利。

《论坛报》自然以你的文章而大肆自我吹嘘 ,人们认为可怜的德纳是这些文章的作者。此外 ,他们既然把论帕麦斯顿的这篇文章也据为己有 ,所以八个星期以来 ,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成了真正的“编辑部” ,《论坛报》编辑部。

比较大的文章被他们作为社论据为己有 ,而且这些文章只能论述一些比较重大的事件或者某些阶段 ,例如战争爆发、沃耳特尼

卡·马克思《帕麦斯顿勋爵》。——编者注

见本卷集 69, 365—366, 588—590 页。——编者注

察会战等等,除了这样一些文章,如果你还能(假如时间允许的话)把比较次要的、各阶段中间发生的情况用“英文”写成一两页的叙事短文寄来,那就好了。这些小东西甚至在语言方面给我带来的困难,也要比深奥的(!)议论或者特别是我多年来由于阅读英文书籍而必须用英文与之打交道的那种材料大得多。这自然只有在没有“大事件”的情况下才对我是必要的。主要问题是,在我感到自己不能完全掌握的那些东西上我担心我的批判意识。我的竞争者只单纯地抄录一些事实(或者确切些说,伦敦报界假冒为事实的东西)。

附上我的妹夫尤塔的建议,他建议每月为《南非人报》(卡普施塔德)写一次东西,你对此有何意见?尤塔的法文修养很差,但他是一个可爱而懂事的人。³²⁴要是我们——你和我——当时在伦敦创办一个英文通讯社,你就不用曼彻斯特受办事处的折磨了,我也不会为债务所累了。不过我相信,只要你现在开始为伦敦各报写些军事文章,过两三个星期你就会得到一个固定的地位,提供给你的物质报酬将同曼彻斯特的一样多,而给你留下的空余时间却更多。现在“军事作家”供不应求。

能弄到一个军事撰稿人,《泰晤士报》自己大概也会十分高兴,因为它这一栏很不行。值得试一试。我的出发点,自然是认为英国所有的报纸都是一种商店,只要自己的“商品”不被损坏,无论陈列在哪里,都毫无关系。

你的 卡·马·

普尔斯基(见本卷第225—226页)。——编者注

开普敦。——编者注

文字游戏:“商店”的原文是《Magazin》,也有“杂志”的意思;“商品”的原文是《Artikel》,也有“文章”的意思。——编者注

1854年

14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4年1月5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你走后³¹⁵全家都患了流行性感冒和别的病。穆希和我现在还没有好。这样一来,这点病已经使我耽误了《论坛报》的三篇通讯,目前也还有困难。来信告诉我一下,下星期你能不能替我写一篇文章,写什么东西,随你的便。不过我要确切地知道,你写不写,什么时候写好。

我还没有出家门,自然无法留心报纸。皮佩尔告诉我,今天的《先驱晨报》刊登了一篇论俄国战局计划的长文。主要战场似乎在亚洲而不在欧洲,他们想从小亚细亚(!)方面攻占君士坦丁堡,等等。

约瑟夫·波拿巴的回忆录现在已出了三卷。³²⁵第三卷里面有

穆希(小麻雀),是埃德加尔·马克思的绰号。——编者注

老拿破仑关于西班牙战局的书信。

刚才被穆希打断了,他正发高烧,说胡话,在床上折腾,等等。希望小家伙能早日恢复健康。

星期一收到德纳的信。他说刊登那篇文章不能署我的名,因为那会有损该报的“威望”。你的军事文章引起了强烈反应。纽约传说是司各脱将军写的。

再见。

你的 卡·马·

14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4年1月10日 [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乌尔卡尔特昨天晚上从纽里(奥尔斯脱)寄来一篇演说词,我让妻子抄了出来,在开头和结尾我加上了一些话,成了一篇文章。因此,你就不用为星期五写文章了。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再发生什么情况,请在星期五早上以前告诉我,我好再加上一点佐料。

全家大小都还在病中。

附上克路斯的信。信的另一部分下次再寄给你,那时再详谈。

刚才塔克尔这口猪派人到我家里来了。《帕麦斯顿》第一版的五万册已经售完。这位先生现在派人到我这里来——他从来没有

这样慈悲过——,并要我对这本书作些修改,好出第二版。³²⁶你看我该怎么办,请马上来信。

你的 卡·马·

14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4年1月18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你要在星期五以前就锡塔勒或齐塔勒会战给我写点一般性的东西(讲肯定的东西恐怕不可能)。我想到的有这些方面:

(1)沃耳特尼察会战是一种误会,它破坏了大使们强加于土耳其政府的停战。同样,切塔特会战也是一种误会,它破坏了在英国军舰威逼下强加给土耳其政府的和平建议。³²⁷

(2)沃耳特尼察相反。那里是土耳其人躲进战壕,这里则是俄国人,等等。

(3)结果也同那里一样。经过五天的殊死战斗,战士都回到自己的掩蔽所里。我只看到结果,不知道本来应当怎么办。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这不是拿破仑式的作战方法。

外交界的阴谋家们深深地陷入自己设下的罗网,一场全面的战争已迫在眉睫。你知道,西诺普事件曾被利用(雷德克利夫先生

这个地名在本卷以下各处为:切塔特。——编者注

的威胁不在此列)来强迫土耳其人接受维也纳议定书,并把哈利耳-帕沙和里扎-帕沙安插到政府中去。³²⁸帕麦斯顿安排好这一切以后,便提出辞职。³²⁹联合内阁觉察到这是圈套,于是在他辞职期间,即12月19日,下令在黑海举行示威。帕麦斯顿在加倍出丑之后,重新进入内阁,并设法争得26日的决定以使整个舰队出海,但同时又扮演着交战双方的中立调停人的角色——表面上此举相当坚决,实际上则是企图破坏12月19日决定、切断土耳其人同他们亚洲战区的联系。然而,波拿巴先生根据19日的决定下了相反的命令,装作似乎他把26日的决定理解为只是19日决定的进一步发展。帕麦斯顿自然不得不强作欢颜,以保持热心爱国者的荣誉。这样,这些家伙就倒了霉,而且这种装样子将使他们陷得更深,特别是由于31日³³⁰还需要向议会表现出一定的“热心”。这些家伙提交给土耳其人去签字的照会表明他们已准备向俄国完全投降,只是“误会”才破坏了一片好心。

我的内兄大臣写信给我的岳母说,遗憾的是,她现在又要遇上四十年前经历过的事情——一场全面的战争。

你给施特芬的信¹¹⁶我当天就寄往布鲁塞尔了,施特芬还住在布鲁塞尔他姐姐家里。我担心的是,你的《炮兵中尉拿破仑》³³¹目前会遭到拒绝,因为《泰晤士报》已接到命令,不准露出同波拿巴进行争论的任何一点迹象。既然他是“我们的”盟友,因此所有的报纸目前都要有同样的爱国主义的考虑。不过,只要写好了,即使报纸不愿接受,我们也可以把它印成小册子。我不好意思向出版商推荐我自己的作品。但对你的作品我不会有这种想法。

斐迪南·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卡洛琳·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蠢驴魏德迈又把《高尚意识》拖延下来了。然而全部意义就在于迅速作出答复。过了六个星期,文章就愚蠢可笑了。我不理解克罗斯,他似乎总是故意让我当魏德迈先生的牺牲品。

你的 卡·马·

[小孩笔迹的附笔]

问候你 施特劳宾人³⁰兄弟,出身高贵、光荣、和平和幸福的人。

小调皮

14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4年1月25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附上给鲁普斯的便条³³²,他曾经写信给我。请他原谅。

如果不发生违背外交或置外交于不顾的“误会”,战争不一定会打起来。列施德-帕沙的照会³³³等于完全向俄国投降。它甚至比最初的维也纳照会让步更多,土耳其是由于维也纳照会而宣战的。³³⁴帕麦斯顿再度入阁不是没有目的的。另一方面,在黑海的示威看来是特意安排在议会会议期间的一种诡计,目的是,如果俄国接受它自己的、被列入列施德照会中的条件并得到它所要求的

卡·马克思《高尚意识的骑士》。——编者注

一切，那末会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俄国向优势兵力作了让步。不管怎样，计划就是如此。否则，在尼古拉就最近一次维也纳照会作出或可能作出声明之前，就通知他联合舰队行将驶进黑海，岂不是荒唐？只有军事上的偶然事件还可能导致战争的结局。根据协议，这位皇帝甚至在联合舰队驶入时都没有抱怨，反而表现出极大的“克制”。当然事情不会因为“误会”而受到影响。“误会”总是可能的。

今天《泰晤士报》从《漫游者》报转载了关于切塔特会战的进一步报道³³⁵，我等着听你的意见。所谓俄军在曼成、茹尔日沃、卡拉法特等地同时发动进攻，以及甚至已占领锡利斯特里亚的消息，我看都是谣传。顺便说一下，还有一点请你用英文书面说明你的意见。法文报纸上写道，土耳其人想从陆地加固君士坦丁堡。³³⁶这是不是对俄国的一个决定性打击？况且，君士坦丁堡同本帝国的亚洲和欧洲海岸都有海路联系，因而人员和粮食的运入决不可能中断。看来大要塞现在已成为防止拿破仑式大战的一种办法。这样一来，我们会不会又回到小战上去？

柏林不设防是一种耻辱。

我的内兄大臣在给岳母的信中向她预言说，她如今在年老时还要再一次经历拿破仑第一时期经历的事情。意思是说，他相信要爆发战争。

科布顿，这个“普通”而“质朴的人”，因为最近一次演说而大丢

朱尔朱。——编者注

锡利斯特腊。——编者注

斐迪南·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卡洛琳·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其脸。他表明,他本人和那些向他鼓掌的“普通的人”,都不配管理英国。战栗教徒布莱特只承认内战。³³⁷科布顿发现英国的社会结构同俄国的相似,因为在俄国有迭米多夫家族,在英国有得比家族,这种发现对某个普法尔茨—纽施塔特的革命庸人来说倒是相称的。

皮佩尔先生星期六前往布莱顿到迈耶尔处作客去了。尽管后者对他的光临感到麻烦,但他会在那里度过特鲁波给他规定的整个时间,因为“海上的空气”对他是有利的,并且显然他给这个资产者写了一封荒唐的信。愚蠢的小后生把自己的放荡看作天才的落拓。你从克路斯的信中可以看出,这位最有“天才”的年轻人想弄一张美国护照去君士坦丁堡,大概是为了在那里当一名看狗人。可悲的是,他总是夸耀自己,但做的蠢事却接二连三,成为笑柄。

星期二我又将从比朔夫斯海姆那里收到一张由弗莱里格拉特支付的期票。但在这之前,我什么也弄不到,因为典当的来源正如过去周期地发生的那样,已经枯竭了。如果你能弄到一英镑,那就最好不过了。此外,星期五将寄来一百本《高尚意识》,而我却无钱支付邮资,因为只有到星期二我才能拿到钱。

顺便说一下。我正同塔克尔商谈。下一次抨击文写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因此,请把你那里的手稿(第四篇和第五篇)修改一下。³³⁸然后我再加进一些东西,并把所有修改好的寄给你过目。

纽约有人通过德纳约我为一家杂志撰写关于康德以来的德国哲学史的文章,每印张十二英镑。但要求:(1)文章尖刻辛辣而又能引起兴趣;(2)不包括任何有损该国宗教感情的东西。这怎么写呢?

如果我们两人在一起,而且手边又有书,那我们很快就会赚到五、六十英镑。我一个人可不敢冒险干这项工作。

你的 卡·马·

14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4年2月9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今天同时寄上几份《骑士》和三份第二版的波兰胡说³³⁹(其中我作了一些修改)。请给鲁普斯和德朗克每种各一份。我糊涂了,没有把这堆叙利亚式的帕麦斯顿废话中的刊误订正(魏德迈也放过了不少),就寄给你了。

我已同乌尔卡尔特碰过头。他令人吃惊地恭维了我,说文章就象出自“土耳其人”之手,但是这样的意见得不到我的承认,我说我是一个“革命者”。他是一个十足的偏执狂。坚信有朝一日他会当上英国的首相。当其他人都垮台的时候,英国会来找他,说:乌尔卡尔特,救救我们吧!于是他就去拯救英国。在谈话中,特别是在同他有矛盾时,他就激昂慷慨,这给我留下十分可笑印象,以致

卡·马克思《高尚意识的骑士》。——编者注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卡·马克思《帕麦斯顿勋爵》第四篇和第五篇文章。——编者注

卡·马克思《帕麦斯顿勋爵》。——编者注

他的每一句话和引语我都背得下来。这一点倒使我对他的“激昂慷慨”有了怀疑,真有点象是演戏。这家伙的主要思想是:俄国统治世界是由于有特殊优越的头脑。要对付它,必须有一个具有乌尔卡尔特式的聪明头脑的人,如果这个人不幸不是乌尔卡尔特本人,那至少应当是个乌尔卡尔特分子,也就是说要信仰乌尔卡尔特的信仰:信仰他的“形而上学”,他的“政治经济学”等等,等等。必须到“东方”去看一看,或者至少应当具有土耳其“精神”等等。

如果你能为星期二写点什么东西,那就太好了,因为我那一天还要给好望角写东西。

你的 卡·马·

14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4年2月15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附上一份我画的石印图样本。

波拿巴公布了他给“兄弟”尼古拉的信件³⁴⁰,这证明,否定的回答早就准备好了。

祝好。

你的 卡·马·

即为开普敦的《南非人报》写稿(见本卷第316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324页和第325页之间的插图。——编者注

14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4年3月9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因为忙于家里的琐事，好久没有写信了，甚至连报纸都没有好好看，所以也不知道《每日新闻》是否发表了你的一些东西，不知道这件事的整个情况怎样。

我的《帕麦斯顿》还没有结果，也就是说一文钱也没有得到，我看也是没有希望了。特吕布纳先生亲自告诉我：就他来说，他所坚守的原则是，他出版的东西，从不付稿酬。何况这东西现在也过时了。

星期二我要给好望角寄去最后一篇试探性文章（因此你要替我给《论坛报》准备点什么东西，也许可以谈谈希腊革命后³⁴¹？）。运输公司在付款条件上同政府吵翻了，星期二是开往好望角的最后一次定期航班。

一想到今年春季和夏季仍要象过去一样忍受长时间的贫困，真叫人心烦，因为单靠《论坛报》那点收入实在不能填补过去的亏空。想到这些琐事没有尽头，我有时非常生气。

你上次来信¹¹⁶说，你没有把拉萨尔的信退给我。这封信我不需

即为开普敦的《南非人报》写稿（见本卷第316页）。——编者注

要,我只想弄清,这封信没有在邮递中遗失或落到不可靠的人的手里。

工人议会³⁴²邀请我作为名誉代表参加曼彻斯特会议(纳多和路易·勃朗也被邀请)。今天我回信感谢他们,其中有些话既可以理解为极端革命的,也可以理解为异常温和的,这要看怎样读了。今天我把你的办事处的地址寄给琼斯了。

伟大的卢格打算在美国办一所大学(免费的),据海因岑说,为了这个高尚目的已筹集到一百五十美元。

伟大的弗兰茨·济格尔成了杜朗的女婿。过几天你将收到一包东西,你从那里可以知道这帮家伙所干的其他一些事情。

乌尔卡尔特昨天在《晨报》上发表一篇军事(?)文章,他坚持说,土军本应把他们的主力部队派到多布鲁甲,从那里猛攻俄军。他还提到了瓦伦提尼将军。我设法给你寄去这份报纸。

我已给拉萨尔去了信¹¹⁶,正等他的进一步的消息。

契尔奈尔到过这里,没有遇见我;为了一桩钱款的事情将同他八十岁的老母亲到美国去,然后在这里住下来。伊曼特告诉我,契尔奈尔肯定说认识你。

你的 卡·马·

14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4年3月11日左右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附上拉萨尔的来信。

如果你能为星期二写点军事方面的东西，那就给我帮了大忙。你们将在星期一收到的《泰晤士报》增刊，登有关于沙米尔和别的情况的一些消息。如果我弄不到军事方面的任何东西——即使是些空谈，那末那位无耻地照抄伦敦报纸的A·P·C·就要把我排挤掉了。

你的 卡·马·

14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4年3月17日 [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希望你把我昨天写给你的信¹¹⁶马上扔到火炉里。当然，且不说要你为勃朗负什么责任，即使是向你问到这件事，也是愚蠢的。其

普尔斯基（见本卷第225—226页）。——编者注

实,事情本身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也不值得再去谈它了。

工人议会的约翰·佩茨累尔先生,是否就是伦敦的老佩茨累尔这头疯狂的畜生?问问海泽。

给你寄包裹的事又拖下来了,因为还没有弄到乌尔卡尔特的关于军事的文章。

你的 卡·马·

150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4年3月23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现退还拉萨尔的信。第一封信我上次忘记寄了,仍在我这里。你大概前天和昨天已经收到了两个半截银行券:T/B58166 太恩河畔新堡,1852年8月17日,五英镑。

拉萨尔的战略行动极富外交手腕。对于埃内兹和罗多斯托事件,他只是为了蒙混人才用蠢话回答说,似乎君士坦丁堡需要加以掩护。³⁴³但如果两个舰队和多瑙河军团不能掩护它,那末十万名法军和英军也无济于事。按他的观点,他应当这样说:无论如何,把他们从罗多斯托调到塞瓦斯托波尔或敖德萨,比从马耳他或土伦调去更方便。

认为奥军侵入塞尔维亚就会处于“土耳其多瑙河军团的后方”,这种看法起根本错误的。为了进入瓦拉几亚,奥军应当在贝尔格莱德附近或稍下一点渡多瑙河,或者是沿左岸通过麦哈提亚前

进。在前一种情况下,他们将处在土军左翼的延长线上;在第二种情况下,他们将处于其正面。这样,除了卫戍部队以外,卡拉法特和维丁两地就要输掉,这是很清楚的,但是不应由此得出结论说,土军左翼注定要覆灭,其残部必须撤至苏姆拉一线。恰恰相反。(1)对奥军来说,正确的战术是立即经尼什向索非亚推进,而对土军来说,正确的战术也是从维丁向索非亚撤退。由于土军的路程较短,所以他们将先于奥军到达该地,从而能够在巴尔干设防固守,或向阿德里安堡退却。³⁴⁴

(2)如果奥军愚蠢得竟向维丁进军,那末土军仍然应当进军索非亚。在这种情况下同奥美尔-帕沙的主力分开,决不意味着分散兵力,因为新的敌人要求有一条新的作战线:阿德里安堡—索非亚—贝尔格莱德—维丁;这样,土军左翼就将成一支独立的军队。

(3)如果拉萨尔的惊人的作战计划付诸实施,那末军队无论怎样向苏姆拉一线集结都无济于事,因为在放弃贝尔格莱德到君士坦丁堡主要干线的情况下,这一防线反正已被迂回过了,相反,为了在阿德里安堡集中一切后备军去抗击首先越过巴尔干的敌人,就要急速放弃这条防线。

其实很显然,所有这些勉强凑出的论断都出自“外交文献”,而“外交文献”看来是在吹嘘战略上的深谋远虑。

明天将给《每日新闻》寄去关于喀琅施塔得的记述³⁴⁵。我担心,尽管许多工事很坏,但在攻下它之前仍会有半打螺旋推进式战列舰被击沉。

强盗们竟这么客气,只拿了鲁普斯 的七个普鲁士塔勒而把

皮夹还给了他。他的庸俗朋友们想尽点力量帮他弥补丢钱丢表的损失 ;也许他还会得到一些赔偿费 ;博尔夏特照斜他的暗伤 ,事情就这样办妥了 ,但是

他担惊又受怕 ,
又有谁能补偿他。

因此他全然衰颓了 ,唠叨不休 ,而且似乎认为海泽和我要对他的愚蠢、挨打以及一切负责。

被海因岑称为《新莱茵报》编辑的那家伙是个什么东西 ? 请看一看最近寄给你的《改革报》 ,大概是第 50 号。

你的 弗·恩·

15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4年3月29日于 [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 28 号

亲爱的恩格斯 :

还没有告诉你已收到五英镑的事 , 还没有照原来的安排使用这些钱 , 也没有写信给你——所有这一切都出于同一个原因。皮佩尔成了我的累赘。因为十天前他被赶出了寓所 , 我当然只得把他安置在我这里。他开了一张《同盟报》名下的期票 , 最近的某一次邮班要么给他由美国带来钱 , 要么就带来一张拒付期票。此外 , 弗莱里格拉特本星期已为他找到了教德文课的位置 , 每周有十五先令收入。经迈耶尔介绍 , 他本来还可以得到每周约十先令

的也是教德文课的收入；迈耶尔今天已回德国，他托我向你问候。但是皮佩尔没有到约好的地点去，他向迈耶尔表示，他对教书已经厌倦。他觉得自己适合当一名作家。不幸的家伙！

我对鲁普斯的意外遭遇还有些不清楚。是在街上发生的吗？大概是在那次你和海泽同他一起夜里狂饮之后吧？你从附上的小劳拉的信中可以看出，这在我家里产生了多么深刻的印象，小劳拉在信里把这件大事告诉了当时在学校的燕妮和埃德加尔。

拉萨尔的外交部分——除去他的报道还好以外，——象他的军事部分一样糟。他所谈论的有关帕麦斯顿的东西，全是大陆上流行的那套废话。

你看到了秘密往来的公文³⁴⁶吗？如果进行这些公文往来的大臣们被允许进行战争——看来这很有可能，——那末事情也只能以英国彻底丢脸而告终，即使大陆无论如何会陷入极其可喜的慌乱中。

附上昨天乌尔卡尔特论述战争的文章以及他过去的有关他的战争计划的小册子的剪页。希望得到你对这两者的详细意见。

我昨天偶然碰到一个曾在土耳其军队供职的普鲁士教官，他说，土耳其的炮兵很精锐，而陆军完全是装饰品，因为从君士坦丁堡可以粉碎任何有力的行动。

在你写的俄军从卡拉法特撤退的文章中，你对这一行动的解释是，鉴于英法军队的到来，打算在敖德萨建立一个阵地。但是，根据最近消息看来，对面的俄军似乎已经横渡或曾想横渡多瑙河。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弗·恩格斯《俄军从卡拉法特撤退》。——编者注

也许明天会有更详细的消息,因此你可以在后天以前寄给我一点这方面的东西。《论坛报》太无礼了,我在前天的信¹¹⁶里禁止把军事文章以外的其他东西抓去当社论,否则必须一概去掉我的署名,因为我不愿意仅仅为了一点无足轻重的东西出面。现在正是要以军事文章向它说明:它没有我就不行。

如果《泰晤士报》的曼彻斯特商业通讯员的报道³⁴⁷属实,那里的情况一定很糟。这里每天都会发生巨大的破产事件。巴黎也是如此。显然那些破了产的生意人,长期地煞费苦心地拖延宣布破产,是要利用战事的爆发来使自己显得体面些。

直到今天我还没有在《每日新闻》上看到你的文章,当然不会是把它看漏了!

《海陆军报》断言,法国发明了一种能在水下继续燃烧的毁灭性武器,路易-菲利浦政府拒绝采用,俄国人买了去,而且在西诺普使用了。该报据此预言土耳其军舰将迅速而彻底地覆灭。

据《汉堡记者》报——可以把它看作半俄国的机关报——的消息,尼古拉打算公布新的文件,包括阿尔伯特亲王的信件。

这里没有什么其他新闻。被海因岑先生当作《新莱茵报》编辑的“马德尔”,我对他毫无所知。

完全属于你的 卡·马·

现在我有了一本哈麦尔的《奥斯曼帝国史》。读它一遍,需要有耐心。我还剩下大约四分之一。你如需要,可以给你用。

152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4年4月3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横渡多瑙河纯粹是防御性的。它证明俄军正在放弃瓦拉几亚的大部分地区。俄军有七个步兵师在瓦拉几亚，有一个步兵师在伊兹马伊耳担任预备队，它的后面是切奥达也夫军团，这又有三个师。切奥达也夫最多只能驻在雅西。其余八个师加上骑兵等等总共还不到十一万人。由于英军和法军可能在他们的后方登陆，他们必须占据最有利的阵地，以便不被切断，从而尽可能少丧失土地。这里只有两条路：或者直接回到塞勒特河，使它与多瑙河下游构成一道防线（福克夏尼、加拉兹、伊兹马伊耳），或者，向多布鲁甲突进，把战线移至居斯坦杰—希尔索瓦—沃耳特尼察—布加勒斯特一线，以图拉真垒墙、多瑙河和阿尔哲什河为第一道防线，布泽乌河为第二道防线，塞勒特河为第三道防线。无论如何，这是最好的方案，特别是因为，这样一来，在一侧面丧失了土地，而在相反一翼却赢得新的地盘，因而退却看来是向前推进，而且还可以保持军威。占领多布鲁甲会缩短俄军的战线，即使在阿克尔曼或敖德萨被登陆成功，俄军也会在最坏的情况下有一

康斯坦察。——编者注

希尔期瓦。——编者注

德涅斯特河上的别尔哥罗德。——编者注

条通向德涅斯特尔河畔霍亭的通畅的退路。³⁴⁸

看来我同《每日新闻》的事已经办妥了。我遵照英国的礼节,先由老爷子瓦茨(他也给该报写稿)介绍,才在上周给该报写了稿(顺便说一句,老爷子瓦茨已把他的小店关闭了,成了一家国民储蓄保险公司的经理,不久就将作为经理住在你的附近,即切林-克罗斯47号;他同他的全体职员都留上胡子,看上去同水上波兰人³⁴⁹一样)。今天我收到了主编林肯的信,看来,他完全赞同我的意见(我建议,先写关于俄国陆军、舰队和要塞的文章),他说,我只需把文章寄去就是了。这样,我就一点也不担心了。这些家伙在军事文章方面遇到了困难,这从他们刊登了一些席梅尔普芬尼希的胡说就可以看出来,这些胡说是不熟知毕洛夫著作的人绝对理解不了的;我的生动而平易的书信给这些先生们展示了一幅完全不同的前景。只要他们同意我的建议(注意,我曾马上提出过付酬的要求),我也会使这群蠢驴得到满足。明天我给他们寄去任何人也弄不到的东西:希尔索瓦、曼成、伊萨克查和土耳其等地的平面图。这件事去掉了我心上的一块石头,因为挣钱的来源对我是绝对必要的。如果一切顺利,那末夏天当我的老头来到这里时,我就摆脱生意经而移居伦敦;不管怎样,我总要在圣灵降临节前到那里去一趟,以便最终同这些家伙把事情谈妥。

自然鲁普斯是同我们一起喝了酒;他象往常一样喝得酩酊大醉,跑到街上去了,拦不住他,他迷迷糊糊朝相反的方向——市区的另一头走去,跑进一家下等小酒馆;在那里他款待了六个流氓

见本卷第607—610页。——编者注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和两个妓女,露出了黄金,离去时,这些流氓就跟在他后面,如此等等。这是他的说法。但整个这件事里有某种秘密:例如,他酒醒以后并没有回家,而是花一先令住到一个毫不相识的英国人那里(离他的住所不超过二百步)。简单地说,这里面有些内幕鲁普斯先生想掩盖起来,——显然是有某种旧的瓜葛。

关于俄军拥有毁灭性炮弹的事,完全是胡说。法国人有这类东西,但这种武器不能破坏船只,只能杀伤人。请顺便把哈麦尔的书寄来,主要是关于现代的部分。关于乌尔卡尔特,日内即写给你。皮佩尔真不幸。至于钱,你自然可以随意处理。我的妹夫是否将得到这些钱,我当然全不在意。

你的 弗·恩·

15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4年4月4日 [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你从附上的克路斯的信里可以看出,克耳纳博士和朋友魏德迈是多么公道地对待了他。魏德迈没有给他讲清情况,反而使他陷入困境,——这是朋友魏德迈对自己的朋友们一贯执行的一项任务。

见本卷第333页。——编者注

约·哈麦尔《奥斯曼帝国史》。——编者注

布兰克。——编者注

关于《每日新闻》的消息很好。今天我要看看是否已经登出了什么东西。我希望,Sir〔先生〕,您将离开曼彻斯特,Sir,永远离开,Sir。当每周都得去读议会辩论,特别是约翰·罗素的演讲时,你对于《Sir》(或者不如Sar)这个词会非常习惯。罗素这个家伙可以概括为两个词:“那末,Sar!”

你从附上的信里可以看到,皮佩尔收到了从华盛顿寄来的第一张期票,昨天晚上又为自己弄到了寓所。现在他傲慢得象只火鸡。他不是简单地挣到了钱,而是作为一个作家挣到了钱,而且不仅是作为一个作家,还作为一个政治家!暂时他发誓——或者至少他说是发誓——要同伦敦的公娼断绝关系,而要找一個健康的爱人。身分不计。年龄可能也不拘。但是健康,这却是关键。经验教训了这个雄纠纠的青年要从医学观点去观察女性。如果把他的本来面目描绘出来,这个雄纠纠的青年人可以作为他人的鉴戒。在他情况好转后,我曾告诉他,如果魏德迈作出否定回答或拒付期票,你委托我向他提供你的帮助。这一声明现在已不再有重大意义了,然而却给了这个雄纠纠的年青人以极深的印象,他仍然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小伙子。

重要的是,正是在现在,你不要不管我同《论坛报》的事情而自己在《每日新闻》上开火。否则,那些本来就被我最近的声明所激怒而且还在阅读《每日新闻》的家伙们会认为,我现在把自己最好的东西卖给伦敦(现在所有的报纸都愿以军事文章来炫耀自己),而把渣滓卖给纽约。这些家伙可以不费力地把我踢开,因为他们在这里有一个通讯员,在利物浦还有一个。他们的报纸会因此变得差

些,但他们可以节省二百英镑,而这还是划得来的。因此,首先必须再诱使他们刊登一篇军事文章作为社论。这样,他们又逃不出我的手心了。最近有一号《纽约先驱报》在嘲笑“《论坛报》的军事编辑”,说他给奥美尔·帕沙起草了一个战局计划,而当现在这一计划没被执行时,他就叫起背叛来了。

华盛顿·威尔克斯著的《三个时代的帕麦斯顿》。这本书包括两个时代。在第一个时代,华盛顿·威尔克斯最无耻、最愚蠢地抄袭了我在《论坛报》上发表的文章。在第二个时代,他靠蓝皮书把乌尔卡尔特的《俄国的进展》一书³⁵⁰中关于匈牙利的一章加以扩充增补。不管这本劣作是多么可怜,也不管这个家伙在一切问题上是多么无知——剽窃者的真正的无知,——但他却靠这本书钻进了伦敦的各种大会,受到乌尔卡特及其一伙的庇护,并且被视为伦敦的“社会活动家”。

关于内阁“背叛”的议论开始在这里的庸人中间流传开来,如果这些老爷们胆敢再玩弄一次1840年和1846年那样的手法³⁵¹,那末这一次是不会白白过去的。

你的 卡尔·马克思

15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4年4月19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里德里希：

从附上的克路斯的信中，你一方面可以知道席梅尔普芬尼希对你的军事文章的赞叹——这算在我的名下了，另一方面也可以了解到他的狡猾的批评意见。

如果你能就哥尔查科夫今天的报告(载《泰晤士报》)和《北方蜜蜂》关于切尔克西亚沿岸的迂回运动的报道³⁵²替我为《论坛报》写一篇文章，那你可以对席梅尔普芬尼希的意见给以匿名的打击，公众现在对他的意见是非常注意的。

《泰晤士报》突然停止攻击内阁(在战争问题上)是什么意思？

你从美国一些报纸的剪页可以看到(昨天我已从私人消息方面证实了这一点)，最近六个月“中央委员会”拥有巨额资金。你从《先驱者》上卡尔格(赖德律的应声虫)的文章可以看到，赖德律本人，以及同他一起的所有正统的流亡者都对这位赖德律的重要性和未来的作用抱有怎样的幻想。德国方面已经同他谈妥，一旦他成为法兰西的可汗，他就派法国军队侵入德国，不过军队要由德国的卢格—布林德—戈克来统率。

还附上君士坦丁堡地图一张，也许你会感到兴趣。

席利得到当局的许可去巴黎了。他将在那里代表“公司”，而科

内利乌斯则在这里代表“公司”。

班迪亚在埃尔斯伦 ;是上校 ;不用说 ,叫做穆罕默德 - 贝伊 ,行了割礼 ,入了伊斯兰教。可能作为间谍被安置在盖昂将军身边。

天气好极了。可惜不能很好地利用它。

昨天接到特利尔的来信 ,看来埃德加尔 要由得克萨斯到伦敦和德国来作客半年。

你的 卡·马·

我看信太厚了 ,因此剪报只好下次随信寄去。

155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4年4月20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

《每日新闻》的事吹了 ,我有理由认为 ,皮佩尔先生的饶舌作弄了我 ,这一点我不会很快忘记他的。本来一切都十分顺利 ,只剩下商议稿酬了 ,我的文章 已经排好 ,校样已经在我口袋里。我在一星期以前 ,在上星期三就给这些先生写了信 ,说我将按他们一般的条件写作 ,而直到今天才接到回信说 ,文章太专门了 ,虽然他们很愿意采用 ,但是力不从心 ;写得非常客气 ,末了提出付给我两英镑

埃尔祖鲁姆。——编者注

埃德加尔·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弗·恩格斯《喀琅施塔得要塞》。——编者注

两先令的酬劳,并好心地劝我向军事报纸投稿。当然,我对两者都拒绝了。

对这件怪事我只能有一种解释。皮佩尔知道这件事,根据上星期他写给我的一封无聊的信看来,他大概在吹嘘自己消息灵通,于是这件事就照例沿着流亡者谣言电讯路线传到了金克尔或其他某个与《每日新闻》有联系的德国猪猡那里,这样,只要把恩格斯这个军事家看成不过是当过一年志愿兵的人,是个共产主义者,职业是店员,那就一切都完了。客客气气地回绝,自然不是看在我的份上,而是看在瓦茨的份上。信写得很委婉,甚至我还可以再次自荐效劳,只不过这样做我就要落入无聊文人之列了。

你如果打听出是谁这样饶舌,就是帮了我的大忙;自然,席梅尔普芬尼希先生的赞扬,对这次失败是一点极其微小的补偿。

此外,《每日新闻》的这些家伙这么一拖延,使得我的一部分资料在这段时间里被德国报刊所传布而为人所共知了。毛奇³⁵³曾经对我非常有用,而现在差不多根本不能再利用了,再过两星期,其他资料也会如此,我也不想为这没用的东西再冒险花五英镑了。

我非常想把论述俄国军事力量的文章写完,然后寄给《泰晤士报》。如果能在那里刊登出来,那《每日新闻》就会丢脸。不过,再失败了,结果就会很惨,因为我会大大丢脸。可惜我不在伦敦,否则一切都非常简单。你有什么看法?请立即写信告诉我。

其他事情过几天再谈。关于俄国通报³⁵⁴的文章,我不能赶在下一班轮船之前交出来。必须认真地研究,并要参照地图,否则也会

出丑的。

如果你能从《论坛报》榨出更多的钱,我将让所有的肮脏的英国报刊滚蛋(由于德国流氓骗取了愚蠢的编辑们的信任,这些报刊连最好的文章都不能刊登),并且每周寄给你一两篇供《论坛报》用的文章。不过,为了二百英镑让我们两人都写得精疲力尽,这太过分了。

立即写信告诉我,你如何对待所有这些糟糕的情况,这件事使我很烦恼。看来,我们不能信赖这伙人当中的任何一个,我们只能你我两人相互依靠。

施特芬和德朗克复活节时在这里。德朗克染上了商品推销员的那种讨厌的作风,我很不喜欢。这家伙将成为道道地地的浪荡汉。

你的 弗·恩·

156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4年4月21日左右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我刚才在这里买到了席梅尔普芬尼希先生的小册子³⁵⁵;如果你想为《论坛报》要一篇批判它的文章,就赶快回信。假如没有什么更重要的事情,星期一将寄去一篇关于横渡多瑙河的文章。

你认为布林德能在《每日新闻》上作弄我吗? 如果我没有弄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错,这家伙同该报是有联系的。今天该报登出的赫尔岑先生的蠢话也说明他同该报的联系。伦敦还有没有能同该报勾结上的德国军官?

在转向另一家报纸之前,我还要收集一些材料。这会把事情拖上三星期左右。不过,没有关系,掌握了好材料,就会有更多机会,起码使我们可以有材料给《论坛报》写稿。

如果我现在不是缺钱缺得要命,我就邀你到这里来了。但目前这还不行,加上我还需要事先再租一处私人寓所。为了同《每日新闻》订合同,本来打算在圣灵降临节到伦敦去,而现在去就没有多大意思了。不过没有关系,也许我还是会去的。

由于战争,由于死抠许多军事书籍,以及常常痛饮等等,我最近对办事处的事很不经心,正因为脑袋里经常塞满了别的事情,所以出了一大堆错,以致造成拒收货物和其他不愉快的事。因此有充足的理由迫使我现在来补救这些,因为再过三个月我的老头就要到这里来了;此外,同他通信也非常不经心,甚至半年前他就应该收到的东西现在还没有收到。所有这一切都必须现在加以补救,这又要给我添许多麻烦。不过,我想再在办事处使劲干上两个星期一切就会办好的。

请把剪报寄来,否则,克路斯的信就看不懂。

班迪亚将从埃尔斯伦给俄国人送去精彩的报告。我希望普鲁士人现在终于会向前进,并向英国宣战,这样一出了乱子,我的老头就不会来了。我对他粗心得不得了,而钱的事情总是争吵的原因。

附上给《每日新闻》写的一篇文章的校样,阅后立即退给我。这份校样在我手里,我非常高兴,因为这些家伙现在无法吹嘘了。

顺便问一下。《1849年俄军对匈牙利叛乱者的军事行动记述》(1851年出版)这本书伦敦有货吗?什么人那里有?我已订购了这本书,但三周内还拿不到。有了这本书,我马上就可以同《泰晤士报》联系。书价是一个半塔勒,即使买两本,损失也不大。

你的 弗·恩·

15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4年4月22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关于《每日新闻》的事,皮佩尔确实没有过错,因为半年来他同流亡者根本没有见过面。布林德是与《晨报》而不是与《每日新闻》有联系。赫尔岑一帮人——克拉普林斯基-沃尔策耳、流氓戈洛文——自从由于乌尔卡尔特的影响而被赶出《晨报》以后,就明显地同《每日新闻》有了联系。奥托·冯·文克施特恩先生从《泰晤士报》转到了《每日新闻》,但他已不在伦敦了,因为这家明智的报纸

弗·恩格斯《喀琅施塔得要塞》。——编者注

马克思讽刺地用海涅的讽刺诗《两个骑士》中的人物的名字称呼沃尔策耳。——编者注

指派他为军事记者到奥美尔-帕沙那里去了。这个文字骗子！这个家伙很可能而且甚至一定还带去了另一个德国坏蛋。不过我主要怀疑的是俄国人。《每日新闻》办得非常英明，从最近关于印花税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它的印数自1851年以来急剧减少，在报纸中居于《先驱报》之后。

我认为你应当就按现在这个样子马上把文章寄给《泰晤士报》，不要再等其他任何材料了（我看能否在这里弄到《军事行动记述》）。下个星期该报还不会有材料，因为议会要休会到5月1日，虽然名义上说是到4月27日。因此，他们对任何投稿都会欢迎的，而且这些人在文字和政治分寸上比《每日新闻》的蠢才们要讲究得多，他们情愿接受哪怕是出自魔鬼之手的有意思的文章，所以我坚信他们会立即刊登你的文章。同时你也就对那家坏透了的小报进行了报复。如果同《泰晤士报》打交道不成功（我怀疑这一点），那末，第一，你可以相信，任何人不会知道此事，因为我不会告诉任何一个人，第二，你还有机会向杂志投稿。我再次劝你不要等待，立即把这第一篇文章寄给《泰晤士报》，不用作任何修改。

至于席梅尔普芬尼希，我认为在《论坛报》上谈论这个家伙是过于抬举他了。你可以在给我的一封私人信里把有关这方面所有要写的写来，我好转告克路斯，让他给《改革报》写一篇文章。

《论坛报》最近又把我的所有文章当作社论，而我的名字则只摆在一些废物下面。例如，它把对奥地利金融进行详细分析的文

弗·恩格斯《喀琅施塔得要塞》。——编者注

《1849年俄军对匈牙利叛乱者的军事行动记述》。——编者注

见本卷第342页。——编者注

章 以及论希腊人暴动的文章等等都据为己有。此外,用你的军事文章来自吹自擂已成为“合法化的”现象了。我已打定主意,一旦收到德纳对我上次警告的答复,就要求提高稿酬,并将提出为写军事文章所必要的花费。你看怎样?这些老爷们应当对每篇文章至少付出三英镑。他们派泰勒到印度去,花了五百英镑,而这家伙从那里写来的东西,与我从这里就同一题目写的东西相比,又糟又少。他在这样一个国家作如此仓促的旅行能了解到什么呢?每篇文章有三英镑,我就将最终爬出泥坑了。

由于乌尔卡尔特的缘故,出现了一些奇怪的不干不净的话,注意,我同此人第一次见面以后,在伦敦就再没有见到过他。内阁的《地球》报星期六向他猛烈开火,说他时而随便招来一个人,并使之改信他的信仰,不过都为时不久。

“安斯提先生在哪里 蒙提思先生等人在哪里 马克思先生这位新革命的歌利亚在哪里?”“所有这些绅士们已经了解到自己行为的冒失,并已回到美好社会的习俗上来了。”

于是在星期四《晨报》上有一个“乌尔卡尔特分子”宣称:

“如果甚至无条件地同意说乌尔卡尔特先生的观点是疯狂的标志,那末这些人显然仍旧没有恢复理智,目前应当留在美好社会之外。”

接着专门写道:

“至于马克思先生,我幸运地说,他现在同往常一样,是乌尔卡尔特先生的有力而宝贵的拥护者。”

我对这件事至今还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还在等着瞧。宣布不同

卡·马克思《奥地利的破产》。——编者注

卡·马克思《希腊人暴动》。——编者注

见本卷第324页。——编者注

意乌尔卡尔特先生的观点,这机会还会有。我认为这是特别无耻的,因为他知道,而且我还亲自对他声明过,除了帕麦斯顿问题以外,我在观点上同他没有任何一致的地方,而且在帕麦斯顿的问题上他也没有对我有丝毫的影响。但现在不得不等待一下。这里有一个困难。有一个极其愚蠢的乌尔卡尔特分子也叫马克思,但《地球》报指的不是他。如果我公开宣布不同意乌尔卡尔特,他会说,他指的不是我而是另一个马克思。此外,从《地球》报上可以看出,帕麦斯顿先生对我是极其关注的。

皮佩尔一天天越来越自满和庸俗了。他笑的时候,脸上出现的皱纹,比两个印度地图上的弯纹还要多。真是老马伏里奥!小燕妮只把他叫作《魔角》里的漂亮的小孩。下一次再告诉你关于这个“漂亮的小孩”的某些趣闻,从他的姐妹的信中可以看出,他把自己看成是拜伦和莱布尼茨两个人的化身。

祝好。

你的 卡·马·

弗兰西斯·马克思。——编者注

莎士比亚喜剧《第十二夜》中的人物。——编者注

阿·阿尔宁和克·布伦坦诺整理和出版(1805—1808年)的民歌集《小孩的魔角》序诗中的人物。——编者注

158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4年4月24日左右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我完全不能给《泰晤士报》写文章，目下没有更多的材料，再过一个两个星期才行，那时可以立即写好。

关于席梅尔普芬尼希，我要同海泽一起写点东西；必须写得十分严密，叫这家伙无法答复，否则干脆不写。

对于海泽需要想个办法，他不能长此下去。因此我今天给克路斯去了信¹¹⁶，让他告诉我，能否把海泽安置到某一家美国的英文报馆里，这小伙子英文写得不错；其次，《改革报》能否给他付点稿酬。不过两者都要以无损于埃卡留斯为前提，应当让埃卡留斯有优先权。我写信给克路斯说，如果有这类的障碍，你会随最近星期二这班轮船寄给他一些相应的指示。同时还向克路斯讲了有关写席梅尔普芬尼希的文章的事，以便他们在纽约不致做出什么蠢事来。

今天就此搁笔。

你的 弗·恩·

科苏特真妙！^{p56}

15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4年4月29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在海泽离开这里的前几天,我同他当着其他人的面就《高尚意识的骑士》发生了争吵,而且他是作为骑士的老(秘密的)信徒,或者至少是作为一个凶狠的独立者来反对我们的。事情以大闹一场而结束。我认为告诉你这件事是多余的,第一,因为你自己对海泽是足够了解的,第二,因为他曾苦苦哀求我把他介绍给你,而我并不愿意给他一封“乌利亚的信”³⁵⁷。

可能这个人已经完全转到我们这一边来了,不过,如果他是因为穷困才抓住我们不放,那这绝不能作为证明。无论如何我认为你不要同海泽太接近了,不要太相信他,特别是不要同这个年青人共同写什么东西。在允许他参加这种事情,从而使公众也“习惯于”这样看他以前,必须有更多的证据来证明他的诚心。我们曾经有过使人十分难受的经验,我们需要谨慎,哪怕是有一点点戒心也好。

附上克路斯的信和剪报。

伊曼特说,据勃朗讲,你曾写信给勃朗说要来这里作客。真是这样吗?

你的 卡·马·

160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4年5月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海泽的事有些令人不愉快。如果这家伙在党的工作上表现可疑,你本来不管怎样应该告诉我。而这样一来,我只有认为,他这个新手完全可靠。以前我在普法尔茨只见过他几天,在伦敦的亲密圈子里又遇到了他,当时你似乎特别看重他和迈耶尔;因此我就得出结论:这家伙在伦敦已经悔悟了,经受了对他的考验,得到了信任。我至今就是这样对待他的,既然他没有事干,又是个快活的小伙子,所以我同他一块游逛比同其他人都多,到处去游逛,甚至当庸人们嗅出我同玛丽的关系,而我必须结束这事时,我还租了一套与他为邻的房子,不过还没有搬进去。这一切现在是难于纠正了;我看只有一个出路:我应当从你的来信中得出结论,就是你曾经交给他一封给我的信。这封信我从来没有收到。请立即写信给我,我好去要他回答。

关于席梅尔普芬尼希的文章,我同海泽一起写了³⁵⁸,原因有二:(1)我想把这个家伙痛骂一顿,但又不暴露出我在为《改革报》写东西;(2)绝对需要让海泽做点事情,以便他不再游手好闲。文章很好,只是有的地方被海泽的风格所破坏,但把席梅尔普芬尼希先

玛丽·白恩士。——编者注

见本卷第349、353页。——编者注

生骂得很厉害。这件事以后对海泽不会带来任何好处,因为他再也不能写出第二篇这样的文章了;相反,这件事作为我们办事稳妥和“理由充足”的一个范例,给了他极深的印象。不过,如果我早有所知的话,连这样的情况也不会有了,无论如何我会为这个人少花些钱;而现在,他成了我的累赘,对他的家庭债务等等我多少总要承担些责任。

我去伦敦一事搞得相当复杂。我在办事处里的工作太多,不容易走开;但是,如果同《每日新闻》的事情搞成了,我是要去一趟的,好亲自作最后处理。但现在这已失去意义,去一趟我非花七、八英镑不行。况且我在那里最多只能呆三四天,所以我设法不去了。

退还克路斯的信,看过此信后,我决定把关于席梅尔普芬尼希的文章寄给克路斯了,他可以看情况处理;如果他同席梅尔普芬尼希的关系已经很深,那末,这篇文章至少可以当作私人之间对克路斯进行一次有关席梅尔普芬尼希的情况介绍,帮助他不要陷在这种关系里。把这两个小卒比较一下,我仍然认为维利希比卖弄聪明的席梅尔普芬尼希强,后者除了爱慕虚荣和横蛮无理,肚子里空无一物,其全部学问不过是由几本极其平庸的教科书和知识指南之类的东西拼凑起来的杂拌。

在星期五最近这一班轮船开出之前,我替你再写一篇有关土耳其的军事文章或其他文章。从政治方面看,回到我们就这一问题所写的第一批文章上来,现在也是时候了,因为在这里事件也清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不列颠政局。——迪斯累里。——流亡者。——马志尼在伦敦。——土耳其》;弗·恩格斯《在土耳其的真正争论点》、《土耳其问题》、《欧洲土耳其前途如何》。——编者注

楚地证明我们的观点是正确的。希腊人暴动³⁴¹的顽强性和土耳其人在保加利亚明显的困难处境最终证明,信奉基督教的居民开始骚动起来,土耳其帝国正迅速走向自己的末日。另一方面,证明土耳其人弱点很大的还有下述情况:它的军队,象过去常见的那样,到了冬天大部分人都跑回家去了,所有的改革都未能把欧洲士兵的精神灌输到这些人的脑子里去。关于敖德萨的情况³⁵⁹,必须等待更详细的消息,至今一切都是极为矛盾的。鲁普斯对联军直到现在还没有粉碎俄军以提高阿伯丁和波拿巴的荣誉十分愤慨。他同海泽以绝对的矛盾和粗暴的词句竞相恐吓那些庸人。他们中的一个,也许他们两人很快都会被殴打;昨天就几乎发生这样的事,可是我讲起了郎卡郡方言,引得庸人们大笑,使鲁普斯和海泽得以体面地退却。

不过,海泽绝不会是危险的;他的写作能力远在矮子德朗克之下;其主要专长是游手好闲,没有任何知识,只是很爱学各种字母。俄文字母他经过苦学,满意地学会了,但随即又忘了。

如果上帝要把他放在自己的庇护之下,就随他的便吧。

你的 弗·恩·

16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4年5月3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里德里希：

因为用了“乌利亚的信”这个说法,引起了你的误会。我没有交给这个海泽任何信,他根本没有向我告别过,而且由于他喝得烂醉也不可能这样做。他从曼彻斯特附近他所住的一个偏僻地方给我来过信,要我在曼彻斯特帮他的忙。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那是“乌利亚的信”,稍微“大胆地”用了这个说法。他在伊曼特和席利面前假充“伟人”、“独立者”、“不满者”的主要动机也许在曼彻斯特已经失去意义了。确实没有别的办法,你只有同他要外交手腕,提醒他逐渐干些事。自从他来到英国,一直靠别人生活,即使给他介绍个能维持生活的工作,他也很快就把它丢掉。他现在既然空闲时间太多,那至少应当定期给《改革报》写文章。不过《改革报》甚至也没有给埃卡留斯支付过一法寻。但是,如果现在支持它,那它很快就会支付能力。

我发现,你的军事文章(关于“俄军从卡拉法特撤退”和多布鲁甲的形势)正在得到辉煌的证实。炮轰敖德萨看来是俄军挑起

见本卷第349页。——编者注

指恩格斯的《俄军从卡拉法特撤退》和《双方军队在土耳其的态势》。——编者注

的。如果英军不让陆军在那里登陆,我认为他们不会有多大成绩,——也许只不过是使这里的庸人平息一下,他们由于战争日益使捐税和公债增加而对联军舰队按兵不动极端愤怒;也有可能,尼古拉需要这样一种示威,以便使他的“告人民书”³⁶⁰更加激烈。对于英国内阁和彼得堡的协议,自从大家知道了“秘密往来的公文”中去掉了阿伯丁(1844年)同意俄国提议的那个公文以后,就不能再有任何怀疑了。早在托利党前外交大臣在上院暗示“备忘录”的日期和签字是伪造的时候,我就预感到这里包藏有某种东西。这些家伙现在还在同俄国商议自己的下一步棋(虽然《圣彼得堡报》也责备他们的“两面派立场”),这一点你从关于中立船只和特别是关于俄国船只问题的《女王在枢密院的宣言》中可以看出。几乎用同样词句写成的“宣言”同时在圣彼得堡也出现了。这不可能是偶然的巧合。不过,他们在这里并没有考虑到波拿巴。不论这家伙是怎样的一个人,但他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关系到他的脑袋,作为一个职业骗子他是不会让自己象可怜的路易-菲力浦在1839年和1840年那样干的³⁶¹。要是你看到1830—1848年间的秘密文件,你就不会怀疑:英国推翻了路易-菲力浦,而可敬的《国民报》尽管盲目地仇视英国并且正是由于这种仇视,却恰好不自觉地成了英国政策的主要工具之一。

正如你所知道的,《论坛报》对于充当基督教的卫道者非常心满意足。尤其使我好笑的是,我在一篇文章中主要谴责土耳其人保存了基督教,当然用词不是那样尖锐,而这些家伙竟把它当作社论登载出来。的确,土耳其人容许拜占庭神权政治以甚至希腊皇帝

马姆兹伯里。——编者注

卡·马克思《希腊人暴动》。——编者注

也从来未能设想到的形式发展起来,仅此一点他们就应该灭亡。实质上,还只存在两个宗教民族:土耳其人和土耳其的希腊—斯拉夫人。两者都注定要灭亡;后者至少是同在土耳其人统治下巩固起来的牧师社会组织一起灭亡。此外,我还给《论坛报》寄去了一篇有关土耳其的“圣墓”和“保护权”的丑史,这些家伙是不会察觉到在史料背后的对基督教的辛辣嘲笑的。

如果我现在能得到你为《论坛报》写的东西,我会非常高兴,因为我正在啃包括奥托国王时期的近代希腊史,两星期内还不能得出什么结果,也许会有一整组文章。曾任希腊驻君士坦丁堡公使并在那里进行过阴谋活动的梅塔克萨斯——巴黎的《新闻报》刊登过一篇对这一帮俄国—希腊班迪亚们描绘得不错的文章——,已成为恶棍卡波第斯特里亚的主要工具。

我现在正抽空学西班牙文,从卡德龙学起。歌德在写他的《浮士德》时不仅在个别地方,而且整场整场地汲取了卡德龙的《神奇的魔术师》——天主教的浮士德。此外,说来可怕,用法文不能阅读的东西,却用西班牙文读完了,如沙多勃利昂的《阿塔拉》和《勒奈》,贝尔纳丹·德·圣比埃尔的东西。现在我拚命读《唐·吉珂德》。我发现,学西班牙文的初期比学意大利文要更多地求助于字典。

偶然得到一本《从庇护九世即位到放弃威尼斯的三年期间意大利问题文献》,比我读过的有关意大利革命党的所有文献都要好。其中收集有秘密文件和公开文件,以及截得的信件等等。编排得不错。“帕米斯顿”(梯也尔这样念“帕麦斯顿”的名字)在这里也

是主要角色。这个家伙无处不搞阴谋活动,而且他的生活方式总是十分有趣的。

关于乌尔卡尔特的军事文章,你还欠着我的债。这个人,只要有“真正的”知识就可以击溃他。在这方面同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方面一样,都可以明显地指出他的肤浅。

祝你健康,请勿相忘。

卡·马·

16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4年5月6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可惜“报告”是在前天邮件截止之后才收到的,甚至多花钱也不可能把信¹¹⁶寄到纽约去。

波兰人米斯科夫斯基——见《高尚意识的骑士》——死得很惨。可怜虫早就很穷,根本弄不到去君士坦丁堡的路费,因为他不在“执政者”的“宠臣”之列,沦落为怀特柴泊³⁶²的流氓无产者,我们在西头有时给他一点不大的援助。两三天以前,这个可怜的人和另外六个在怀特柴泊和他住在一个木棚里的流亡者被活活烧死了。先是受穷,后来是濒于饿死,最后是烧死,自然,在这个“极乐世

科苏特。——编者注

界”中所能够要求的就是这些。

既然万能智慧博士维斯在《工人共和国报》上疯狂攻击我们的“腐朽的思想”和无原则的“轻薄话”³⁶³,那末,关于这位世界灯塔和魏特林快乐畜棚里的现在的股东,我认为有必要从埃德加尔·鲍威尔(我有时看见他,这种见面从来是使人头疼的)那里得到一些介绍。我所知道的简单情况是这样的:

维斯先生看来是在你离开柏林³⁶⁴以后很快出现在那里的。这是一个徒骛虚名的青年,非常厌恶“实在的”知识,因而从来没有把他的医学考试考完过,但却极其热心地投向集中在施特赫利那里的“世界智慧”³⁶⁵。他最初是布鲁诺的追随者,后来是施蒂纳的追随者,终于成了埃德加尔·鲍威尔“自由人”³⁶⁶协会的成员,对妇女解放很有兴趣,他决心要成为“轻薄汉”。为了实现这个愿望,他竟同寓所的女房东——一个接生婆通奸。这个接生婆后来同“轻薄汉”吵闹,要他拿出良心,她抱怨失掉了自己的“小瓦拉几亚”;于是笨蛋维斯马上就试图赔偿她的这种损失,同她“自由”结婚。不管这个接生婆如何珍视维斯先生的钱袋,但也不轻视住在同一所房子里的一个工人(强壮的机器制造工)的“天然的囊袋”。不过,这种不幸也由伟大的维斯解决了;他让工人象机器一样地劳动,而他自己则有权用“蒲鲁东-傅立叶·维斯”的名字把他的劳动产品变得高贵些。如果“自由人”协会里面谈到蒲鲁东,那就不应当理解为巴黎的蒲鲁东,而应当理解为取名为维斯的、机器制造工的后裔。维斯先生花了不少钱,却什么也没有学到,还不断吹嘘他的自由婚姻,所以,老维斯不供给他生活费了,于是他只好象梅因一样,靠写些

伏尔泰《老实人》(主人公之一潘格洛斯特常讲的一个词)。——编者注
布鲁诺·鲍威尔。——编者注

短小作品和对他寄以“希望”的柏林慈善家们预支给他的钱来过活。革命来到了。维斯成了人民演说家,成了民主俱乐部的一位副主席(是埃德加尔·鲍威尔把他拉进去的)。后来他成了《改革报》的撰稿人,不过,他的才华的光芒显得那样暗淡,连卢格都能遮住它。最后,他坚持对革命的“讽刺关系”,同他的接生婆举行了合法的世俗的和宗教的婚礼,同他的老头言归于好,象一条落水狗一样,带着他的接生婆和蒲鲁东-傅立叶·维斯急急忙忙逃到美国去了,在那里,他作为医生、哲学家和“康姆尼”²⁰⁷的成员兴旺了起来。

你的 卡·马·

163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4年5月9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我不明白给《论坛报》的文章怎么迟到了。信是同营业信件一起在七点三刻送到邮局的,而且送信员特别注意到了这封信。同时寄出的营业信件都准时寄到了。即使它是交第二次邮班寄出的,至迟在两点也应该到你手里。我只能认为这是一个证据,证明帕麦斯顿先生对你关怀备至,既然这一段时间打仗的情况并没有得到证实,所以我倒希望你不要把这篇文章寄出去。

关于乌尔卡尔特的军事文章,下一次再说。对这个问题,我当然只能以写评语的方式进行阐述,我直接用英文写出来,你只好自己把它组织到你的文章里面去。

维斯博士的事情极有教益,要是让克路斯知道了,一定会传开的。

对于可怜虫米斯科夫斯基,“高尚者”又会说,他终究还是“消失得无影无踪”³⁶⁷。我从伦敦的报纸上读到这一段消息时,马上就想到,在那里烧死的一定是流亡者。

我尽可能使海泽干工作,只要我稍一离开他,他没有工作就不行了。这家伙现在布莱得弗德,是矮子,趁他的上司外出时把他叫去的,他每次从那里回来时都醉得不省人事,因此在他能作点事以前,总要经受好几天的检疫。矮子把《新莱茵报》关于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和比利时等一切常用的俏皮话都认真地津津有味地搬进他的短文³⁶⁸里,使我非常开心。

前陆军少校阿·吕特根的《1850年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陆海军的军事行动》是第一部论述维利森的事情的有道理而详细的著作。这本书完全证实了我早先研究这件事情时所产生的想法³⁶⁹。维利森先生最初的计划非常好,只是太庞大了些,这个计划如此之妙,即使回到这个计划上来为时已晚,而且计划还被歪曲了,却仍然迫使丹麦人考虑退却,尽管他们以三万六千人对付两万六千人,并且几乎把自己的全部军队都投入了战斗,而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军队却还有整整五分之一没有动用。但是,当维利森先生真正

维利希。——编者注

德朗克。——编者注

巴卡普。——编者注

面对敌人时,他却由于接到一些自相矛盾的消息和更加混乱不堪的建议而丧失了理智。还在战斗的前夜,他就把自己的预备队派到左翼一个点上去对付假想的敌人,使这些部队在那里完全处于战斗之外,同时,他还取消了已经发布的关系到整个战斗部署的进攻令。这样,就把预备队集中到没有任何敌人的左翼,暴露了遭到主要攻击的中央地带,完全搞乱了实行主要反击的右翼。这一切就足以说明结果了,但是,如果他不是那么轻率地认为早晨八点以前会全部完蛋,那他还会取得胜利。甚至到十一点他还能赢得胜利,但是,他一听到有消息说两营丹麦军队出现在他左翼的后方(两个骑兵连和四门火炮就足够消灭他们),就惊慌失措了,于是使这位曾“全力作战略迂回的人”注意到一个论点,即“迂回者自身被迂回”,因此他决定全力从那里逃跑。同这位理论家对立的是个年长的、在统帅岗位上呆到头发斑白(尽管大部分时间是在和平条件之下)、目光短浅但有经验的将军,他不是对软弱无力、庸俗温和的临时政府负责,而是对现今的国王和内阁负责,仅仅这一点就使他表现得比较顽强。因此,他打胜了这一仗;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人数不多的部队对于优于他们一两倍的丹麦部队(仅根据丹麦的官方消息)的成功作战,足以说明两万六千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人完全有力量战胜三万六千丹麦人。尽管他们队伍里新兵很多,尽管维利森在战役开始前两星期作出一些新的决定在全军中造成了混乱,尽管军队的基干人员不足,但是战士们打得非常出色。这样的军队是可以轻而易举地打败比他们多一倍的普鲁士军队的。

克罗格。——编者注

弗雷德里克七世。——编者注

同盟者由于他们的军使旗受到侮辱而不得不炮轰敖德萨。看来，炮轰并没有造成很大损失，而且因为他们既没有登陆，又没有占领城市，所以，与其说是胜利，不如说是失败。散布的谣言神奇极了，说什么“他们已向塞瓦斯托波尔开航了”。然而，俄国人的每次举动，哪怕是迫使别人采取表面的报复行为的举动，都会使得战争的领导权越来越从阿伯丁和帕麦斯顿的手里滑掉，因此战争的火药味就日益浓厚。此外，波拿巴需要很快得到更显赫的荣誉，尽管他的忠实的弗里多林——圣阿尔诺 恰恰是一个善于使他陷于困境的人。如果这位骑士不需要恢复他 1851 年以来曾经数次挥霍掉的财产，那他永远也不会窜到东方去。但是这种人恰好最适于用欺骗的军需合同去毁坏最好的军队，然后以愚蠢的军事行动使它可耻地垮台。我正在等候没落帝国⁵⁶的这一巴亚尔进军的辉煌成果。

你的 弗·恩·

16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4年5月22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幸好你星期六没有来。我的病——已经拖了两个星期——出

这里讽刺地把圣阿尔诺同席勒叙事诗《去炼铁厂之路》中的人物相比。——编者注

现了险情。话都不能说了,甚至笑一笑也疼,因为鼻子和嘴之间长了一个很大的脓包,今天早上脓包消了一些,至少能忍受得住了。肿得很厉害的嘴唇也差不多恢复了原状,如此等等;简言之,从一切征候看来,很快就会复元。只有魔鬼才愿意脸上长两个星期这样恶心的东西。玩笑也开不了了。最近一个星期,我不得不完全停止看书和吸烟,今天我等弗罗恩德来,好问一问是否能试着抽一支雪茄烟。

从星期五(星期四夜里)起,三个孩子都出麻疹,不幸透了,家里变成了真正的诊疗所。

附上克路斯的信。《改革报》停刊了,叫人很可惜。

我希望这一个星期你还能替我给美国作一点事,因为我现在完全不能写东西,这个糟糕的病已使我损失了六英镑,真叫人不痛快。希望你写几句话来。

附上的信只给鲁普斯看一看。看来,海泽是负有使命的,他要在曼彻斯特同你捣鬼。对这家伙要当心些。

你的 卡·马·

16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4年6月3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现在我已经痊愈,孩子们虽然还不能出门,也全都下地了,但我的妻子感到很不舒服,大概是由于守夜和照料病人的缘故。最糟糕的是,她不想找医生,而是自己开药方,她借口说,两年前也是这样的小病,弗罗恩德开的药却使她的病情恶化了。如果情况不好转,我最后还得采取强迫手段。所以每星期二的通讯稿我不能寄出了,因为皮佩尔在这一天有课,不能给我当秘书,我妻子目前这样的状况,也不能烦劳她去抄写。你看,我简直成了彼得·施莱米尔。不过,全家这几年总的来说都还健康,希望这次危机过去后也还是那样。其实全家人轮流生病倒好些。

在昨天的通讯稿中,我对星期四那一号《泰晤士报》所登的军事计划³⁷⁰嘲弄了一番。不过,如果法国报纸可信的话,这个计划看来是非官方的。《通报》报道说,奥美尔-帕沙正急于保卫锡利斯特里亚。也许这篇简讯只是为了支持巴黎人的情绪和抵销伟大的

夏米索《彼得·施莱米尔奇遇记》(“施莱米尔”这个词在犹太语中是“可怜虫”的意思)。——编者注

卡·马克思《英国特别的陆军部的成立。——多瑙河上的军事行动。——经济状况》。——编者注

布瓦肖留住巴黎 的后果。据俄国人的报道和今天报上纳皮尔的报告 ,我不能对情况得出一个明确的概念。似乎英国人终究又没有得到什么东西。

昨天 ,有一个叫奥托博士的矮胖的民主主义者无赖到我这里来。是个丹麦人。据他说 ,现在他是从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被驱逐出来的 ,而在 1848—1849 年间他参加过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运动和绍林吉亚运动。鲁普斯 是否知道他的一些详细情况 ?

已读完《三年期间意大利问题文献》。编者在书末所附的《简评》中 ,与他自己所收集的文件相反 ,试图证明“青年意大利”³⁷¹ ,也就是朱泽培·马志尼是 1848 年运动的灵魂。不过 ,特别可笑的是结论 ,其中说运动应当摆脱自己的狭隘民族的性质 ,在 1848—1849 年间由于分散而遭到失败的各民族应当结成兄弟 ,或者是俄罗斯 ,或者是欧洲联邦。在这之后直言不讳地说了这样一段话 :

“意大利被奴役与否取决于欧洲的条件——意大利只有在自由欧洲的怀抱里才可能成为自由的。当时发表了一个宣言 ,宣告成立一个强大的被压迫者联盟来反对少数压迫者联盟。”

马志尼是用下述方式来实现这个“强大的被压迫者联盟”的 :

“马志尼完成了自己的艰巨使命 ,当时他同赖德律-洛兰、达拉什和卢格订立了一个新的条约 ,这个条约使意大利不仅同波兰和法国 ,而且同曾经一直是自愿的奴隶的德国 ,同好象是奴隶制的神职人员的德国 ,都联结在一起。这样 ,来自极不相同的方面和互相极端敌对的民族的朝圣者 ,都走向了共同的自由神殿”。

我收到了美国来的一些报纸 ,但仍然没有信。同马志尼订立了“新的条约”的“卢格” ,在杜朗的小报上声称 ,由于对俄战争的缘

见本卷第 367 页。——编者注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故,德国“自由”发展的前景,即使能达到“象英国那样的自由”,也是值得为此努力的。站在悲观的观点上,这是“可耻的、懈怠的、俄国式的”。你看,在一年中失掉个人财产的前景,竟使这位高尚的男子汉甘愿倒向任何“进步”,而且必要时还可以成为一个立宪主义者。

你的 卡·马·

166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4年6月10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非常抱歉,没有能够给你寄去星期二的文章,因为办事处的事很多,我根本办不到,现在我也完全不能在邮班的前一天即星期一和星期四写文章。此外,我现在的住处离邮局要走三刻钟,深夜赶第二次邮班什么也来不及写。因此我只好星期六和星期三的晚上写。明天寄给你一篇关于围攻锡利斯特里亚的有份量的文章,这篇文章必将引起人们的注意。可能还有几篇关于纳皮尔的愚蠢的海军滑稽戏³⁷²和保加利亚军队状况的评论。

我现在正认真钻研匈牙利的战局,打算在10月以前把全部资料研究完;今冬一定要把书³⁷³写出来。我越深入研究,就越清楚地看出,双方的情况都很妙。目前我正在把戈尔盖 同文迪施格雷

弗·恩格斯《对锡利斯特里亚的围攻》。——编者注

阿·戈尔盖《1848—1849年我在匈牙利的生活和活动》。——编者注

茨³⁷⁴加以对比,发现文迪施格雷茨在他的自我辩护中同在他的通报(他没有勇气取消这些通报)中一样地撒谎。绝妙的是,敌对双方都力求把自己的军队说得比敌方更差。不过,正象我们以前所知道的那样,文迪施格雷茨老爷子原来是一头十足的蠢驴,——他本人实际上已经把自己描绘成一头蠢驴——而他的更加愚蠢的下级将领,特别是符尔布纳、乔里奇,首先是骑士总督耶拉契奇,看来对他的荒唐行动起了最好的促进作用。恬不知耻的戈尔盖把事实描述得比说谎成癖的辩护士文迪施格雷茨要直率、正确得多。这一战局对1848—1849年来说是完全相称的。不论是旧军队还是革命部队,双方都吓得要命,当众出丑。下星期我希望收到奥地利官方出的书³⁷⁵,最近我将按布罗克豪斯的图书目录拟定一张必须资料的清单。我还需要克拉普卡的书³⁷⁶,这样一来,全部主要资料就齐备了。

为《泰晤士报》写的文章下星期写好,现在全部资料都有了,只是还需要稍加整理。你能否打听一下伦敦有什么军事期刊出版?以备必要时使用。

现在我得上书店去,否则就关门了。请赶快来信告诉你的情况

德朗克经常喝醉,现在被马车轧伤,躺在床上,大约八至十天不能出门,不过不怎么严重。

关于奥托的情况,我将打听一下。

你的 弗·恩·

希望你的夫人已经恢复健康。

16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4年6月13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附上克路斯的信，不用寄回来，因为有关的人已经告诉过了，而且也作了回答。

关于锡利斯特里亚的文章好极了。由奥地利出面要求俄国答应撤出多瑙河各公国（并在此基础上缔结和约和在维也纳召开会议），这是由俄国自己策动的。同时据推测，锡利斯特里亚将很快落入俄军手里。整个政府报刊使英国公众对这一事件作好了准备。因此帕斯凯维奇焦急不安。土军在锡利斯特里亚的抵抗推翻了这些估计，正如去年秋天类似的计划成熟时所发生的情况一样。

格拉赫上校是我认识的一个特利尔人，他不是普鲁士教官，而是一个有才干的冒险家，在土耳其碰运气已经有十九年或大约十九年的时间了。³⁷⁷在巴黎捕获的布瓦肖，正如我从一个被称为癞蛤蟆³⁶的人那里所知道的，确实是由皮阿一伙当作政治特使派往法国的，不过，根本不是象皮阿用非常蹩脚的英语在《晨报》上所保证的那样，说他到那里是为了探望自己五年未见的老母亲。相反，这

些癞蛤蟆从来没有扮演好自己的脚色,也不能放弃这种诉诸小资产者心灵的“轻歌剧式的”谎言。这是令人厌恶的。

很快你将收到新出版的《先驱者》。海因岑对已经停刊的《改革报》自然是大骂大叫,甚至还引用了卡图鲁斯的话,这些话大概是他从某一本附有题解的教科书里抄袭来的。还有对杜朗的可笑的攻击。伟大的卢格给双方都写信,既写给友人“杜朗”,也写给友人“海因岑”。他把自己打算在辛辛那提创办一所免费大学的全部计划告诉了后者。卢格打算在那里以异教国土上受尊敬的校长的身分愉快地度过自己的晚年。最终毕竟要成为一个教授的念头使他不能安宁,这是他过去竭尽奴颜卑膝之能事而未能从萨克森大臣林德瑙和更早从普鲁士大臣阿尔坦施泰因那里“挣得”的。在这一改造过的德国大学的贗制品中,也将“授予博士学位”。只需要一百万美元和六名管理财务的辛辛那提市民。还加上一个全部学科的说明广告。荒诞的混合,黑格尔《哲学全书》的标题和埃尔希、格鲁伯的书目³⁷⁸的复杂混合物。例如:《普通语言学》(见埃尔希和格鲁伯的书,以及波特论语言的传播的文章)。不许上讲台的有:(1)施特劳斯和布鲁诺·鲍威尔;(2)把哲学变成胡说的“诡辩家”;(3)不是共产主义学说本身,而是“出卖共和国和自由的卑鄙的个人”。

卢格在他的一篇毫无价值的文章中称赞两本论帕麦斯顿的匿名小册子,他当然没有猜到其中的一本是我写的。

我的妻子正卧病在床。我终于在昨天坚持把医生弗罗恩德请来了。他劝她,只要健康允许,就到德国去一趟,这正符合我的岳

卡·马克思《帕麦斯顿勋爵》(指抨击文中印成小册子的那一部分)。——编者注

母的愿望。目前的障碍就是没有钱,但无论如何也要办到这件事。孩子们今天又上学去了。

德朗克的不幸真叫人啼笑皆非。看来小伙子们在布莱得弗德过得很糟糕。

你的 卡·马·

168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4年6月15日 [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克路斯的信太可笑了。本来打算今天给你写得详细些,但是已经太晚,因此只能告诉你一声,原来想写一篇关于力量对比和对锡利斯特里亚的撤围的可能性的文章,今天已经写不成了。为此需要翻阅许多旧东西,而你由于夫人有病自然很难为星期二这班轮船写出一篇文章,所以我当尽量努力,到时炮制出一点什么来。

海泽仍在病中。我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过听说他躺在床上,胸部有各种病痛。普芬德的眼睛有点病,他要好几天不能工作。到处是不幸,看不出有一线希望。向夫人和孩子们问好。

你的 弗·恩·

卡洛琳·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见本卷第366页。——编者注

16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4年6月21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你的文章在两三点之间及时到达。但是因为我只等到两点，两点以后必须出城去办家务事，而我的妻子又从附信¹¹⁶中看到，文章不能这样寄出，所以就把文章留下了。我将在写星期五的文章时利用它，不过在这以前请你为我再补充几点，如果没有时间，就尽管写短些：

(1)昨天《每日新闻》的土耳其通讯中有什么新闻？你是否知道有关[5月]28日到[6月]13日事件的详细情况(据我所知，这些天已经有一些最新的消息，虽然是一些片断)？

(2)切尔克西亚沿岸的迂回运动中有什么值得从军事观点提出的东西？关于沙米尔的消息当然需要进一步证实。

(3)关于奥军入侵瓦拉几亚的问题，从军事观点看有什么可以谈的？

你从附上的信里可以看出，我这里全是不愉快的事。在我的妻子病得最危险的时候，可尊敬的弗罗恩德医生突然不来了，并给我送来一张二十六英镑的账单，想“说明”他是作为医生同我发生“关系”的。由于我的妻子的情况危急，——现在也还使人担心，——我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俄军的撤退》。——编者注

当然不得不向亲爱的“朋友”投降,于是以书面形式答应他在本月底付给他八英镑,其余的每隔六周付一次。如果这家伙对我不是这样突然袭击,他不可能就这样把我欺压倒的。可是又怎么办呢?其他任何一个可尊敬的医生出诊,我都必须立即付钱,此外,即使这一点能办到,在病危的情况下,没有预先打听清楚他的医术等情况,不能象换一件衬衣那样更换医生。

这样一来,我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我知道,你手头也非常紧。你看怎样,为了支付月底到期的那笔款子,德朗克能不能借给我几英镑?他上一次在这里时曾暗示过我,遇上困难可以找他。不过我想先知道你的意见。这头一部分款子我无论如何要按期付给那家伙,而近几个月拿到的期票我已经贴现,自然已经全部花光,因为家里的费用就得支付十二英镑,而我应收入的总数又由于耽误了一些文章而大大减少了;此外,药费这一项,这一次就吞掉了预算的很大一部分。

如果我的妻子在周末感到有足够的力气,将带孩子们和琳蘅到埃德蒙顿载勒尔先生的别墅去住两个星期。乡下的空气可能使她的身体恢复到能去特利尔。

的确,最近这些小小的不愉快,使我变成一个非常沉闷而迟钝的人了。

没有家的人 *Beatus ille* [真是幸福]。

祝你健康,请勿相忘。

你的 卡·马·

文字游戏 E:弗罗恩德的原文是《Freund》,也有“朋友”的意思。——编者注

海伦·德穆特。——编者注

贺雷西《抒情诗集》第2首第1节。——编者注

17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4年6月27日 [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如果你马上写信给德朗克 ,那就好了。即使以后支付的款项我能够拖延日期 ,月底到期的第一笔支付款子仍难以拖延 ,甚至不可能拖延。顶多八至十天 ,我要写信给弗罗恩德 ,说我的期票还没有到。

就写这几行 ,因为我正在炮制文章 。早一点给你写也不可能 ,因为家里人要到载勒尔那里去 ,很忙乱 ,四处奔走 ,等等。

你的 卡·马·

你的信今天收到了¹¹⁶。

171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4年7月6日星期四 [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希望五英镑已经收到。附上为明天写的一篇关于战争的第一

阶段的文章。

如果这些家伙真要把法国士兵送到波罗的海,那末他们至少必须占领阿兰群岛。这是上策。

附上一首宗教诗歌。我想知道:

(1)它是哪一世纪的?

(2)作者是谁?

请马上回答。

你的 弗·恩·

17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4年7月7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收到五英镑还没有告诉你,请原谅。原因是家里乱七八糟,妻子明天要去特利尔,准备工作异常紧张。

刚才收到你的文章,恰好我自己正忙于炮制关于西班牙的胡说。因此把你的文章推迟到星期二,特别是,每逢星期五有皮佩尔当我的秘书,而星期二我却找不到人当秘书。

弗·恩格斯《多瑙河战争》。——编者注

卡·马克思《马德里起义的细节》。——奥地利和普鲁士的要求。——奥地利的新公债。——瓦拉几亚》。——编者注

我还没有时间去浏览那首诗。六点以后才有空,到时候我将通过电报局或城市邮局回答你。

你的 卡·马·

173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4年7月20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你一定在拚命地工作,或者在拚命地筹款,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你的完全沉默。我现在想告诉你,在德朗克的上司的一个弟兄到布莱得弗德以后,德朗克一定能给你一些钱,究竟给多少,现在还说不准,但是无论如何有三、四英镑左右。这个弟兄本周内会来,因此大约三星期之后可以指望得到钱。

璠特曾经在伦敦、曼彻斯特和布莱得弗德,但是一直到德朗克在街上碰到他以前,没有在任何地方露过面。德朗克说,他简直萎靡不振,璠特在街上见到过丹尼斯一两次,但不知道他是住在科伦还是住在乡下。毕尔格尔斯和一个裁缝(究竟是谁,璠特不知道)在格拉茨,看来他们在那里还不错;贝克尔在魏克塞尔闵德。璠特除了说他们在普鲁士如能有一个象在英国那样的宪法就好了以外,再也说不出更多的东西。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巴卡普。——编者注

指毕尔格尔斯和贝克尔所在的监狱。——编者注

此外,德朗克遇到了麻烦事,这样一来,钱也可能没有指望了。事情是这样的。一个月或一个半月之前,他在这里的时候,一天夜里一点,他喝醉了酒在街上调戏一个妇女,她是一个已婚的小市民,给了他一记耳光,他还手把她打倒在地上。当然德朗克谈这件事谈得有些不一样,不过,事情看来就是这样。丈夫赶来了,他们到了警察局,警察局不愿干涉,因为德朗克的种种说谎和遁词把事情拖了下来,现在,他终于收到受害者的律师的一封信,信里要求道歉和赔偿,并威胁说,如不照办,就要把外国人狠狠教训一顿。现在巴卡普的弟兄恰好来了,你可以想象出情况的复杂。我们将尽量调解,但钱是一定要花的。不过,这件事不要对任何人讲,否则矮子会马上同我吵起来,因为伊曼特会立即写信告诉他;总之,并不是我告诉你的一切都能告诉这伙人。

总之,海泽、德朗克和伊曼特的吹牛和好打架得到这种不体面的结局,我认为是一好事,否则这些先生喝醉了就胡闹,会使人不得安宁。无论如何,海泽因偷窃受到惩罚,一辈子不会忘记,德朗克也得到了足够的教训。

这就是所能告诉你的全部消息。

爱你的 弗·恩·

17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4年7月22日 [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你说有两种情况，其中必有一种使我长时间沉默，的确是这
样。如果是啃书本妨碍了我写信，那总要愉快些。我把三英镑同五
英镑加到一起，作为付给“朋友”的第一笔款子，把八英镑左右的
钱作为妻子的旅费；旅行已经不能再拖了，她又需要一些新的装
备，因为妻子自然不能破破烂烂地去特利尔。这些额外的花费又使
我同我那些固定的和“日常的”债主发生冲突，等等。“这是老生常
谈了。”

四个星期没有得到克路斯一点音信。

关于西班牙³⁷⁹你有什么要说的？

我无论如何必须再写一点关于土耳其军事的东西。第一，关
于亚洲的丑事。第二，关于我从法国报纸上弄清楚的最近在多瑙
河上发生的事件；但是由于我没有地图，不知道地名的正确程度
如何。从7日到8日晨，同索伊蒙诺夫和赫鲁廖夫（可能“廖”是

见本卷第374页。——编者注

文字游戏 指马克思欠债的医生弗罗恩德，弗罗恩德的原文《Freund》，也有“朋
友”的意思。——编者注

海涅《抒情间奏曲》第39首。——编者注

“洛”)率领的三万人的俄国一个军发生了战斗。到7日傍晚,赫鲁廖夫占领了茹尔日沃以北的阵地。当夜土耳其各军绕过了该城,渡河插入俄军后方,因此赫鲁廖夫被迫于拂晓时突围,遭到相当大的损失。俄军退却了,而且不是从一个方向退,一部分退向弗雷特什提,另一部分退向克鲁格廉尼(?),还有一部分往东退向阿尔哲什河。他们就配置在这些地方,而塞里姆-帕沙同伊斯甘德-贝伊看来于9日和10日在弗雷特什提附近成功地袭击了俄军。哥尔查科夫于9日率领两万人推进到朱尔朱姆(?),而且每天调去新的部队。他的兵力配置在阿尔哲什河左岸,在这条河的富洛伊契(?)、法拉斯托克(?)、科罗察尼(?)和普热切尼(?)等地的渡口都筑有工事加以防守。整个俄军的配置是:从金波隆格和肯皮纳(?)的左翼起沿阿尔哲什河伸向布来洛夫和加拉兹。土军的配置是:从卡拉法特经都诺、茹尔日沃伸向沃耳特尼察和(?)卡拉腊什。从都诺到伊兹拉茨。塞里姆-帕沙在这里是以伊斯甘德-贝伊为后援的;已经推进到前方阵地的茹尔日沃附近的各主力军和茹尔日沃上方的各军,位于阿尔哲什河、沃耳特尼察和锡利斯特里亚的左方。第三,根据《晨报》的报道,俄军的总数如下表,不过我与报道不同,认为每营的人数只有五百五十。

朱尔朱。——编者注

看来是朱尔杰尼。——编者注

布来拉。——编者注

土尔努-马格里利。——编者注

克勒腊希。——编者注

锡利斯特腊——编者注

步 兵	
第 3 军(奥斯坦-萨肯军)	3 个师
第 4 军(丹年别尔格第一军)	3 个师
第 5 军(利迭尔斯军)	2 个师

8 个师= 16 个旅= 128 个营

共约 71000 人

骑 兵	
轻骑兵	3 个师
龙骑兵	1 个师

128 个骑兵连,每连 120 人,共 15000 人以上

炮 兵	
46 个炮兵连(每连 10 门炮= 460 门炮)	
46 个炮兵连(每连 8 门炮= 368 门炮)	
炮手和指挥人员共 12000 人(?)	

此外 :10 个正规的哥萨克团,配有 40 门火炮、3 个工兵营、辎重队和架桥队或预备队。总共 :

128 个步兵营	= 7 1000 人
3 个工兵营	= 2000 人
128 个骑兵连	= 15000 人
40 门火炮	= 13000 人
辎重队	3000 人
哥萨克	8000 人
非正规部队	6000 人

共 计 118000 人

第四,关于法军和英军的乌龟爬行般的前进,没有地图就没有什么幽默话可说,看来他们不会渡过多瑙河。圣阿尔诺在这样炎热

的天气迫使自己的军队由阿德里安堡 开往布加斯 ,其目的是什么呢?大概这位骑士是为了贪图车马费而竭力不停地向君士坦丁堡前进 ,然后再由那里转回随便那一个地方。瓦尔那、迭夫尼亚等地的英军军需部门的实际情况怎样?

如果你星期二以前没有时间写文章 ,至少写几行评语 ,我可以利用。

又及 :关于那首诗 ,可能是被称作金克尔的哥特弗利德写的 ,或者是出自奥比茨派的某一个西里西亚诗人之手 ,或者是海泽本人写的。

附上被截获来的一位青年作家的手稿 ,除了鲁普斯 不要给任何人看。这位青年作家是谁?

祝好。

你的 卡·马·

17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4年7月27日于 [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等着你为星期二写点东西。赫伯特先生的牛皮吹得真大。这

爱德尔纳。——编者注

见本卷第373页。——编者注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位赫伯特是沃龙佐夫的内弟,同时又是英国军务大臣。英国人吹牛皮说,似乎奈斯密斯和巴特勒“单独地”守住了锡利斯特里亚,这纯粹是奇谈怪论。迪斯累里在星期一下午的会议上用一根针把小约翰和《泰晤士报》的“塞瓦斯托波尔”的肥皂泡戳破了,这一段消息你读到了吗?⁸⁰

皮佩尔把一个妓女当作宝贝,和她同住了两个星期,变得象一头瘦削的小猪崽,咳!两个星期挥霍了二十英镑,现在两个口袋全空了,又来拖累我。这家伙从早到晚、从晚到早都呆在这里,这么大热天,真够受。何况还要妨碍我工作。

星期六我接到塔克尔老爷子的一张便条:

“阁下:目前对《评论集》³⁸¹的需要相当大。您能否将《论坛报》上某些符合公众口味的文章寄给我?关于帕麦斯顿的第三篇抨击文将会促进前两篇的推销。

忠实于您的 塔克尔”

同时我从弗莱里格拉特那里听说,骗子特吕布纳宣称这些《评论集》属于他的出版物之列。请注意,塔克尔要“《论坛报》的文章”,为的是再一次回避稿酬问题。但是,(1)在整个伦敦不能为他找到一份《论坛报》,因为只有订户才收得到,甚至在纽约,过期也不能补订一份;(2)不作很多的补充,就没有一篇文章现在是适用的。必须同这家伙照实地谈,中止“温情”的态度。如果他满意,另一方面,你也同意,我将提出下列建议:

约翰·罗素。——编者注

卡·马克思《帕麦斯顿勋爵》(指以两本单行本形式出版的第三篇、第四篇和第五篇文章)。——编者注

(1)我将从《论坛报》选出对秘密公文往来的批判 供他转载。为此德朗克必须把有关这个题目的第二篇文章转给我,这里的邮局把这篇文章弄丢了。这不要稿酬。第二篇和第三篇则要现金,在交稿时支付,即:

(2)对帕麦斯顿的一般性抨击文,我用《论坛报》上的序论 作为开始,中间和结尾部分重新写。

(3)有关宣战以来的英国人的外交和军事行动的抨击文,必须同你一起写。我们可以利用刊登在《论坛报》上的文章作为这两方面的材料。如果你同意这三点,那么问题是:

要多少报酬?

看来我的东西比乌尔卡尔特的容易销售。当塔克尔把乌尔卡尔特在《晨报》上的拙劣作品收入他的一套《评论集》时,乌尔卡尔特是“兴高采烈”的。

如果这些你都同意(自然第二篇和第三篇应写得辛辣些,以便在伦敦引起真正的轰动,此外,现在同塔克尔已建立这样一种关系,可以随意写,不必惧怕英国人的偏见),你就给我起草一封通知塔克尔先生的信。因为我在事务问题上太没有办法,所以直到现在无论口头或是书面都故意没有给他回答。但不应失掉时机。

1853年出版的梯叶里的《第三等级的形成和发展史概论》一书,使我感到很大的兴趣。令人奇怪的是,这位作为法国历史编纂学中的“阶级斗争”之父的先生,在序言中竟对一些“新人物”感到

卡·马克思《关于瓜分土耳其的文件》和《秘密的外交公文的往来》。——编者注

卡·马克思《帕麦斯顿勋爵》第一篇和第二篇文章(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时用的标题是:《帕麦斯顿》)。——编者注

愤怒,原因是他们现在也看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并且竭力从1789年以前的第三等级的历史中寻找这种对立的线索。他花了许多精力来证明,第三等级包括除了贵族和僧侣以外的一切等级,而资产阶级起着所有这些其他成分的代表者的作用。例如,他引证威尼斯公使馆的报告说:

“那些称为王国各等级的,是这样三等人:僧侣、贵族和其余可以通称之为人民的那些人”。

如果梯叶里先生读过我们的著作,他就会知道,资产阶级当然只是在不再作为第三等级同僧侣和贵族相对立的时候,才开始和人民坚决对立。至于说到“昨天刚产生的对立”的“历史根源”,那末他的这本书提供了最好的证明:第三等级一形成,这种“根源”就产生了。这个本来很机智的批评家应当从“元老院和罗马人民”这种说法中按照他自己的观点得出结论说,在罗马,除元老院和人民之间的对立,从来没有其他对立。使我很感兴趣的是,从他所引证的文件来看,《*catalla*, *capitalia*》即资本这个词是随着城市公会的发展而产生的。此外,他违反愿望地证明了,法国资产阶级的胜利之所以推迟,只是因为他们在1789年才决定和农民采取共同行动。虽然缺少适当的概括,但是叙述得很好:

(1)法国资产阶级从最初起,至少是从城市出现以后,就由于自己组成议会和官僚机构等等而获得了极大的影响,而不象在英国那样仅仅是由于商业和工业。这毫无疑问地还是现在的法国的特点。

(2)他的描述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阶级是如何发展起来的,而这个阶级在各个不同的时期成为重点的各种不同的形式,以及通过这些形式而获得影响的各种不同的部分都消失了。我认为,任何

著作也没有把这个阶级在它成为统治阶级以前的这一系列演变作过这样好的描述,至少就材料的丰富而言是如此。遗憾的是,关于行会师傅,行会负责人等等问题,总之,即关于工业资产阶级发展的形式问题,虽然只有他一个人知道这方面的材料,可是他几乎只作了一般的和众所周知的阐述。他很好地阐明并强调了的东西,就是十二世纪城市运动所具有的密谋的和革命的性质。德国皇帝,例如,弗里德里希一世和二世曾经颁布取缔这些“公会”、“秘密组织”、“盟会”的敕令,同德意志联邦议会³⁸²的精神完全一致。例如,弗里德里希二世甚至在1226年宣布,在普罗凡斯各城市中的一切“执政”和其他自由的市政机构一律无效:

“朕新近得知,某些城市、市镇和其他地方之公社擅自设立了法庭、政权 Potestad、执政、行政及其他诸如此类之机关……由于其中一些已被滥用并产生不良习俗……朕现根据所掌握之确切材料,用朕之皇权取缔此类法庭等等,以及经普罗凡斯伯爵及弗尔卡耳基伯爵对此类法庭等等所取得之权利,并宣布上述一切一律无效。”

其次:

“朕坚决禁止城市内外……城市间、个人间或城市与个人间之一切联盟及盟会,不论其性质如何。”(弗里德里希一世的和平法令)“任何城市、任何市镇均不得组织任何类型之公会、团体、同业会、联合会或盟会,不论其名称如何。不经领主同意,朕不能也不应给予帝国内形成之城市及市镇以组织任何类型之公会、团体……盟会之权利,不论其名称如何。”(亨利国王取缔城市公会的法令)

这不正是后来在“联邦中央委员会”³⁸³中疯狂地发展起来的那种生硬的德国教授风格吗?在德国,“盟会”只蔓延到特利尔,而在1161年就被弗里德里希一世禁止了。

“特利尔市民之一切公会,又称盟会,朕已于该市加以取缔……但据朕所

闻,此类组织又重新建立,现应立即宣布解散或无效。”

法国的国王利用了德国皇帝的这种政策,来秘密支持洛林、亚尔萨斯、多菲内、法兰斯孔太、利翁内等地的“盟会”和“公会”,使它们脱离德意志帝国:

“据朕所知,法王……正设法破坏你们的忠诚”。(鲁道夫一世,告伯桑松市民书)

这些家伙用同样的政策使意大利的城市变成了教皇党人³⁸⁴的城市。

有趣的是,“公会”这个词同今天的共产主义一样,常常受到辱骂。例如,诺让的吉伯特教士写道:

“公会是一个很坏的新名词”。

十二世纪的市民常常表现得很热情,他们邀请农民跑到城市里来参加盟会。例如,圣昆廷的宪章中说:

“他们 圣昆廷的市民 一致宣誓,每个人对他的盟友互相帮助,互相忠告,互相担保和互相保卫。我们一致规定,凡愿意加入我们盟会并给我们以帮助者,不论其参加的原因是由于逃生或是惧怕敌人,还是由于其他罪行……都得加入盟会,因为大门是向一切人开着的。如果他的领主不公正地扣留了他的财物,并且不想合法地处理这些财物,我们将主持正义。”

你的 卡·马克思

17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4年8月8日 [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及时收到了你的军事评论,并把它并到今天的文章里了³⁸⁵。

只要有可能为我弄到一点钱,务请给我帮忙。六个星期以来我的一笔十一英镑的特殊开支,使我陷进极端穷困的境地。此外,整个时间——大概这还要拖两、三个星期,身无分文的皮佩尔,吃住都在我这里。这是困难的。

你是否在报上读到了这样一条消息:从亚细亚军队中送到“可怕的”民主主义者沙米尔-贝伊处的两名土耳其军官,是由班迪亚上校护送的?

你的 卡·马·

17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4年8月26日于 [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我的妻子已于星期三回来了,她身体很好。在家乡,由于“局势

不安定”,人们都显得很沮丧。

我不明白克路斯发生了什么事。这家伙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来信了。大概他那里处境困难。

你摆脱了海泽很好。我不明白,对这种“二流子”人们会发生什么兴趣。我当然不了解伊曼特同德朗克和海泽有通信关系,但是我知道伊曼特至多是“在理论上”参与他们的儿戏。伊曼特在这里生活得象一个诚实而勤劳的市民。

接到拉萨尔的来信,他得意扬扬地通知我说,七年甚至是八年的哈茨费尔特战争结束了²³⁵。到底结束了!案件以缔结一项老太婆“取得胜利的”协议而告终,她的品德、还有她的钱袋都同样“贞洁地”退出了战斗。拉萨尔现在想把自己的公馆迁到柏林去,但是已经听到警察方面为难的意见。

迈耶尔写信告诉我,柏林法庭(哪个法庭,他没有告诉我)中止了对柏林蛊惑者案件³⁸⁶(哥特弗利德式的哥特弗利德在其中起了作用)的审理,因为原告的主要证人亨策“值得怀疑”。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我还收到了米凯尔由巴黎寄来的信。他曾经想来这里,但最初是由于霍乱,后来又由于大量咯血,没有来成,医生都劝他放弃海上旅行的任何想法,尽快地从陆路回家。真不幸!

舍尔瓦尔在瑞士经历了各种麻烦事情之后,现在住在巴黎,他住在瑞士时所用的名字是“克列美尔”——这一次是用他的真名作假名;顺便说一句,他在那里为福格特先生作过版画,并受到他的特殊保护。我有他的地址。

丹尼尔斯病情很重,已经好几个月了,能否转好,还是问题。

西班牙看来极端混乱,这从《辩论日报》上看得特别明显。据报

上所能看到的,匈牙利和波兰的流亡者在亚洲的土耳其部队中似乎只是进行捣乱、追求地位和策划小阴谋。总是这样子。

祝你健康,请勿相忘。

完全属于你的 卡·马·

17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4年9月2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你现在是交易所的一员,而且是完全受尊敬的。特向你祝贺。很想听一听你在这狼群中的咆哮。

海泽写信给伊曼特说,——我不知在什么地方,——有一些工厂里的人(没有说是工人还是厂主)一起凑钱请他去当大家的教师,每星期可以拿到两英镑。这对他是更好些。

我的妻子十之八九是怀孕了,在她旅行之前我已有根据这样担心了,不过,总的说来是健康的。

克路斯终于又来信了。现附上。

你的老头 到了没有?

关于亚洲的战事,现在应当在《论坛报》上再谈一谈。我有一些窘,因为我在最近写的文章里有一次把土军在卡尔斯总崩溃的消

息说成是维也纳的虚构。电讯的确是假的,但是它所根据的情报是真实的。

我现在的主要研究对象是西班牙。到目前为止,我主要研究了1808年到1814年和1820年到1823年这两个时期的西班牙史料。现在转入1834年到1843年这个时期了。历史相当混乱。最困难的是阐明事态发展的内在动机。无论如何,我已经非常及时地着手研究《唐·吉珂德》。如果把整个这些材料最扼要地加以阐述,可以给《论坛报》写六篇文章。³⁸⁷目前,我的科学研究能得到报酬,这确实是一种进步。

可惜图书馆在9月1日至7日闭馆。除其他优点之外,这是伦敦唯一凉爽的地方。

德朗克,——我们私下这样说——由于没有其他“精神上的”刺激,正热中于对“施特芬”的探讨,他在给伊曼特的信里把各种罪过都加到施特芬的身上,企图把他说成是政治上的“可疑分子”。我轻而易举地向伊曼特证明了德朗克的各种无端寻衅是荒谬的。简直是荒谬绝伦。我认为施特芬是我们党的一个非常难得的人。他有性格,有学识。他在自己视为专长的比较地理学方面,发表了完全独特的观点。可惜,他关于这个问题所写的手稿留在科伦。

鲁普斯最近在干什么?米凯尔未能如愿以偿地从巴黎来这里,因为他得了霍乱,后来又咯血,最后医生嘱咐他尽快由陆路回德国。

祝你健康,请勿相忘。

卡·马·

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编者注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17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4年9月13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我又不得不向你借钱了，尽管这使我很不愉快；但是，外界压力迫使我不得不这样做。我不能把自己的期票提前几个星期去贴现，因为，弗莱里格拉特由于在比朔夫斯海姆处为此发生了不愉快的事，不再贴现票额不到二十五英镑的期票了。总的说来，这样倒好一些，因为，在零星借债不断的情况下，尽管日常的债务可以偿清，但固定的债务却在增加。此外，我还必须从下一次期票的款项中抽出八英镑给弗罗恩德，因为在目前情况下需要特别照顾妻子。我家在危机时通常动用的特殊手段又已耗尽，什么东西都当光了，同西班牙的国库一样。

此外，至于整个“国库”的情况，我已把债务的总数降至五十英镑，即比年初大约减少了三十英镑。你由此可以看出，不得不运用更多的财政巧计了。如果我同拉萨尔的谈判获得成功，他借给我三十英镑，你借给我其余部分，那我终于又可以翻身，并可使家里的面貌完全改观，而现在，单是当铺我就得支付百分之二十五，再加上总有欠债，无法收拾。从我的老太太那里什么也弄不出来，这一点在特利尔再度得到了证实³⁸⁸，除非我亲自出马。

目前，因为索荷区是霍乱的主要流行区，身无分文的状

况,——且不谈家里的消费一刻也没有停止——就更令人难忍了;人一批一批地死(例如,宽街平均每户死三个人),对付这种讨厌事情,最好的是“食品”。

行了,这个问题谈得够多了。我把这封信寄到你家里,因为我怕由于某种误会,这封很少慰藉的信落到你办事处里不可靠的人的手中。

至于亚洲的事件,《纪事晨报》来自那里的战地通讯在这里引起了轰动,《观察家报》和其他周刊都转载了这篇通讯。

朱阿夫兵高喊“狒狒们滚蛋!我们要拉摩里西尔!”不知道这种喊叫声是否传到了曼彻斯特。埃斯潘纳斯作为这些骚动的第一个牺牲者被召回法国。³⁸⁹

党近来不走运。施特芬所在的那个学校的校长破产了,所以他失去了在布莱顿的位子。他能否争取到已经赚得的薪水,还是疑问。皮佩尔失掉了《同盟报》通讯员的位子,因为皮尔斯先生也破产了,他的报纸没有财力使用外国通讯员了。琼斯的印刷厂主和债主——麦克戈温得霍乱死了。这是对琼斯的一个打击。所有这一切都是使人不太愉快的。

我想起伊曼特的那件讨厌事情了。进一步的调查只能使一切更加讨厌。不过,从此以后,只要这位先生谈到“有关”德朗克的什么事,我就一定打断谈话。德朗克是不值得人们谈论的。

你的 卡·马·

双关语:“狒狒”的原文是《singes》,也有“长官”的意思。——编者注

18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4年9月22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匆匆写几行，告诉你钱已及时收到，为星期二写的关于亚洲战事的信也收到了。

我接到了从美国来的极其重要的消息，在下一封信里告诉你。等着你为星期二写点什么。

肥猪皮特曼带着家眷从这里被放逐到澳大利亚当“移民”去了。

艾布纳尔在法兰克福疯了。可怜虫。

厄内斯特·琼斯以更加有利的条件找到了一个新的印刷厂主。迪斯累里写信给他说，希望把宪章派的全部请愿书送交议会。

现在已经大大减弱的霍乱流行病在我们这个区里之所以猖獗，是因为在6月、7月、8月敷设下水道时穿过了一些埋有1668年(好象是)鼠疫死者的坑穴。

18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4年9月29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从附上的德纳的信里，你会知道美国的危机对我发生了多大的影响。我要求发表文章都要署上我的名字，或者就什么也不要发表，他们却回答说，今后我的文章只用作社论发表，付给我的稿费将是过去的一半。我暂且给德纳写了一封信，说我还没有作出决定；同时我将继续照旧每周寄去两篇文章，这是因为，一方面有塞瓦斯托波尔的事件³⁹⁰，另一方面，我论述十九世纪西班牙革命的文章在西班牙议会复会之前必须结束。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可以仔细考虑怎样最后回答这些先生。

今天我不能给你写得更多，因为正在口授文章；如果你自己上个星期二没有答应写一封“内容丰富”的信，使我等着回信，我早就给你写一封详细的信了。

祝好。

你的 卡·马·

18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4年10月 10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首先请接受我对你的出色而有充分论据的批判性文章的祝贺。可惜的是,这些“武器的成就”不能够在伦敦的报刊上发表出来。本来这样的活动是会保证我们在这方面的地位的。

至于我们的好心的圣阿尔诺,他很有预见地及时死掉了,我已经在几个月前就给《论坛报》写了他的详细的传记。“一事不重罚!”这条规矩自然也适用于这个家伙。

怎样解释下述问题:(1)英国人没有把一支舰队安置到叶尼卡列海峡以阻挡俄国人从阿纳帕等地渡河。难道用小型舰艇控制阿速夫海以阻止从海上运送任何军队是没有可能的吗?难道这在目前情况下是没有必要的吗?

(2)应不应该对贝萨拉比亚(奥美尔-帕沙)采取佯攻以阻止俄国人从那里增援克里木,对这一点的忽视,除了英奥的外交阴谋

原稿为：“11月”。——编者注

弗·恩格斯《阿尔马河会战》。——编者注

卡·马克思《英国军事部门的改组。——奥地利的要求。——英国的经济状况。——圣阿尔诺》。——编者注

刻赤海峡。——编者注

还能用其他理由来解释吗？

我认为,自从统帅们掉进克里木这样的陷阱以后,他们这方面的任何外交手段自然就都停止。但是总的说来,从整个计划来看,我并不相信,到目前为止帕麦斯顿至少对他的“善良的意志”曾有一秒钟停止过提供证据。

我的竞争者 A P C. 在最近的某一号《论坛报》上祝贺该报对埃斯帕特罗的“出色述评”。³⁹¹他自然不怀疑他的“恭维话”是對我说的,但同时却本能地特别强调完全属于《论坛报》的最愚蠢的结束语。其实该报完全删掉了我对一般宪法英雄们所讲的那些俏皮话,因为它嗅出了,在“蒙克—拉斐德—埃斯帕特罗”三重唱后面隐藏着对高贵的“华盛顿”的某种影射。这家报纸简直太缺乏批判能力了。最初他们颂扬埃斯帕特罗,说他是西班牙唯一的国家活动家。然后他们又刊登了我的一些把他说成是一个喜剧人物的文章,而且还补充说:由此可见,对西班牙是没有任何指望的。后来,他们收到了关于西班牙的一组文章的第一篇,——这纯粹是一篇论及1808年以前情况的序言——,却以为这就是全部,并给文章加上了一句完全不伦不类,但却是善意的结束语³⁹²,以劝说西班牙人,要他们表现出是值得《论坛报》信任的。我不知道他们以后会怎样处理。

正如你所知道的,李卜克内西曾非常忧郁,他在一个英国女人

普尔斯基(见本卷第225—226页)。——编者注

卡·马克思《埃斯帕特罗》(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作为社论发表)。——编者注

马克思在下面几行里转述了结束语的内容。——编者注

卡·马克思《革命的西班牙》第一篇。——编者注

和一个德国女人之间举棋不定,英国女人希望嫁给他,而他却想娶住在德国的那个德国女人;最后,这个德国女人突然光临,于是他同她举行了宗教的和世俗的婚礼。看来,两个人都很痛苦。他无处可去了,因为人都走了。他的蜜月是在教堂街147号那所房子里度过的,他在那里负债累累,因此很是扫兴。但是,有谁迫使这个了解这一切情况的蠢驴去结婚呢,而且恰恰是在现在!因为这个女人在这期间已经在德国订过一次婚了,所以,不言而喻,事情无论如何绝不是那么迫不及待的。

如果你想读一点极其可笑的东西,那你应当弄一份星期六的《晨报》,在那上面,享有专利权的小酒店主正在跟这家小酒店报纸的目前的编辑部打官司。控告和辩护同样都是可笑的。控告是由福斯特先生提出的,他曾在尼科尔森男爵的法庭³⁹³上当过律师。乌尔卡尔特由于颂扬有专利权者,说他们是翱翔于英国各政党之上的人,而受到粗暴的和解职的奖赏。一般说来,生意人内心最隐蔽的肮脏东西,还从来没有这样暴露无遗。

你是否看到了布鲁诺·鲍威尔的《西方列强的傲慢》³⁹⁴? 这东西我也还没有弄到。

如果星期五以前发生了什么军事方面的重要事件,请写来你的初步意见,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要为西班牙的文章找到个地盘,就不得不给他们先提供点有关俄国的东西。

希望很快接到你的信。

你的 卡·马·

18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4年10月17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你今天对俄国的兵力作了令人叹服的计算。但是还要回答一个问题：俄国过去有没有在尽了最大的努力以后能把二十万以上的兵力派到国外去的情况。我不知道有过这种情况。

如果从旧政策的观点来看——要知道英国和法国除此以外是不会执行其他政策的，所不同的只是，英国政府并不认真实行，而拿破仑第三则是进行可笑的模仿，——那也许应当把法国和英国的利益加以区别。一旦在黑海和波罗的海的俄国舰队被消灭，俄军被逐出克里木、高加索以及他们从波斯人和土耳其人那里强占来的省份，则英国又可以获得五十年的海上霸权和对亚洲最发达地区的特殊统治地位。那时它就可以完全按照它的老一套做法让大陆列强在七年战争和其他战争中弄得精疲力竭（这些战争的主要战场在德国，有的在意大利），以便在战争结束后，不论是俄国、奥地利或法国，都不能够获得在大陆上的独特统治地位。相反，对于法国，从俄国海军力量和俄国在亚洲南部的势力被消灭的时候起，真正的斗争还只是开始。因此法国就不得不力图粉碎俄国的陆军，

从而扩充它自己在大陆上的霸权,来与英国相抗衡。谁能保证,一旦英国人消灭了波罗的海和黑海上的俄国人,从而使他们不致危害自己以后,大陆上就不会爆发革命,而英国人不会以此作为借口来重新同俄国人正式订立反对大陆的同盟?

但全部问题在于,现在当权的英国人不是查塔姆之流、小皮特之流,甚至也不是威灵顿之流,他们并没有认真考虑要消灭哪怕是俄国的海上力量和俄国在土耳其、波斯和高加索的势力。如果他们自己不彻底的措施迫使他们这样做,他们也许会决心走这样远,但是同时,踌躇不决和诈骗勾当大概要使他们遭到不幸,引起国内运动。

从以下摘自巴黎外交部档案文件中有关七年战争³⁹⁵的一些材料中可以看出,英国大臣们即使在打仗期间,以及在有关战争的一些问题上,都是同敌人勾结在一起的。1762年6月24日,法国彭帕杜尔派的元帅苏比兹曾让英国、普鲁士、汉诺威等国的联军在威廉斯塔耳营垒突然进攻自己,并把自己赶过富耳达河。乔治三世的首相布特勋爵,根据议会和王朝的意见,愿意媾和,但鉴于全国的斗争情绪和对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同情,却不能在法军不断地让自己挨打并且以退却代替前进的时候提出媾和。你知道,舒瓦泽尔当时是法国的外交大臣。就在上述档案的标准版中,我们一字不差地找到如下一段话:

“6月24日事件以后,英国大臣们致书舒瓦泽尔先生说:您让自己挨打,我们也就不能缔结和约,也不敢向议会提议媾和。舒瓦泽尔先生因谈判就此中断而失望,敦促国王致书苏比兹先生:‘表弟,收到此信后请立即渡过富耳达河,向敌人进攻,不管您原来部署如何,结果怎样,不会要您负责。愿上帝保佑您,云云’。舒瓦泽尔先生则写道:‘元帅先生,国王的信写得非常明确,不需

我作任何补充。但我应告诉您,即使国王的军队被消灭到只剩最后一个人而不得不招募新兵,也不会使陛下惊慌。”

可见,当时英国政府竟直截了当地要求它所资助并部分地由英国人组成的联军被法国人击败。在此以前,他们曾在相反的意义干涉了对法国人的军事行动,因为乔治曾经想使自己的汉诺威不受侵犯。同一个材料中说到:

“1762年,埃特雷和苏比兹两先生统率驻扎在黑森、哥丁根、缪尔豪森和爱森纳赫的上莱茵军团十五万人,而孔代先生则统率下莱茵军团三万人。宫廷要求于他们的只是到11月底为止,扼守加塞尔和哥丁根,之后退出这两个地方,并撤退到欧姆,而把策根海因留在自己第一道防线的前面。这个同一个势均力敌的强国作战,并且是以十八万人对付八万人的计划,假使不是以英国内阁答应在我们不侵入汉诺威的情况下可在7月以前跟我们缔结和约为根据,那就令人奇怪了。”

在交战各国都打算进行和平谈判的时刻,伦敦的这后一个干涉可以看作是平常的事情,但是,相反,前面说的那件事,却能使布特勋爵丢掉脑袋,而且在当时的气氛下(只要想想威尔克斯、想想尤尼乌斯的信件就行了³⁹⁶),也可能使乔治丢掉王位,可是和往常一样,这件事几乎过了一个世纪才为大家所知道。还有这样一个例子,是在反雅各宾战争³⁹⁷开始前不久的事情。“自由思想的”福克斯当时曾派了一个密使去见叶卡特林娜二世,告诉她不要因为皮特的威胁而感到不安,她可以毫无顾虑地吞并波兰,并说,如果皮特妄图对俄作战,他就会被推翻。诚然,福克斯当时是“在野党”,不在内阁中,而我举出这个例子只是为了证明,他们不论是《out》或是《in》,都是这样的一些正人君子。

在内阁以外的,在野的。——编者注

执政的,在政府中的,在执政党内的。——编者注

因此,我认为,在评论联军进行的战争时,正象你有时在文章中提示的那样,必须考虑到唐宁街³⁹⁸(特别是当帕麦斯顿坐交椅的时候)和彼得堡之间的经常的联系。我深信,只要军队处于危急的情况下,将军们就会唾弃内阁,而干出他们所能干的一切:要知道,将军先生们很少或者从来不知道那些秘密活动,而同时却在拿自己的生命冒险,这已为海军上将宾的事例³⁹⁹所证实,他同现在的邓达斯一样,接到了当时海军部发出的糟糕的训令。

我尽力搞到鲍威尔最近的著作,然后把它转寄给你。

我不知道,纳皮尔和其他西法战争⁴⁰⁰史学家是否正确地描写了西班牙作者完全确定的一件事情,即除了拿破仑亲自在西班牙指挥的一个短时间外,在法国军队中一直到战争结束,都存在一个完全有组织的共和主义者的阴谋,其目的是推翻拿破仑,恢复共和制。还有,文件资料表明,伟大的“米纳-伊-埃斯波斯”是一个真正的无赖,他比约翰·贝克尔差得远,毫无军事才干,但极其狡猾,阅历颇深,主要是一个贼。详细研究西班牙革命的历史,就可以弄清楚一个事实,即这些人为了摧毁僧侣和贵族统治的物质基础花了差不多四十年的工夫,但是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完成了旧社会制度的彻底变革。此外,临时政府等等在那里表现出了几乎象在法国等等一样的洞察力。虽然整个种族具有满腔热血,而对流血事件又无动于衷,但值得注意的是,直到1834—1840年内战⁴⁰¹时期,唯有革命党垄断了博爱主义的宽容,为此,它以后不得不再受到惩罚。

皮佩尔大概明天要得到一个住校教员的位置,学校离伦敦三

看来是指《论西方的专政》一书。——编者注

埃斯波斯-伊-米纳。——编者注

十英里。他由于失去了《同盟报》通讯员的职务,只好同意这个工作。我的妻子由于有“情况”不太适宜做秘书。真糟。——我又收到了“友好的”弗罗恩德 的一封信,拉萨尔还没有回音。——在你的老头 到你那里以后,或者完全弄清楚他根本不来以后,情况如果允许,我也许来曼彻斯特一段时间。——拉萨尔仍然没有任何回信——已经过去九个星期了。克路斯没有什么消息。施瑙费尔死了。

你的 卡·马·

18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4年10月25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附上克路斯的信。

施瑙费尔死了。

皮佩尔在伦敦郊区肯特郡埃耳森当住校教员,负担各项工作。

如果你星期五以前能赶出一篇军事文章,那就太好了。现在应当对联军的作战作出应有的估计了。

毕尔格尔斯小姐的事情很滑稽。你已经听说了,她离开科伦之

文字游戏:弗罗恩德的原文是《Freund》,由这个字变来的形容词《freundlich》的意思是“友好的”。——编者注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前,带了一个孩子,把这孩子当作拉萨尔的儿子。

邮件要发走了,因此——

祝你健康。

你的 卡·

18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4年10月26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我在研究西班牙垃圾堆的时候,也弄清了尊贵的沙多勃利昂的诡计,这个写起东西来通篇漂亮话的家伙,用最反常的方式把十八世纪贵族阶级的怀疑主义和伏尔泰主义同十九世纪贵族阶级的感伤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在一起。自然,从文风上来看,这种结合在法国应当是件大事,虽然,这种文风上的矫揉造作有时一眼就可以看出(尽管施展了一切技巧)。至于此人的政治活动,他本人在其《维罗那会议》⁴⁰²中把自己完全揭露出来了,问题只在于,他是得到了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的“现金”,还是简简单单地被阿谀奉承收买了,这个虚荣的花花公子比谁都爱奉承。不管怎样,他从彼得堡得到了安得列也夫勋章。“子爵”(?)先生虽然时而恶魔般地,时而基督徒般地向《vanitatum vanitas》[“虚无中的虚无”] 卖弄风

《Vanitas vanitatum et omnia vanitas》——“虚无中的虚无,凡事都是虚无”(圣经《传道书》第1章第2节)。——编者注

情,但是他的 *vanitas* 却从每个毛孔中散发出来。你知道,在会议期间,维莱尔是路易十八的首相,而沙多勃利昂是法国在维罗那的代表。他在自己的《维罗那会议》——你以前也许看过这本书——中引述了一些文件、会谈记实等等。一开始,他谈了1820—1823年西班牙革命的简短历史。这段“历史”,只要提一提下面这些就行了:他把马德里搬到了塔霍河(只是为了引用一句西班牙俗话:这条河出产黄金),还说什么里埃哥率领一万人(其实只有五千人)去迎战率领一万三千人的弗莱雷将军,结果被击溃,带着一万五千人退却了。他不说里埃哥向龙达山撤退,而硬说他向摩勒纳山撤退,为的是能够把他同拉曼彻的英雄媲美。我顺便举出这几点,以便说明他的手法。至于日期,几乎没有一个是对的。

但全书的重点是沙多勃利昂先生在维罗那会议上的功绩,会议一结束,他就成了外交大臣,领导了对西班牙的干涉。

他首先写道:

“我毫不否认,我是西班牙战争的主要发起人。”“维莱尔先生完全不想开始军事行动。”

相反,维莱尔曾经给他和蒙莫朗西(最初以法国外交大臣身分也在维罗那)发出了训令,其中确实有这样的话:

“我们没有决定向西班牙宣战……国王陛下的全权代表,首先应当避免在会议上充当西班牙事件报告者的角色。其他列强对此可能同我们一样了解得很好……奥地利在莱巴赫会议⁴⁰³上适于充当这样的角色,因为它有侵入那不勒斯的意图。”

但是这些家伙做的,同训令要求的正好相反。他们“充当了”

虚无,虚荣。——编者注

唐·吉珂德。——编者注

“西班牙事件报告者”的角色。维莱尔写道：

“应当努力的是，使西班牙问题同整个欧洲事务联系起来加以考虑”，

而他们一开始就把它解释为仅仅是法国的問題。维莱尔写道：

“关于会议应对西班牙采取何种态度问题，我国全权代表必须坚持这样的意见：因为法国是需要动用自己军队的唯一强国，所以只有它有权判断是否必要采取这一措施。”

他们不这样做，而是宣称：

“法国认为必须提请各个尊严的盟国最终注意 其他列强 进行道义上的支持应采取的方式，以及提供给法国物质援助的相应措施，这种援助以后可能是需要的。”

可见，从一开始，沙多勃利昂先生的行动，就是直接违反巴黎来的训令的。另一方面，关于维罗那的情况，他力图蒙骗维莱尔。例如，他向维莱尔报告说：

“列强都极其明确地表示赞成在西班牙作战。”

对于战争胜利的可能，他也尽量蒙蔽他：

“拉加尔德先生最近的报告，证明获得胜利是何等容易。”

同时，这位可敬的人物对我们说：

“会议不仅没有促使法国去作战，而且普鲁士，特别是奥地利 他注明：梅特涅公爵假装亲俄，实际上则憎恨俄国 极力反对，只有俄国赞成法国，答应给予道义上的和物质上的支持。”

“我们对会议主席说，列强都极其明确地表示赞成作战，问题不是占领比利牛斯半岛，而仅仅是短时间的进军：我们证明，取得胜利是很容易的。但同时我们知道，维罗那会议不愿意打仗，我们担心的是，我们不得不推进到埃布罗河彼岸的远处，我们想，我们也许不得不长期占领西班牙，以便使事情达到完满的结局，但是为了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没有把这些都摊出来，只是心里

说,一旦越过比达索阿河,会议主席等等就都只好向前走了。”

他就是这样借助会议来欺骗维莱尔,正象以前借助维莱尔来欺骗会议一样。不仅如此,他还写信给坎宁,在信中利用这两者的名义和违反这两者的意愿撒谎。

他当上了大臣还是照老样子办事。亚历山大给驻巴黎大使波茨措-迪-博尔哥写了下面这封信,请他递交路易十八:

“朕还因英国政府会议上稳健势力将获胜而感到欣慰。”倘非如是云云,“则朕将视对法国之进攻为对一切盟国之共同进攻,并将毅然承担由此而来之全部义务。朕进言国王实现自身!抱负,坚决弹压叛乱及不幸之制造者。本此精神,朕提请注意会议所提问题,即集中俄国军队于帝国西陲,以保障欧洲安全。”(奥地利在会议上对这点连听也不愿意听到。因此,问题在会上就暂时从议事日程上被取消了。)

沙多勃利昂硬要别人相信,他的目的是为复辟王朝争光,并借此为取消维也纳条约⁴⁰⁴作准备。要依靠俄国就必须反对英国。但是第一,对于俄国的援助,他很少抱希望,第二,他非常害怕战争,这从下面的话里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一旦在西班牙失利,法国就会发生革命,那时全世界的哥萨克都救不了我们。”

他在给自己的驻彼得堡公使拉费隆奈的信中写道:

“为了战争,我们已把法国的君主制拿来作赌注。”(标明日期是1823年4月21日。)

他还承认,只要坎宁有区区两个团在里斯本登陆,法军就要倒霉。为了造成这样一个结局,还注意到使法军由于陆军大臣贝冷公爵和吉埃米诺将军之间的纠纷,在进入西班牙以后突然陷入没有粮食和运输工具的状态。于是就出现一场非常可爱的笑剧,似乎法

军为了神圣同盟并在它的道义支持下取得的胜利,应该帮助法国摆脱维也纳条约。“子爵”并不象这里所想象的“那样笨”。他清楚地知道,问题在什么地方:“俄国没有在君士坦丁堡派驻大使”。它当时正同希腊人搞阴谋,由于法国同英国之间的战争,特别是法国为西班牙事件所纠缠,以及法国在那里的失败,都使它得以放手去干。

“我们首先要预见到,英国可能干预,并同西班牙一起反对我们。”

他给巴黎写道:

“如果发生战争,那就是对英国的战争。”“如果东方战争和英国人对西班牙殖民地的进攻使问题复杂化,战争就可能变成欧洲的战斗。”

他对亚历山大的意图也丝毫没有看错。

“无疑,我们出乎意料的!!成功引起了他的某种嫉妒,因为他曾暗自希望我们将不得不请他帮忙。”

可见,“成功”是违反协议而取得的。此外,沙多勃利昂同多数法国人一样,认为法军对波旁王朝说来,是非常“不可靠的”。

而且,正如沙多勃利昂自己所说的,亚历山大和路易十八之间的“友谊”之所以更形诚挚,是因为

“路易十八借口由于某些侮辱性的动机而造成的宗教上的分歧,不同意贝里公爵同亚历山大的姐妹结婚”。

这种友谊之所以诚挚,还因为,路易十八知道,在维也纳会议上(当波拿巴从厄尔巴岛回来后)亚历山大先生反过来

“突然质问各盟国,在彻底战胜拿破仑以后,是否应让奥尔良公爵做法国的国王!”

“子爵”以“诗人的宽广胸怀”作了如下的承认：

“我们敢说，亚历山大已经成为‘我们的朋友’。”

“亚历山大是我们一直衷心热爱的唯一的一位君主。”

“路易十八是恨我们的。”

极为有趣的是，这个唠叨什么“圣路易之神”应当“为亨利四世的后代”保留西班牙王位的饶舌者，摆出一副十足的骑士派头，写信给吉埃米诺将军，叫他在炮轰加迪斯时不要因担心炮弹落到斐迪南七世身上而“手软”，等等。

无论如何，下面这种荣誉应属于加莱尔、拉梅耐、贝朗热等等伟大人物的这个知交，即他同朋友亚历山大一起，在西班牙保证了十年最肮脏的统治，从而使自己的波旁王朝有随时化为灰烬的危险。

这个朝拜圣墓的香客还有一个特征。他自己在《维罗那会议》中说到，他如何迫使路易十八和维莱尔任命他们所厌恶的波林尼雅克为驻伦敦大使。以后，在查理十世时，他自己任驻罗马公使，他在波林尼雅克刚刚当了大臣之后，便突然吵吵嚷嚷地提出辞呈，借口是认为这样就葬送了“自由”。

如果你把这本书再读一遍，你对“癞蛤蟆们”³⁶和他们的“大人物”的蔑视，恐怕是不会减少的。

再见。

你的 卡·马·

18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4年11月10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文章很出色。你是为星期二写还是为星期五写，由你考虑决定，虽然我还不知道我有没有秘书，因为妻子已经卧床三天了，一则是由于身体不舒服，另外是由于生气，因为威武的医生弗罗恩德又用讨债来轰击我们，联系到即将来临的灾难，这种讨债就特别地令人不愉快。总之，境况是令人不快的。

哥林盖尔老爷子被拘留在债务监狱里。他的小酒店关闭了，破产了。这位骑士象大家说的那样，最近再一次表现出革命的热情，原因想必祈祷二十来次，这对他起着“良好的”作用。不抽烟也不喝酒。领着学生上教堂，如此等等。前几天他曾到城里来了一个小时。看样子很好。

鲁普斯 邀请德朗克到曼彻斯特去过圣诞节，德朗克邀请了伊曼特。

此外没有什么新闻。

你的 卡·马·

18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4年11月22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两英镑昨天收到了。

附上德纳的信，从中你可以看到这些骗子是怎样利用军事文章的。信中提到的里普利论墨西哥战争的书⁴⁰⁵我还没有收到。明天收到书，浏览一下就寄给你。

只要有可能，就请在星期五把文章寄出，因为星期二我写了一篇关于西班牙的文章，在目前情况下一星期写两次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我的经济情况极端困难，放过一篇文章，从各方面来说都是不好的。

国家检察官布林德阁下得到关于占领塞瓦斯托波尔的不真实的消息时，就决意计划召集一次德国人的大会——还要作出一项原则声明——，以反对俄国和德国各邦“君主”，特别是为了检察官先生和全体德国流亡者获得无尚荣誉。为此，各党团的“领袖们”要心平气和地聚集在一起。当然，我和弗莱里格拉特把这次进攻击退

看来是指《革命的西班牙》这组文章中的一篇。——编者注

了,因此布林德的计划暂时遭到破产。但是英雄所见略同,现在正在用各种下流货塞满《晨报》的孜孜不倦的阿尔诺德·卢格也出现了同样的念头;根据他的书面邀请,举行了一次预备性的会议,成员有:菲廷霍夫(修脚师,六十岁,库尔兰人,不懂任何一种语言,以前是库尔兰伯爵菲廷霍夫的仆人,现在冒充自己的主人;根据阿尔诺德的计划,这个菲廷霍夫应当当主席,而出钱和召开大会的事则应由德国商人中的一帮坏蛋——格尔斯滕茨魏克等人来负责,在他们的庇荫之下打算让德国流亡者登台),还有勒麦(贝克尔的继父、众所周知的警探)梅因、布赫海姆、隆格、卢格、布林德和那个花花公子。会议的结果是:花花公子和隆格多少互相“挑衅”了一番。愤怒的国家检察官布林德退出了会场,因为卢格这个懦夫不愿意把“使我们大家联合起来的共和国”这句话写进纲领中去。在这之后,布林德到我这里来(我不在家),向我妻子诉“苦”,抱怨德国流亡者命中注定要受“轻视”,抱怨我们破坏了一切“共同的”行动。仿佛我们当中有谁妨碍七、八头驴子的“联合”和发表公告似的。(的确,我们准备,如果这些人的集会闹得太厉害并且在英国人面前卑躬屈节得过于损害了“德国”的荣誉,就可能在伦敦宪章派的帮助下举行一次对抗的会议,这一点是完全秘密的,枢密官布林德直到现在还不晓得。)你看,“流亡中的大人物”认为现在又需要“创造和完成”什么事情了。

同时布林德还告诉我的妻子,“只有巴登有勇气宣布成立共和国”等等。此外没有什么新闻了。

你的 卡·马·

看来是指戈克,这里是文字游戏:“花花公子”的原文是《Gek》,同“戈克”的原文《Gögg》发音相近。——编者注

18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4年11月30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你忘记把德纳的信寄还给我了，而这封信在我同这些家伙打交道时是很重要的。由于不细心，你为星期二写的出色文章中缺了头两页。但主要内容都包括在后五页中，这样，仅仅是在文风方面有所损失。

我从可尊敬的医生弗罗恩德那里收到了第三次讨债的单子，现附上。你看，我该怎么回答这个家伙？我觉得，这个好朋友似乎想采取极端措施了。由于从《论坛报》得到的收入有一定程度的减少，现在我的生活水平低于伟大的德朗克，因此，对高贵的弗罗恩德来说，前景比任何时候都阴暗。最糟糕的是，我很快又会需要他。通过塔克尔我被邀参加伦敦出版的一个回顾过去的评论性刊物的工作，但关于最重要的一点——稿费问题，还没有得到回答。

前天我终于收到了两卷大开本的里普利的《墨西哥战争》，将

弗·恩格斯《因克尔芒会战》。——编者注

原文中是《ami》，相当于德文的《Freund》，有“朋友”的意思，也是“弗罗恩德”这个姓。——编者注

近一千二百页。我觉得——当然这仅仅是外行的见解——里普利成为一个军史学家多少是受纳皮尔的影响。书写得很有道理,而且我认为也不无批判力。德纳一定没有读过它,不然他会发觉,他们的英雄司各脱将军,不论是作为总司令还是作为绅士,形象都极其不妙。这段历史特别使我感兴趣,因为不久前我读了安东尼奥·德·索利斯《征服墨西哥》一书中关于费南多·科尔特斯的进军。倒是可以对两次征服作一个非常有趣的比较。此外,虽然两个统帅——泰勒和司各脱——在我看来都是非常平庸的,但整个战争对美国佬的伟大国家的战争史来说无疑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序幕。进行军事行动的地域之广,使用的人力之少(并且志愿军多于正规部队),赋予这场战争以“美国”的特色。至于泰勒和司各脱,他们的全部功绩,看来只是深信,不论美国佬被引入怎样的泥坑,他们终究是会从里面挣扎出来的。下周初我把两卷书寄给你。书很大,请来信告诉我怎么办好些,是邮寄(我对新规则还很不清楚)还是通过包裹公司?

再见。

你的 卡·马·

18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4年12月2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先生,我并不认为可以把你的信¹¹⁶或者甚至仅仅是你的名字同可敬的“朋友”联系起来。(这个犹太人之所以一个劲地逼债,是因为他的妻子按他的要求在圣约翰伍德开办的一所高贵的学校使他濒临破产的边沿。我现在才通过科内利乌斯了解到底细。)按照你的来信,我向他写了以下两点:(1)从附去给他的安·德纳的信中他可以看出,美国的商业危机如何影响了我,并通过我影响了他;(2)为了补偿损失,我找到了新的撰稿联系,根据这一点我愿意作出书面保证,从1855年1月起每月10日偿还他四英镑。全部债务大约还有十七英镑。如果弗罗恩德先生不干,就让他向法院对我起诉。德纳的信可以在任何法院面前替我辩解,这一点他也明白。如果我直接提到你,那我:(1)在对弗罗恩德的关系上会失掉有利的地位;(2)他会将此事告诉(而且马上拿出信来)他学校里的教师哥特弗利德·金克尔先生,金克尔就会告诉格尔斯滕堡,后者就会告诉西蒂区的每一个德国犹太人,等等,直到弄得勃朗都知道,那是我绝不愿意的。

文字游戏：“弗罗恩德”的原文是《Freund》,也有“朋友”的意思。——编者注

我问过拉萨尔，他能不能为我在德国找到某种撰稿工作，因为收入减少而开支增加，不得不认真考虑这一点。现在拉萨尔对我提出了下面的建议，对这件事，我希望你仔细斟酌后提出意见。他的表弟弗里德兰德博士本月初将成为《新奥得报》⁴⁰⁶的所有者，但是同施泰因和埃尔斯纳合伙。要我作该报驻伦敦通讯员。弗里德兰德认为，开始他无力支付每月二十塔勒以上的稿费，但拉萨尔相信能够使他把稿费提到三十塔勒。建议就是这样。这个数目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不能为了替德国偏僻的小报写两三篇通讯而要价太高，四、五十英镑什么时候都是有用的。主要的障碍是埃尔斯纳和施泰因！其所以要更认真地考虑，是因为这些先生们不是保守派，甚至是自由派，他们和我们的对立比《新普鲁士报》更直接得多。“这就是问题所在。”请你好好考虑一下。

寄给你一号《人民报》，使你了解一下琼斯对巴尔贝斯（我们私下说，他把巴尔贝斯看成是布朗基）的事情所耍的手腕，了解一下他就波拿巴计划访英一事所作的反波拿巴宣传。这件事使地方“当局”严重不安，警察尽可能把各处的标语撕掉。甚至《雷诺新闻》和《先驱》都指责琼斯的思想是不爱国的。⁴⁰⁷原先他在自己那个领导反波拿巴运动的委员会中选进了一些名誉委员，把我也选了进去。我嘲笑了他并且专门指出，为了使这个运动在这里和在大陆发生作用，它应当具有纯粹英国的性质。从他在同法国流亡者一同举行的预备会议上发表的意见中你可以看到，他同意了这一点。

星期一我通过以前曾提到的包裹公司寄出里普利的书和索利斯的《征服墨西哥》。后面这本书,你用完就寄还给我,因为不是我的。里普利的书我已经全读过了(当然,只是浏览了一下,这已足以达到我的目的了)。现在我已经完全明白(里普利也以“含蓄”的讥讽清楚地指明了),伟大的司各脱是一个极其平庸、浅薄、无能、吹毛求疵、嫉妒的坏蛋和骗子,司各脱知道,他的一切都得力于自己士兵的勇敢和各师指挥官的才干,他为了攫取荣誉,不惜采取卑鄙的行动。看起来,他之作为一个伟大的将军,同多才多艺的格里利之作为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是一样的。这个家伙在整个战役过程中各方面设置障碍,并玩弄种种足以让正直的军事法庭把他枪毙的把戏。然而他是头号(按等级)美国将军。德纳大概是因此相信他的。泰勒无论如何都比司各脱有价值,看来美国公众已感觉到这点,因为他们选举前者当美国总统,而后者,虽然用尽一切力量,却没有一次不遭到失败。我觉得最杰出的还是沃思将军,你读过这本书以后,要把意见告诉我。主要的是还要对一个问题谈谈你的意见。司各脱任何时候都呆在离战地两英里到十英里远的地方,从来没有亲临战场,从来都是从安全的掩蔽所“观察事态的进程”,这不奇怪吗?他同泰勒不一样,甚至在总司令必须出现以提高军队“士气”的时候也不露面。在非常剧烈的孔特雷腊斯会战之后,只是在事情完全结束了的时候他才同他的整个参谋部向前推进。在双方互有胜负的莫利诺-德耳-雷伊会战的时候,他命令转告“英勇的”士兵,要他们坚持,说他可能亲自前来。他的“外交”才干只能同他的军事才干相提并论。他仅仅怀疑最有才能的师指挥官,却从不

怀疑把他象个孩子那样摆弄的圣安纳。

我觉得这场战争最大的特点是,每一个师和每一个单独的小部队,在违背长官们错误的命令或者在完全没有命令的情况下,总是顽强地奔向目标,本能地利用每一个战机,以致最终获得了整个的结果。美国佬特有的独立感和个人的勇气,也许比盎格鲁撒克逊人还强些。西班牙人则是退化了。但退化了的西班牙人,即墨西哥人,也是一种典型。西班牙人的一切毛病、吹牛、空谈和唐·吉珂德精神在他们那里都自乘了三次,而同时他们却远没有具备西班牙人所固有的扎实的品德。墨西哥的游击战争是对西班牙游击战争的一幅讽刺画,甚至在正规军的逃跑方面他们也把西班牙人远远抛在后面。然而西班牙人却没有圣安纳那样的人才。

祝你健康。

你的 卡·马·

你读了雅科布·费奈迭——科伦的科贝斯第一——在《科伦日报》星期六小品文栏中对海涅的谩骂没有,你不应该使自己失去这一享受。科苏特给冠上将军头衔了!!!

19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4年12月8日 [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今天把文章寄出，虽然我知道，今天邮局不会发走。过一个星期，我要写关于议会的东西。还是一定请你在星期二之前把文章寄给我，以便在星期五(那时我将发出期票)之前我能指望再得到两英镑。在这之前我已经好几次没有寄文章了。如果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你可以写写奥地利的兵力⁴⁰⁸。

你应当写关于《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的小册子⁴⁰⁹。你还得读一读鲍威尔的《英国和俄国》(用法文写的)。古斯达夫·迪策尔也就这个问题写过一本“厚厚的”书。⁴¹⁰你看到博德男爵关于俄国的统计资料(大约是在半年以前出版的)⁴¹¹没有？

祝好。

你的 卡·马·

看来是指恩格斯的文章《克里木战局》。——编者注

19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4年12月15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刚刚接到你的便函,我很高兴,再过一个星期就能在这里见到你了⁴¹²。

文章 已经收到。

巴特尔米的结局确实是光辉灿烂⁴¹³。在昨天的审讯笔录(确切点说是验尸员的调查)中说到,从他那里发现重要的文件,虽然不是关系到凶杀案的。如果其中有前些年文件,那是令人不快的,根据那些文件,我们会被看成同一个替我们“贮藏”子弹(坏蛋们正是这样夸张的)以备返回巴黎用的人有着某种关系。

鲍威尔的书 我没有读过,你随身把它带来。

下星期我将开始为《新奥得报》写通讯。暂时是一个月三十塔勒。但我推测,这些家伙每周三篇通讯才能满意。我不能为了每月三十塔勒而不再去博物馆,买书我又没有钱。虽然我对这项工作很不乐意,但为了安慰我的妻子还是接受下来了。她以后的日子当

指恩格斯和马克思合写的文章《战况的进展》中恩格斯所写的部分。——编者注

布·鲍威尔《英国和俄国》。——编者注

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编者注

然是很不快活的。

对里普利的书 我特别喜欢的是，他并没有作任何过分的夸张。在完全没有计划的情况下，墨西哥战争中的战略上的错误就很可以理解了。至于更细的战术上的失算，我是什么也不懂。纳皮尔 描绘墨西哥人如同前者描绘西班牙人一样，其次，在对敌人方面他也尽量做到公正，我觉得纳皮尔在这方面是里普利的榜样。

明天，布林德夫妇将降临到我头上。这个“阴沉的”仇俄分子和“共和主义者”，仍然坚持巴登是一个真正的未来的国家。

祝好。请代我问候鲁普斯。

你的 卡·马·

罗·萨·里普利《同墨西哥交战》。——编者注

威·纳皮尔《比利牛斯半岛和法国南部战争史》。——编者注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1855年

19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5年1月12日 [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昨天我给《论坛报》寄去了一篇关于商业和工业的报道，我只需再寄去两篇文章，就可以抵偿从这些人那里拿到的预支款项了。下星期，星期二和星期五，将开出两艘轮船，如果你能在星期二以前拿出一篇不论什么题目的文章来，那就太好了。

我的妻子正急速接近灾难的时刻。

这里没有什么新闻。格茨已向悉尼·赫伯特请求弄一个伪经书式的“外籍军团”⁴¹⁴的“军衔”。

祝好。

你的 卡·马·

19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5年1月17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我昨天自然不能给《论坛报》写文章,而且在今后一段时间内还是不能写,因为昨天早晨六、七点我妻子顺利地生了一个可信任的旅行者;可惜是个女孩。如果是男孩,就更好一些。

你知道不知道红色沃尔弗是《奥格斯堡报》驻伦敦的一名通讯员?这是我偶然发现的,我读了该报的一篇文章,其中有关于“家园”、“故乡”和“异国”的各种庸俗议论——这都是用来说明不列颠部队在巴拉克拉瓦碰到的“齷齪事情”。⁴¹⁵我在遇见弗莱里格拉特时曾告诉他,我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上看到了一篇只有Lupus Rufus才写得出来的荒唐东西。弗莱里格拉特也证实,沃尔弗是“真正的科贝斯”。

现在我家里有海涅的三卷书。⁴¹⁶顺便说一下,他详尽地叙述了一件捏造的事,说在奥格斯堡《总汇报》“攻击”他从路易·菲利浦那里领取津贴的时候,我和其他一些人曾经来安慰过他。好心的海

英国法律用语。指新出生的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斐迪南·沃尔弗。下面用拉丁文把他称作Lupus Rufus,即红色的狼。“沃尔弗”的原文是Wulf,同“狼”的原文Wolf发音相近。——编者注

《总汇报》。——编者注

把斐·沃尔弗讽刺地比作被海涅在《科贝斯第一》一诗中嘲笑过的德国政论家费奈迭。——编者注

涅故意忘掉了这样一种情况,即我为了他而进行的干预是在1843年底,所以,无论如何不可能同1848年二月革命以后才知道的一些事实联系起来。不过我们不再提这件事了。他受着良心的责备,——要知道,这条老狗对这种丑事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就竭力讨好卖乖。

好吧,我等候你给星期五写文章。今天不能再写了,因为关于生孩子的事情我要写信告诉很多人。

你的 卡·马·

19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5年1月19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完全同意你的建议,非常感激。

由于时间不够,议会的事写得不太顺利。不过这无关紧要。

你昨天的信¹¹⁶,我在今天下午四点才收到,因为笨邮差不是把信送到第恩街28号,而是送到索荷广场28号去了(这已经有两三次了,我将向邮局提出来)。以后来信地址请写索荷区(不是索荷广场)第恩街28号。由于信来迟了,我今天只能寄给你这寥寥数行。

巴特尔米事件⁴¹³到底是怎么回事?在《奥格斯堡报》上我疏

忽了这事。大概,这是瑞士的坏蛋,奥格斯堡《总汇报》的一名记者可鄙的“奥利”或者“奥迪”所捏造的。

祝好。

你的 卡·马·

西蒂区的恐慌十分严重。弗莱里格拉特昨天写信告诉我,连“乐观主义者”也不指望在初春以前会有什么好转。

19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5年]1月24日 [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你从今天的《泰晤士报》可以看出,关于议会是没有可报道的。重要的辩论要到星期四晚上才进行。因此,只好写“随便哪一个题目”了。

祝好。

你的 卡·马·

19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5年1月30日 [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为评述联合内阁所必需的材料，我将从《论坛报》上剪下，对其
中缺少的东西写一些补充之后就寄给你。⁴¹⁷今天我不一定能弄好，
因为对昨天的长得要命的会议还得写一个报道寄给布勒斯劳的蠢
驴们。此外，由于婴儿情况危险——相反，我妻子觉得身体很好
——直到一点（也就是直到现在）我都忙于家务。因此，拙作大概要
在星期四早晨才能寄到你那里。

如果帕麦斯顿当上首相，那倒是很有趣的。

你是否看到了昨天《晨报》上巴特尔米的自白？

完全属于你的 查·马·

指为《新奥得报》写文章。——编者注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19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5年1月31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附上两篇论述格莱斯顿的财政管理的文章。⁴¹⁸第一篇文章中的某些数字，这些家伙显然是印错了。不过你所需要的只是回忆起整个方案的总的精神。

现将联合内阁的活动，概述于下：

1853年

12月16日。迪斯累里倒台(十九票的多数反对他)；起因是扩大房屋税纳税人的范围和“扩大直接税的范围”。爱尔兰旅⁴¹⁹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联合内阁组成：

“我们现在正面临着政治千年王国的开端”……(《泰晤士报》)。

圣诞节休假。

2月10日。议会重新开会。1850年罗素的旧纲领。关于改革法案⁴²⁰，只有到下一个冬天他们再开会的时候才能谈到。

“下次常会——这是一个比明天还要确切得多的日期。”(《泰晤士报》)

可是答应了进行大量实际的和行政的改革：司法方面的改革、

铁路规章的改革、教育改革等等。格莱斯顿把提出预算的日期推迟到复活节假期以后去了。

2月18日。

“再也不是改良内阁,而是进步内阁了;内阁里的每个阁员都拿定主意什么事也不干。一切棘手的问题都成为公开的悬案。”(迪斯累里语)。

2月21日。克拉伦登任外交大臣。罗素是没有职务和不领薪金的阁员。

2月24日。罗素关于犹太人的法案。⁴²¹在东方问题上宣布“节制政策”,政府的对内政策也是这样。

4月4日。罗素的教育改革法案。

4月7日。提出预算以前,提出格莱斯顿的财政方案。

4月15日。下院关于火药密谋²⁴⁷的辩论。已经清楚,帕麦斯顿是作为大陆警方的主要情报员进行活动的。——复活节休假(确切日期不知道)。

5月31日。罗素在议会侮辱天主教派。⁴²²爱尔兰人退出内阁。6月3日阿伯丁写信给他们。罗素收回原话。

春夏季常会议程上的主要问题:

(1)关于印度的法案。内阁打算把东印度公司特许状(1854年4月到期)延长二十年。结果不得不放弃此事,而同意其法案只暂时有效,这要看议会的意向而定。除了决定所有民事职务和需有专业知识的军事职务通过公开竞争来更换外,这一法令仅仅局限于以下几点:查理·伍德爵士(督察委员会主席)的薪俸从原来的一千二百英镑改为五千英镑;董事人数由二十四名缩减为十八名。

以前董事全部由股东会选出,现在只选十二名,而六名由内阁任命。董事的薪俸从三百英镑增加到五百英镑,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的薪俸则增加到一千英镑。印度总督的职位同孟加拉省省长的职位分开。在印度河区域要设一个新的管区。于是,待遇菲薄的、为实践证明完全有用的普通特派专员取消了,代之以手下设有待遇优厚的委员会的新的省长和行政长官。设立了一些薪高事少的新差事。在印度诉讼程序方面作了某些完全无关紧要的细小改革。

(2)预算。预算的许多项目是从迪斯累里那里剽窃来的,不同的是,迪斯累里取消消费税似乎是为了农民的利益,而现在是为了城市居民的利益;害人的茶税和扩大的直接税等等情况也都是这样——这都是从犹太人那里来的。某些最重要的决议,都是格莱斯顿在议会中提出反对而不止一次地遭到否决以后,迫使他接受的。取消广告税、遗产税,就是这样的情况。关于专利制度的新规章,是在举行常会时经过几次修改后而放弃的。力图编制得象百科全书那样条目完备的预算,结果只是由一堆琐碎项目构成的混合物。值得注意的是:高贵的格莱斯顿把一个特殊的法案——取消报纸附刊印花税——列入了他的预算,以便收买《泰晤士报》,他用这个办法等于每年馈赠该报三、四万英镑。因为只有它一家出版附刊,它的垄断地位就得到了加强。感恩戴德的《泰晤士报》放弃了对他的所得税的争论,现在又要求他加入新内阁了。

(3)关于爱尔兰大地主和佃农的法案。⁴²³该法案是托利党人纳皮尔在得比内阁时期提出的。8月7日,经过十小时的讨论,在下

暗指迪斯累里。——编者注

约瑟夫·纳皮尔。——编者注

院通过了。阿伯丁(8月9日)在上院对于法案在这里被搁置起来表示满意。

(4)议会改革、国民教育改革、司法方面的改革(除了一些无聊的东西以外)等等,都被搁置一边。流放法案⁴²⁴、航海法案等等,都是从得比内阁那里继承下来的。关于犹太人的法案也破产了。实际上,属于这届内阁的仅仅是:(A)关于马车夫的伟大法令,这个法令刚刚出了议会大门,就不得不立即重新修改,因为这些老爷们尽管“自己都是贤人”,也未能使马车夫守则付诸实行;(B)格莱斯顿提出的变更国债条款的计划,他7月28日已经在议会迫不得已承认这是站不住脚的。

8月20日。(议会从这一天起一直休会到10月27日。)帕麦斯顿宣布下院常会闭会,并向议员们保证,他们对东方问题可以放心,“因为这是多瑙河各公国的撤军问题”……保障是:“他相信俄国皇帝的诚实和个人品质”,他说这些东西“会促使他自愿地从各公国撤走自己的军队”。

12月3日。西诺普。

12月12日。四大国致土耳其政府的照会³²⁸,实质上向它提出了比维也纳照会³³⁴中还要多的要求。

12月14日。帕麦斯顿在内阁会议上起初表示同意打电报到维也纳,说明西诺普事件不应成为谈判的障碍,而后来,为了欺骗庸人,他在

12月15日提出辞呈,表面上似乎是因为他反对罗素的改革法案。自然,他的目的一达到,就又回到政府里去了。

指收到关于1853年11月30日西诺普会战的消息的日期。——编者注

1854年

1月中。爱尔兰旅的掮客萨德勒,由于在爱尔兰法庭上丑事被揭露而辞职。他原来是财政副大臣。(过不了多久,有德行的格莱斯顿试图把他的一个亲戚劳勒派到澳大利亚去当总督,劳勒在任财政大臣私人秘书期间参加了证券投机活动,而且还是一个赛马迷。格莱斯顿在议会中出了丑。就是这个“有德行的”人派奥弗拉赫蒂一个差事,而这个人携款潜逃了;他又在济贫委员会里安插了一个姓海华德的人,因为此人写了一篇很长的诽谤迪斯累里的文章。有德行的格莱斯顿陷入了各种各样的肮脏勾当中了!)

2月初。议会重新开会。

2月6日。帕麦斯顿发表声明,说要提出在爱尔兰和苏格兰建立民军的法案。3月27日宣战。法案却要等到6月底才提出。

2月17日。罗素提出他的改革法案,他是把这个法案作为自己参加联合内阁的条件和理由提出来的。过了十个星期,“含着眼泪”又把它撤回。为了嘉奖他,他重新被任命为枢密院院长,并领取薪俸。

3月6日。格莱斯顿要求的

“仅仅是把目前准备离开不列颠海岸的两万五千名兵士弄回来所需要的那笔款项。”

他把六个月的所得税增加一倍。5月8日他必须再提出新的预算。

3月中。沙皇公开了《秘密来往的公文》³⁴⁶,公文从1853年1

月11日急电开始,揭穿了这些家伙在1853年内所作的全部声明都是明显的谎言,这就迫使这些家伙不得不宣战了。

4月7日。格雷勋爵(那时就垂涎陆军大臣的职位了,他任殖民大臣时弄得所有的英国殖民地都几乎要发生起义,他因此而闻名)在上院发表了关于英国军事组织的缺点的演说。这篇发言只是给了大臣们一个借口,在6月8日把陆军部和殖民部分开,使各军事部门各自为政,从而增设一个职位和多发一份薪俸。同样,霍乱也被利用来设置一个“保健委员会”主席的独立职位,也就是一个拿薪俸的新的的大臣职位。

5月29日。

“它 政府 所提出的法案,遭到最无礼的否决。”(布莱特语)

这次即第二次常会期间他们在国内政策方面的活动的总结。提出了七个重要法案。其中三个法案即全部修改贫民迁移法案⁴²⁵、苏格兰国民教育法案和全部修改议会誓词法案被否决了。三个法案即防止购买选民法案、根本改变文职法案和议会改革法案被撤回了。一个法案即牛津大学改革法案被通过了,但已被修改得面目全非。

8月12日。议会休会。

12月非常会议。外籍军团法案⁴¹⁴和民军法案⁴²⁶。

看了上面这些,可以使你回忆起足够的事实来嘲笑这些家伙,同时可以预先对可敬的帕麦斯顿(如果他当上首相的话)敲打几下。

卡·马克思

19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5年2月2日 [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非常感谢你的文章。罗素被纽卡斯尔狠狠地羞辱了一场,但是这头蠢驴在自己发言的末尾却显得非常令人可怜。

我的妻子恢复得很好,但婴儿的状况令人担心。

附上:(1)拉萨尔的信;(2)丹尼尔斯的信;(3)拉萨尔所引用的那份剪报。戈德海姆用“拉萨尔”的名义在佐林根和其他地方的工人中间到处活动;(4)施特芬的信。顺便提一句,他忘记注明他在布莱顿的地址,如果我因此没有回信给他,他又要抱怨了。

由于巴尔贝斯的蠢事,琼斯自然已经同癞蛤蟆们³⁶而且同他们中的败类搞在一起了。结果又要在二月纪念日举行世界各族人民的大规模宴会。他也到我这里来过,我嘲笑了他一顿。但是他那伙法国人(完全是一帮不知名的家伙)却钻进了前沙佩尔协会⁴²⁷,协会当然没有拒绝这样诱人的建议。波兰和意大利流亡者当中的不属于“流亡者上层”的不满分子,似乎也已经组织起来,以便派自己的代表去参加委员会⁴²⁸。昨天我同格茨为了寻开心,让琼斯

指《上一届英国政府》一文(是恩格斯根据马克思寄给他的材料写成的)。——编者注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见本卷第413页。——编者注

带我们去参加他们的会议,权充“旁听者”。他介绍说,我们是“宪章派的老朋友”,当然有权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参加会议的是些什么人呢?有各式各样的最次的癞蛤蟆。一个西班牙裁缝或者烟草厂厂主,他是“自行与会”的,还有施泰翰(一个疯疯癫癫的人),接着还有三个坏透了的德国混蛋。在沙佩尔本人离开以后,施泰翰就竭力模仿他的面部表情,他的忧郁而严肃的神情和姿态,正象肉铺老板勒让德尔模仿丹东一样。但这还不是全部。俄国人赫尔岑没有得到邀请就自行出席了上一次会议,并且(自行)提议把自己选为委员会成员。在我们出席的那次会议上,宣读了他的一封谄媚的信,因为法国政治贤人们发现他是一个“出色的人”,所以当即接纳了他。整个这次会议,法国人的饶舌,德国人的死板面孔,西班牙裁缝的手势,这些简直都是使人受不了的,以致琼斯(主席)提议:(1)每人只能发言一次,并且不得超过十分钟;(2)有人指出西班牙人不是流亡者,因为在那里民主派已经得胜,他对这个意见说了一句模棱两可的恭维话:“希望在伦敦的所有流亡者都能有这样的命运”,那时在伦敦“各种国际委员会就都成为多余的了”。格茨和我作为静观者,免费地欣赏了这一场喜剧,我们拚命地抽烟。在那里可以亲眼看到,“真正的民主派”成了什么样子。

你的 卡·马·

19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5年2月13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首先告诉你“金条”已收到；其次，今天的出色的论文也已收到。我有四、五天不能给任何人写信，也不能给你写信，因为眼睛发炎很厉害，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好，而我的“常任秘书”也因为天冷不能象通常那样很快就恢复过来。不过我想，她最近会重新承担起自己的职务。我的眼病是由于审阅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笔记引起的，——我想把材料整理出来，至少也是为了掌握材料，为整理材料作好准备。

赫尔岑怎样把自己强加给“国际委员会”，我已经告诉你了。附上他的一封信，在信里他对“没有发出的”“邀请”表示感谢。这封信本来准备在《人民报》上发表，以便在公众面前证明他是重要的角色。但是没有成功，因为我立即从琼斯手里把这糟糕东西骗了来。然而，赫尔岑还是硬让他们派他当了纪念会的主持人之一。

同时附上第二封信，这个委员会在信中邀请我出席宴会，并

看来是指恩格斯《克里木的斗争》一文。——编者注

燕妮·马克思。——编者注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且“参加大会”。我不想使癞蛤蟆们³⁶感到难堪，更不想使宪章派感到难堪。问题是：我用什么方式来拒绝？请赶快把你的意见写信告诉我。我之所以必须拒绝，是因为：(1) 这种大会总是一场无谓的喧嚷；(2) 这在目前情况下会毫无益处地引起政府方面的迫害，而帕麦斯顿本来就在盯着我了；(3) 我不愿意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场合同赫尔岑一起出面，因为我不赞成这样的意见：似乎旧欧洲要用俄罗斯的血液来更新。在回信中是否借口赫尔岑要出席而加以推托？

琼斯干了一件极其“愚蠢”的事，简直晕头转向，把工作的领导权交给了癞蛤蟆们和德国混蛋们。他由于希望在公开的大会上把所有外国流亡者都变成宪章派的尾巴，而不惜牺牲一切。这将是一次很大的会，它会引起一场争吵，其后果将是：(1) 乌尔卡尔特和他的一伙（如果这事引起注意，则还有《泰晤士报》）会指责宪章派是受俄国代理人领导的，——这是一定的；(2) 使内阁有借口来恢复外侨管理法⁴²⁹；(3) 造成宪章派内部的分裂。分裂现在已经开始了。一部分伦敦宪章派断言，琼斯在关于成立作为联系宪章派和外国流亡者的中间环节的分委员会的通告中，放进了关于“社会民主共和国”的话，就是任意违背了宪章，使宪章派的整个事业蒙上了污点。虽然不能不承认琼斯有充沛的精力、坚强的毅力和主动精神，但是，他那大喊大叫的宣传，不知分寸地借各种理由进行的鼓动，以及毫无休止地想超越时间等等作法，会把一切都毁掉的。当他没有可能进行真正的鼓动的时候，他就追求表面形式，随意地掀起一个又一个的运动（自然，一切都不会有什么进展的），而且使自己周期性地处于一种虚假的紧张状态中。我警告过他，但是没有用。

戈洛文先生,赫尔岑的忠实的阿哈特 今天在《晨报》上登了一篇题为《二月革命》的简短报道,内容如下:

“他听说赫尔岑应当代表俄国出席大会,或者确切些说应当代表自由主义的俄国出席大会。仅仅他的名字就说明他是一个德国人,或者不如说是一个德国的犹太人。在俄国,人们都在责怪皇帝,怪他竟愿意使用这样的人。流亡者要谨防陷入这种错误。”

如果象今天《纪事晨报》增刊上巴黎的通讯员所报道的那样,小波拿巴 亲自统率对抗普鲁士的莱茵军队,那末“战局”最终将对法国不利。

你的 卡·马·

20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5年3月3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星期二你会收到我一封详细的信。今天只写这几行说明我不写信的原因。

(1)穆希 患了很重的胃炎,直到现在还没有治好(这是最糟的)。

味吉尔《亚尼雅士之歌》中的人物。——编者注

维克多·雨果给拿破仑第三起的外号。——编者注

埃德加尔·马克思。——编者注

(2)婴儿 一天比一天弱 ;闹得全家不得安宁 ,只好在几天前换了奶妈。

(3)我的妻子产期情况极好 ,但是右手食指得了所谓脓性指头炎。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病 ,但是痛得非常厉害 ,使人很烦躁。昨天动了手术。

(4)我起先是得了该死的眼病 ,现在差不多已经好了 ;后来又是讨厌的咳嗽 ,只得吃几瓶药 ,甚至还在床上躺了几天。

你看 ,整个家变成了诊疗所 ,直到现在还有一部分仍然如此。

我一定给你弄到赫尔岑的那篇拙劣的东西以及昨天的《人民报》,在这份报上你可以看到琼斯和赫尔岑一起开会的情况。⁴³⁰琼斯来时 ,我是把他赶出门外 ,还是采取“外交手段” ?

医生说 ,我已经两年没有离开索荷广场了 ,必须换换环境。因此 ,我很想在妻子再去特利尔以前 ,到曼彻斯特去看看。如果因为老头 就要来了或者其他什么原因住在你那里不方便 ,我可以在曼彻斯特租一个房间。无论如何 ,我要离开这里哪怕是一个短时间 ,——当然 ,要等这里一切恢复正常之后——因为身体不适使我的脑子也发木了。

尼古拉之死你怎么看 ?《泰晤士报》暗示说 ,他部分是因为“他最凶恶的敌人”帕麦斯顿当上了英国首相而吓死的⁴³¹ ,这也有点道理。

祝你健康 ,请勿相忘。

完全属于你的 卡·马·

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好几个月没有听到克路斯的消息了。

20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5年3月8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五英镑收到了。

在穆希上校 身体没有显著复元之前,我不能离开这里。不过这个星期他恢复得很快,医生今天很满意,下星期也许一切都正常了。只要我能够安心地离开,就写信给你。我想下星期就行了。

昨天我们得知我的妻子的九十岁的伯父 死了,真是一件大好事。这可以使我的岳母 每年省去二百塔勒的开支,而我的妻子将得到一百英镑;如果这条老狗没有把不属于限定继承财产的款项中的一部分遗留给自己的女管家,我的妻子还可以多得到一些。不伦瑞克公爵关于七年战争的手稿老夏恩霍斯特曾经愿意出高价收购,关于这份手稿的问题,也将得到解决。我妻子的哥

‘埃德加尔·马克思。——编者注

格奥尔格·亨利希·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卡洛琳·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是在继承时不得分开的财产,这部分财产一般都归主要继承人所有。——编者注

哥曾有意把这份手稿奉献给自己“皇恩浩荡的君主”，她立即表示反对。普鲁士国家要得到手稿就得出现款，否则不行。

还出现了另一个可能得到钱的来源。我的妻子曾经在特利尔一个姓格拉赫的银行家那里存了一千三百塔勒。这个家伙破产了，他在接受存款时已经没有支付能力(虽然还瞒着公众)，所以他对我的妻子是进行了欺诈。由于格拉赫妻子的请求，我的妻子“心软了”，决定对此不提起诉讼。检察长宣称，不然格拉赫就要上陪审法庭。现在，这个格拉赫的妻子继承了一大笔财产，如果她实践自己的诺言，就可望归还至少是一部分。这样无论如何可以还清“旧债”，卸下肩上这个沉重的包袱。

致拿破仑·波拿巴的小册子⁴³²(日拉丹在《新闻报》上声明，这不是他的作品)，使我非常开心。虽然小册子力图赋予“国君”一种庄严的姿态，虽然它充满了法国式的吹牛、肤浅以及军事问题上的极大的错误，但它对于我们的勒卢阿，或者说圣阿尔诺却是一座珍贵的纪念碑，而且一般说来，对于描述“身居王位的巴纳姆”以及他的亲信，也是很珍贵的。

关于克里木的臭事，你要给我解释下面这一点：伊文思将军向调查委员会说，军队在塞瓦斯托波尔溃败，主要原因是没有道路通向巴拉克拉瓦港；要修筑道路，一千人十天也就够了，但是——问题也正在这里——所有抽得出来的人，都用来挖战壕了，而英军应占的战线之长，从一开始就同英军的人数完全不相称。这就产生一个问题：能不能认为这种倒霉的事情是法国人耍的把戏？

斐迪南·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讽刺地把拿破仑第三同美国一个生意人和剧院老板相比。——编者注

不久前我又仔细研究了奥古斯都时代以前的(古)罗马史。国内史可以明显地归结为小土地所有制同大土地所有制的斗争,当然这种斗争具有为奴隶制所决定的特殊形式。从罗马历史最初几页起就有着重要作用的债务关系,只不过是土地所有制的自然的结果。

今天我看到了福斯特牧师的三本书的广告,书的总称是《最初的语言》。

想必你已经看到,赫尔岑先生现在甚至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上也叫嚷起来了。同时,他在琼斯的群众大会上的演说登在《人民报》上,印成了单行本,也登在里贝罗耳老爹的光荣的《人》报上。⁴³³

再见。

你的 卡·马·

20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5年3月16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我不相信可爱的穆希 会对付住疾病。你知道这种前景对我

们家有多大的影响。我的妻子又完全垮了。现在事情无论如何很快就会见分晓。

你的 卡·马·

20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5年3月27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穆希显著好转已经有几天了，医生也给了我们最美好的希望。如果以后一切都好，就必须马上把穆希送到农村去。他自然是非常虚弱，而且瘦极了。他已经不再发烧，腹部的硬块也大大缩小。现在主要问题是他的机体能不能支持到整个疗程结束。我相信他行。只要医生说危险已经过去，我就到你那里去。

德朗克来了，他打算接替弗莱里格拉特，因为弗莱里格拉特同他的上司最终决裂了。

请原谅，今天只能写这几行。因为我看护穆希，很长时间值夜班，累得要死。

代表全家，也代表穆希向你衷心问好。

告诉鲁普斯，他以前有过联系的那个瑞士人富勒尔破产了，甚至骗了自己的家庭教师十四英镑。

牛津。——编者注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祝你健康,请勿相忘。

完全属于你的 卡·马·

20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5年3月30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给你的健康状况报告,一天一天地拖了下来,因为他的病时好时坏,使得我的看法也几乎每小时都在改变。但是,他的病最终有了我家遗传的腹部结核的症状,而医生看来也失去了任何希望。由于精神上的刺激,我的妻子一星期以来比任何时候都病得厉害。我心里难过极了,头象火烧一样,当然,我应当顶住。孩子在病中没有一分钟改变他那独特的、温和的、同时又是独立的性格。

我真不知道怎样来感谢你替我工作而给予我的友好帮助,感谢你对孩子的关怀。

如果有所好转,就立即写信给你。

完全属于你的 卡·马·

注意:下星期二没有轮船到美国去,也不必每次都一下子寄两篇文章给这些家伙。因此下星期二就不寄了。

20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5年4月6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可怜的穆希 已经不在世了。今天五、六点钟的时候他在我的怀中睡着了(真正睡着了)。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友谊在这个可怕的时刻怎样减轻了我们的痛苦。我对孩子有多大的悲伤,你是理解的。我的妻子向你致最友好的问候。如果我到曼彻斯特去,可能带她一起去一星期,那时我们自然是住在旅馆里(或者租一个房间)。无论如何要设法帮助她度过最初的一段日子。

你的 卡·马克思

20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5年4月12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打算星期三同妻子一起去曼彻斯特,她起码这几天必须换换

环境。如果我不另行通知,我们就在那一天去。无论如何我星期一
会再写信的。

亲爱的孩子 曾使家中充满生气,是家中的灵魂,他死后,家
中自然完全空虚了,冷清了。简直无法形容,我们怎能没有这个孩
子。我已经遭受过各种不幸,但是只有现在我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
不幸。我感到自己完全支持不住了。幸而从埋葬他那天起我头痛
得不得了,不能想,不能听,也不能看。

在这些日子里,我之所以能忍受这一切可怕的痛苦,是因为时
刻想念着你,想念着你的友谊,时刻希望我们两人还要在世间共同
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你的 卡·马·

我的妻子刚才给你写了几句话,也随信附上。

20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5年4月16日 [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星期三早上我将和妻子一起乘议会火车⁷⁹离开这里前往曼彻
斯特。

刚才我同德朗克看见了巴登格,他正路过韦斯明斯特桥。⁴³⁴这

只穿制服的猴子。

你的 卡·马·

20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5年5月16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我的妻子十分痛苦,全家仍然心情很坏。从我们离开曼彻斯特⁴³⁵以来,这里的天气一直很糟。

德朗克这个小笨蛋要等你把他的“橡胶套鞋”寄来,才把布鲁诺·鲍威尔的书给你寄去。“彼得曼的书”因为不小心同其他东西包在一起了。我本要寄还给你,但是想同布鲁诺·鲍威尔的书一起寄。你看怎么办。如果你把套鞋寄还这个笨蛋,是不是把我忘在那里的德克尔的书一起寄来。⁴³⁶

我已经写信到布勒斯劳去了。还没有回音。你写信详细告诉我:有多少印张,是分册出版(有几分册),还是装成一册,你有什么要求等等。⁴⁰⁹

克路斯终于又寄来了几份《论坛报》,还写了几行字,说他打算写文章。

附上:(1)《星期日时报》上关于《索荷的蝎子》的文章;(2)《人

民报》的剪报,从中你可以了解到琼斯先生同西蒂区改革派的奇怪的谈判,以及“他怎样被欺骗”(这些家伙显然希望工人民众作为哑角,站在他们门前的大街上,展示并证明他们的运动深入人心)。⁴³⁷真是件有趣的事情!

向鲁普斯 问好。

你的 卡·马·

《政治评论集》现在变成了一大本书。塔克尔先生在序言中指名感谢我,在目前外侨管理法案可能恢复的情况下,这样介绍并不很妙。

20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55年5月 18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我的妻子昨天晚上病倒了。我在星期二(下星期)以前无法贴现期票,你如果能寄点钱来,那就太好了,数目极小也行。

《论坛报》真可恶。现在无论如何必须让它反对泛斯拉夫主义。⁴³⁸如果它不干,我大概不得不同它断绝关系,这样做是很不愉快的。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原稿为“3月”。——编者注

想必你已经在以前的一号奥格斯堡《总汇报》上看到,伟大的赫尔岑从8月开始要在这里出版一种俄文杂志——《北极星》⁴³⁹。

向鲁普斯衷心问好。

你的 卡·马·

21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5年6月15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我刚收到你的文章(下午四点)。喝醉了的邮差已经走过去了,琳蘅赶上去把信拿来了。从附上的德纳的信中你可以看到,他要求:(1)为《论坛报》写一篇关于普鲁士军队的文章,篇幅是一栏;(2)为《普特南氏月刊》写一篇关于欧洲各国军队的文章,篇幅是一印张。后一篇文章如果你没有时间写,就把材料寄来,我自己写。我对要写的东西不熟悉,文章自然写不好,不过我不能放弃挣十英镑的机会,因为应该从遗产中分得的钱还没有到手,另一方面,开支很大,而且又放过了几篇文章,因为勇敢的德朗克在我离开时没有给《新奥得报》寄一篇文章(他食言了),《论坛报》还预支给我一笔钱(今天寄出的文章才抵上这笔账)。

弗·恩格斯《拿破仑的军事计划》。——编者注
海伦·德穆特。——编者注

至于彼得曼的书,我是连同一张便条一起托普芬德带到曼彻斯特去的,那时你正好到湖滨去了。普芬德现在又到了曼彻斯特,你可以问他。

至于鲁普斯:他输了,这里小酒店星期天开门是下午一点,而不是十二点半。

匆匆写这几行。日后再写信详谈。

你的 卡·马·

又及:布鲁诺·鲍威尔出了一本关于“俄国教会”的小册子。

21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5年6月26日于[伦敦]

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上星期五我没有寄出文章,因为同时从伦敦和曼彻斯特收到文章会使这些家伙发生怀疑。星期二(上星期)我寄出了一篇关于波拿巴外交、1815年条约和普鲁士元帅克奈泽贝克的一般性的文章。关于后者,谈了他在维也纳会议上对波兰人所作的中肯的讽刺。下星期五看来不能没有一篇军事文章论述滑铁卢纪念日发生

彼得曼主编的《地理学方面新的重要研究通报》。——编者注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卡·马克思《奇怪的政策》。——编者注

的马拉霍夫和凸角堡的战役。⁴⁴⁰明天和后天我到图书馆去找西班牙军队的资料。凡是我能找到的,在周末以前你一定都能收到。

关于你的小册子 埃尔斯纳写信给我说:

“如果您想我们的书商中哪怕会有一个人愿意出版恩格斯的书,您就把他们看得太高了。凡是我找过的,都一概回绝,无疑是怕担革命者的名声……

如果您想到柏林去找一下,大概亚历山大·敦克尔是最有可能同意出版这本小册子的人。”

维尔特大概可以当中间人同敦克尔商谈。

星期天白天在海德公园举行的示威,看来完全是革命的。⁴⁴¹

我一面写这几行字给你,一面牙痛得要命,这已经折磨我一个星期了。

祝好。

你的 卡·马·

21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5年]6月29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你读了附去的一堆废料以后会说: multa instead of mul-

tum。这是完全正确的。最主要的东西,即西班牙火炮的数量和口径,虽然我浏览了整本条令,还是没有找到。关于山炮在这方面的一些材料你可以在注释里找到。根据葡萄牙《军事评论》的一个地方来判断,西班牙炮兵的兵器,大体上是仿照法国的。

我把各种各样的材料都收集了,可能有些东西用得上。

祝好。

你的 卡·马·

提到米努托利(男爵)的那个地方,是指他的一本书:《西班牙及其进一步发展》1852年柏林版。

我想,这是个狗警察。他曾经是而且可能现在还是驻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普鲁士总领事。

21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5年7月3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里德里希:

五英镑于星期一收到了。

这里把拉丁成语 Non multa sed multum(言简意赅),改成为 multinstead of multum(言烦意杂),指的是为恩格斯写作《欧洲军队》提供的资料。——编者注

我在博物馆 花三天时间翻阅了大量的东西 ,但是除了下面这些在麦克库洛赫《统计、地理词典》中已经有的以外 ,没有找到任何关于那不勒斯军队的材料。

1848年 ,军队人数约为四万九千人(看来 ,这是战时人数 ,因为我在一本都灵出版的《政治词典》中找到 1840年的人数为两万六千至两万七千人)。其中基干步兵三万两千 ,骑兵五千 ,炮兵和工程兵四千 ,宪兵八千。他们断言 ,能够使自己的军队达到六万四千二百三十七人 ,这个数字被引为正式的战时编制。我从里恰迪的书了解到 ,斐迪南一世的儿子 和炮弹国王 的父亲最早—— 1824年或 1825年—— 雇用瑞士人当兵 ,期限为三十年(因为那不勒斯军队仿效西班牙军队 ,举行了叛乱) ,规定薪饷为当地部队的三倍。由于双西西里王国政府在国内依靠瑞士人和拉察罗尼 ,在国外依靠奥地利军队 ,而把自己那支薪饷菲薄、纪律松弛、士气低落、胆小怕死的军队看得等于零 ,所以 ,我认为在评述欧洲各国军队时 ,可以照政府自己的看法 ,把这支军队当作“零” ,只顺便指出它的人数就行了。

马里奥蒂的书里可能有些详细的资料。但是我得不到这本书 ,因为不管我去借多少次 ,它总是“已借出”。

我的家仍然充满悲伤。妻子还是非常痛苦。对心爱的不幸的孩子 的怀念折磨着她 ,他的姐妹们 嬉戏时 ,她也感到难过。这样

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编者注

弗兰契斯科一世。——编者注

斐迪南二世(这样叫他是因为他 1848年曾炮轰墨西哥)。——编者注

“拉察罗尼”是意大利游手好闲的流氓无产阶级的绰号。——译者注

埃德加尔·马克思。——编者注

燕妮·马克思和劳拉·马克思。——编者注

的创伤只有随着时间的推移才能慢慢愈合。就是对我说来,这种损失也仍然象第一天那样历历在目,所以我懂得妻子的痛苦。如果苏格兰的钱来得还及时,我就到肯特去住几星期,据说那里风景优美的地方很多,而且花费也不大。

上星期天海德公园的场面,使人很讨厌,一方面警察们专横肆虐,另一方面大量的群众纯粹是消极反抗。⁴⁴²不过,显然一切正在酝酿和沸腾;但愿克里木的大失败能起推动作用。

你的 卡·马·

21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5年7月17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施特龙在我这里,遗憾的是他妨碍我今天寄文章给《论坛报》。因此我想星期五寄出一篇关于最近内阁危机的文章⁴⁴³,标上星期二的日期;如果你同时能寄给我一篇哪怕是关于普鲁士军队的文章(如果战场上没有发生什么事情的话),使我能一次寄出两篇,那就太好了。问题在于下星期我不得不以《论坛报》的名义开期票,由于我上次已经超支而最近时间又白白放了过去,所以我还要预先开期票,而且数目相当大。

指格奥尔格·亨利希·冯·威斯特华伦遗产中分给燕妮·马克思的一部分(见本卷第436页);暗指威斯特华伦祖籍是苏格兰。——编者注

从美国佬的国家回来的德国人古斯塔夫·佩克耳,带来了埃德加·写的几句话,以及他和其他熟人的一些详细消息。近来埃德加在纽约附近当雇农,他打算把自己在得克萨斯州的农场卖掉。施拉姆生肺病,已经受到死亡的威胁,也在纽约州。艾韦贝克大约在一年半以前到诺沃奥去找卡贝时路过那里。菲克勒尔在利埃夫尔破产以后,接收了他的莎士比亚饭店,并且还竭力欺骗他。雅科比情况不错,美国佬喜欢他“严肃”和“审慎”的性格。布伦克尔元帅和其他几个革命喜剧时期的坏透了的骗子用偷盗来的钱买了土地,而且据说他们对待自己工人的那种粗暴举动和高傲态度,远远超过了美国佬。海因岑又在纽约办起了他的《先驱者》。总的说来,德国人在那里生活得很糟:他们同时受到缅因州禁酒令、“什么都不知道”⁴⁴⁴的压迫,受到工农业危机的折磨。因此,回德国以及去加拿大和南美的侨民很多。

由于巴黎的德国商人的斡旋(其中一人是《新莱茵报》的拥护者),德朗克回巴黎的申请,已经得到肯定的回答。只要弄到“生产费用”,他打算本星期就动身。

伊曼特已经前往苏格兰海泽那里,去一个月。他在这段时间把坎柏威尔他那套小屋子让给我用。全家都搬到那里去换换空气,目前也只能做到这一步。

附上下列信件:

第一、拉萨尔从巴黎来的信。

第二、为了使你开开心,寄上赛雷迪的《亚细亚的领袖们》以及此人请我帮忙的信⁴⁴⁵。

埃德加·冯·韦斯特华伦。——编者注

阿伯拉罕·雅科比。——编者注

第三、弗洛伦库尔关于遗产情况的信(你要寄还给我的只有这一封信)。从信中你可以了解到,一方面遗产增加了五百一十五英镑,另一方面,各种各样的拖延使事情不能很快实现。这不是那个臭名远扬的弗洛伦库尔,而是他的兄弟。

你的 卡·马·

你知道有没有一本关于小约翰·罗素生平事迹的书。

21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5年8月7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全家仍在坎柏威尔(自然,我大部分时间也在那里)。皮佩尔在我们这里作客已有一星期。所以,我除了最必需的文章——给纽约和德国的文章——以外没有可能写什么东西。关于《军队》的文章非常出色。

从附上的施特芬的信中,你可以了解到,我们的朋友丹尼尔斯和毕尔格尔斯处境很坏。我特别可怜前者。我不记得我在简述从美国佬国家来找我的人所说的情况时,有没有提到康拉德·施

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弗兰茨·冯·弗洛伦库尔。——编者注

弗·恩格斯《欧洲军队》第二部分。——编者注

佩克耳(见上一封信)。——编者注

拉姆生了肺病,并且在前元帅布伦克尔那里用驴奶治疗。

最近几星期我给《论坛报》写了一组关于约翰·罗素勋爵的文章,确切点说是三篇,在文章中我从头考察了这个小个子的升迁史。⁴⁴⁶虽然如此,还是要很快再写点关于战争的东西,也许还要写点关于亚洲形势的东西。

德朗克大失所望,就是说,最后已弄清楚,原来发给他去巴黎的护照这一决定,是法国大使馆的误会,实际上正好相反,发出了一道不许德朗克到法国去的严格的命令。他是否能在泽稷岛得到一个职位,过几天可见分晓。

波拿巴在纯理性范围内解决了我向他提出的课题:“窃取整个法国,以便将它再赠给法国”。他发行公债时所耍的手腕,就是这方面的重大的实验。

关于奥地利军队在意大利集结你有什么看法?你有没有得到“一个将军”的第二个报告?⁴⁴⁷

你的 卡·马·

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26页)。——编者注

21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5年9月1日于坎柏威尔区

丹麦[街]约克街3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伊曼特非常冒险地指望在阿普罗思找到工作，于是结束了自己在这里的一切事务，动身到蒙特罗斯去了。我得到了他的家具，并且要在这里呆到苏格兰的钱来。那时我要租一套象样的房子。在这以前第恩街的房子还得保留着。乡村的空气对于全家，特别是对我的妻子非常有益。

你的文章 昨天收到了。汉堡各报也登了俄国的报告。

现在必须赶快给《普特南氏月刊》写文章。我收到德纳的来信，已经说担心第二篇 到得太迟。但是从更晚的一封信中看到，它还是及时寄到了。普特南又要求写一篇文章，题目是：《现代作战方法中的进步》。《纽约时报》登了一篇一般说来给了你适当赞扬但显然不怀好意的批评。说英国人不执勤是不穿“瘦小的裤子”的，他们的骑兵连有四百多人，而且在“人”这个词的后面，打上了一个问号；最后，说作者看来不知道，在英国鞭笞现在只限于五十下，而且只有在例外情况下才使用。大约两星期前，在

见本卷第436页。——编者注

弗·恩格斯《黑河会战》。——编者注

弗·恩格斯《欧洲军队》第二部分。——编者注

阿尔德肖特有一个士兵被打了三十皮鞭而死去,这件事就是对这个批评家的作品的注释,关于批评中的荒唐东西,我已经写信给德纳提出了必要的意见。

你是否注意到纳皮尔和格莱安之间的争吵?⁴⁸第一篇文章发表在《泰晤士报》上,第二篇发表在《晨报》和《先驱报》上。今天《晨报》在第一篇社论里引用了查理和詹姆斯之间的来往信件。据说今天在一家报纸上也发表了格莱安对纳皮尔第一篇文章的回答。

不知你注意到没有,奥地利人在加里西亚集结军队时利用时机,由海斯作最高指挥修筑仅在战略上有重要意义的铁路,同时还构筑要塞,以对付俄国。

希望你来信一定告诉我你自己的情况,谈谈你的生活和活动。

你的 卡·马·

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我们的科斯策尔斯基也在佩利西埃关于会战的报告中扮演了一个角色。

海军上将布律阿在今天《泰晤士报》上的一篇报道如果可信,则俄军已处在饥饿的边缘。不过,无论如何伏特加酒大概是不缺的。

21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5年9月6日于坎柏威尔区
丹麦街(不是丹麦山,丹麦山是
对整个街区的通称)约克街3号

亲爱的恩格斯:

你从《科伦日报》上大概已经知道了,我们的朋友丹尼尔斯已经去世。他完全是普鲁士警察卑鄙行径的牺牲品。你应当象我这样写几句话给他的妻子。地址是:科伦施尔德尔巷阿马利亚·丹尼尔斯博士夫人。最好让鲁普斯也这样做。我根据经验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朋友的信是多么珍贵。我要在《论坛报》上登一篇悼念我们的可怜朋友的短文。至于美国的德文报刊,我认为最好是在纽约《新时代》(名义上编辑是伯恩哈特,实际上负责编辑的是卡耳贝的勒韦)上登一则简短的讣告,由你、弗莱里格拉特、鲁普斯和我署名。这样做之所以必要,还因为要揭露对毕尔格尔斯所采取的行动。

你大概知道,奥康瑙尔在几天以前死了。

琼斯的妻子也快死了。这个可怜的人现在已经陷入了绝境。

见本卷第626—627页。——编者注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杰恩·琼斯。——编者注

星期二有轮船开出。对《普特南氏月刊》说来,重要的是最迟在10月10日以前把全部东西都送到纽约。转寄给你的那份杂志收到了吗?愚蠢的挑剔文章不是登在《论坛报》上,而是登在和它竞争的《纽约时报》上。阿尔德肖特的事件简单说来是这样的:大约两星期前,有两个士兵因为对自己的长官“不尊敬”,一个被罚五十皮鞭,另一个被罚三十皮鞭。九尾皮鞭照例浸足了尿。第一个挨了四十下就送进了医院,第二个挨了三十下以后很快就死了。至于侦查,显然连谈也谈不上。

布林德在《晨报》上继续“从根本上震撼欧洲专制列强”。

伦敦又出版了一种德文小报。真正的主编是臭名远扬的济格蒙德·恩格兰德尔,他同巴黎警方的联系是尽人皆知的。主要撰稿人是:隆格、俄国人赫尔岑和一个叫科尔恩的,此人是个酒鬼,似乎还是个退伍的上尉。

祝你健康。

你的 卡·马·

1855年8月份的《普特南氏月刊》,其中载有恩格斯《欧洲军队》的第一部分。——编者注

见本卷第454—455页。——编者注

21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5年9月11日于坎柏威尔区
丹麦街约克街3号

亲爱的恩格斯：

优势力量迫使我象俄国人那样撤出南部，不过并没有把一切东西都炸毁。⁴⁴⁹相反，我的卫戍部队还安然地留在这里，我自己也打算过一个来星期就回来。就是说，我要离开这里到曼彻斯特去几天，明天晚上就到。因为我在那里要瞒着别人，所以不要对别人说我去了，当然，鲁普斯除外，如果你偶然碰见他可以让他知道。

刚收到的你的文章，我根据最新的电讯作了改动。

祝好。

你的 卡·马·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指恩格斯《塞瓦斯托波尔的夺取》一文的英文稿，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时用的标题是：《塞瓦斯托波尔的陷落》。——编者注

21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5年12月7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里德里希：

琼斯看来不在伦敦。至少他对我的紧急书面询问，没有作口头的或书面的答复。所以，我到这里以后被关在四堵墙中间，整天也不能使这块空间充实起来。现在决定出门是冒险的。

文件前天才送交联合银行。让各种琐事给耽搁了。

美国，就是说纽约，还没有任何回音。那些先生看来是在“仔细考虑”。华盛顿没有来信，只收到一号《警钟报》和随报附来的一张反对席梅尔普芬尼希的传单，——看来是克路斯写的。可惜我不留心把《警钟报》在那个“出语粗鲁，纸张柔软……”的地方用掉了。这家报纸断定说，在美国的德国人是功利主义者，他们追逐“面包”，因为“马克思先生是经济学家和令人莫解的人”。马克思先生是用《旧约》来解释这一点的。他“把我们的交易——这不是什么新鲜东西——变成了哲学体系”。而把在美国的善于思考的德国青年对他的追随，说成是因为德国人惯于“拜倒在旧约民族中有聪明才智的著作家脚下”，云云。

大约从我到这里以后，在赫尔岑和某个匿名的反对者之间，在

看来指的是为获得应分给燕妮·马克思的那笔遗产而奔波一事（见本卷第436页）。——编者注

《晨报》上进行着一场鸡斗。反对者把他称为骗子,责难他把自己打扮成俄国的西耳维奥·佩利科。单是他的书名就已经是撒谎,因为他从来也没有到过西伯利亚,云云。赫尔岑的反驳软弱无力:书名是出版者想出来的,他对此没有责任,说他立即在《地球》等报刊上对错误地把一些东西强加在他身上提出了抗议,云云。而他的反对者又出来说话了(昨天),揭发他又撒了谎,在《地球》这方面也是如此。但是除这种攻击以外,也有个英国人出面为他辩解说,就算赫尔岑没有到过西伯利亚,而且也不是俄国的西耳维奥·佩利科,但他的书还是很有趣,而且内容也无害:“一个老实人,瞧,马上发火了!他确实是个很好的人,而且打得一手好球,可是叫他扮亚历山大,唉,你们都看见的,实在有点儿不配。”最后,这家愚蠢的小报,象它通常那样,宣布争论现在结束,——说争论过于带有个人色彩等等,——今后不再登载。这场冲突,虽然进攻一方并不光彩,但它肯定在伦敦小市民心目中极大地损害了赫尔岑的形象。⁴⁵⁰

丽娜 告诉了我关于科伦案件的一些新的细节。在我的抨击性著作 中列举的陪审员名单自然是不可靠。陪审员之一约斯特在整个审判过程中一直画漫画讽刺被告,而且将漫画在法庭上传看。体面的小泽特在开始的一整个星期一直把短剑放在自己的面前。被告的嘲笑迫使他终于把短剑藏进了“衣服”。真没有比他更装腔作势的花花公子了!带短剑的泽特!真笑死人!

毕尔格尔斯把时间都花在给丹尼尔斯夫人写那些“写不完的信”上面了。他还写诗。而与他的同案的战友则一句话也不说。

丽娜·舍勒尔。——编者注

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编者注

据说在一家伦敦的廉价日报《电讯》上,对弗罗恩德医生先生和一个军人(这个人参与他的欺骗勾当)的骗局,已经有所暗示。

两篇文章收到了。

祝好。

你的 卡·马·

差点忘了一件重要事情:几星期以前——好象是三星期前——齐施克到我的妻子这里来了一趟。谈到了米尔巴赫。他说:“这个老浪荡汉有一个很好的机会上船出海。我以为他早就在海上了。想不到我又在比布腊的小酒店里遇见了他。”李卜克内西也肯定地说,前不久碰见过他。

22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5年12月11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从附上的德纳的来信中,你可以看出,我们的策略成功了。⁴⁵¹

其余一切照旧。我还是囚禁在家。琼斯仍然没有露面。

毕尔格尔斯获准更换监狱,不过迁移费用自理。维尔特差不多已经答应在科伦的毕尔格尔斯的母亲,寄钱给她让毕尔格尔斯用。

见本卷第462页。——编者注

但是他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

小德朗克经常同弗莱里格拉特通信,德朗克和一个同事大闹了一场,几乎想丢掉职位不干了。为了显示自己了不起,他表示可以把他的位子让给弗莱里格拉特。

你的 卡·马·

221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55年12月12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可见同《论坛报》的好汉们是可以商定一些东西的,二百英镑有了保障。我今天晚上就写一篇军事文章,马上开一个头。而你则应该写一篇政治文章,这样,两篇都可以在星期五寄出,这就有了四英镑。

德纳的信还给你。高贵的米尔巴赫由于纵酒滞留在伦敦,这实际上是好事,因为关于克里木的通讯报道同纽约人反正没有谈成。⁴⁵²无论如何,我现在已经摆脱了对这个家伙的任何间接的义务,我同他再也没有关系了。我在这里没有谈起过此事,不然这会便鲁普斯心里难过,而到下一次他就会造反了。

迈耶尔这几天来了一封信,目的与其说是暗示他仍然期望得到你的信,不如说是要让我知道,圣诞节到我妹夫那里去我该说

威廉·沃尔弗。——编者注

艾米尔·布兰克。——编者注

些什么话。关于矮子 他没有听到任何消息。

卡尔·约斯特先生和他的漫画,我们都要记住。我想,当他吊在路灯柱上的时候,我要给他画张更好的漫画。

我能不能在星期二写好一篇文章,自然要看有没有事件发生,而现在事件发生得极少。卡尔斯和奥美尔-帕沙今天将成为我的替罪羊,如果明天发生什么情况,就再加上。

这里罢工仍在继续。企业主宣称,如果埃士顿规定的工资额能作为基础,则准备开工。工人回答说,厂主选中了埃士顿,而他们却愿意要奥尔丹,并且准备以这两个地方的工资额的平均数作为基础。厂主对此作了一个支吾搪塞的答复,提出用该区的另一个地方,即第三个地方的条件作标准。结果被拒绝,事情现在就这样搁着。我觉得,工人是完全对的,但同时,他们的头脑里显然还有一些旧的工联主义的传统观念,似乎只能采用这样或那样的机器,只能采取某种传留下来的老办法才能工作。但是这些荒唐的东西他们很快就会抛弃的。周围地区已经开始支持他们了。

我认识的那个《卫报》编辑 自认为是一个智者,在某些庸人眼中,他算是一个先知;一般说来他是一个言语淫猥的人,而且纵酒作乐,虽然不很厉害。显然有人对他讲起过我,因为我不管谈什么小事情,他都仔细地听,并且提出问题,使人感到他渴求知识。我要同他慢慢接近,然后向他打听《观察家时报》编辑部人员的情况,然后再去找这家小报。以后看吧。

德朗克。——编者注

见本卷第460页。——编者注

加内特,《曼彻斯特卫报》编辑。——编者注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你的 弗·恩·

22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5年12月14日于[伦敦]

索荷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拘禁在家已经开始使我厌烦了。一点新鲜空气也没有。昨天又有一千德国人被赶走。琼斯今天似乎终于要来了。

前天晚上有人到我这里来，你一定想不到是谁！来的是我已经一年没有见面的埃德加尔·鲍威尔，同他一起来的还有布鲁诺。后者到这里已经两星期，而且大约要逗留六个月，“以检验自己的主张正确与否”，从他着手的方法来估计，他不可能达不到目的。他显然老了，头也秃了，多少使人觉得他象一个迂腐的老教授。目前他住在埃德加尔那里，那是一个座落在海格特一头的破旧小房，处于最可怜的小市民的环境里，周围什么都看不见，听不到。他认为伦敦就是这个样子，并且深信除三万个有特权的人以外，一切英国人的生活都同埃德加尔·鲍威尔一样。因此，他非常仇视和“鄙视”这个国家。他觉得好象是住在“特罗伊恩布里岑”一样。说从“柏林”到了伦敦，就觉得伦敦是一所道道地地的“监狱”。这样也就弄清楚了，他现在的理想是“东弗里西安的”、“阿尔坦堡的”和部分“威斯特伐里亚的”乡下佬。这些是真正高尚

的人。他还深信,什么东西也不能把这些傻瓜引入歧途,而为这位“分解”人物所担忧的普遍的现代放荡生活,也将在这些礁石上碰得粉碎。听起来很可笑,“批判”⁴⁵³认为,归根到底倍尔托特·奥艾尔巴赫是它的真正的基础。在布鲁诺看来,除了几个“纯商业城市”,德国的城市正在衰落,“农村”正在大大繁荣。关于工业高涨他只字不提,但是对于现今德国除了一些“改进”而别无作为这点,他表示了隐隐的哀愁。

在他看来“英语”是“可怜的”,它已经完全罗曼语化了。为了安慰他,我说,荷兰人和丹麦人关于德语也正是这样说的,而“冰岛人”是唯一没有受罗曼语影响腐蚀的真正日耳曼人。

布鲁诺这个老东西在语言上下了不少工夫。他能说波兰话,因此宣称波兰语是“最美的语言”。他研究语言,显然是完全不加批判的。例如,他认为多勃罗夫斯基远比格林“更杰出”,并称之为比较语言学的鼻祖。此外,柏林的波兰人使他深信,老列列韦尔在自己最近的著作中驳倒了格林的德意志语言史⁴⁵⁴。

顺便提一句。他说到德国出了厚厚的一本书(德国人著的),反对格林的词典⁴⁵⁵。全书列数了格林词典中的差错。

他虽然竭力装出一副幽默的样子,但是对“现实”还是明显地流露出很大的不满和忧郁的情绪。在德国——真可怕!——除了自然科学方面编纂的一点点东西以外,没有什么可读,也没有什么可买。你来了之后,⁴⁵⁶这个老光棍一定会使我们很开心的。

科本写一本关于佛教的书已经好几年了。鲁滕堡在出版《国家通报》。贝尔根罗特先生当(商业)代理人,奔走于美洲(北美和南美),两手空空,抱病回来。

我还在等《泰晤士报》或者《晨邮报》增刊。也许,消息会迫使我

把关于卡尔斯的话说得比较活一些。为此,也只需作很少的更动(说几句带假定语气的话)。我自己想,卡尔斯已经陷落了。

我的妻子告诉我,今天《先驱报》登了一篇很有趣的文章,谈到波拿巴对帕麦斯顿子爵的真实意图感到担心。帕姆同宫廷关系很坏,这你可以从《泰晤士报》发表的反对阿尔伯特亲王的文章中看出来。它又使用了惯技,把事情描写成似乎阿尔伯特亲王对“内阁”施加压力。⁴⁵⁷

祝好。

你的 卡·马·